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上海档案史料丛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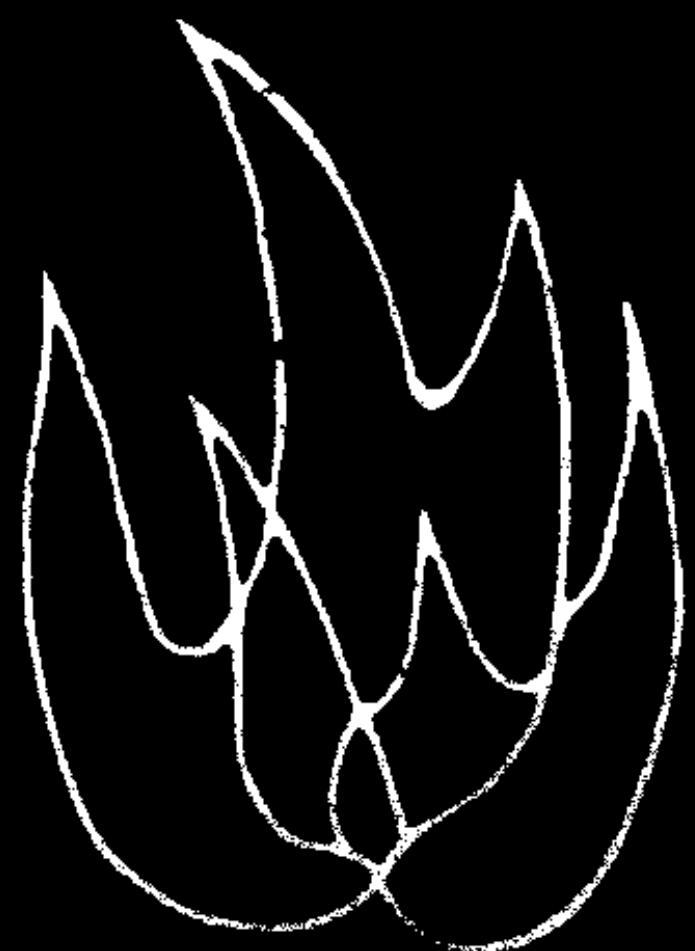
五卅运动

第一辑



上海市档案馆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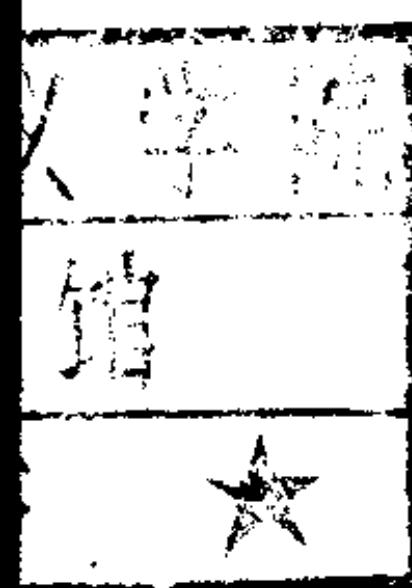
79453



上海档案史料丛编

五卅运动

第



辑

责任编辑 第一辑 周琪生
第二辑 李颂申 周同宝
第三辑 李颂申 赵人俊
封面装帧 樊 玲

上海档案史料丛编
五卅运动（共三辑）

上海市档案馆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安徽歙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59.25 字数1,397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书号: ISBN 7—208—01031—2/D · 266

定价: 41.80

编例

一、上海的历史档案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为适应史学界和有关单位研究工作的需要，我馆将陆续予以选编公布。现特分辑汇编出版《上海档案史料丛编》，所选档案史料均系本馆所藏，必要时也选编其他单位保管的历史档案。

二、所选档案，根据内容、形式、数量，按单位、专题、事件等分辑汇编，每辑档案史料，一般按文件形成的时间顺次编排。无具文时间者，则用收文、拟稿、阅批等时间；无收文、拟稿、阅批等时间者，则推定大致时间，加注说明。

三、所选档案，一个文件或一组文件拟写一个标题。原标题一般仍予保留，原文无标题者，根据内容拟写标题；原文标题不妥者，另拟标题。

四、所选档案，为保持原貌，一般原文照录。原文无标点、不分段者，均分段、加标点；原文用外文书写者，则译成中文。

五、所选档案，凡需更正原文中的显著错、别、衍字，以〔〕标明；增补显著漏字，以【】标明；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或有漏缺者，以□代之；保留原文中删改、批注的字句或标记者，以〔〕标明；删节内容重复或与选题无关的段落字句，以〈略〉标明；对原文中需要说明的问题，以注释①②……标明；难以查考者存疑，以〔?〕标明。

本 辑 说 明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为了纪念这个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为党史、现代史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史料，特从馆藏党的历史文献和中外文历史档案中，分辑选编《五卅运动》一书，全书分(一)(二)(三)三辑。

本辑《五卅运动》(一)，共选辑档案史料三百十一件，其内容分为二个部分：(一)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中共上海地委和区委、共青团上海地委、上海总工会文件。这部分史料是我党和党的一批早期革命活动家领导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真实历史记录，是属首次公布的珍贵历史文献。(二)上海总商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文件。这部分史料一方面反映了上海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从反面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敌视态度，采取的种种镇压和防范的措施和办法，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维护其各自在华利益而发生的矛盾等情况。这是研究五卅运动和帝国主义侵华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由于当时我党、团和工会所处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所选会议记录等文件中，存在着脱漏字句、省略词汇、简化称谓、语句不够通顺等情况，为忠实原文，均未加改动。为方便读者，编者只对档案中出现的明显文字和标点舛错进行了校正；对人名、组织机构、会议等专用名词，经考订比较清楚者，则加注释说明。

本辑中文历史档案资料是冯寿财和樊维嘉负责选编的，刘光清参加部分资料收集工作；工部局英文档案由邓云鹏、李雪云、杜志杰、马晶华和瞿丽珍翻译；公董局法文档案由周本定翻译；邓云鹏负责外文校审。最后由戴琼媛担任编审，另请韩扫夫参加文字审阅工作。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曾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此，谨致衷心谢意。

限于编辑和翻译水平，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与指正。

上海市档案馆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

[一] 中共上海地委和区委 文件

共青团上海地委、上海总工会

共青团上海地委关于小沙渡杨树浦日商纱厂工人总同盟

罢工经过情形的报告

(1925年3月26日) 2

中共上海地委关于抗议日人枪杀小沙渡工人讨论并议

决反日示威运动各项实施办法等问题的会议录

(1925年5月) 12

中共中央关于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的通告

(1925年5月16日) 22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通告

(1925年5月19日) 24

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

民众书

(1925年6月5日) 25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宣布十七条交涉条件的宣言

(1925年6月7日) 30

上海总工会为坚持罢工告工友书

(1925年7月6日) 33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由奋斗

的民众书	
(1925年7月10日).....	35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关于五卅两周年纪念告上海各界书	
(1925年7月30日).....	41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坚持罢工告工人兵士学生书	
(1925年8月10日)	44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在共产党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宣言	
(1925年8月18日).....	48
中共上海地委关于中央改组地委为区委及指派区委委员的会议录	
(1925年8月21日).....	52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地委改组为区委及中央指派区委委员的通告	
(1925年8月22日).....	55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组织九七纪念活动的会议录和通告	
(1925年8月—9月)	56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对付资方悔约采取怠工行动的宣传大纲	
(1925年9月18日).....	66
中共中央为总工会被封告上海工友书	
(1925年9月18日).....	68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上总遭封事件的宣传大纲	
(1925年9月23日).....	71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秘密组织工作的通告	
(1925年9月26日).....	75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讨论总工会党团、组织、宣传及遭封	

闭后应付办法等问题的会议录	
(1925年9月—10月)	77
共青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关于五卅期间上海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	
(1925年10月)	96
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为号召反帝反军阀告上海市民书	
(1925年10月10日)	105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动员组织群众反对司法重查的紧急通告	
(1925年10月11日)	107
中共上海区委为号召继续五卅爱国运动告上海市民书	
(1925年10月18日)	109
中共上海区委小沙渡部委关于最近党的教育宣传等工作计划纲要	
(1925年10月30日)	113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发动群众自动启封上总的通告	
(1925年11月—12月)	116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反对直系军阀和总商会压迫工人的通告	
(1925年11月12日)	118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反对奉系军阀和沪案重查的通告	
(1925年11月16日)	121
中共上海区委引翔港部委关于同兴纱厂发生风潮的报告	
(1925年11月19日)	123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召开五卅半周年纪念大会的通告	
(1925年11月27日)	125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改组上总的通告	

（1925年11月30日）	127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抗议反动军阀暗杀刘华的通告	
（1925年12月20日）	129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刘华被暗杀事件的宣传纲要	
（1925年12月22日）	130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追悼刘华的通告	
（1925年12月22日）	132
中共上海区执委会、共青团上海区执委会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武装干涉告上海民众书	
（1925年12月26日）	133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反对沪案重查的通告	
（1926年1月5日）	135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反对沪案重查和反对直系军阀的宣传大纲	
（1926年1月6日）	137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五卅周年纪念的宣传大纲	
（1926年4月14日）	139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组织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会议录和通告	
（1926年5月—6月）	143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经过与教训的报告	
（1926年5月30日）	187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反对关税会议及秘密解决五卅案的会议录和宣传大纲	
（1926年6月）	208
上海总工会关于工会被封闭后工作概况的报告	
（1926年7月）	212

附录

恽代英讲述：五卅运动	236
梅电龙编述：上海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同胞惨剧之经过	255
郑超麟编述：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	267
上海学生联合会编印：五卅惨案发生经过及上海学生 参加五卅运动情况概述	274

上 海 总 商 会

[二]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文件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

上海日商商会会长为商讨制止罢工运动对策与工部局

往来函

(1925年3月—5月)	286
--------------	-----

工部局捕房各巡捕关于五月三十日学生反日宣传及南 京路开枪事件经过情况的报告

(1925年5月—10月)	290
---------------	-----

工部局为加强界内警戒措施有关文件

(1925年5月—6月)	304
--------------	-----

外事交涉员陈世光等为抗议工部局巡捕枪杀学生与领 袖领事德罗西往来函

(1925年5月—6月)	308
--------------	-----

工部局为地方紧急事及任命租界防卫军司令的布告 和通令

(1925年6月)	316
-----------	-----

法租界商会为防止英捕枪击学生事件风波蔓延致法代 总领事梅里埃函

(1925年6月1日)	318
-------------	-----

公董局为加强界内治安防卫有关文件

(1925年6月)	319
上海银钱两业公会为解决五卅案支持总商会所提交涉 条件及停业开业等问题与各方往来函电	
(1925年6月)	325
工部局捕房各巡捕关于西藏路新世界枪击事件经过情 况的报告	
(1925年6月)	331
工部局董事会关于五卅事件的会议录	
(1925年6月—1926年1月)	343
防卫军司令戈登为占用上海大学校舍事致警务处函	
(1925年6月4日)	404
上海领事团关于商讨五卅事件后局势及组织调查等问 题的特别会议录	
(1925年6月—7月)	405
苏联驻沪总领事为驳斥《字林西报》等刊登反苏谣言事 致上海领事团函	
(1925年6月7日)	416
北京领袖公使塞鲁蒂与领袖领事德罗西关于商讨撤军 及调查等事往来电	
(1925年6月—7月)	419
北京公使团调查委员团团长特里皮埃为调查五卅事件 致蔡廷干等函	
(1925年6月)	425
上海总商会关于五卅案的议事录	
(1925年6月—9月)	427
上海外商总会为各外商买办建议召开华洋商会代表会 议事致领袖领事德罗西函	
(1925年6月)	471

工部局总裁关于会见邢士廉情况致警务处报告 (1925年6月20日).....	476
工部局为欺骗舆论编印及散发《诚言》宣传品有关文件 (1925年6月—11月)	477
工部局电气委员会关于讨论应付工人罢工及停止大宗 供电的会议录(摘译) (1925年6月—8月)	513
工部局总董费信惇为五卅事件调查问题与领袖领事 德罗西往来函 (1925年6月—7月)	518
工部局为破坏工人继续罢工的悬赏布告 (1925年7月)	521
上海总商会长虞洽卿为答谢处理黄浦滩码头纷扰事 致法代总领事梅里埃函 (1925年7月10日)	523
工部局警务处总巡为建议散发中文传单诱骗海员和纱 厂复工致总裁函 (1925年7月28日).....	524
租界防卫司令为解除界内紧急状态事与警务处总巡 往来函 (1925年8月)	525
工部局警备委员会关于听取总巡麦高云和捕头爱活生 等人陈述五卅事件经过的会议录 (1925年8月—12月)	527

[一]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
中共上海地委和区委 文件
共青团上海地委、上海总工会

共青团上海地委关于小沙渡杨树浦日商纱厂工人总同盟罢工经过情形的报告

(1925年3月26日)

我参加了小沙渡方面从始至终的罢工运动，对于其中经过的情形，尚能明了。杨树浦方面则未曾参加，详细情形，不能十分得知；或有所知者，皆由问答中得来，似此恐有不确实或讹传的地方。幸有黄元培同志也是始终参加杨树浦方面罢加〔工〕运动的，今得其报告，现在我互相参证，将两方面罢工经过的情形，一一分别报告如下：

小沙渡方面罢工的经过情形

(一)罢工的起因及参预的工厂 罢工的起因，是由内外棉第八厂资本家无故开除粗纱间夜班男工数人，想用女工、养成工替换。这样，一则女工工资低贱，二则女工、养成工从小就受资本家养成恭顺的奴隶牛马，能容资本家的喜则调笑，怒则鞭挞，能容受资【本】家的剥削，无敢反抗。男工则工资较女工昂贵，且不受资本家的虐待，时时易于反抗。开除男工数人后，其他同间者，恐于己不利，于是全体起而质问资本家，何故开除工友；而资本家不问是非，认他们为无理捣乱，遂将粗纱间全体工人八十余人尽数开除。开除工人即推代表向资本家结账，资本家置之不理，并且嗾使巡捕捉去工人代表七人。时当夜班放工、日班进厂的时候，大家睹此情形，甚为气愤，全厂工人遂宣言罢工。此为

罢工起因的大概情形。继则五厂、七厂、十二厂同日罢工；次日则九厂、十三厂、十四厂罢工；再次日则三厂、四厂罢工；第四日则十五厂罢工；至此时仅四日，而同一厂主开的内外棉纱共十一厂完全罢工了。十五日同兴；十六日日华、丰田亦相继罢工。这次前后罢工共二十天，参预的工厂有十五个，罢工的人数共约三万多人。

(二)促成罢工的原动力 不到一礼拜，就能有三万多人同盟罢工，这其中是含有很大的意义。发端的第八厂，本为资本家开除男工以养成工替换，这是当然要激起罢工的。但是其他别的工厂工人，则又是全为工人表工人的同情，不堪忍受资本家的虐待。再则是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工人，对于此次罢工煽动实颇有力，他们这般人，有的在厂中向工人发散罢工的传单，有的在厂中用武力威胁厂中工人停工。但最有力的还是第八厂罢工的宣言，宣言中所列各条，条条都是对于工人自身有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工人见了那个宣言，以为能解除资本家的压迫，能夺获资本家剥削的利益。如此，所以罢工的风潮传播的非常迅速。今把当日第八厂宣言上向资本家交涉的条件录下：

- (1) 不准打人；
- (2) 照章发给工资，不得延期，不得无故克扣；
- (3) 发还储蓄金；
- (4) 加工资十分之一；
- (5) 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 (6) 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 (7) 释放被捕工人。

(三)罢工期中的工会与各方面 当日如潮水样泛滥的罢工风潮，最要紧而又最难办的是工人方面的组织。各厂罢工后，即分头在工会以各厂所到的工人可靠者，即指派为各厂各车间的

代表，同时又组织各厂男女工十人一队的纠察队若干队。在罢工第一礼拜内，组织虽然不十分完密，但是工人亦不紊乱。罢工第二礼拜内，工人见资本家不承认条件，警察及奉军又压迫又干涉开会，此时工人心理很为动摇。工人不听工会的话有上工者，因此便派男纠察队早晚出发各路口堵上工。资本家用的方法更妙，他引诱工人领红薄〔簿〕子赏钱，每天进厂打两个钟头，发壹角钱或两角钱。同时厂家又托中人来调解，但这不是资本家的诚意，乃是资本家想用缓和狡滑的手段破坏工会！工人大多数也不有第一礼拜内听工会的话，因此又由各厂工人中精悍而自负义气者组织义勇队。义勇队的目的，一方面是保护工会，一方面是扶助纠察队的不足，再一方面是预备厂家再不有诚意与工会商订条件，若是再用引诱狡滑的手段，则以义勇队打厂防堵去上工的工人。租界地的巡捕，从工人罢工就与工人为难，有的为散发传单拘捕去，有的为堵口子拘捕去，更有的由工会转回浜南被拘去。在罢工期内，前后被巡捕捉去工人三十多人。中国地的警察，罢工后在浜北组织工会时，就写信与官厅说明罢工的理由并愿遵从治安。工会又把罢工宣言送给官厅，宣言中都是些关于爱国的话，工人受东洋资本家虐待的苦状。警察所想不到什么方法禁止工人开会，他又去借题说什么江浙事未平，不可聚众开会，但是工人方面虽有警察干涉，而开会依然。他自量他的力量微弱，于是他去借重奉军来弹压。外边并且驻沪日领事屡次要向交涉署请求干涉工人，于是警察再借工会组织义勇队为无理，当场索各厂的代表，索纠察队队长及义勇队的队长，且向各代表及工人大示〔肆〕威吓，复用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人事件想〔相〕威吓。

(四)游行示威与中国官厅 自警察干涉开会及威吓后，工人颇为愤激，于是乃有游行示威的运动。那天进行的工人约有

三千多人，启由中国地绕桥到小沙渡、租界地去游行。去游行的工人，沿途大呼“反对东洋人打人！”“铲除资本家的走狗！”等口号，不料尚未入租界地只至中途，竟被二十余武装警察用武力击散，并捉去工人三十余人。后派代表去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而警署不惟不释放并将代表拘留。自此次冲突后，堵口子的工人亦被捕去四、五人。此次的游行示威，当初即料到了是中国官厅干涉，到租界地巡捕亦定要干涉的。但是当日群众的心理是很愿意游行示威，如果把他们制止，实在很难，所以结果只得失败！但是从失败中，使工人明了现在的政府、军队、警察都是压迫工人的仇敌！官厅、军队、警察都是资本家的奴仆！

(五)最后一礼拜工会与各方面 从前毫无组织、毫无训练的工人，一旦罢起工来，能坚持将近三礼拜之久，实是见得工人富有革命性与团结性。但是到最后这一礼拜，工会同工人却也为难了不少。许多工人都是素无积蓄，衣食住全靠做半个月的工领得半个月的工资以自给，今罢工到三礼拜，平日有积蓄的还可维持，若无积蓄的，饥寒立至。这次罢工能到三礼拜，资本家意想不到工人有如是的能力；谗〔才〕罢工几天，资本家就散谣言要停厂不开，而此时却来劝诱工人上工了。资本家劝诱工人上工，工人又为经济所迫，于是有些不抱义气、不明白事体的工人——其中以本地的女工为多——就去上工。工会此时别无办法，乃四出传言每天到工会的都发钱，同时又以工人罢工后援会援助工人的虚心，增加工人的战斗力。被捕去的工人又有被捕工人家属救济会援助。罢工第二礼拜，工贼徐锡麟、王光辉等想用帮助的名义插足进工会去破坏，当即被阻，后则这等工贼欲泄私愤，乃以上海工团联合会、上海纺织工会沪西部等名义在小沙渡附近设立工会；但他们不替工人谋利益，头一句就是劝工人上工，恰好我们工会的工人，有几个工人在场，当即驳斥了这般工

贼，并散言若再来说这等话，非打死资本家的走狗、诱卖工人的工贼不可，他们见势不佳，以后就不有敢再去活动了。这等工人想法不通，徐锡麟乃以其友人的弟（在日华厂做工）由日华厂约数十工人与工会作对，但一经晓论后，工人亦反悔觉悟。最奇异而有趣的是马素坐汽车在小沙渡发散反共产党的传单，劝工人不要听共产党的话，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但工人终未相信。

（六）罢工的结果 这次的罢工，对工人本身方面来说，牺牲多而胜利少。但就我们本身来说，由失败中也得了些许的收获。全无组织，全无预备，突然有三万多的同业工人同盟罢工，罢工还能坚持近三礼拜之久，中间虽经官厅的压迫，工贼的破坏，而最后尚能得相当的胜利，使资本家屈服于工人团结之下，这实是失败中得的胜利！罢工期间被官厅捉去的工人前后共计五十余人，他们坐牢吃苦，在未签字前，凡工人都只希望在条件中最要紧的是释放被捕工人一条！后由总商会居间调解，于二十六日资本家与工会双方签订条件，纵不有得到胜利，而释放工人一条确已做到了。在中国官厅的商会设法释放，在巡捕房的由克威律师设法释放。签字后，工会即下令全体上工，召集开罢工胜利大会，同时并进行着手从头组织工会及总工会。现在把资本家与工会签订的条件录下：

- （1）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稟告厂主秉公办理；
- （2）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
- （3）储蓄金照章满五年发还，未满五年被开除，如平时在厂有成绩者，亦可发给；
- （4）工资两星期发壹次。

（七）参加了罢工以后的感想 这次 C.Y. 参加罢工的人数约十余人，C.P. 四、五人，C.Y. 的同志参加的人虽然多，但不有几

日，能继续起来吃苦努力工作到终结的只有三、四人。我们大多数的同志个个虽热心去工作，而平日对于工厂中的各项情形及工人心理，却不学习研究，因此有多数同志临事无应付的能力，对人无可说的话语，或者就是无从下手去工作。我们多数的同志，平日享惯了学生生活，一旦去同劳动者过寒苦生活，苦是的确苦；但是学到的经验很多，肉体纵劳苦，精神却是快愉！平日在书本上求的学问，时时感枯燥与乏味，参加运动，就是书本上的学问与事实相映证。还有平日心上想的、口上说的劳动状况如何如何，都不实在，若要真切知道，除了参【加这】样的运动是不有其他方法。这次罢工使用最有力量的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从我们本身来说，虽是狭窄的民族观念，但是已唤起群众知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了！并且可以借此反抗资本家了！在宣传中具体的事，固然是主要，其实抽象的事实也不可缺少，如这次罢工中传单上口头上使用的“抱义气”、“争面子”，真能增加工人的战斗力，维系工人的团结力。

杨树浦方面罢工的经过情形

(一)未罢工前之情形 杨树浦方面加入此次罢工的有大康、裕丰两厂，两厂人数七千余(大康四千，裕丰三千余)，女工占其十分之七八，内江北人最多(如裕丰工房里二千余人，全是江北人)，本地人次之。两厂中我们有同志五人——大康三人、裕丰二人——工人进德会会员百余人(?)事前已先有一点组织，故罢工后我们能指挥其形，但力量仍太小，终于不能支持，深为遗憾！罢工的唯一原因，自然受日人虐待，他们尤痛心的是无故打人、罚工钱、调戏女工等事。罚工钱一项，我听他们讲，几乎每月都要尝着，他们这样有限的工资，顾吃喝还不够，还要忍心去扣，日人待我们中国苦力，也就太残酷了。难怪他们一闻内外摇班

消息(我们叫罢工，他们叫摇班，说罢工他们还不大懂)马上就响应起来，两厂中裕丰上下尤一致，大康罢工工人领袖(加工头、翻译之类)参加还不甚勇〔踊〕跃(因罢工若胜利，领袖的利小，小工的利大)，裕丰则全是领袖在那里主持。这种现象，在无甚觉悟的中国工人中见之，很为难得！

(二)罢工后之情形(顺利的几日) 大康是二十四日^① 罢工，我也就是这日去的，同去的共有六人，我们分头工作，我与裴仲襄同志担任组织。十五、十六、十七三日都开大会，最后日全厂都到，工人态度都很乐观，开会时秩序亦还好。但三日中我们一点组织工作没有做，前两日因雨，后一日又遇警察干涉，仅组织纠察队五十余队。十八是裕丰罢工的第一日，是日晨风雪很大，约他们在沪江大学傍开大会，卒因风雪太大，到会没有多少人，仅替他们组织纠察队二十余队而散。是晚裕丰重要领袖借大康工会开会，商以后应付办法。我们替他们组织一罢工委员会，委员二十一人，内分六组分头办事，先叫他们把人拟定，预备次日大会提出正式成立。此时两厂工人态度都很坚决，对工会亦很信仰，终日来工会听消息、报告消息的人络绎不绝。果能一帆风顺，我们团体以后发展必一日千里。但是这种形势，资本家及其走狗看来是很危险的，他不得不密谋对付，所以次日的武力压迫就来了。

(三)资本家及华洋当局勾结势力之压迫 大康罢工第三日，有杨树浦包探陈海标(这次奔走各方最力之人，为此次压迫工潮势力之撮合者，在杨树浦方面很有势力，伙计遍处皆是)、米商仍某来工会称 自愿担任调停。其实这完全是假意，他们的目的是想把工会负责的人，骗至租界拘禁起来，群龙无首，工潮自然无了。后来我们洞悉其奸，彼等见计不受，不得不另谋别法，

① 此处时间有误，应为十四日。

十八日遂宣告调停无望。这日裕丰工已罢成，日华、公大亦有不稳形势，风潮将扩大，彼等遂勾结中国警察武力干涉。是晚工会已接着警署警告，以后不许开会。又听说裕丰次日——十九——开会，地址、时间已由日资本家告诉中国警署，请其武力制止。但是我们以别种原因，仍按原计划进行。果然当裕丰将开会时，突来武装警察十余人，我们当时叫众人静立不动，群众还听话，彼辈见秩序不乱，亦不敢乱捕人。后见我抱薄〔簿〕子数本，即将我捉着（此日没有包探），蔡之华（团体派在那面负责的人）亦同时被捉。后来我说脱了，仅蔡同裕丰翻译数人同往警署去。众人以为此数人往警署去，怕有危险，又谣闻日人在警察署内坐索两厂罢工肇事人，群众大恐，遂集合向警署出发要求立即送出被捕数人。大队行至引翔港附近时（裕丰开会在沪江大学，那面距大康开会地址约三、四里），正值大康散会（是日大康亦开大会），群众愈集愈多，把警察署通通包围，推代表向警署陈述意见。当代表说到“中国人应当帮助中国人”等话，众人在后面鼓掌示威。警署见众人来势汹汹，恐非敷衍可了，遂命警察开枪示威，奈众人仍鹄立不动。约一刻钟，突来汽车数辆，外国巡捕十余人直入警署，众人见此情形益大恐，彼等遂□次开枪，枪声比以前密，有一部分遂胆怯，秩序微乱。彼辈开枪，众人四散奔逃，彼辈遂乘机捕人，捕人时有包探数人为眼线，陈海标亦在内，故捕去十六人皆重要（此十六人随即引渡租界）。群众自此役后勇气顿减（尤以本地人为甚），是晚工会里就不有以前热闹，仅我同瞿景白同志在内支持，次日情形略佳一点。奈警察署又派武装警察同包探前来弹压，幸值我们不在会内。彼辈遂将众人驱出，把工会门钉了。以后我们的会遂由公开变为秘密。我们在秘密工作时间中，最感困难的是消息不灵通，有一个消息要立刻使两厂人知道，简直不可能。因此刻连代表会都不能召集，外面暗探四布，白日不

能出去（吴先清^①即是一个例，她一到工会附近就被暗探知道，警察就把她拘来送往租界），连住的地方往来人多了，房东都要下逐客令，怕累及他，遂至今天这里住一日，明天那里住一日。后来我们觉得此种办法不对，因地址天天移，消息愈不灵通。二十一日以后乃决定移住租界，因租界住的地方距工人住家近一点，往来亦很便利，且在租界，人往人来，不甚启疑（在乡间有面生的几人往来即惹人注意）。这样一直到签字日期，还没有〔发〕生过危险，消息亦比前灵通一点。不然后几日发钱还无办法。我们在秘密工作时间，通消息是特派几个人，一家家的去传知，结果亦还好。在未签字前，大康还有少数人去上工，裕丰少数人都没有，诚是难得。我尤其佩服裕丰工房里包饭的几人，裕丰工房住的二千余人，全在这几人处包饭，故这几人对于二千多人的威权很大。在罢工的后几日，二千余人中，有些想去上工，包饭这些人同他们讲“你们不要去上工，要大家抱义气，你们若去上工，对得住捕房中的人吗？你们没有钱，这几天尽管在我们这里吃饭，我们不向你们要钱。”这样一来，工房中一人也不去上工。可惜他们这种齐心受别厂的影响，终未获完全胜利。

（四）失败的原因

（1）我们同志对于罢工有经验的太少。此次失败固然群众没有组织，但是群众是不能自己组织自己的，我们不去组织他们，光说他们没有组织是不对的！但我们要去组织他们，对于他们的内容一点也不了解，从何组织起？这次的失败，我个人以为主因就在这一点。

（2）政治势力压迫太利害。若没有政治势力的压迫，大会可以开，群众的势力可以团结起，他们的胆不怯，自然就可以支持下去。

① 吴先清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曾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

(3) 是没有经济的援助。

(五)今后的工作 今后的唯一的工作自然是组织工会。但是有层困难，就是不能开大会，当签字后的次日，我们写信到警署，通知他我们次日开会的理由，他将原信璧〔璧〕回，以致次日大会竟没有开成，故以致要想开大会来正式组织工会很困难。现在我们想有一个办法，即是不开大会，暗地联络各部分首领开代表会，只要真能得各部信仰的人当代表，来组织工会，这是与开大会来组织的一样有力量。警署禁止我们开大会有理由，禁止我们组织工会有何理由？预料以后就照此进行，或者还没有阻碍。

此致
中央农工

上海地委书 记^①
农工赵宗华

① 此处有用英文签名的痕迹，因模糊不清，无法辨认。

中共上海地委关于抗议日人枪杀小沙渡 工人讨论并议决反日示威运动各项 实施办法等问题的会议录

(1925年5月)

地委会 五月八日

〈略〉

小沙渡方面报告 李成①

五一节蠢动罢工、散发工资问题之经过：工会组织分子，有许多厂比较好的，也有许多组织不好的厂，引起无秩序之行动。资本家方面利用工头来制伏，而不能镇服纠纷。刘华主持工会的政策，承认其准确适当，处以镇静，在现在的机会和他种原因，无相当罢工之必要。议决以工会的力量解决纠纷，盖表示彼等利用工头之失败，显示使资本家知道工会的实力。最要的！工会入会之工人，目下约有七千人。

青岛罢工情形：据报告，颇有持久之可能，但内部组织，无完美之秩序。

无锡罢工情形：罢工系点工制改包工制，原因系工头主动减少工资，实际有一礼拜后解决，但颇有组织工会之希望。

① 李成即李立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前曾任中共上海地委工会运动委员会杨树浦区负责人，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后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兼工农部负责人之一。

无锡有十九【家】丝厂，三十家米厂，八家纱厂，其余各油厂、电灯厂等工人大约共有五万。

〈略〉

地委会 五月十五日

李成报告：

关于小沙渡罢工之一切情〔详〕细情形，其所取应付的政策，系小规模的、持久的罢工，而不使其扩大，以免政治上之压迫和经济上之恐慌。地〔委〕会对于所取政策，承认其确当，而小规模持久的罢工，必使其组织较好，女工较少，而开除工人较多者最好，而事实上不能予以选择。但日资本家必牺牲一个工厂，在势或所不免。不过同时，政治上免得严重之压迫，而组织上可以臻于完善，则将扩大小厂之怠工可以抵制之，是则将来或引起大罢工亦未定。现在的方针，只得如此。

〈略〉

傍晚接到小沙渡报告(先清^①)：

本日下午约五点半时候，第七厂工人因欲进门工作，而厂中坚拒，遇八厂工人同志，而日本人即开手枪，死工人二名，重伤者三名，其余受轻伤者颇多。

议决：成^②即赴小沙渡。

- 一、控告东洋人打死工人二名，提起诉讼。
- 二、发宣言(除立刻发新闻外)。
- 三、宗旨以不扩大罢工为要。先以东洋人惨杀工人问题，要求群众各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

① 先清即吴先清。

② 成指李成，即李立三。

宣传联合会议 五月十九日

文恭① 报告：

- 一、小沙渡日人枪杀工人问题。
- 二、运动各种团体单独发表宣言与通电。
- 三、运动各种团体散发传单，以排斥日货、经济绝交为口号。

四、运动国民党应努力宣传，指导作种种援助运动。

五、运动国民党宣传队及各团体露天演讲。

提出讨论之点：

一、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与日人残杀同胞救济会合作问题。

二、雪耻会登启事、广告问题。

三、张贴标语。

李成报告：

公祭日人残杀顾正红君，极力宣传运动，联合各学校、各团体作一有力的运动，作一大示威运动计划。议决：

- 一、学生会召集代表会议，总指挥梅电龙。
- 二、雪耻会总指挥陈广海，第一步发传单，召集代表会议。
- 三、国民党总指挥俞秀松，召集区党部联席会议。

议决：

- 一、对日市民大会由工人代表担任联络。
- 二、保卫团方面：闸北朱企民，南市李士林。
- 三、店员联合会由星五负责宣传联络。

① 文恭即庄文恭，一九二五年八月以前是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八月廿一日以后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兼区组织部主任。

- 四、召集新闻记者，地址：文治^①或南方^②。
- 五、全体总指挥——定郭景仁。
- 六、定明日上午开指挥会议一次。
- 七、游行示威时发传单。
- 八、雪耻会启事不能登广告。议决：改为传单散发与张贴。
- 九、用五色纸印简短之传单。
- 十、编露天演讲队——定后天同时募款。

三组 { 学生联合会
国民党
同志

- 十一、全国学联会发各地通告，以募款援助、抵制日货为最【主】要口号。

- 十二、杨树浦救济会决加入雪耻会。
- 十三、定雪耻会出一特刊，星期日发，编辑若飞，讽刺画弼时。

印刷附律问题：

- 一、定名为上海市民权力保障会。
- 二、各团体联席会议发起。
- 三、宣言、发传单——前次之传单。
- 四、露天演讲。

〈略〉

① 文治即文治大学。
② 南方即南方大学。

地委会 五月二十二日

李成报告：

小沙渡关于公祭顾正红事件，组织尚好，人数有把握者约有万余人。

议决：

- 一、准备分组演讲。
- 二、临时推举代表，要求严重交涉。
- 三、运动对日外交会、总商会等电致外交部交涉使，要求负责打死人事实。
- 四、运动对日外交会发日领【事】电，并以雪耻会名义发一电（据报载日厂主拟将厂迁回），要求履行迁回，以小资产阶级面目诱出之。——大致我国及他国来华各厂劳资二方均能谅解，而贵国各厂措施极端压迫，时生暴动，非迁回不可云云。

前定大游行示威，兹决议改变取消之。

理由：

1. 现在所得到之结果状况，未能冲动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
2. 不能确定抓得住群众的指挥，群众成无意识的兴奋，恐酿事端。
3. 只是极明显的纯粹无产阶级大活动，太过则反使引起政治上之压迫，这是现在的情形。

〈略〉

联合会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报告活动情形

代英：自接到□□后，向民校^①方面各部进行，曾发函了解，宣传出发演讲，但全体是不可能向各区分部活动。

景仁：雪耻会经济上自 27 至 2 号^② 日募款捐簿已发，演讲要求各团体分配，拟在星期六队长会议决定，现在还无报告。

电龙：学生会到捕房要求保释，据说反对二十一条约是不可的。演讲问题拟召集学生会，但代表会因鉴前次不是法定人数不能开会，故着重于民校同学委员会出发演讲，募款援助。

正厂^③：上大被捕学生后援会开全体会议，组织六十人，总指挥侯绍裘。出发演讲，临时即可出发。

李成：此次罢工完全受日本资本家重压，而日资要求交涉使在政治上极力压迫，而官厅嘱工会不要扩大罢工。在工人方面，组织上尚好，现在算是无大压迫。在这形势上要得到胜利，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但对社会势力有意见二点：

一、要求学生到各学校宣传，召集代表大会演讲。

二、以区党【部】命令各区分【部】会议定同组成演讲队，但因事实不可能，则开各区党部联席会议，不知可能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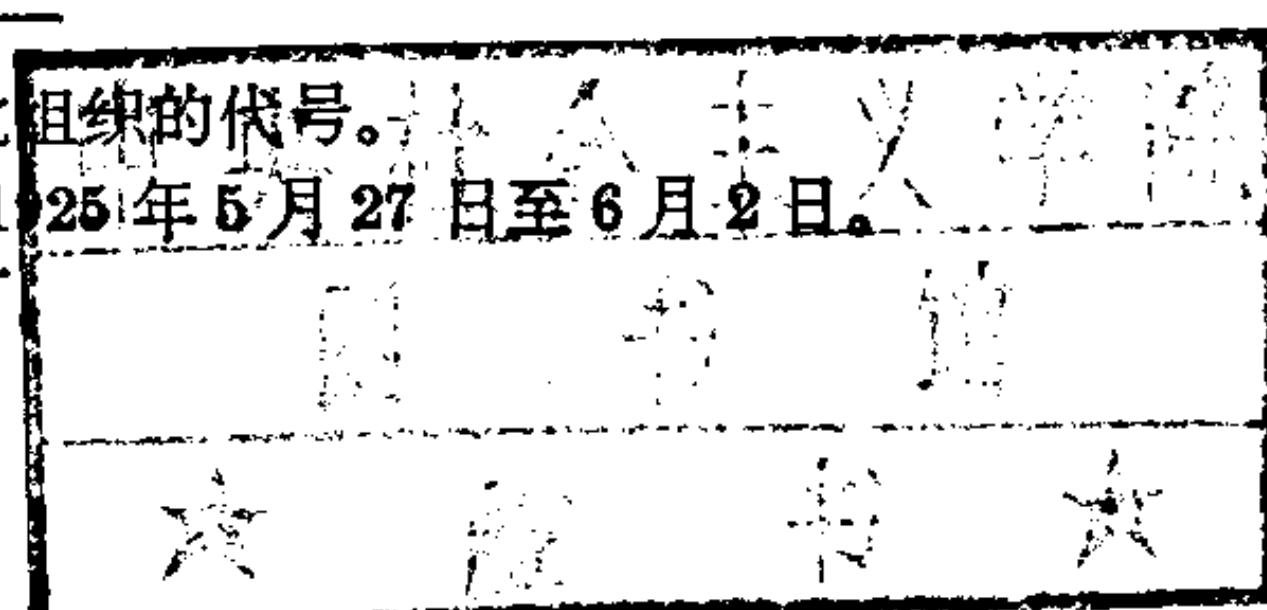
雪耻会的分子无多大实力，还希望运动各同乡会多注意宣传方面，发传单，出刊物，引起各团体注意。

具体的讨论之点：

① 民校即国民党组织的代号。

② 27 至 2 号即 1925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2 日。

③ 正厂即黄正厂



一、有多少人数可以出发演讲。

二、演讲的组织：上大 60，连文治共 200，民校？

和森：我们干群众运动，第一、须有各方面之明了统计，现在笼统的状况，颇难予以决定。现在第一步方法，向各方面活动。第二、向各方面发传单，以刺激其同情。希望照此活动，于星期六作一精密的统计。

1. 分头向学校接洽。

2. 学生连同工人出发。

电龙要求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派人帮助，但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学联永无关联而有所不便，或以几种团体名义合并活动。

代英：民校在事实上确实不能有明了统计把握，以为先行二、三百人出发演讲，在星期六以前，做一种预备工夫。到各学校去演讲，恐只是学生接洽还是不够，以为勇敢者先行出发，而后能引起一部分之同情，先作第一步之演讲，而后行第二步。

统计各学校学生人数二千六百人。

议决：

一、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

二、向学校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

三、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

四、时间——星期六下午。

指定同志：

方闻、沈观澜、徐伟、(梁栋，南方)贤江^①、亦湘^②、吴稽天、绍裘^③、昌时^④、蔡鸿干。

① 贤江即杨贤江，一九二四年为中共上海地委候补委员。

② 亦湘即董亦湘，一九二五年八月在印刷支部工作。

③ 绍裘即侯绍裘，一九二五年十月任江苏省国民党党团书记。

④ 昌时即俞昌时，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南市支部工作。

地委会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李成报告：

小沙渡情形，日资以工会迁移而造谣，宣传工人于星期一进厂。报告宣传部（民校）开会出发演讲情形很好，各学校总可有四、五百人在明天可以出发云。

讨论结果：

对工人方面，工人具体的要求：

- 一、抚恤死伤；
- 二、不得借故开除一人。

达到此二条一律上工。

对明天演讲方面：演讲后开各校联合代表大会，报告演讲经过情形，使星期日再扩大演讲。

对共产主义青年团方面：组织委员会指定各个同学到可能的各学校活动。

杨树浦方面：杨树浦因种种细故，学生无谓之猜忌，不满于鹏万。

议决：鹏万调虹口，暂以杨裕发充任，但须予以解释，这是对党不当的行为。

〈略〉

无锡：

一、平校因人数发达，启邦^①一人不够，现由有一工人很好，能教得书，在未入党以前，先叫他帮忙，但须津贴点生活费，先以私人名义出面津贴之。

二、上海共产党派工人二名去各厂工作，活动工人运动。

① 启邦即周启邦，时任无锡方面支部书记。

三、〈略〉

四、民校事件，派亦湘、文溶。

指定本校指导员：

因支部多，出席指导不能分配，特别指导委员会。议决：

彭礼和、郭景仁、张蕴良、作民、弼时。

指定江苏省党部委员：

绍裘、希俨、刘重民、尔柏、戴益天、孙选、杨锡类、朱季恂、柳亚子、徐章芳、黄竞先、吴启人、陈贵三。

民校执行部组织部指导员：

星五、景仁、鸿干、裕发、麟佰、志球、绍裘、鹏万、陶准、谷宣。

成立一部分女同学组支部案：

象女同志工作于工人运动者，每不能到支部例会，并以专从事于国民运动，亦有同样之现象，故在事实上是有组一女联支部之需要，但在原则上有所抵触之处。议决：为便利事实上关系成立支部，但同时须加入几个男同志而后得组成之。

文 锦 报 告^①

三十日各学校学生演讲，下午四旬钟余，集中在大马路约有二千余人，英捕开枪，死约八、九人，伤者无数，尚不能得到明确报告。当晚，代表大会决定以下办法：

一、学生会代表到警厅、交涉署、县、总【领】事。

二、要求教育会、总商会、商联会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对外公会，二时召集各团体联席会议。

三、学生会电张、冯、段各督军、省长。

^① 此报告附于中共上海地委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会议记录后面，没有注明日期。从本文内容推断是为五卅惨案发生的当晚，谢文锦给地委的报告。

四、电各地学生会。

五、明日上午九时出发集中大马路，要求罢市，要求一、二、三、五、六、七路电车停开。

六、民党电广州及各级党部。

七、学生减膳节食，救助被难工人及学生。

八、学生会派人【到】北京等处。

九、强迫报馆登载新闻。

十、每日出特刊。

十一、组织各学校教职员联合会。

十二、商联会、保卫团、慈善团已决请人出发。

中共中央关于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的通告

(1925年5月16日)^①

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

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同志们：

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前次罢工所争得的条件，在工人方面十之八九已算失败了。讵日本资本家于工潮解决后，每借端为难，不履行双方签定之条约，近则借故开除参与上次工潮之工人代表，致激成第十二厂工友的罢工。到昨日（十五日）第七厂工友照常上工，日厂主不许。乃要求其发给工资，该日本厂主不但不许，竟以手枪向工人轰击，当场击毙工友顾正红、王福金两名，受重伤者四人，轻伤甚众。现小沙渡一带在日厂作工的工友以无端受此奇辱，死伤多人，议决从十六日起，全体罢工，以与日资本家奋斗。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

一、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这些宣言、通电在当地各报并直寄京、沪各报发表。

二、由各种团体发启筹募援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款项可寄钟公龙转交。

三、由各种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

① 原文无日期，此系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行动。

四、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事】馆示威。

中央总书记 T.S.Chen①

① 签名系陈独秀。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通告

(1925年5月19日)

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支部同志们：

此次上海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数十名，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号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号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左列二事：

(一)各地应即邀当地C.Y.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如在上海杀伤纱厂工人，东京侮辱中国国旗，在北京、武昌指挥中国军阀摧残中国学生国耻纪念运动，在山东在上海侵夺中国渔业，霸占旅大等），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

(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并可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至少其已经自行停闭之上海纱厂永远不再开工。

中央总书记 T.S.Chen

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 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

(1925年6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 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

全国工人们！农民们！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这是偶然的事么？不是的。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现象。资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每日都有被屠杀的可能啊！

印度、埃及、非洲等弱小民族和欧美各国被压迫阶级，不是常常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大屠杀么？我们中国民族的被屠杀亦非始于今日呵，自鸦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割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时期之第一页啊！

年来全国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之普遍的觉醒，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侵略家的杀机。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工农阶级势力之形成，更坚决了各强国的强盗阶级（即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阶级）对于中国的铁血镇压政策。上海的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重新表示他们兽性的志愿——只准中国人做奴隶，不准中国

人谋解放，只准中国人在“奴隶”与“铁血”的两种惨境中有个选择！

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侵掠中国和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致的，无论他是先进的帝国主义（如英国）或后起的帝国主义（如日本）。这次上海事变，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以及青岛纱厂工人积极的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向学生工人市民狠毒的残杀。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大残杀中完全与英国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美国商团的凶暴与英国的没有两样，美国海军陆战队悉数上岸加入英兵的队伍之内，即在杨树浦一带任意残杀中国路人，尤其望见工人学生经过即开枪；美国《大陆报》同英国《字林西报》一样的凶恶，一样的造谣，诬指这次运动为苏俄和共产党所主使，声言美国在华之三十余艘军舰将全部或大部分调向上海厮杀。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狡猾也摆在我们面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努力企图将此次事变的目标移嫁于英国，而法国驻沪领事亦向学生表示一种假仁假义的态度。

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为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之铁血镇压政策。所以因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随时随地都有被横暴残酷野蛮无耻的帝国主义蹂躏屠杀之危险。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自由，决不能由惩凶、赔偿、道歉等虚文得到

担保，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得到担保。所以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争斗。这争斗的得失将不以英日帝国主义是否允许惩凶、赔偿、道歉为转移，而将被决定于下列的两个条件：第一、这争斗是否能长期的持续的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统治，并使其在经济上生活上发生永久的危机；第二、这争斗是否能引导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入于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并形成各阶级分别的群众组织与联合的民族组织。

中国共产党敢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更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争斗；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而在这个争斗中务必提高并普遍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组织，成功各阶级分别的与联合的民众政治势力。

中国共产党请全国愤怒的反抗帝国主义之屠杀的人民，注意四件事：

第一、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倚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须知段张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卖国媚外是其特长；我们虽不必拒绝政府的交涉，却不相信并倚赖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

第二、须知中国人民与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无调和之余地；更须知外国大资本家、大商业家、大银行家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主人，在上海的外商厂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这次大屠杀的正凶，万不能自欺欺人把残杀之罪转移于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希望他们出来讲什么“斡旋”、“公道”和“谅解”

解”。帝国主义对付我们只有奴隶地位与铁血政策，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有我们屈服他们或他们屈服我们之两条路。与其认贼为父，敷衍面子以了事，毋宁干脆的斗争，干脆的失败之光荣。

第三、在这如火如荼的大反抗运动中，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纵然上流社会现在还是这反抗运动中的要素，然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

第四、须谨防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第一是用种种方法捏造苏俄和共产党主使的谣言，第二是离间商界与工人学生的一致，并企图和缓商界领袖使与商人群众分离。

中国共产党敬告全国人民不要受帝国主义的暗示与欺骗。这样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大运动，各阶级各党派都应当积极的参加，积极的鼓动或主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阶级的党，工农阶级既不是冷血动物，又不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乃是帝国主义之最坚强最可怕的死敌，中国共产党那有不参加运动的道理？假使这次运动真如帝国主义机关报之所说——是共产党所鼓动的，那末这不仅不足使各阶级群众畏避共产党而观望不清，反而要使他们亲近共产党，并加倍勇往的团结中国民族之一致的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的积极努力才能使各阶级群众深信共产党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中国被压迫民族而奋斗。

苏俄亦然。假如帝国主义机关报所说苏俄鼓动是真的，那末不仅不足使各阶级民众畏避苏俄停止运动，反而要使他们证实只有工农共和国的苏俄是被压迫民族唯一的挚友。挚友的帮助，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都要大大增加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情

绪与勇气。只可惜苏俄的力量现在还不能助中国民族一举打倒帝国主义，使他从野蛮残暴的列强中解放出来。然而中国全国民众正殷殷的望着苏俄及其领导的各强国无产阶级有帮助中国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啊！

中国共产党敢提醒全国民众的注意：这次上海的大事变是由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之进攻引起的，这是证明各阶级的民众已经深悟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新动力之重要。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上海学生市民不惜殒身饮弹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前仆后继的来援助工人，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牺牲呵！务望上海和全国奋起的民众，承继流血烈士之遗志，在长期的民族斗争中时时拥护最被帝国主义仇视压迫的工人群众之利益；勿中帝国主义的离间政策，使最忠于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有任何不堪之危险，而民族解放运动亦因此而遭铩羽不振之打击呵！

全国工人们！农民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起来，起来：
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
各阶级联合战线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① 此件和以下辑录的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文件，均选自《向导》周报，并作了校订。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宣布 十七条交涉条件的宣言

(1925年6月7日)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

“五卅”惨变以来，我工商学各界，不惜罢工、罢市、罢课，而甘掷此巨大之牺牲，决非盲目之排外，盖深知其与上海市民之生存及中华民族之独立，均有重大之关系。今兹本会联合各界人士，郑重商定，必经对方切实履行：（一）宣布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巡捕商团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各校之原状，认为有谈判之诚意。至于解决此案之正途，本会认为必须履行之条件（条件附后）。本会确认惨案之发生，一由于治外法权之存在，使无故被杀工人与被捕学生，均不得诉之公道；一由于上海市民权之丧失，致工部局有压制华人印刷附律等三案之提议。是以本会严重宣示，治外法权之取消与租界市政之收回，实为本会抗争之重心。本会确认“五卅”惨案之交涉，如不依本会所提条件为解决之方针，则我上海华人所受压抑，必将更甚；惨剧之发生，必更繁烈。本会为上海市民之生存权利，为中华民族之荣幸独立，不得不联合全埠市民，一致誓死力争，不达目的，决不中止，谨此宣言。

一 先决条件

工部局应即速履行以下四事，以表示希望解决此案之诚意。

- (一)宣布取消戒严令；
- (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 (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 (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二 正式条件

(一)惩凶。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二)赔偿。因此次惨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如(甲)死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明酌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三)道歉。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六)优待工人。外人所设各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七)分配高级巡捕。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该三案历经中国政府声明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

(九)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收回会审公廨。(甲)民事案：(子)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丑)外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观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乙)刑事案件：(子)外人控告华人

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视“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中国政府委任之。（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己）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外人一律平等。（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以上十三条，由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议决，如有修改须得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之同意。

上海总工会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

上海学生联合会

上海总工会为坚持罢工告工友书

(1925年7月6日)

勉大众工友

工友们！我们首先罢工的工友已经支持五十三天了，大多数已经支持三十五天了。足见我们工友的程度日高，团结日固，真可为我全体工界庆贺。工友们！我们只要支持得很久，胜利是一定能够得到的。

工友们！我们在罢工中间固然有许多的痛苦，真是缚紧肚皮坚持到底。但是外国资本家吃的苦也不小，他们有千百万包的货物存在栈房里和船舱里一天一天的腐烂起来；航业贸易、工厂的停顿，每日要损失好几百万。外国资本家虽然在马路上勉强开驶电车，但是电车都快要坏完了。我们和外国资本家坚持下去，至少他们的损失要比我们大十倍。

工友们！外国资本家咬紧牙关，坚持不让，是异常狠毒的。他们想使我们饿个半死，如是不得不屈服于他们。若是我们被他们屈服了，那么外国资本家从此高枕无忧，横行霸道，杀戮抢掠，发财发富，任他所为。我们工人却任他鱼肉，任他杀戮，如沦陷十八层地狱，永无出头之一日。我们要是缚紧肚皮，坚持到底，也要让外国资本家饿个半死，他们才会屈服的。他们屈服了，才有我们的胜利、自由和幸福。

工友们！最后的五分钟到了！我们的生死关头到了！我们须加倍努力，用种种方法使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屈服，这是最要紧的。

一、我们已罢工的工友须团结自己的工会，如铜墙铁壁一般，无论多么痛苦，就是真正饿着了，还要一致坚持，誓死不上工；无论外国走狗怎样破坏，一致抵制，决不动摇。

二、我们全体罢工工友应即劝告未罢工工友一致罢工，务使洋行职员、英日人住宅里西崽〔崽〕、大司务、老妈，及市政上、工厂里、码头上种种工人通通罢工，才能使外国屠夫知道中国人的厉害，而不得不从速屈服。

工友们！外国屠夫现在更狠恶了，他们停止中国厂家电力的供给，一来是使中国厂家不能开厂出货，二来是使数万工人无工可做。将来他们还要用种种手段抵制我们，其意非置中国商家和工人于死地不可。那么，到了这时，我们中国人，无论工界、商界、学界，只有完全断绝外国屠夫的粮食。

工友们！最后的五分钟到了，生死关头到了！自由和幸福是要用性命拼来的！快快加倍努力！坚固我们的团体，坚持到底！扩大罢工，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幸毋忽视为要。此布。

上海总工会

七月六号

注意阅后请张贴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告五卅运动中 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书

(1925年7月10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 ——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

此次民族运动已由局部的发展到全国的；并且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已非常明了。全中国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同时奋起，因各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之援助及同情，加增其前进的勇气。同时，大商阶级之妥协，绅士学者之“速了运动”、“缩小范围”与军阀勾结英日帝国主义者向民众进攻。——这些不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障碍，而且简直是要破坏这个运动。所以一方面真为民族利益奋斗的，是工人、学生、中小商人等所谓“下等华人”，别方面背叛民族利益的，是大商、绅士、学者、军阀等所谓“高等华人”。下等华人中，犹以“最下等”的工人为主力军，是以各处运动都以罢工为最后可靠的武器。高等华人中，犹以“最高等”的军阀为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以奉天、天津、山东、上海、武汉、长沙的民众运动，无不遇着军阀之摧残压抑，有的地方几乎于完全停顿或消灭。

当此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发展的时候，中国内部居然分成两个营垒，——这是现时民族运动里的特性，我们应当特别的注

意。

帝国主义者因中国人民的奋起与其本国工人之反对，现时已想用种种狡猾政策，以求保存其在中国之特权及威力。譬如美国，现在主张中国召集第二次“华盛顿会议”，讨论取消领事裁判权；他明知道自己在华特权比英日较少，英日未必赞成他的提议；他又明知道自己所提议的召集国际会议之先决条件，事实上中国一时不能办到，他不妨用这样口惠而实不至的方法，愚弄中国人心，以遂其垄断在华商业之欲。其实美国如果真是“对中国要求修正不平等条约及收回领事裁判权深表同情”，便应当步武苏俄自动的放弃此等特权，以身作则，为各国倡，何必一定要等什么国际会议？岂不是明知道国际会议结果难测，各国互相牵制，托辞延宕，即使有决议也可以不实行，所以送这一个空口人情的吗？华盛顿会议的决议怎样？议决后的实行又怎么样？我们受过一次骗，不受第二次骗了。中国民众只能信事实，决不能信空言的。不论那一国，如果事实上能放弃在华特权，停止一切侵略行为，中国民众当然承受这种好意，——可是骗人的狡猾政策，中国人民却不能信的！

英日帝国主义呢？很早他们便用武力侵略中国。一切割让的土地、租界、租借的港口（实际上也等于割让）以及其他种种特权，他们无不是以战争威胁等方法劫夺去的，中国因此所受的损失，所死丧的性命正已不计其数了。这次“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安东等处的屠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小试伎俩罢了。尤其是英国，素来总是自称为“文明民族”、“文化国家”、“基督教的国家”；然而实际上他对于中国的政策里，只有炮弹、鸦片、流血甚至于贿赂中国官僚等等卑污不堪的手段，——这本是他对于东方的根本政策。随后，日本以及其他各国，亦都学着了他这种“文明的”政策了。

最近英日帝国主义者亦仿佛表面上取和缓态度，实际上都用“以华制华”政策，以高等华人宰制下等华人，——这又是他们在殖民地惯用的方法。

日本在欧战时候，对于中国曾经露骨的表现他那“新进的”帝国主义的贪狠；二十一条的要求，已经早成中国民众切骨痛恨的目标，此次上海事件，也正起于日商纱厂在上海与青岛摧残工会打死工人。然而他现在一方面鼓吹日厂事件单独调解，想把一切责任推卸到英国身上去，仿佛他和中国同文同种，极想亲善似的；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却和英国取一致政策。可是这种狡计，中国人民一眼便看透了，也和英外相张伯伦答复工党议员的演说词一样的，张伯伦的演说，虽然竭尽他那造谣诡辩的长技，但始终不能掩盖英国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至于“赤化”、“过激”、“苏俄阴谋”等类的谣言诬蔑，也决不能骗着中国民众——不论他们造什么假证据，诬告什么苏俄宣传员，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最简单的理由便是：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及压迫，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远在苏俄及“赤化”出世之前！

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从外面侵略压迫中国，同时必定利用军阀，从中国内部来压迫中国人民的民主民族运动，破坏中国。去年秋天的北京政变以前，他们利用吴佩孚做工具，如今他们又挑着了张作霖了。张作霖本来因得日本的援助取得了半个中国，今后又加上英国援助，他以为不难消灭一切政敌，夺得全中国；所以他不踌躇的以武力镇压从奉天到上海的民众爱国运动，出卖祖国，以博得英日帝国主义者之欢心！

凡是奉系军阀所在之地，民众运动最受压迫，如奉天——张作霖的老家里，如天津——张作霖爪牙密布的地方，一切民众运动及平民组织都受压制，到处逮捕拘禁人民。奉军刚到上海不久便宣布戒严，要禁止游行、集会、出版等的自由，军队占据工会

机关……这种压迫和专制，并不比帝国主义势力下的租界差别到那里去！

张作霖要执行帝国主义者命令，他不但要镇压国民运动里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甚至于镇压工人的职业组织——工会；他还要摧残学生与中小商人及一般的民众；再则，他并且要毁灭领导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与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国民军。

实际上的情形如此，民族运动的策略，便当依此而定。

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一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的“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政府一纸哀求式的改约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

民众已经奋起抗争，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要达到胜利是不得不经过极大的困难。敌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之外，还加上国内军阀，尤其是张作霖的力量，还有许多所谓高等华人也要加入中国人民敌人的伙里去。假使我们能联合，能统一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因此，应当有全国集中势力的机关，统一那散处于各地方的民众力量，以便一致的进行到胜利的道路上去。要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机关，便必须召集各界团体的大会于北京。在大会之前，应当赶紧在各地组织工商学以及农民等各界联合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会；大会便可以举出执行机关，代表全体中国民众而实行种种必要的运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的指导，而达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号召民众一致团结，以实力赞助国民党和国民军，同时，必须要极明白的在一致反抗的中国民众及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之前提出下列的要求——这是中国民众奋斗的目的，这应当是国民党和国民军的目的。只有根据这些要求，民众才能完全积极的参加斗争去力争自己切身的利益；亦只有根据这些要求，指导者才有实在的民众力量做后盾。这些要求是：

- (一)宣告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废除；
- (二)解除全国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阀的武装；
- (三)保障平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 (四)废除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之不平等待遇；
- (五)废止厘金及一切苛捐杂税；
- (六)限定享有田地之最高额，大地主逾额之田地颁给贫农及无田地之农民，限定田租之最高额，佃户所出田租须尽量减低，并禁止预征钱粮；
- (七)工会之绝对自由，承认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依生活程度规定最低工资，制定保护劳工法；
- (八)农民、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
- (九)确定全国教育基金；
- (十)召集真正人民之国民会议。

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至少须实行这些办法，中国才能独立和自由。其速兴起为这些要求而奋斗！亦只有这些办法能保障劳动平民的发展——劳动平民负荷着全部运动的重任，用他们的精力，用他们的血，用他们不断的斗争，筑起自由统一的中国之基础！

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奋斗到底！
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

自由统一的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关于五卅 两周月纪念告上海各界书

(1925年7月30日)①

五卅两周月纪念 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

今天是七月卅日。外国帝国主义者屠杀我们上海学生工人已经两月了。

我们上海罢工也已经两个月了。广州、香港、汉口、天津以及其他各地的民众也早已起来奋斗。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天天的扩大。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当我们中国人是奴隶牛马已经八九十年。他们想不到我们中国工人居然会起来反抗，他们还是蔑视中国民众；现在他们竭力的想消灭罢工运动。最近英国人的字林西报乱放谣言，说罢工工人是暴徒，说只要邢士廉枪毙一二暴徒的首领，一切运动便会停止，并且主张邢士廉不实行屠杀政策，上海工部局当局就要来执行了。这是不是胆大妄为到极点？

我们知道字林西报这种宣传之后，立刻将海员工会、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封闭。帝国主义者以为这样便可以摧残上海的罢工运动，扑灭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可是他们这种希望是达不到的。我们民众的力量非常之团结，非常之大，决不怕任何压迫，所以当局都不得不把海员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重行启封。

① 此处日期系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我们今天纪念五卅的惨案，我们应当说：大家一致坚持，不达到目的不上工！

帝国主义的进攻计划大致有三种：一、各国帝国主义者虽然利益互相冲突，可是暂时极力想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中国，以保存他们的主人地位。二、他们想法利用中国军阀反对中国人民，挑拨各军阀间的战争。三、上海、广州、汉口、重庆、青岛等处的惨杀案，他们都想变成地方问题，好各就当地欺骗勾结地方政府草草解决。譬如帝国主义者故意叫上海工部局反对北京公使团的决议，借此想指说上海问题归上海解决，便是一个证据。

帝国主义者这些计划，完全是想扑灭我们的运动，有时恐吓，有时又欺骗——我们民众是不上当的，我们要格外的团结，格外的努力，联合全国的民众一致的坚持反抗！

我们的力量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增高起来，各大都市里的工人已经起来罢工，甚至于穷乡僻壤的民众也已经起来奋斗。全中国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募款援助我们。我们上海、香港的罢工，使全国的劳动平民都震动，都觉悟，各大都会的学生，散到全国内地去宣传，几千万万民众的力量一天一天的集中起来，团结起来了。

各地的工人都组织工会，各地的学生、商人，以至于农民，都要象上海一样，组织起工商学农等各界联合会。各地的罢工和抵制英日货的运动，有这些联合会做统一的集中的指挥机关。——我们民众的运动一定可以胜利；无论我们的敌人有多少奸计，有多大力量，决不能镇压住我们的反抗运动的。

我们怎样的达到目的呢？

第一、我们应当有全中国统一的指挥机关。所以赶紧召集全国工商学农等各界人民的联合大会，举出中央执行机关。

第二、我们应当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所以要召集紧要的

全国劳动大会，由全国总工会来指导全国罢工的进行。

第三、那全国各界联合大会便应当立刻筹备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工人、商人、学生、农民、教育界、自由职业者、军人、兵士——的国民会议，组织真正统一的中国国民政府。这种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我们以为现时全国国民已经奋起一致对外，国民革命运动渐渐普遍各地，南方的国民革命运政府当然要出来号召建立临时的南北各派联合的政府，共同进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第四、我们民众应当要求武装，并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不象现在各军阀私养军队，不能抗御外来的帝国主义者，却只会压迫人民。真正人民的武力——只有统一的国民革命军，服从人民的中央政府的军队。

上海的工人、学生、商民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我们十七条的要求，才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上海的市民、警察、兵士呵！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解放，你们才能做独立国的国民，不做外人的奴隶牛马！

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总罢工万岁！

全国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万岁！

全国革命的平民的国民会议万岁！

全国统一解放万岁！

全国国民革命军万岁！

全国平民武装万岁！

推翻帝国主义！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撤退驻华外国海陆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坚持 罢工告工人兵士学生书

(1925年8月10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告工人兵士学生

工人、兵士、学生们：

沪港等处工人，为中华民国独立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已经两个多月了。罢工工人不但力争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且奋斗打破帝国主义者束缚中国的种种条约。因为不平等条约实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而上海、汉口、广州、重庆以及最近的南京、青岛等处惨杀事件，即由是酿成。上海方面，虽有驻沪奉军竭力威压，托言爱国须维持秩序，实际却摧残罢工运动与抵货运动；但是工人仍然坚持，丝毫没有畏惧退缩。

外国资本家向来以中国为其殖民地，认为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中国工人是他们任意蹂躏的奴隶，丝毫不准反抗的。在罢工开始的时候，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即以“暴动的奴隶”看待中国工人，采用最横暴的镇压政策。

迨至上海、香港等处五十万工人，一致奋起反抗，组织之坚强，奋斗之勇猛，为前此所未有；举国沸腾，同情四起，尤以学生、小商人等的赞助罢工最为热烈。如是帝国主义者乃大起恐慌，乃不得不与中国政府及资产阶级开始谈判，声言愿意和平解决。

罢工运动日趋扩大，帝国主义者亦更觉得非为相当让步不可。事态的严重，使他们觉得现在已非从前可比，不能一味压迫中国工人，使他们生活在极无人道的状况里，替外国资本家挣钱。

帝国主义者这才明白，中国已有工业的无产阶级既能力争自己的阶级利益，又极努力于中国的解放，已成了全国解放运动的先锋；因此使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政府，不能不在国会中提起“中国问题”，不能不将两年来早已抛在脑后的华盛顿会议的决定，重新提起来。

可是，工人、学生、兵士们呵！除少数工贼、买办，当此全国各界一致赞助罢工工人之际，而帝国主义者亦已不能不预备让步了；适于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竟遣其部将自告奋勇的来帮助英日帝国主义者。

奉军南下的时候，诡称保护国民利益，其实张作霖和帝国主义商量好了，奉军之来，即为压服罢工运动，恐吓学生和商人，替那些帝国主义者解围罢了。邢士廉初到上海之时，所以不敢立刻下手，并不是因为张作霖或邢士廉不愿下手，却是因为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之激昂，奋斗的决心非常之坚决，如果那时便直接压迫，民众必定要起来暴动而反抗奉军。

然而过了些时，奉军的压迫终于开始了，帝国主义便兴高彩烈起来。英人报纸天天鼓吹杀人压迫，邢士廉便天天封闭团体，逮讯工人学生——这可把英国人和张作霖之间的秘密关系，完全暴露出来。工人、学生、兵士们！邢士廉来到上海，华界马上就戒严，上海四处都布满了侦探汉奸，造作种种谣言来破坏工人及一般民众的团体。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罢工始终还是继续下去，工人群众深知他们已经得着的胜利——是非常之可贵的。工人阶级因有种种团结的能力，已经使帝国主义者都不能不让步，至少口头上已经不敢强硬。上海、香港的罢工运动引起全国解

放运动的发展，各地都起响应，然而现在这一潮流，还不能立刻形成全国的反抗运动——工人还必须有长期斗争的预备。而且军阀一天天的进逼，甚至于大资产阶级已经想中止罢工及抵制的运动——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孤军独进，也决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的条约。

因此上海工人现时应当明白表示，对于自身的经济上及法律上的要求，当然继续以罢工方法力争；至于全国的总要求和工商学各界所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赞助南北政府，使一致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

上海工人，假使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因此，工人得以更进一步的团结组织，联合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分子，继续斗争——在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之下，达到完全解放中国及工人阶级的目的。

工人们！罢工仍须继续坚持，先求达到经济上法律上的要求，团结在工会里面。你们既是有组织的罢工奋斗，你们也要有组织的上工。

学生们！对于工人精神上及物质上援助，此时更须努力。工人的胜利便是学生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

兵士们！你们也是中国的国民，也和工人阶级一样的。你们从此不好反对工界同胞，不应听任何人的命令压迫工界同胞。工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胜利，是反抗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军阀之胜利，所以亦就是你们的胜利。

工人、兵士、学生的胜利万岁！

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中国国民自由万岁！

工人、学生、兵士以及一切劳动平民联合万岁！

反抗帝国主义之继续斗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在共产党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宣言

(1925年8月18日)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 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

中国工人和学生的血流了不少了。自从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大屠杀之后，中国各地接接连连的屠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中国工人阶级为着争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可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却始终想用屠杀政策压倒这种解放运动。两个半月以来，被杀的受伤的已经有几百几千——上海五卅屠杀之后，汉口、广州等处又继续着惨杀，甚至于九龙也有不少中国工人被枪毙，他们不过因为不肯替英国人掘战壕，帮英国人预备打广州。

全中国的民众都已经因愤激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却还在预备更厉害的压迫，更残酷的屠杀。最近又有好几次大屠杀：第一是南京和记工人——他们罢工之后和记公司的老板已经答应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这些外国资本家不但悔约不肯履行，并且开枪打人，又叫了英国水兵来帮着杀人。第二是青岛的纱厂工人——日资本家直接命令他们的奴才张宗昌枪毙《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将工人王伦斩首示众，并且四出拿人，捉去工人

四五十。第三是天津的纱厂工人——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轰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数百，接着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英国帝国主义者想用炮火政策镇服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想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贿赂军阀和工贼，一面压迫一面破坏，来强迫中国的人民仍旧做他们的驯服的奴隶牛马。他们永不用妄想罢！从此以后我们中国民众，工人学生一定永久不息的奋斗，反抗我们的仇敌。虽然我们的仇敌还在天天遣调海军上陆，天天命令军阀屠杀工人，天天贿赂工贼破坏工会；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觉悟，已经奋起斗争，几十万几百万的中国工人，广州、上海、汉口、青岛、天津、开封等大都市里无产阶级，努力参加斗争的，也正一天天的增加呢！上海的五卅惨案激起汉口、广州的工人，汉口、广州的屠杀，又激起南京、天津的工人……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日千里的发展。当然这种民众的力量同时亦便反抗帝国主义的奴才——张作霖手下的奉系军阀。“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处被杀的人，固然已经有几百几千，可是全国各地因此而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人，又何止几百万几千万！

帝国主义者现在还在兴高彩烈，他们的机关报拚命的颂扬李景林，感谢张作霖，他们指使邢士廉——教他照天津李景林的模范镇服上海的工人。

工人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奴才奉系军阀真会照着天津的“模范”来压迫上海的工人，我们应当及早的预防。上海日商纱厂罢工问题所已经签订的条件，本来只是上海交涉员和日本领事的谈判，我们工人是不能满意的——可是他们自己签字的条件，也未必肯诚意的履行，亦许也是帝国主义者诳骗工人的。

帝国主义者在南京、青岛、天津已经屡次悔约，屡次指使军阀压迫——难道在上海他们不会如此吗？我们工人应当准备自己的力量，应当准备对付他们的阴谋。工人应当一致团结，以全力拥护工会，工会组织应当特别严密，使我们团体，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工贼等怎样压迫破坏，始终能够存在。而且工人还要有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奋斗，不论是成功是失败。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罢！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

学生们！努力的继续帮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罢！军阀的压迫和残杀决不会吓退你们，只会使全国的革命运动格外发展。赶快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高举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向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奋斗。

兵士们！不要向工人和学生开枪，他们为全国的解放而奋斗，亦就是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你们赶快组织兵士的革命机关，反对那些使你们变成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现在矿工铁路工人还没有直接加入斗争哩！还有许多地方的工人阶级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加入运动哩！这种准备正在进行，假使全国一致的团结成功，我们的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几千几万倍哩！群众里面的这种力量正在一天天的积聚起来，准备着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决死的斗争。这是很长期的工作，要组织得好，要有耐久的战斗力，要有统一的政治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政见是：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及其他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然后中国工人和一般民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帝国主义者固然还很厉害，他们有兵舰，有飞机，有机关枪，有种种杀人的利器；他们还有军阀，有工贼，有侦探，有种种破坏中国民众内部的工具。可是中国的民众，并用不着害怕。列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一天天的奋起反抗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中国民众和各国工人联合，便可以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万岁！

推翻列强帝国主义的强盗！

推翻帝国主义的奴才奉系军阀！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领袖之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中共上海地委关于中央改组地委 为区委及指派区委委员的会议录

(1925年8月21日)

到会者：李成、晋亮^①、顺章、尹宽、超麟、戴三、竹山^②、文锦、文恭、仲甫、量澄、佐臣（病假）。

中央报告胡棣蔚^③改组为区委案

改组问题大原因为五卅运动关系，五卅运动延长，同志分配到总工会工作，地委只剩文恭一人，工作扩大，实际负责人太少，此系不好的现象，此其一。五卅运动系党部合作，为使党部分化，各尽其机能，此其二。鉴于五卅运动全国以沪、粤为最重要区域，上海为无产阶级之大本营，工人有五、六十万，不啻一小国家，不但改区为必要，或者还得鉴于实际情形而设施之，此其三。

改区问题既为事实上急不能缓，故在大会前即须成立。

区委员定正式委员七人，候补三人。

宣读中局改组区委议决案……

指定：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组织）。

尹宽、郑超麟（宣传）。

① 晋亮即何晋亮，又名何松林、汪寿华。

② 竹山即陈竹山，又名楚三。

③ 胡棣蔚即中共上海地委的代称。

何晋亮、李成(工农)。

以上七人为正式委员。候补：张佐臣、戴三、陈竹山。

议决：各部主任：庄文恭、尹宽、何晋亮。

讨论：

上海学联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关系。

党团书记由共产党地方指定之。

整顿党团：

总工【会】成绩颇好。学联并须督促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整顿。工商学亦不见大好，均须整顿。

区委：

决定主任——文恭、尹宽(常驻)，晋亮(便宜办事)。

会议——每周开全体会议一次，主任会议一次，临时均得召集之。

日期——全体会议，星期五上午九时。

主任会议——星期二。

办公时间^①

房屋——租三种房子。

提议：晋亮谓凡开会须于未开会之前先提出具体的议案，以节省时间。

工运党团：议决由工会与各办事处重要办事人组织之。

组织部报告：

一、五卅以来增加新同志数量与组织。

二、关于民校过去情形。

训练问题：

一、学联干事会定工作六种。

二、师范班。

① 原件缺办公的具体时间。

李成谓新同学及各支部书记都幼稚，固属危险。

一、老同志于每周抽出一点时间任训练工作。

二、各支书记联合会。

地方经常学校：

一、训练书记班。

二、各支书记班。

〈略〉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地委改组为区委 及中央指派区委委员的通告

(1925年8月22日)

通告 枢字第一号

各支联干事会、各支部书记及干事会同学们：

中局八月十五日决议认胡棣蔚近来工作扩大，实际负责人太少，宜即日改组为枢蔚，增加实际工作人员，同时又为工作进行敏捷起见，故在未选举前，由中央指派庄文恭（主任）、何亮^①、顾成江^②（以上三同学任组织部）、尹硕夫（主任）、郑超【麟】（以上二同学任宣传部）、何今亮（主任）、李成（以上二同学任工委）七同学为枢正式委员。张祖〔佐〕臣、戴三、陈楚三三同学为候补委员，并指派尹硕夫为枢蔚书记。因此胡枢蔚^③已于八月二十一日遵照中局决议正式成立，其职权为兼理胡棣蔚并指挥杭州、嘉兴、宁波、温州、南京、浦口、苏州、无锡、丹阳、江阴等处各支部及各负责同学。特此通告。

胡枢蔚 ying
一九二五、八、二二

① 何亮即何量澄。

② 顾成江即顾顺章。

③ 胡枢蔚即中共上海区委的代称。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组织九七 纪念活动的会议录和通告

(1925年8月—9月)

全体会 八月二十八日

到会者：量澄、顺章、张【佐】臣。戴三缺席。

一、书记报告中央通告第五十二号

1. 关于九七运动

本会议兹讨论执行之大纲，交由宣传部制节目，组织部执行之。

(1) 浦东、曹家渡开支部书记联席会议。

(2) 杨树浦、引翔港开全体党员大会。

(3) 小沙渡开全体党员大会，但须有特定时间——四点钟。

(4) 学联负责同志召集特别会议。

(5) 学联召集党团会议，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均须出席讨论实际活动方法。

(6) 各团体召集会议。

(7) 制定各种传单四种，以各团体联席会议名义发表。

(8) 参加团体——各界妇女联合会、天潼福德商联、民校区党部等等。

(9) 特组九七运动委员会——秀松、义权、林子立、陆震、沈资田、杨裕发、刘峻山、李硕壠。

2. 工商学联、总工会通电表示反对关税会议案。

3. “吸收同志发展党的组织”发通告案。

二、组织报告

1. 扩大干事会，分部工作，定书记、宣传、组织、妇女、交通五人。

2. 支华^①调曹家渡任书记。

3. 总工复业。

4. 工会纠察团改组自卫团，秘密组织。

5. 发布工人口号——“工人是一家”、“反对地方主义”。

<略>

三、工农报告

1. 整理党团问题——一星期内成立党团。

2. 调人问题——商酌办理。

3. 各工会、各办事处问题——由松林每天到各工会、各办事处召集二种会议：一种工会职员会议；一种党团。

各办事处系临时性质，万不能因此牵制妨碍工会，并照实际情形，讨论何时取消问题。

4. 技术书记定韩扬福。

5. 声明中国纱厂联合会诬告事，发郑、段电。

6. 为工会条例发政府电。

四、成立党校案

人数计四十人，由宣传部即速积极筹备。

五、训练班

已成立者——引翔港、小沙渡、印刷。

要设立者——浦东、杨树浦。

容缓一步者——曹家渡。

① 支华即蔡支华，同年十月又调任引翔港部主任书记。

议决负责人：

小沙渡 { 方子充
项英

引翔港 { 秀松
景仁

印 刷 { 亦湘
尹宽

杨树浦 { 林仲柟
△△△

浦 东 { 张人亚
△△△

六、妇委改组问题

指定委员五人：钟复光（书记）、梁秋、吴先清、杨子立、朱秀英。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宫琦、诸有伦。

〈略〉

九七运动委员会 八月三十日

到者：秀松、陆震、义权、贺昌、杨裕发、杨子立、刘峻山（学联）、青年团李硕壠（全学联）。

书记报告开会宗旨

硕壠报告：九七运动纪念已开过联席会，连同其他团体发起，准备在公共场所开会讲演，散发传单，以宣传反帝运动。

一、学联发起各团体参加。

二、开各团体代表大会。

三、反帝大同盟以团体为单位，准备固定的地址办事。

四、请名人讲演：季陶、杏佛（辛丑条约内容及其影响）、子充、李石岑、郭沫若、代英（义和团与五卅运动之比较）。

五、传单：照上四种。

六、电段反对关税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保护爱国运动。

七、成立反帝大同盟宣言（仲起草）。

八、发一通告，各同志去活动。

各界代表联席会 备考

店员联合会——瑞贤①

上海市民协会——秀

教职员同志会——亦湘

天潼福德商联会——秀

妇女联合会——子立

平教促进社——资田

浙江青年社——义权

青年救国团

青年服务团

地方维持会

慕溪旅沪同志会

国民天职会

苏民自觉会——根生

第二区党——士林

第四区党——义权

第一、五、七、八、九区党——秀

津贴问题：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学在工会中工作负责者，在一百五十元款项下开支。

① 瑞贤即孙瑞贤。

通告 枢字第三号

各支联及各支部同学们：

九七纪念快到了，我们应举行一周反帝国主义的大宣传。当此五卅运动日渐消沉之际，我们不但要鼓舞五卅运动的精神，并且要藉这九七纪念具体之事实，在工人群众及小资产阶级中做更深一层的反帝国主义宣传，以巩固并坚强在五卅运动中所发展的民族运动与工人运动之势力。今特将胡枢蔚所决定之各项办法关系于各支联及各支应即日开始准备者，通知于下：

一、我们自己应有的准备——在现在一周内，浦东、曹家渡、小沙渡应召集一全体同学大会，上海市内各支部应召集一支部书记联席会，其余各独立的支部自应只召集支部全体会。此项会议可与当地Y同学合作，专报告九七运动的宣传纲要及当地群众中之具体的活动与宣传的方法。确定的会期与时间可由各支联及各支自行决定，先报告枢蔚。

二、在此九七运动中，在有工会的地方，可择定相当时间与地点召集工人及小商人的群众大会，在上海城市中可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因此各“校团”应即日开始运用各团体准备一切。其余外埠各处应举行团体代表会或群众大会，均由各支斟酌当地情形自行决定之。

三、九七纪念的宣传大纲如后：（另录）

胡枢蔚 硕 夫

一九二五、八、廿九

九七纪念运动宣传大纲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①

一、义和团运动的意义——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始的农民暴动，他的缺点不过在乎民众不知道反抗运动的方法及策略，如迷信及结合满清反动贵族等。在宣传之中应当力辟所谓“上流”、“文明人”的妙说，仿佛“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是应受惩罚的，不过赔款太大，惩罚太重罢了。”

二、辛丑条约对于中国之影响——八国联军之残暴，完全以征服国对待中国，所以辛丑条约事实上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国际殖民地的亡国条约。从辛丑条约之后，各国得在中国驻军队，北方的国防如大沽炮台等完全撤除，北京使馆界成为领土，强迫中国出巨额的赔款，因此，中国的关税盐税完全抵押，并且内地常关收入也归海关管理，关税盐税管理完全落于外人之手。辛丑条约最足表现列强之联合压迫中国，使中国丧失主权及财政督理的条约。

三、义和团运动与五卅运动的比较——五卅运动是原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义和团)二十六年来发展进化的结果，这二十几年中的中国经济政治的变迁，已经使中国无产阶级上了政治舞台。这次五卅运动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经济组织的要求而发动出来的（例举上海、香港、厦门、南京、天津等处最近运动的事实），所以这次运动以无产阶级做领导能率领一般民众起来奋斗——无产阶级有组织、有政治意识、有战斗力量比无组织的落后的农民暴动力量要大得多，范围要广得多，意义更深得

① 月份有误，原文如此。

多。

四、现时帝国主义的势力与辛丑时候帝国主义势力的比较——辛丑时候帝国主义的列强能联合一致压迫中国，现在他们的一致却难得百倍了；辛丑时候列强帝国主义能以兵力征服中国，现时他们的屠杀没有效果了；辛丑时候他们能强迫中国订亡国条约，要求巨额赔款，现时他们却不得不重提华会的决定，反而表示可以实行增税，甚至于可以讨论关税自主，甚至于要说同情于修改不平等条约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现时中国民众力量，已经大非昔比，已经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做一般民众的先锋；因为中国无产阶级起来之后，国民革命的力量已经不可轻侮；并且还因为现在中国民众的解放运动得着各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赞助。假使帝国主义者还不肯大让步，至少不敢联合进攻，至少也不敢以兵力征服中国了。

五、五卅运动前途——义和团的反帝运动结果是帝国主义趁势更加进攻，这不单是因为原始农民运动未有力量，而且是因为当时汉奸非常之多，政府不是人民的。至于五卅运动呢，虽然五卅运动时亦与义和团不同：庚子辛丑之际，一般帮着帝国主义者骂义和团是匪徒是野蛮人，都得到“文明新人物”之尊称；而现时骂五卅运动是暴徒是赤化的，破坏压迫工人学生团体的中国人已经为社会公认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可是这些走狗——大之如奉系军阀，小之如工贼及暗杀的凶徒的实力还是非常之大，张作霖派的军阀在奉天、天津、青岛、上海帮着帝国主义者残杀压迫工人、学生及商人；上海一般工贼打毁总工会，伤害工会职员；河南资本家穆藕初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广州反革命派暗杀廖仲恺。五卅运动之所以不能再往前有很大的发展，工人所以只能得到日本厂主方面极少极小的让退，规模这样伟大的五卅运动所以只能争到帝国主义者答应开所谓关税会议——完

全为国内种种国贼、军阀、工贼的势力帮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完全因为中国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没有统一真正拥护人民权利的军队。要五卅运动能够再往前发展，因此必须继续扩大民众的力量。固然五卅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他是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比起义和团来，始终已经有些效果：日本单独来要求解决，至少也不能不承认所谓中国政府的工会条例，承认处理屠杀顾正红等凶手，至少口头允许加工资，……美国亟于赞成关税会议，英国的强硬也不过以延宕沪汉等案为手段，不敢猛烈反攻，然而照现在这样便能使帝国主义者实行让步，使中国得着完全解决吗？那却力量还不够。中国既然因为我十万无产阶级的团结奋斗而能暂时制止帝国主义之直接进攻，要使这解放运动完全胜利，便应当更加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发展一般的民众力量，排除一切反动及帝国主义走狗的力量，那时才能废除辛丑条约，才能打破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一切锁链。

因此我们宣传的要点：

- 一、工会组织自由，一般民众应赞助工人的组织；
- 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工贼——平民应有武装自卫之权；
- 三、民众起来要求召集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
- 四、建立统一的真正平民共和国，组织统一的国民革命军；
- 五、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只有这样，五卅运动才能继续发展，实行推翻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

这些宣传要点，是在“九七”国耻的意义及五卅运动的前途是必须说明的。至于群众运动中简单的口号便是：

对内：打倒奉系军阀；召集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统一的国民革命政府，及统一国民革命军；工人及民众结社、言论、罢

工等之绝对自由。

对外：关税自主；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附注：以上宣传大纲是中央所规定，属于普遍方面；至于在各种群众中更切实的宣传，当由胡显全^①另行规定。

胡枢蔚

胡显全

通告 枢字第四号

各支联、各支及校团诸同学们：

兹据学总及学联中负责同学之报告，戒严司令部对于两学生会日前要求允许举行追悼青岛、上海、汉口、广州诸死难烈士并游行演讲事，现已得答复，因此胡枢蔚认为前次关于举行九七纪念运动之决议有变更之必要，即改各团体代表大会为群众的大游行。望各级同学接到此通告后，即开始在各种群众中加紧活动，以便到九七这天能得到最多数的群众参加。关于工人群众，应特别注重组织的准备，以便届时能做到一次纪律森严的大游行，而避免工贼走狗以乘机袭击之机。原有决议关于各区域中召集工人群众大会自应取消。特此通告。望即日开始工作，并随时将工作情形之大概报告胡枢蔚，是所至要。

胡枢蔚 硕夫

一九二五、九、三

① 胡显全即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的代称。

全体会 九月八日

九七游行事变

佐臣：总工会不接到学生会改期通告，因此各办事处均经筹备出发，陆续于九、十点钟时到公共体育场，指定游行路径，迨游行时有一小部分忽发生穿租界，因此发生冲突。

顺章：景仁本担任总指挥，佐臣任防备流氓总指挥，顺章为公开的总工纠察总指挥。但景仁始终不到，游行时穿过法界而入英界，无力阻止，嗣由英界退回法界，在交界处两相对峙，小有冲突，致生事变。

秀松：九【月】七日改期不开会，其大原因为天雨不及筹备，经费、人力均少之故。昨日出事，总之是事出仓猝，无充分之准备，指挥者与工人纠察队少，不足分配，总指挥不到。

改期原因实系不及筹备，并非完全为天雨。

错误之责任者：李硕壠、刘峻山、郭景仁、孙杰三。

议决办法：

运动总商会提出抗议。

工商学联合会、学生会、总工会联合发通电。

请中央发通告，作一全国运动，以防帝国主义进攻与外交上之作用。

工商学联、二学联会、总工即向戒严司令部、交涉署报告事实之经过。

〈略〉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对付资方悔约 采取怠工行动的宣传大纲

(1925年9月18日)

号外 第二十期 绝对秘密 怠工行动宣传大纲

工人和资本家缔结的“不许开除工人”的条约，黑字写在白纸上，墨水还未干，资本家就已经悔约开除工人了。对付这种进攻，罢工是不可能的，质问官厅和商会是无用的，现在我们只剩下一条路——怠工。怠工的实行须得全体工人明瞭而一致，故我们应在工人群众中作有系统之宣传，这是很重要的。下面就是宣传大纲：

一、我们须向工人解释此次中日资本家开除工人之由来。夫因反抗五卅屠杀而罢工，是很光明的爱国行动，中国资本家受了巨大损失，他们来与工人讲和，缔结复工条约。在这条约中有一条是“不许开除参加此次罢工工人”，这条约是由交涉员、总商会负责担保实行。现在上工没有几日，中日资本家便把条约当成废纸，毅然每日开除几十个工人。这完全是资本家不顾信用。

二、我们的要求无他，只是要资本家遵守这条约。因此我们的手段是不要罢工，也无用请求媚外的外交官和骗人的总商会，我们只用消极的手段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消极的手段就是怠工。

三、我们这次怠工目的在于强迫资本家遵守条约。质言之即资本家必须恢复已开除的工人之工作，并答应此后不能再开除参加此次罢工的工人。除此以外，我们此次怠工没有别的要求。

四、怠工与罢工不同。怠工更加要工人齐心一致，怠工是无形的罢工，怠工对于资本家的损失也是无形的。故怠工比罢工更难，须得应用巧妙的方法：一方面工人须能齐心一致；他方面须使资本家明知之，而找不着工人的过错。

五、因怠工比罢工难做，故准备怠工须得比较准备罢工时还要严密，务使指挥者能够如意指挥。指挥者发出怠工暗号时，工人即须齐心一致才行；指挥者发出停止怠工暗号时，工人亦须齐心一致遵守。

六、怠工有有形的和无形的二种：有形怠工是停车，各部工人仍站在原位不走开，此种怠工恐引起资本家的压迫，比较难做，宜酌量行之；无形的怠工是损坏机件，耗费原料，减少出品，及重要部分工人托故请假等等，此种怠工比较不会受资本家压迫，普通应行此种。

七、至于详细情形和办法，当按照各厂情形，特别拟定，告诉工人。

八、最重要的是工人能够大多数了解此次怠工的意义，能够齐心一致，实行能有把握，才能决定实行。

中共中央为总工会被封告上海工友书

(1925年9月18日)

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

亲爱的上海工友们：

你们所受奉系军阀最近的摧残——封闭了你们的总工会及各业各厂工会，这不但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幸，并且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不幸，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的工人群众，已经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急先锋。

奉系军阀久已公然做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在山东，在天津，都为了替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封闭了许多工会，杀了许多工人，现在他们又在北方压迫唐山矿工罢工的工友，在上海压迫你们了！

你们此次被摧残的原因更是复杂：第一、英国帝国主义者看见日厂工人上工，他的势力孤了，更急于要命令他的走狗封闭你们的工会，好叫你们无条件的上工；第二、日厂工人上工后，日本帝国主义要大批的开除工人，恐怕工会领导工人反抗，所以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走狗封闭你们的工会；第三、段政府想在关税会议求外国帝国主义开恩多加点关税，恐怕人民坚持关税自主怒恼了洋大人，所以急于压迫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上海总工会是人民团体之最有力最急进的部分，更要解散他

以见好于洋大人；第四、江浙战争又日见紧迫，直奉两系军阀都急于各在杭州、上海封闭工会，肃清内部的障碍；第五、资产阶级不但嫉视工人阶级，并且向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便不顾国家和民族的死活，所以五卅运动以来，全中国的资产阶级都厌恶工人阶级阻碍他们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的道路，尤其是上海自各中国厂罢工以来，纱厂联合会更公然请求军阀压迫工会，总商会也希图破坏现在工人的工会，再由他们出来组织归商会操纵的工会；第六、工团联合会及其变相的工团自治联合会这班工贼们，一方面用暴力打毁总工会及恒丰纱厂工会，威吓小沙渡各工会，一方面向戒严司令部造谣密控总工会，这也是军阀藉口摧残工会之重要原因。

这些复杂的原因凑合起来，上海各工会遂至不免于奉系军阀的毒手了！上述六个原因之中，前四个都是外来的压迫，虽然一时能破坏工会这一形式，却不能破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或反而使内部的团结更加坚固起来。真正能够破坏工人团结的乃是后二项：工会由商会操纵，这种工会是为资本家利益而存在的，不是为工人利益而存在的，有工会还不如无工会；替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资本家做走狗，破坏工人团结，这本是工贼的职务。工贼破坏工人团结，或者用硬的方法，打毁工会及工人，或者用软的方法，混在工人群众中，造谣诬蔑工人的领袖及最能帮助工人的共产党，使工人孤立无援，又或鼓吹地方主义，拆散工人阶级整个的产业组织，不但使工人不便罢工，并且使每个工厂每个产业的全体工人以籍贯不同而分裂，而竞争，为资本家所利用。

亲爱的上海工友们！你们已经组织成了伟大的力量，你们的工会虽然被封了，军阀们只能一时封闭你们的工会，不能永久封闭你们的工会，更不能封闭你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只要

你们的内部团结不为商及工贼的阴谋而涣散，帝国主义者、军阀外面的压迫，都是不足惜的。

现在的中国工人已成了一种社会势力，不象从前那样容易压服了；各省都有了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全国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代表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且全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及共产党，都要实力援助你们。你们已经不是孤立无援的了，不可因工会一时被封而灰心，应该万众一心，不断的奋起！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工人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上总 遭封事件的宣传大纲

(1925年9月23日)

总工会遭封事件之宣传大纲

奋斗三个月代表二十一万工人之上海总工会，已于本月十八日被安福政府命令驻沪奉系军阀邢士廉封闭了。总工会本为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工贼等的对头，总工会之必遭封闭早已在吾人意料之中。现在且言：最近封闭总工会的特殊意义及吾人目前应付的态度与办法。兹由区委决定宣传大纲如左，各同学根据此大纲向工人宣传并指导而执行之。

一、此次总工会被封，其重要原因因为安福政客实行勾结奉系军阀借压迫工人以献媚于帝国主义，希图在最近之关税会议中取得些微利益。关税会议是这次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迫得帝国主义不得不开的。但现时开关税会议之结果，其利益只有军阀能得着战费，以为行将爆发的国内战争之用，故军阀乐于媚外压迫工人。此外，英国资本家急于开工，日资本家急于悔约，中国资本家急于防止罢工，工贼急于活动等，皆为总工会受敌人包围以致被封之原因。而江浙战云密布待发，尤其以促成奉系军阀先绝腹心大患之决心也。

二、目前的政治时机不利于工人暴动，同盟罢工亦成强弩之末，难于指挥如意。但二十一万工人眼看代表自己利益之总

工会被封而绝无丝毫之表示，这反将增长敌人的气焰而自示软弱。故我们应该表示反抗，一面坚【定】工人对总工会的信仰为奋起的地步，一面使敌人有所顾忌。

三、我们反抗的表示应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二种。消极的反抗是：（一）各工厂工人各推举代表，即“以某厂工人代表”名义陆续到戒严司令部请愿启封总工会，这种行动的结果，使敌人明白总工会绝不是“政客、流氓、学生包办的机关”，而实有广大群众在其背后。（二）各工厂工人发表简单而浅显的宣言，由每个工人直接签字，签名者愈多愈好，这种办法足使社会上明白工人群众多数是拥护总工会的。（三）总工会属下之各工会，分头单独的或数个联合的发表宣言与通电，这种办法足以证实总工会只形式上被封，而总工会的基础仍然存在，并未动摇。

四、但仅有消极的表示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进一步有积极的表示，最好能够使敌人知道封闭了总工会反于他们不利。首先他们以为总工会一封，罢工工人即可无条件上工，我们应该维护现尚罢工之英厂工人，使敌人的第一个希望即受打击。但最重要的在乎我们即刻应指挥各厂工人同一时间内一致罢工数小时，为抗议的表示。此种表示甚为重要，务必做到。此事正在筹划中，其详细办法不久自然另行通知执行。

五、以上所说乃关于抗议的表示，但我们切勿忘记了我们永久的重任，即目前我们急宜筹划怎样□□□□□□□。斗争是要继续的，因此全上海工人的总组织是不可减缺的。我们组织“上海工人代表会议”代表全上海工人利益而奋斗。这个会议业于今日（二十三日）宣布成立，宣言与章程已准备披露。其组织系由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等数大工人团体发起，色彩不宜浓厚，务以能够公开的存在为标准。

六、此工人代表会议要完全恢复昔日总工会的权力是我们

知道很难做到的。今后工团联合会一班工贼固然要乘时崛起，扩大工贼的组织；即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如虞洽卿等亦梦想笼络工人，握在自己掌中，且表示要有工会，不过要“换一批人出来办”罢了。因此，我们看此今后至少有三个总工会存在：大资产阶级的，工贼的，和我们的。将来谁能得着优势，全看在这组织酝酿期中，谁的手段巧妙些、敏捷些而定。故我们此时尤应迅速进行这工人代表会议的组织，尽力团结所有一切工人。

七、可是此次总工会被封又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即仅仅是有政治性的工会组织还不够，须得军事性的辅助组织，这工会才有实力。因此上海总工会以前筹划而未能行的“工人自卫团”，现在更应该兼程猛进组织起来，增厚工人的实力，为大奋斗之实力工具。此组织不久即另有办法通知。

八、在此紧急期中，前途安危关系甚大，我们“校”^①的自己工作，更加重要！我们努力做一般的工会运动，我们尤应加倍努力作“校”的运动。工会运动重要，“校”的运动尤其加倍重要。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地记着“校”自己内部的工作。

九、首先，我们应该即刻整顿支部及小组。各书记或组长应先查明属下同学确实可靠者几人，摇动而怀疑者又几人，呈报枢蔚。其次，各支部或小组应厉行教育与训练的工作，多开会议，尤其是同志间的相互批评。各支联亦应常开书记联席会。自然枢蔚亦当时时召集负责同学会议并给以教育训练的方向与办法。最后，我们更应趁此时机扩充“校”的组织，努力介绍同学入“校”。在反动局势底下介绍进来的同学必是多分可靠的。

十、我们自己在这风声紧急时候，特别要大胆而机智的做工作。我们尽力要避免无为的牺牲，但我们并不惧怕，更无须乎

① 校、本校或大校即共产党组织的代号。

惊惶。为革命服务，此时正是最好的机会！

胡枢蔚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秘密组织工作的通告

(1925年9月26日)

通告 枢字第九号 秘密组织

各级同学们：

现当民族运动低落时，军阀及资产阶级为抑压无产阶级发展计，除广东、河南外，如天津、上海、山东、安源、唐山均一致向工人进攻。我们应付这一时期的策略是应改取守势，努力发展本校及无校的工人秘密组织，以积聚我们的实力，以备下次政局变动时能公开的发展、充分的进攻。在受压迫时间更容易在工人群众中认出急进分子做同学，产业工人是天然的同学，只要有阶级觉悟及诚实便可加入，认识主义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计及。

本校的校址、姓名、通信、交通、集会，都须秘密，不但在受压迫的地方须秘密，即在比较自由的地方，都要练习秘密，养成习惯。此间总工会曾收到许多各地同学转交同学的信及直接寄工会中同学的信，直称同学且高谈校务，如此幼稚糊涂，真贻误不小，总工会之遭不幸，这也是一个原因。因此时各处邮局均检查甚严，此间官厅曾没收此等信多次，各地负责同学务须在各种集会时报告此种浪漫的毛病，切实儆戒，并应告知少校^①负责人，

① 少校即共青团组织的代号。

做普通〔遍〕的警告。

工人的秘密组织，如工厂小组、工人自卫团皆是；至于体育会、读书会等，更可以公开的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秘密分配宣传品最为重要，各地宜设种种方法，按其实际需要准备宣传品的数量，务使识字工人都能得看我们的宣传品，在不能铅印的地方即用油印。秘密组织发展之初步可以我们已有的工人同学为基础，将同学分开，每人去组织十人或二十人，十人便可组织一百或二百人，再将此已组织的人分途推广，便可成秘密的群众组织了。

又，英国帝国主义者正要勾结北京政府及民校的反动派攻打广州，他的口号是为中国谋统一，如此则广州政府的地位非常危险。各地宜运动民校各级组织出来发起“反对英国侵略大会”，发表舆论不但反对英国借口侵略中国的土地，并且警告北京政府及反动派勿利用外力侵犯本国。

胡枢蔚 一 飞

一九二五、九、二六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讨论总工会党团、 组织、宣传及遭封闭后应付 办法等问题的会议录

(1925年9月—10月)

联席会 九月一日

一、党团——总工——学生方面

总工党团系党团合组，但同时共产主义青年团方面设立一种小组——团组。因此对于意识有参差之弊，按党团原则为违反纪律，且对于党团只能容纳个人发表意见，更毋须团组。议决：团组取消。

根据中央对于党团议决案办理(弼时报告)。

今亮谓：在事实上已不啻照中央决议的理论，做法另无问题。学生会党团与总工党团同归共产党地方指挥，共产主义青年团指定一人专门负责。

二、同学分化

1. 照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在共产党不负重要工作而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者，得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2. 年在二十五岁以下而工作上在共产党方面负责者，得加入共产党。

审查方法：由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两组织部召集各个支部书记会同审查之。

三、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通常的关系
职工运动互派代表。

四、学校

今亮报告：总工宣传现注意工人教育，业经会同学生会宣传正副二人，总工本【身】正副二人，另请一人，共五人组委员会。分八区：

1. 杨树浦：景白、亚璋^①。
2. 引翔港：陈星五。
3. 浦东：陈之一、达人^②。
4. 小沙渡：黄超裳、汤正清。
5. 曹家渡：姚五一、侯洪。
6. 南市：俞留[白]时。
7. 高昌庙：徐摹觉。
8. 吴淞：林登岳。

八区指定八人专门负责，均给薪水，中四人由学生会供给。

九月十一日

书记报告：

一、职权划分。自区成立以来，曾经几次讨论，而事实上不能实行分化。最显著是工委会，多与区不发生深切关系，一切应付政策全在党团，致多未接洽。书记与组织部，诸多关联，以后一切报告、组织与宣传均经过书记而再交各部办理。

今亮谓：非是书记参加党团会议，他亦来区委，有时多未遇而不及接洽，致临时动议。

① 亚璋即王亚璋。

② 达人即陈达人。

文恭谓：事实上全在时间问题，指定常务时间。处理支部一切报告，均由各部各自办理，择要报告书记。议决：

上总宣传与工委：

宣传科主任：高语罕。

区委工委会：今亮。

党团书记：仍旧今亮、梅坤、警东^①、中华、项英。

二、职工运动讨论会。九月十日，中局决议：由上海区委指定在各工会活动之同学二、三十人开一特别职工运动讨论会。此讨论会由区职工运动委员会召集，讨论工会组织和宣传问题。同时上海总工党团亦须开一次会议，特别讨论工会组织和宣传问题，再由区工运委员会作成具体议决案交由区委通过，作最近上海工运方针。

中央报告：

重要的意义：目前上海总工会所属组织各种工会，群众多无密切之关系，间有在此次运动中只有各工会与上总不过一发款关系而已，因此□有下层群众的重要工作，以后有涣散之虞，故设此会之必要。

目下重要讨论问题：

1. 如何上工后收费；
2. 如何工人群众对上总生密切关系；
3. 如何发展党；
4. 工会如何整顿组织。

下层工作报告：

工人对工会信仰如何；

工人对工会办事员如何；

小组开会情形；

① 警东即王警东。

支部能否开会；
工贼流氓情形如何。
人数，定五十人。日期，星期日。地点，全总。
<略>

紧急会议 九月十二日

对付政治上问题——总工会

书记报告：上海总工会统率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在五卅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显然居在领导地位。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为保持其统治，必然趋势务欲迟早铲除此种政治上势力而后快。以前只因五卅民气激昂，工人都在罢工坚持中，以故不能骤然而动。现在五卅运动日渐消沉，工人大部分上工，敌人正思乘机袭击，自在意中事。他们破坏方法是：利用工贼流氓使内部捣乱，然后有所借口；同时施以政治上之压迫。目今总工封闭谣颇盛，特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应付问题。此事昨日总工党团各负责同学召集开会，经议决数项，请今亮报告。

今亮报告：昨日党团议决者：

1. 对于官厅方面，派刘贯之、赵子敬探听口气与态度。
2. 对群众制造空气，以强硬态度出之，说封闭谣切莫怕，总工已有准备，切莫忘〔妄〕动，一致听命令行动。
3. 总工以及各工会办事人员均轮班办事。
4. 组织侦探队。
5. 自卫团。

今日消息，刘贯之到司令部副官处不见，无所得，抑系故意不见而避，不得而知。

新得江浙战谣，说浙方备战，军事上之行动积极布置颇力，

俟杨到苏，即不免爆发云云，但不能断定。

请特立① 报告目前政治状况

现在全国政治状况，并无特征。中央曾经开会，提出政治问题，目前只有关税会议为中心，安福系亟思借此多得一笔巨款，并可发行公债，而奉方为梁士诒组内阁，欲将关余作准备送奉天，所以政潮全在关税问题，但此不即有裂痕，猜度大约尚远。而在冯玉祥一方面，冯为反奉而时势上大概助段，但现在为巩固自己之势力，目今如甘肃，只顾自己扩张地盘而已。

又一消息，河南攻山西，据报载种种情形，并谓冯任调停，战事可止，此或者大概有之。

江浙战谣自杨宇霆而起，杨开兵到浦口，确是事实。由此线索而起之谣，还有欢迎杨，但不准带军队之语，但此均据报载，实在情形不得而知。

至于目下政治与上海总工会有关系者，虞洽卿、邢士廉赴宁讨论何事，使我们怀疑。但我们猜测，大概系防护使与驻兵问题，无足十分推究。但此次九七事件起，邢赴宁即返，则确是为压迫工会而来。同时，报载虞说是赴天津，他到李景林处何意，我们断定虞去必得到北京去，因虞均须经过李思浩也。据此猜测，或者虞以出走以避免风潮，则未敢确定。但报载戒严司令会议不准开会，警厅出自白话传单，则可肯定说目前正是很严重的一种局面。

讨论江浙战事与压迫工会事

特立：压迫工会并非江浙事，实际是帝国主义者催紧与逼迫，目前则全借九七事件。报载法使提出抗议——法当局在九【月】七日以善意对待，说工人不要怕不要逃，只须卷旗维持秩序，则确系英国的外交逼迫。他提出抗议，以卸英人之责任，则

① 特立即张国焘。

很明显的可看得出。

宽：以为江浙战事若更逼近，则未免压迫上会更厉害，盖因对付战事，先扫清工人势力，据此观察以为有更加紧之意。此问题不能确实断定。

讨论总工问题

1. 假定封闭在这几天内，因此如何准备，封闭后作什么。
2. 在工人群众中宣传与不宣传——宣传取决。
3. 对付工贼流氓。如□□工会打伤人事，而在官厅总说是我自己捣乱。对付流氓，若取恐怖手段，亦不足以制如许之多流氓，决取自卫手段。

提出四点讨论：

1. 封后无定期罢工，恢复总工会。
2. 有定期的罢工一、二天即了。
3. 取怠工方法。
4. 不罢工不暴动。

怠工完全无用，适足以资工厂开除活动分子，并且在幼稚的程度，无极好之训练，亦办不到。怠工能做固比罢工厉害，但很难做。

吴敏提出：罢工如果是无政治的意义，则为全无利益。目前全国政治的变动现不可能，则暴动结果必是徒然一场大屠杀而已，毫无意义之可言——主张退守政策。

讨论结果：

决取退守政策，以保守储蓄既得之势力与阵线，同时积极努力于基本的秘密组织工作，待时而动。

假定封各办事处，封办事处则有各工会可以代替，无问题。

宣传问题：宣传是为必要，若果是纯粹抱抵抗主义者，则变为妥协派矣。故事先应有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会自由。宣传

分为三步：

1. 未封闭前。在未封闭以前，为使避免见轻于敌人方面，应宣传总工虽有谣言，但不足信，因军阀不敢压迫有组织能争斗的工人。假使真被封闭，总工会现在已有准备，届时自有对付方法，切勿轻举忘〔妄〕动，静候总工命令一致行动是要。

2. 真被封时。即宣传说封工会不过是房屋与招牌，工会是建筑在工人身上的，工人存在一日，工会即存在一日，工会终不为所能摧残得了的。现在工会被封，甚至职员被捕，但我们尚有人有地方可以作事。如果各工厂要开除工会领袖活动分子的时候，那末才能工会命令以罢工云。这样可使工人明白总工会是始终为工人谋利益的。

3. 封闭后。此时自然是秘密工作时期，应仍照常努力工作。

秘密工作为——①

设秘密地方——每一工会或二、三工会。

调换负责同学。

出版物——《上海工人》。

主任会议 九月十八日 星期五

主任：文锦参加。

怠工问题：

日纱厂悔约，时有开除工人之行为，完全是破坏工会。此事经一度之校团议决，罢工是不可能，只有怠工之一法以对付之。

怠工方法：

一、有形怠工——停车（或以时间上利用之）（停车后各部

① 原文如此。

工人不得离开工作地位)。

二、无形怠工——损坏机件，多用原料，减少生产品；损坏原料，损坏出品；重要部分工人请假等；或以技术上之紊乱，例如细纱杂以粗纱。

宣传

一、召集各支部干事联席会。

二、各支部书记会。

三、各区域党员大会。

1. 各区支书会议——本星期日内，五大区均须召集会议。

杨【树】浦：文锦。

小沙【渡】：秀。

引【翔】港：景仁。

浦 东：楚三。

曹【家】渡：今亮。

2. 各区党员大会——由各支联负责召集。制宣传大纲，发号外。

组织部

干事会联席会议：计二十五人，分三次开。报告分为两方面：一方校的各部情形，训练班情形，同学在工厂中宣传如何，以后发展同学；一方工会方面，校团如何，流氓情形，自卫团组织情形。

第一天：各支报告。

第二天：枢蔚报告组织计划、校的章程，技术上的一切工作。

第三天：第四次大会理论的灌输。

定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在下午七时。

总工表册

指定负责调查：1. 仲柟^①，2. 景仁，3. 伯良^②，4. 国平^③，
5. 文华、楚三，6. 顾修。

中部——茂康^④。总工——铭^⑤。

(至迟限明晚一齐交到)

根生问题：根生担任总工侦探队长，决定。

枢蔚书记问题：按照中局决议执行。

中局函——本月十七日中局会议议决：尹宽兄病，允请假静养，枢蔚书记职责兼宣传部，暂指派王一飞兄担任。特此通知，望执行。

主任会议 九月二十一日

一、工人代表会议

组织——由四大区域：曹家渡、小沙渡、杨树浦、浦东，每区组织某区工人代表会，由各该区工人代表会推举四人为出席代表。其余单独的如商务、电车、铁厂等等，则视工会之大小而定出席人数之多寡，大约合计三十人左右。组织此全市工人代表会议，此为组织之原则。

人选——须真正在工厂中工作之工人，至少须占十分之七。

参加——又为指导一切实际工作指挥者，定林仲柟、张佐臣参加之。

工人代表会本身问题——为组织干事会，定干事七人，候补二人，我们同学为三与四之比。不设长，共同负责，以免官厅压

① 仲柟即林育英。

② 伯良即俞伯良。

③ 国平即朱国平。

④ 茂康即梁茂康。

⑤ 铭即张铭世。

迫于为首者。

校的指挥方法：

1. 目下将被选代表名单送枢，由枢指定五人组校团，此项校团，受上总校团指挥。

2. 工人代表会议与各支联应有密切之关系。议决各区指定负责一人，每天每事与上总校团及枢发生关系。

代表会议之法律问题，推举代表以四种程式产生之：（1）大会；（2）代表会；（3）签名推选；（4）厂内临时动议。开会期定后天。

对各界关系：

工人代表会议先于报上发表，大要：由各厂工人发起多数赞成，办理救济与开除工人事宜，以应付临时切要问题，但毫不涉及总工之态度，此为第一步。此后则在法律上的宣传，假如某区开会由某主席并说明在何厂工作等等。假使有人否认，则一方面有法律上之根据；真正的工人，似觉有词以对。

对官厅方面：

代表大会具呈说明系临时性质，以应付办理目下切要事宜，不是永久的经常组织。

对商会方面：

对总商会须用特别政策，以诚实的真正工人联虞，有事时只须能说明几件事者就可赴虞处商请帮助。

虞之态度，事先与工团联会同到司令部秘密会议；又救济费问题，自总工会封后，今日报纸大登中华爱国募金大会第一期募集五十三万元，事先事后均有形迹可寻。其排斥总工会，总工封闭，救济亦得能发，此不啻一表示，其野心早已存工人势力想握在自己掌中矣。处兹局势，只得和他妥协。

对学联等——发通告。

对济安会——正式接洽办理救济事宜。

.....①

待名单送到，再指定人。

枢立即发通告——只须四大区发四封信就可。

二、调动人员

纠察队促人要钱，上总职员致不能公开活动。各办事处负同学互调，分别做公开的与秘密的工作。工人代表会担任交通负责人者，须新派之，以免侦探之追踪。

关于刘贯之被捕事，不论其可能与否，决先去保，此事找何教明讨论之。

(今日钟英②开会讨论上总与工商学联事，须有一人出席。) 关于校的内部：

1. 宣言——先看钟英宣言，再指定人制定。

2. 号外——超麟任之。

3. 制定宣传大纲——宣传部任之。负责同学以之自己作根据之张本，以定对外宣传。

4. 枢发通告。要点：

(1) 秘密小组；

(2) 吸收同学；

(3) 注重秘密工作；

(4) 严整组织。

5. 支联书记会议，五区计五次，枢派人参加。

6. 单独各支部——定期召集各支书记联合会议一次。

总工启封运动：

启封运动应须做，俟空气浓一点，以灰色团体：店联、市民协

① 此处删节号系原文所有。

② 钟英即中共中央的代称。

会、女联发通告。又接洽五团体：如慕溪^①、地方维持【会】、青年救国【团】、青年服务【团】、天职会^②。

外埠发通告（附中局 57 号通告寄去）。重要区域：如宁、浦、杭、甬四处特为张启封事发一通告——世纶^③任之。

民校方面：着朱义权、刘仲〔重〕民在民校方面之下利用各种社团表示同情的援助，发宣言与通电。枢蔚书记更替发通告。

接中局信：尹宽病须长期修〔休〕养，书记兼宣传由王一飞任之。

妇女部——指定秦怡君。

救难会——指定何教明为救难会对枢负责人。

关于枢的：

主任会议——每星期二次——在星期二与五。

全体会——经常则为每月一次。同时为环境关系，原定之每周全体会一次，变通为主任会议，较为简便。

竹山——常住临时交通处，向□传达。

仲华——担任文书处传达责任。

〈略〉

九月二十五日

一、广东外交代表团

书记报告：广东外交代表团已到沪。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

① 慕溪指慕溪旅沪同志会。

② 天职会指国民天职会。

③ 世纶即薛世纶，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任职，负责工人宣传品的审查工作。

交涉惨案、罢工事件为进行之工作，应如何组织群众，请发表意见。

峻山：学联召集大会，报告广州沙面惨案，组织团体参加代表团同行北上。但在目下之环境，开大会有〔又〕不可能，或民校召集会议。

硕壠：两学联会接洽，最好向上海学联接洽。由学生组织外交团，参加商与工界。商界必须联合，联商只得向商总联接洽；而商总联分为二派，其中一派较左，略可接近。

讨论一，用什么方法联商。

讨论二，只工学是否要组织——决要组织。

由民校活动，是为不可能，但联商恐发生许多困难。鉴于过去之□□，兹工商学联会又解体，尤觉棘手。但不论如何，终须向商总联方面活动。

全总学生会派代表，并通告各地学生会，尤以惨案出事之区域，努力宣传，预备派代表。上海学联派代表赴商总联接洽。

总工团派代表，将各代表合组织一上海代表团，开一次会议，使其整个的。

二、浦东日华厂问题

对此应援助，而日华厂组织比较尚好。目下呈文警厅、交涉署，同时学生会应援助。一面派代表要求总商会发救济费，因前次签约系总商担保，在义务上亦应负有责任。工人四千五百人，每人发二元（一周），如此坚持下去。一面以新闻宣传，发宣言。

同时有须注意而必须做的一件事，即总工纠察队，拟暂发人各二元，嘱此后自找工作，免致工贼进攻尤烈。

1. 各方面应有表示，但学联方面现在活动，须顾全自己地位，以和平出之。

2. 被伤者，总工去信派人慰问，抚恤家属，于报上发表。

3. 活动问题，于日华厂同学指定几个干罢工上工作。周锡鎔、陈之一（调动须与贺昌接洽）。

三、安源问题。安源为运动之重要区域，而沪上寂然，应有表示。

1. 全国总工上海办事处——电方本仁——函致汉冶萍公司。

2. 学生会——电各地学生会。

3. 纱厂总工会，要求“启封”、“释捕”、“三千工人复职”。

（派人赴全国学总参加外边工作）

四、九七事件被判决二年事，同样做宣传。

对刘贯之、杨剑虹被捕事：

1. 派人找刘母，运动山东会馆援助。

2. 杨枯发特派做救难会事，送衣被与食。杨剑虹则有广肇公所援助。

五、关于总工会的全部组织（今亮）

1. 宣传方面。决定方针：

（1）绝对攻击奉系军阀；盖不攻击，结果亦同。

（2）总工会封后实际状况，指出各办事处各工人无总工会而感受种种苦痛事实。

（3）指明工贼与总商会之破坏总工会。

（4）职员须有镇静态度，封则不过是房屋、招牌，工人应始终继续奋斗努力。

（5）总工会有秘密存在之必要——此点尽可痛快的说得；盖不如此，军阀亦知仍有秘密存在，价值相同也。

工人代表会议，作法律上基础，并正式发通告，使工人传观。

对虞：虞颇刁滑，对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只说应酬话，谓今日

下午二点钟再接洽。此则工人代表本身尚不巩固，虞亦与当道有所接洽也。如何看此后情形而定。

工人代表会议发表宣言与细则，求各方面与以援助。目前所应准备的，如虞不承认则如何？如虞不承认帮助，则商请商总联会。

关于宣传方面，由文锦负责。

宣传分为五室
(不称科) {
 总工三日刊室 4000 份
 函报(三日刊) 10000 份
 油印室
 发行室 发行各办事处报，现总工封后
 称曰“000 工人”
 教育室

2. 组织方面。上总工会设在租界，找地址二处：(1) 上总；(2) 枢工农^①。上总常驻三人，规定各办事处得指定二人接洽者。

党团改组，定：今亮、文锦、项英、育英。

各办事处指定三人，各区人员尚未指定齐备。

闸北添设办事处——顺章、福东。

南市——调郭尔太。

定期召开会议，解决一切。报告工人态度如何？开会情形如何？纠察队如何？工贼如何？工厂主与工头如何？自卫团如何？奉军压迫情形如何？秘密办事处对校及对校团、对工会如何？

3. 秘密工作。杨浦找四处房子：

- (1) 第一办事处，常驻四人。
- (2) 亭子间，油印室。

① 枢工农即中共上海区委工农部的代称。

(3) 宣传兼经济，亚璋驻。

(4) 书记交通，代表会议及通讯。

重要工会，预备秘密房子。

办事处每月 350 元，20 余工会须 800 元。

义侠团系保护工人，约计四十人，经费每五天发一元，日须洋 240 元。

<略>

十月五日

今亮报告：

曾召集各主任会议，报告各办事处情形，而以第五办事处状况最为不好，且同系负责者各未能接洽，工会所属多少亦无精确明了，详细状况更不知，故必须找着董星五。

引翔港方面日厂发生新压迫情形，入厂时须拍照、打手印保证等，入厂后如不准工人聚谈，不准出会费与集会等，且不绝开除工人。

日华厂四千一百余人，救济费所得无几，罢工后生活非常困苦。现在枪伤责任问题，尚未有解决，那方压迫不是奉军而为三区警署，最大走狗为解警长之婿李国士。在此种状况下，或处失败之地位。

大英烟厂第一、二、三厂办事处出有布告，谓厂承认五条件：

1. 不得开除代表；
2. 罢工期内补助费，男工 7 元，女工、包工各 3 元；
3. 大班以华乐队、鞭炮欢迎进厂复工；
4. 进厂不得借故开除工人（并虐待工人）；
5. 遇有工作伤亡者，厂主应给抚恤费洋一百元。

但目下救济费无着，只得复工，同时发一宣言。

此外，工人代表会议与谢日新援助会事，应注意。谢日新目下暗中活动，内中系有民校右派分子从中活动，谓给钱与他们到广东去，对此以暗中通知各处，来时不要睬他理他。工人代表会议，现处于不生不死之境。

讨论：

1. 各工会下层组织问题。

2. 英美烟厂复工问题。

3. 日华问题。

4. 济难会。

5. 宣传问题。

1. 对各工会下层组织。

(1) 各工会各办事处查明情况有否希望。

(2) 关于大的工会不能公开，应找秘密房子。

(3) 在秘密行动时期中，对各工会的组织分工问题，不必各部各职十分划清，并合办事。

月费：可以收费者须照常收月费。

2. 大英烟厂复工问题。决定复工，发通告、宣言、传单。

3. 日华问题。日华一方注意设法维持费，一方鼓动空气。

(1) 报上宣传。

(2) 提条件呈交涉署文。

(3) 快邮代电报告罢工经过真相。

(4) 巩固工人自己团结，不要涣散。

4. 济难会。约定时间会人。

5. 宣传问题。目下总工与下层关系隔阂，故总工须多发通告，不论细屑事故，亦必须宣传，这是最要的一件事。

6. 发行问题。发行工会印刷品，昨日杨浦被捕一人，极感

困难，必须设法。

主任会议 十月七日

一、书记报告双十节预备计划(详见沪字通告第一号)。

二、民校工人运动委员会：

主任指定陈秀林或徐梅坤（景仁因一方是部书记，有无不_{可能}）。

工农部秘书：朱季恂。

组织部指导委员：沈雁冰、林钧。

宣传委员：恽代英。

三、〈略〉

四、对时事重要问题：

1. 撤军运动。自邢旅到沪借保护爱国之名而施高压民众之实，甘为英帝国主义之走狗。奉系反动势力沿京浦西至沪，破坏上海特别市之成议。目下驻扎浦东其昌栈之奉军于2日夜半哗变，同时市民即有撤退驻军运动发生。我们极须干这运动，以团体通电宣传撤退驻沪奉军，上海一切市政由市民选举组织市政厅办理之。

2. 沪案重查——团体通电反对。

3. 关税会议——团体发宣言。

五、团体：反帝大同盟指定李士林去干，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孟冰^①）共同办理。

六、工委报告：

1. 大美烟草公司已经复工，无问题。

2. 日华救济问题，救济费归一和设法。

① 孟冰即袁玉冰。

3. 油印日刊。

4. 工人学校归由校的宣传部管理。经费系由学联会担任，故应通知学联负责同学。

七、外埠工人运动问题：

外埠工人运动，先须调查各该地详细状况，而后方可参酌派人。发函宁波、杭州、浦口、无锡四区调查详细情形作一报告。

八、函知蒙〔孟〕冰派一人赴第五办事处工作。

共青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关于五卅期间 上海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

(1925年10月)①

上地学生部报告

(自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九月)

年来学生运动，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帝国主义的侵凌〔凌〕及其工具军阀的压迫)和我们的宣传，已渐入于佳境，尤其是在各校学生会和学联会，占有相当的势力，能使我们的计划多可以实现。这不仅是我们的宣传工作见效，而且足以推进历史的前进。五卅运动，实为我们团体半年来加紧训练同志的收获。如果此次五卅运动可以比拟苏俄之二月，那末我们的十月，当不在远了。我们努力实现我们的十月罢！

学生运动之报告大概如下：

(甲)学校方面：上海学校，多数已有我们的同志(尚有九个学校没有成立我们的支部)，而我们同志在各校活动的情形如何(有无势力)，现在可以摘要报告：

1. 上海大学：此支部现达一百廿人，占学生全数四分之一。民校有三百人以上，占学生全数四分之三弱。我们在民校中虽占八分之三，但我们在中可以操纵。在学生会亦可如是，不过我

① 原报告无日期，此系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们为避免包办及恐分裂起见，对于学生会的职员，各系都分配有人，平时遇有重要事故，开大会解决，我们多可得胜。此外我们活动的团体，尚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演说练习会，我们借此联络新的同学，或做公开的宣传，以找寻我们的对象。

2. 上大附中：有同志数人，未另设支部（附上大支部），在学生会亦可占相当势力。平常对民校同志甚接近，而且是取合作的形势，可以为我们利用。

3. 复旦大学：有一支部同志以前怕人说话，不大活动，自五卅以后，参加学生会活动，因努力颇得一部分同学之信任，但无甚势力。民党左派在校中颇占势力。学生团体有研究会和同乡会等，均无甚成绩，因同志不能取得指导的地位。中山死后，曾组一中山主义研究会，不能为我们用。

4. 复旦中学：有个支部（它和大学部地址的^①

民校区分部中工作很努力，颇引起群众的同情；但另一方面，因为态度不好，不能得同学的信任，以致对于取得领袖或代表的地位，实无把握之可言。在其余青年团体中可以活动者，有爱智学会和大夏少年社，前者意在研究哲学，我们可以借它的势力做反国家主义的宣传；后者为我们同志和民党共同活动之所，但均因态度不善，而不能取得群众的同情与信仰。

7. 同文书院：有我们的支部，在中华学生部中颇占势力。在该部学生会中，我们同志站在重要的地位。其余活动的团体，有政治经济研究会，其中分子除我们同志外，余皆国民党员，我们同志系站在指导的地位。惟有一缺点，就是没有无党的青年在内。

8. 南方大学：有我们的支部，原在该校学生会，颇能得群众的信任，所以此次派出学生会任职者，多系我们的同志，此外就

① 此处原件缺页。

是民校同志。此次风潮失败，同志均被开除，现皆转学他校！

9. 大同大学：有我们同志三人，尚未成立支部。有一同志在该校学生会很有力量，真能左右一切，此次该校学潮几全为彼一人领导（此外尚有一无党派的学生），故彼二人成了解决学潮的对象，结果学校令其转学（其实就是开除的漂亮名词），而学潮就告结束。因此，现时该校已无我们的人在内活动了。

10. 美术专门：有我们的支部，惟无甚势力，而且在一种停滞无发展的状态中，一因同志主观活动的能力很薄弱，一因该校学生多陶醉于所谓“艺术之宫”与受了“艺术救国”、“发展个性”种种反革命的宣传的影响，致使该校学生总不走上革命的路。

11. 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原有同志一人（亦加入不久），平时在校颇能得同学信任。现已新介绍两个同志，本期可以成立支部。

12. 东华大学（原名南洋路矿）：现有同志四人，已成立支部。学生会在民校势力之中，而我们同志又可以从中指挥民校，所以出席学联合会代表或职员均系我们同志。此外在校活动团体，有一中山主义研究会，我们同志站在指导的地位。

13. 文治大学：五卅运动中，我们在该校吸收了一新同志，此同志原任该校区分部之常务委员，平时颇得同学之信任。现已由他介绍了一个同志，亦系在区分部任执委者。本期大约有成立支部之望。

14. 中华职业学校（江苏省教育会派所办）：有我们的支部，同志九人，多是乙种学生。该校分甲乙两种：甲种学生，读书的时间多而工作时间少；乙种学生，工作的时间多而上课的时间少（其实完全作工）。该支部质数两方，都没有进步。其原由是：甲种学生，能力比较高些，但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很浓厚，对于乙种的学生（工人），不免有些轻视的态度；乙种学生，能力比较差

些，加以每天都在劳苦的工作之下过生活，所以很难发展我们的组织。

此外，法政大学、浦东中学、清心中学（回教办的）、同济大学、华东体专、东吴法科（亚东医大、公立商专，原有我们的同志，本暑假均已毕业）等校，均有我们的同志一人或二人。

（乙）学联方面：

A. 上海学联之沿革：上海学联自五四以来，素被反动派所把持。十三年秋季，我们倡言反动派之不尽职责，于是由我们同志出面联络南洋、暨南、大夏、上大、南方、春申、中华职业、亚东医大、两江女师、勤业女师、同文、启秀女学、景平女学、法大等校学生会自动召集各校代表大会，结果一致公决否认前学生会，根据学总章程，改分部制（原分理事、评议两部）为委员制，于是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重要分子悉为我们同志抓到，上海学联受我们团体之指挥，实为此次开始。

至十四年春，又加入十余校，惟复旦、约翰、东吴法科之反动中间学校，虽经我们用力宣传和运动，尚未正式加入，而其反动领袖陈承荫、端木恺等又从而作不断的破坏的宣传。迨五卅事起，一般学生始悟上海学联之有力与加入之必要，于是纷纷来函派代表加入。反动派学校如复旦、约翰、东吴 法科等校亦加入，但终存有几分借此出风头和捣乱之心，惟在革命怒潮高涨与群情激昂之下，彼辈实无可如何。此时加入学联者，达九十余校，扩充了内部的组织（由经常的组织改为临时扩大的组织），职员达百余人，任职之学校，包含有加入学联者半数（五十余）以上，除我们同志及民校同志占多数以外，无党派的青年均有，但非占重要职务。由是学联为沪上重要团体之一，领导五卅运动，为社会上所注目。

B. 五卅运动中学联之概况：整个的学联受民校党团的指

挥；民校党团受我们党团的支配，故学联势力，可以为我们所左右。执行委员会之正副委员长、秘书、宣传部、筹款部、查察部（后改为经济绝交部）之主任，均系我们同志充职。此外如出版部、总务部、交际部之主任，亦均系民校同志任职。而出版部之编辑与撰稿者，多属同志。起初交际部对外的言论和举动，多失之于不当，致使学联发生不良之印象，后来把他攻走，一面将权限加以限制，嗣后交际部因此不再发生大的弊病了（此时，我们的党团尚未成立）。宣传部除根据我们的言论和策略作宣传的方针以外，还接受 C.Y. 地方的意思，用学联宣传部的名义，派定同志近二十人，每日给以交通费，派往各工人区域作口头的宣传，重要目的即在发展组织，训练同志，结果，宣传的效力（因主观能力薄弱之故）虽不见有多少大，但对于实际工作（如介绍同志、训练同志），有些地区到〔倒〕有相当成绩。此种宣传，行之有两月余，到了相当的时候，不能不作一结束。但宣传工人群众，实为必要，而在学联的经济能力上，此时复有设法之可能，于是我们便将临时的不便公开的宣传变为经常的可以公开的教育事业（仍是宣传性质）——就是倡办工人学校。我们用充分的理由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再向代表大会报告，结果，毫无异议〔议〕的通过了。前后共拨了四千块钱（一千元开办费，三千元经常费），开办六个工人学校。出版物（血潮日刊）虽为我们同志任编辑，但以作文人少及能力薄弱之故，致不能在社会上发生多大的影响，殊为憾事。

代表大会主席，亦系我们同志。其初，我们同志在代表中占少数（民校比较多些），加以反动派（沪江大学、东吴 法科、复旦、自治学院、持志）之捣乱，开会情形终是不佳。因我们和民校合作，终于把反动派压倒而无所施其技〔伎〕，嗣后他们取消极抵制，有的不出席代表大会。常出席代表大会者，仅有五六十校，而会场空气则流顺多矣。

C. 民校党团及我们党团：民校党团成立于三月间，那时组织分子为学联民校同志，及各校区分部常务委员，并通过学生大纲，作用颇大，五卅运动得力不小。五卅后，内部略有变更，凡学联同志及代表同志都参与会议，每日开会一次，讨论学联应付的事项。其初，大家对此颇饶趣味，故到会尚踊跃。C.Y. 与C.P. 合组一党团，得以从中指挥，惟此组织在五卅事变之后。

D. 举行少年国际纪念：以前公开举行少年国际纪念，只有上海大学。今年九六，我们借民气比较昔年激昂的时候，便利用此时机，决定由学联举行一纪念大会，由我们同志讲演，借以宣传少年国际的意义及其重要。我们召集的措词，是说西欧的青年，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拥护青年的利益；而在中国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意义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要纪念它，要和西欧以至全世界的青年联合，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但我们把名字改变了，即是用国际青年纪念日，而不用少年国际，以免着色太浓，致引起外界之反感。是日，适因天雨，到会者只有五六十人，多我们同志，其次就是民校同志，无党派的青年到者绝少。这样的结果虽不甚使人满意，但在上海开了一新纪元，足为他年公开举行的先例。

E. 学联的结束办法：开始学联办事的人很多，后来纷纷回家，遂渐减少，到了最后剩下的几全为我们的人。因为各校要开课，就是比较热心点的人，此时也留不住了，甚而我们的同志，为了学业的关系亦不能牺牲了，但实际上在新的组织未产生以前，是不能不需人维持下去的。所以，由我们党团指定了一二个稍可牺牲点（对学业上）的人，住会维持现状，一面将全部的经济理好（此点为对内对外最大的问题），一面决定编辑一本专册，借以报告学联过去的概况及经济之收支，俾社会尤其是各校学

生会，得明真象。

(丙)我们对于学联改组的策略：我们在各校学生会，虽然有相当相〔相字衍〕的势力，但在势力新兴与薄弱的状况之下，加以外界反动派的攻击(如研究系、国家主义派等)和宣传(如最近戴季陶领导组织一般青年专作反共产的宣传)，更使得我们没有把握。我们顾及客观的形势，估量我们自己的力量，此时尚无完全操纵之可能，我们决定和民校左派合作。将来关于各部主任的虚衔，我们拟定让给民校左派甚至无党派的学校，对于各部中的重要部分(如总务部之书记股，组织部之中等教育股，宣传部之出版股和平民教育股，以及工农部之工人股)，我们决定要抓住；这种决定，我们觉得很有可能，因为这些部分在别人看来，是不重要的，况且富于虚荣心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对于较为切实与劳苦的工作，也是不愿意或者不敢去争。如果当时在客观的情形，我们有取得某一部的主任之可能，我们自然也不把它放弃。

(丁)我们对于学联改组前的准备：对于事前的准备，由学生运动委员会决定。(1)估量那些学校我们的同志可以望取得出席改选代表，通告各校支部书记注意。(2)由民校召集一党团会议，借此联络和督促各校从速选出正式出席代表。(3)在学联的刊物上，出个专号的性质，希望促成早日改选并多有些学校参加改选，俾学联能成为真正学生群众的团体，至少也要含有相当的数字，以免陷于包办的境地。(4)由学联发通告，召集各校的出席代表及在学联任职者开一联席会，借此会议报告学联最近的状况，减轻隔膜的感情，并望各人敦促学生会即日选出正式代表，俾新的组织得以早日实现；另一方面请学总会的人参与，借以解释一番组织案。如果这些会开得有圆满的结果，便可为此次改组前途的佳音。

(戊) 几个学校学潮的起因经过及其结果：

五卅事件发生，平时无学生会的学校，此时亦成立学生会，或以前名有学生会（或自治会）而实在教职员支配利用之下者，此时亦起而改组收回主权，来加入学联会活动。此种有组织的青年的活动，不仅是对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对于持着麻醉青年、奴服青年而便于保持饭碗的教育政策是有很大的不利。前些时候，群众革命心理尚是热烈，学校当局只有暂时隐忍而不能加以公然的压迫，到了革命怒潮抑落之时，他们便开始进攻了。

1. 大同的学潮：起因于当局否认学生会，学校起初对付那些留校活动的学生的手段，是要他们暂时一律出校，学生不理；继之以断绝伙食，又无效；遂一面不理学生的行动，一面登报申明该校暂时停办。这种手段，是非常的恶毒：一方面可以使得怯懦的虚荣的小资产阶级的内部涣散，或竟向学校投降；一方面可以使得在外地的学生，迟疑观望而不敢前进——回到上海来，坐令少数留校奋斗者，得不着后援而终于失其战斗的能力以去。事实便丝毫不差的如此表现，学校当局愈加福至心灵，看到这几个有力量的奋斗的领导者得不着群众，便掉过花头侧重对人问题，说是只要某某等离校，学校便立即开学。因此，有些学生不但不向前进，便立即后退或竟投降于学校当局，事已如此，一二领导运动者便不能不顾全群众，牺牲个人而离校，一段风潮，就从此闭幕了。

2. 南方大学的学潮：起因于报纸发表江亢虎请求金梁介绍见溥仪的信件，当由南大教职员和留校学生开全体大会，一致议决否认江为南大校长。后来江亢虎秘密南下，买动流氓巡捕多名，清晨蜂拥入校，一面勾串少数不肖学【生】及职员作内应，一入校即将信印夺去，强迫反江派之学生出校；一面登报否认反江

派之教职员的聘书有效。此辈教职员，看到自己位置摇动，便离开学生的反江运动，另办一学校，以为自己啖饭之地；一面便以“清高”、“不屑为伍”种种的欺骗口号，来诱惑盲目的青年。反江的势力一分（原来就不见充足的），而且有些青年恃有退步而不愿拼命奋斗下去，坐视江盘踞南方而无可如何。结果，那些反江而同时不入反江派教职员的圈套的学生（多我们同志及民校同志）自由转学他去。

上面这两个学校的风潮，均系我们的同志做领导者，在我们指挥之下，但因为没有群众作后盾，不能不归于失败。

其他学校，或已消弥于无形，或正在酝酿待发，我们有取得指导的机会，自当善为运用。

(己)关于一般学生的运动：我们在八月间曾经召集一次各校支部书记及重要同志的会议，逐一报告该校各方面的情形，根据每个学校的报告作一结论，该校即以此结论为活运〔动〕的方针；再将各校报告的结论归纳起来，成为个上海整个学生运动的标准。按照我们的章程，组织了一个学生运动委员会，将根据各校报告的结论并我们临时规定的策略，直接活动及督促各校负责的同志努力执行。

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号召 反帝反军阀告上海市民书

(1925年10月10日)

双十节告上海市民

被压迫的上海市民!

在这全国反动势力继长增高、人民救死不暇的时候，所谓“双十节”又来到我们面前了！

过去十三个“双十节”，在每一个“双十节”当中，我们所感到的只是压迫与痛苦，并且这种痛苦与压迫是一年比一年深厚，一次比一次加大。到今年，在这次第十四次的“双十节”中，我们人民所受的创伤，所感的痛苦，更是言之痛苦！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者【在】沪、汉、宁、粤各处大施屠杀之后，接着又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奉系军阀在青、津、唐、沪等地之屠杀与拘捕。这还不够，最近帝国主义者更一面驱使其走狗奉系军阀以武力封闭中国最爱国的团体——上海总工会等，使爱国人民从此不敢开口说话；一面即以“二五”附加税的关税会议饵诱他们的傀儡——段祺瑞政府，秘密交涉沪案，使中国人民偌大的流血牺牲轻轻由几个卖国贼一笔勾消；同时又在这惨案发生几个月之后的现在，派出一批流氓到上海借口什么“沪案重查”，希图颠倒是非，脱逃罪恶。这还不够，同时英帝国主义者一面直接用种种手段压迫广东，一面又利用打不死的反动军阀陈炯明等重新扰乱

广东，希图破坏我们的爱国大本营，我们的国民革命政府……总之，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历来对中国人民的压迫手段、侵掠阴谋总是层出不穷！中国真是一块肥肉，中国人民真如刍狗，所谓“中华民国”早就奄奄于人民的血泪之中！

被压迫的人们！我们的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到现在，大家应该已看得清清楚楚罢！

帝国主义与军阀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同是吃人的恶魔：中国一天有帝国主义与军阀存在，中国人民即一天不能安然生存！帝国主义、军阀，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敌】！

本党年来不断的警醒民众：中国人民要求生存，首先就当铲除帝国主义与军阀；要铲除帝国主义与军阀，惟一的手段就是联合全国被压迫人民的国民革命。被压迫的人们！国民革命是全国被压迫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道路，你们要求解放、求生存，便当大胆的站在这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惯于诬你们为“赤化”，为“过激”，这个，你们不要怕。如果他们说你们争生存、争自由的爱国运动为“赤化”，那么，你们甘愿赤化；如果他们说你们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为“过激”，那么，你们应当过激。我们既然要生存、要自由，怎得会不“赤化”、不“过激”？

被压迫的人们！在这反动势力继长增高的时候，在这带有革命性的民族纪念日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打倒英、日、美、法帝国主义！

打倒奉系军阀与段祺瑞政府！

力争关税自主，反对沪案秘密交涉与重查！

拥护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反对英人侵掠广东的一切阴谋！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动员组织群众 反对司法重查的紧急通告

(1925年10月11日)

紧急通告 沪字第二号

部委员及全体同学们：

司法重查问题，已为政府及全国国民反对。现三民委员已于今日（十一日）开庭审讯复查，本埠学生会与工人代表会议决于十二日准【备】罢工罢学一天，以表示反抗，务望同学们迅速活动筹备，并速设法运动商界于是日罢市一天，切勿以为不可能而有顾虑，必须运动得使做到为要。

再，是日（十二日）下午开市民大会，应设法使群众多多参加市民大会，同学们尤须全体动员至要。切切！

胡枢蔚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紧急通告 罢工游行反抗 帝国主义重审“五卅”

常务委员：

司法调查为帝国主义者狡施手腕藉图将五卅案责任加诸我国之鬼蜮伎俩，全国国民早经反对；其最使国民不能忍受者，

名虽调查，实则蔑视中国政府之抗议，公然在我国领土内开庭审讯。会审公廨反未交回，国际法庭复开恶例，犯我司法，侵我主权，其侮辱者实属重大，理由详见各报。即北京政府亦正表示拒绝参加，此更可知完全为外人之不法举动。现三委员定本月十二日正式开庭审理复查。学生会与工人代表会闻均议决十二日罢工罢课一天，作反抗之表示，商界罢市正在接洽中，是日下午并开市民大会游行。凡我同志务望全体参加此次运动，并应居于主动及指挥地位；学生或工人同志，除在校中或工会中应竭力主张依照学生会或工人代表会主张罢课罢工一日外，在下午应设法使非同志多多参加市民大会。同志务必全体出席。一切请各分部常务委员负责办理为要。此颂
党祺

宣传部

组织部

中共上海区委为号召继续五卅 爱国运动告上海市民书

(1925年10月18日)

告上海市民

上海工人们！学生们！及一切市民们！奉系军阀是全国爱国运动的仇敌，奉系军阀尤其是上海爱国运动的仇敌。自奉天、天津、济南、青岛、南京以至上海，这一带地方自五卅以来，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都先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李景林、张宗昌、郑谦、杨宇霆、邢士廉等压迫下去。爱国的志士捕的捕、杀的杀，爱国的团体封的封、禁的禁。尤其是在上海，你们想，邢士廉一到便宣布戒严，我们的集会、结社、言论种种自由是如何受压制，总工会、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是如何遭封，爱国志士是如何被通缉、被监禁呵！

因为奉系军阀的压迫，所以全国爱国运动一落千丈；因为奉系军阀的压迫，所以全国爱国运动中心的上海运动一落千丈！

现在奉系军阀——邢士廉，在上海站不住脚，逃开上海了。上海的爱国运动是因邢士廉的压迫而始冷静了的，现在我们应该急起恢复我们的势力，继续做我们的运动。

第一、我们要恢复上海总工会及一切工会以及其他爱国团体。

第二、我们要武装自己，组织人民自卫军，武装保护人民爱

国运动，抵御军阀的压迫。

第三、我们要积极的反对那正在上海开庭的沪案重查，那快在北京开会的关税会议。

上海工人们！学生们！及一切市民们！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农利益奋斗的政党，中国工农阶级是一切爱国运动的先锋军，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一往直前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到底。工人学生及一切市民快一齐起来认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向前奋斗！

起来！

继续爱国运动！

启封爱国团体！

组织人民自卫军！

反对沪案重查！

反对关税会议！

关税自主万岁！

中国独立万岁！

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员会

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奉系军阀是中华民族的内奸，爱国须先除内奸！

奉系军阀是自由的仇敌，爱国须先有自由！

除内奸，争自由，继续爱国运动，便是我们的目的。

组织自己，武装自己，便是达到自己目的的方法。

本埠市民诸君！自张作霖派遣邢士廉到上海以后，无法无天，媚外卖国，封禁爱国团体，逮捕爱国人民，摧残爱国罢工。所以奉系军阀是彰明较著的卖国贼，有了这个卖国贼，所以弄得国耻未雪，血仇未报。因此爱国须先除内奸，内奸就是奉系军阀！

邢士廉到了上海以后，宣布戒严，将人民的自由权一概取消〔消〕。我们的自由既然被邢士廉取消〔消〕了，所以眼巴巴的看着爱国运动一落千丈。因此爱国须先有自由，奉系军阀就是自由的仇敌。

起来，快快起来，学生、工人、商人们都快快起来组织人民自卫军，恢复爱国团体，铲除内奸，力争自由，继续五卅以来的爱国运动！

打倒奉系军阀！

反对沪案重查！

关税自主万岁！

人民武装万岁！

人民自由万岁！

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国民呀！起来！起来组织人民自卫军！

打倒卖国的奉系军阀！

继续爱国运动！

反对沪案重查！

反对关税会议！

力争关税自主！

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

全国国民诸君，尤其是本埠市民诸君，自五卅以来，一面被帝国主义列强到处屠杀；一面轰轰烈烈的进行爱国运动，逼得帝国主义列强都不得不让步了。可是奉系军阀来了，自告奋勇的做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到处枪杀爱国人民，封禁爱国团体，摧残爱国罢工。奉系军阀这么一来，就弄得我们的国耻未雪，死者的血仇未报，而我们人民更陷于水深火热的地位了。我们的爱国

运动既然被压服了，于是纵容奉系军阀压迫爱国运动的段祺瑞，便兴高采烈的进行关税会议了，帝国主义列强也就肆无忌惮的重查沪案了！

诸君！想想五卅烈士所流的热血，想想轰轰烈烈的五卅爱国运动，想想我们生命般的自由权，想想丧权辱国的关税会议，想想国际法庭式的沪案重查，都非打倒帝国主义刽子手的奉系军阀不可！奉系军阀是人民的生死仇敌，是爱国运动的仇敌，也是人民自由的仇敌。奉系军阀若存在一日，我们人民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起来！起来组织人民自卫军，打倒卖国的奉系军阀，制止军阀的卖国勾当，和蹂躏民权的行为，以人民自己的组织力量和武装行动，消灭人民的仇敌。

起来！起来恢复爱国团体，继续爱国运动，反对沪案重查，力争工商学三界的十七条要求，反对关税会议，力争关税自主。

起来！起来组织自己，武装自己，进于用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无论工商学农，都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

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中共上海区委小沙渡部委关于最近 党的教育宣传等工作计划纲要

(1925年10月30日)

小沙渡部委工作进行计划纲要

小沙渡部委参照区委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及区字十一号通告，决定最近工作计划，拟定纲要如下：

小沙渡过去的工作，不能不说太糟。就我们的观察，一般同学的现象，在他们心目中所萦回的，只有“金钱”两字，对于党毫没有深刻的信仰；崇拜个人的心理非常底重，因之一个负责同学跑开后，会议就也开不成功，即使勉强能开成功，亦觉少有兴趣。果然有好多同学在工会里做事很热心，又很努力，但不过这仅仅是对工会如是，且又带着个人的行为，并不能受党的指导和训练。因此在这运动过程中，党的发展不能与工会同时并进，也就是这个缘故。同时因为不能受党的训练，就没有坚强的意志，这次运动失败后，也就心灰意懒。一部分因这次运动被开除的同学，他们是希望党去同他设法的，后见党并没有怎样同他去设法，因之对于团体的信仰心更其淡薄；同时影响于一部分在业的同学，他们见失业的同学，党并没有去设法安置，觉得党是没有力量的，自己为生活问题起见，存了一个恐惧之心，对于党也就冷淡了！以上的错误是小沙渡普遍的现象，完全由于内部组织之不完善，党的教育之缺乏所致。我们要开始工作，须得先切

实整理一下不可，同学确数之调查，不忠实者之淘汰，支部之改组，会议之按期举行，党的教育之注重。对于一般不明了同学，特别多与他作个人之谈话，纠正其错误，改正其观念，使党的组织日臻稳固，同学的数量自然能日渐增加矣。兹将发展同学、教育同学、宣传工作等分列如下：

(1) 发展同学。小沙渡方面自五卅以后，虽则有很多加入，若照原有的工人总数比较，则我们的发展觉得太慢，且有许多工厂如大丰纱厂、鸿裕纱厂、鸿章布厂、统益纱厂、白礼氏洋烛厂、上海皮[啤]酒厂及许多面粉厂、造纸厂等，还没有我们一个同学在内，这都是还没充分发展之明证。我们以后除切实执行区委通告“每个同学于最短期内，必须介绍工人五人以上或智识分子二人以上”的决议案外，同时并督促同学向没有同学的工厂内去努力发展；一方面再与 C.Y. 支联开一联席会议，把我们没有同学的工厂内之 C.Y. 同学改拣年龄大些的，拨几个过来，施以党的教育，以植每工厂党的基础。现有同学中女同学最占少数，与工厂中成一反比例，以后我们同样地注意，且以每厂工【人】总数为比例及部分的平均发展。

(2) 设施教育。以前因不能时常开会，致许多同学虽然加入了，不但没有密切关系之发生，且党的教育亦无从设施。我们以后绝对遵照章程，已分小组的支部，小组会议每星期一次，支部全体会议每月一次；未分小组的支部，每星期会议一次；支部干事会每星期一次；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每星期一次。为训练女同学作事能力起见，每月召集全体女同【学】会议一次。为造就一部分负责同学才力起见，特开一负责同学训练班，每星期二小时，以养成工作的技能。在可能的时候，选择比较明了的同学，特组织一训练班，教其必需的智识，以坚其对党的信仰心。平时关于党的教育，集中在小组会议里去，并在小组会议里多讨论

实际问题，如关于政治上的、工会的、工厂的、社会上各种问题，以引起开会的兴趣。

(3) 宣传工作。除分散传单外，并向各群众中推销校的刊物时领导群众去做实际活动，并指派同学参加公开的集会将校的主张去宣传。

我们还觉得以前党和工会关系显然两途，使同学发生遍〔偏〕向及意见纷〔分〕歧的错误，我们以后要纠正这种错误。凡是工会重要问题，须先经过党的讨论及党的解决，使党确实站在指导地位，以免此种种弊病。

萧普蔚① 景仁
十月卅号

① 萧普蔚即小沙渡部委的代称。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发动群众 自动启封上总的通告

(1925年11月—12月)

通告第十四号 运动启封上总

各级同学们：

上海总工会迄今未能启封，另成立之办公处又被军警解散，根本原因由于直系之反动，而总商会及国民党反动派向军警机关密告上总是C.P.机关，也有很大的影响。上海各工会即应群众的分途向戒严司令部请愿，无论能否达到目的，亦须如此，方足表示上总确为工人群众所拥护。而全国舆论之援助，亦甚重要。望各地运动各团体联合分电浦江联军总司令部孙总司令及上海华界戒严司令部严司令，劝其保护爱国运动，启封爱国机关如总工会等，万勿效奉军所为，摧残工会及禁止人民集会之自由。上海各团体，更应派代表或致电孙严，请其表示反奉之所为，启封爱国机关，允许人民集会自由，禁止拉夫等。

胡枢蔚

十一月二日

沪字第三号紧急通告极对秘密

普蔚诸同学：

江浙战谣骤起，奉方已取缩短战线集中兵力至徐汇为止的政策，撤退刑（邢）士廉的军队，而以假和平相标榜，使浙兵入苏无从借口。当此旧军去而新军尚未未来沪上解严的时机，我党应代表工人，努力收到相当的地位。兹决定本月十八日（星期日）午后二时在闸北（详细地点附在后面）开市民大会，名为补开上次（十二日）市民大会，实则将提“组织人民自卫军”、“恢复爱国机关”、“继续爱国运动”等口号，并决定由群众去启封总工会（因已解严）。事关上海工运前途匪浅，望部委一面指挥就近工会办事处办理，一面迅速命令全体同学出外活动，务达到大多数工人是日来参加大会之目的。

胡枢蔚
十六日午刻

以后接洽事体，请按照新地址。

通 告

上总已于本月六日上海市民反段大会游行时，由群众自动启封；于九日开代表大会选举新职员公开办公。我们理应运用各地学生会、工人会及其他社会团体来电致贺并表示拥护，以恢复上总之声望。特此通知你，望你即运用举行此事是幸！

胡枢蔚
十二月十日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反对直系军阀 和总商会压迫工人的通告

(1925年11月12日)

枢字通告第十六号注意秘密
反对直系和总商会等压迫工人

各级同学们：

我们自从奉系卖国军阀北逃、浙孙来沪时，以为或可利用浙孙收买人心之诡计，将我们的活动再行大的公开，所以前此有自行启封爱国团体，恢复工商学联合会及各工会俱自行挂牌，照常公开办事。殊不知自行启封事，因军警布防迅速，未克如愿，后用各团体名义纷纷前往请求，迄今亦未得效果，再自行另租房屋办公，又遭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亦因商联会暗受总商会之嗾使，从中作梗，结果只能成立一个《五卅烈士葬事筹备处》；至于自行挂牌的工会亦先后被封，即秘密办事处亦有被侦悉发封，职员因之被捕；此外如杨树浦之平民学校亦横遭蹂躏——总观各方其进攻之猛，侦查之密，较之奉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学中颇有因此自馁，倡言须全体秘密起来，是乃大错而特错，因彼尚未明了如无公开之活动，则秘密之组织有何用，况亦不能组织得好。故凡我同学俱应牢记“秘密组织，公开活动”这句口号，若只注意秘密的组织而无公开的活动，是只可说是半身的工作，闭门的工作，实我校之所不取，望各同学注意！现在先将近来外面反动的

原因、策略及我们应如何进攻的计划(偏重工人运动方面)略述如后，望各级同学再行参酌各该处情形努力执行：

(一)直系对本校之态度，各同学只要略按往事，即可明了浙孙亦直系一分子，自然不在例外，加之本校叛徒沈某在杭告数次，尤能提高其反动之气焰。但其此次反奉之口号，以“奉系误国害民”，故起而用武，又曾言“当保护爱国运动”，所以其初来沪也对于各种爱国团体，曾有暂行不闻不问之态度，不过后为总商会及其走狗督理淞沪厅长江和保卫团团总王姚等所包围，因之改变，由此可知敌方进攻的大本营为总商会。商界之为本校的敌人，本无足异，当五卅运动正盛时，该会大多数曾屡施破坏手段(上海纱厂联合会的分子更凶狠)，只因该会会长虞某【手】段较高，目光较远，欲在此次运动中借工人之力量，以冀得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即时还有一二和工人方面合作的地方，但彼时谈话之间，时有将来必须将现在的工会改造，使成调和劳资的机关，只因彼时风潮正盛，无从着手耳。迨日厂工潮解决后，其破坏之手段，乃更急进，一方故将救济费延迟或扣除，他方又与安福系相商，勾结奉系邢士廉(三者俱系日人之走狗)将总工会封闭。未几奉系北逃、浙孙来沪时，竟不惜暂以警厅者之职权交给总商会，以冀结商人之欢心，有所获益。总商会将此完全可以自由指挥的特别职权，于是其进攻之方略乃更猛进：(1)利用警察、保卫团的力量严禁民众的集会，封闭各工会，又搜寻各秘密办事处，又和英日人沟通并利用工贼及民校右派专做破坏的工作。(2)利用他们用救国募〔募〕金所得来的钱，使潘冬林出面组织工人俭德会，收买失业或在职的工贼及流氓，向各工人区域活动。他们在政治及经济两方面既俱占优胜，再加之潘某个人亦能得到一班盲目的工友之信仰，且彼对工人内部情形亦略知一二，故本校若不急加制止，恐势成燎原，扑灭更难。

(二)本校应付此事方法，首重宣传(此外又有别种举动，已嘱总工会转知)，其应注意之点，大约如下：(1)我们除各团体派代表交涉外，并须设法使直商发生恶感，故宜尽力宣传总商会及其所指挥的警察厅、保卫团等故意与直系为难的事情，其事实为：反对兵工厂事，警团禁止集会及封闭爱国团体，使人心对直系失同情；最近总商会又发表宣言，以示不为直系帮忙等……。(2)极力攻击警厅长江政乡，历述其压迫爱国运动的行为，尽于卖〔国〕的奉系等，使其去职(来者原是未必优于江，但江一换，则商会或可受一打击)。(3)极力攻击总商会爱国募金用途之不明，并要求宣布金额之收入数目及用途。(4)极力宣布潘冬林受总商会之豢养，在各处发给救济费曾揩油四五万元，又受英日人收买破坏工人组织费十余万元事，并用卖国贼、工贼及走狗等等名词加其上，以冀引起工友对他厌恶怀恨及疏远。(5)说明这个工人俭德会是潘冬林受日英中的厂主所嗾使所组织的，其目的是专门为破坏工会的组织，探听工人的消息，以便报告厂主，设法压迫，使工友终身受厂主的剥削，做厂主的奴隶牛马；其手段是用总商会以爱国募金的名义，所募来的救济工人费，去收买些工贼流氓，专门做破坏工会和工人学校及帮他招收俭德会会员的事情。

以上数项就是我们所想得到的，各处还须斟酌增减。

注意以后凡是校内的宣传品及文件，必须与工会分离，切勿放在工会里。

胡枢蔚

十一月十二日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反对奉系 军阀和沪案重查的通告

(1925年11月16日)

枢字第十七号

各级同学们：

最近政局和战事的发展中，人民方面反对奉系军阀和力争政治自由的宣传还应当格外加紧的做去。各地同学应当使一切社会团体都起来：（1）赞成国民党广州中央对于战争的宣言：即一致对奉的目标应当是对内召集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尤其要主张保障人民的一切自由；（2）致电孙传芳反对浙军及警厅在上海的种种压迫人民的行动，如特别戒严、封闭工会、拉夫等等；（3）致电冯玉祥及国民军教他们应为人民自由及解放中国应急起反奉；（4）对于上海商会的保卫团帮助军警压迫民众的行为，提起严重的抗议；再则（5）庆贺广州政府肃清卖国贼陈炯明的反革命军队，并且对于段政府派军舰袭击江门的事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退。

对于关税会议，我们要求关税自主的宣传还要扩大。现时关税会议中的自主问题，委员会已经闭会，结果帝国主义者完全抄袭他们对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老办法，又定了废除协定关税的五年的期限。我们应即指出他们这缓敷衍的手段，加以攻击，指出中国应当立刻要求自由；并且我们应当主张废除关税协定，根

本不能以裁厘为条件，厘金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人民固然要求裁厘，可是帝国主义者决不能以中国不裁厘则不能关税自由或增加关税来要挟。

至于沪案重查的问题，现在重查已经完竣，各国委员的意见仍旧是不一致，因此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我们一方面要指出上次六国委员调查的结果由英法不一致而作废，此次重查又是如此，足见所谓调查的目的并不在于求事实的真相，而只在于帝国主义者要协商一致压迫中国。五卅的真相对于中国人民早已完全明了，所以人民应当继续排货，继续坚持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要求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别一方面我们应当指出，现在香港沙面的中国工人，为着五卅屠杀还继续罢工着，上海的工人也还是力争工会自由，要求各界援助，想继续爱国运动，达到当初罢工的目的。而以前的奉系军阀、现在的联军甚至于商会保卫团，拼命的帮着帝国主义者压迫上海工人。因此，帝国主义者既有军阀当走狗，又见商会首领已愿投降，所以敢于重查沪案，敢于极对不理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抗议。我们人民应当反对重查，否认重查的效力；同时还要反对卖国军阀，反对做军阀及帝国主义者走狗的商会领袖。我们反对沪案重查之宣传中，应当根据这样的意思，唤起商人群众、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军阀及商阀。

以上几件事，有些是上两次通告说过的，可是各地同学除上海外，差不多都没有努力去做。接到此次通告后，望即设法以种种方法，如召集市民大会、各团体代表大会、示威游行、通电等等，去实行上述的宣传。

胡枢蔚
十六日

中共上海区委引翔港部委关于 同兴纱厂发生风潮的报告

(1925年11月19日)

同兴纱厂发生风潮

同兴纱厂于十六日晚开除布机间少校支部书记同学刘文祥，原因由于文祥在厂活动色彩太浓（如济难会的募捐、宣传等），厂主以怠工名义实行开除。此事部委方面在星期三晚上始得知，但大校同学在事后已有讨论，预备关车，但当时因上郎同学（上等机匠）的否决未见实行。部委在星【期】三晚得知后，即与少校部商量，决议在星【期】四早晨八时开少、大两校联席会议（此系今天事）。此次会议到者计大校十二人，少校十五人，共廿七人。双方部委详细解释此次开除文祥的意义与校的关系后，决定方法如下：

一、布机间于今晚七时起实行关车，同时派代表向厂主提出条件三项：

1. 恢复刘文祥并以后无故不得开除工人；
2. 放工时洗脸要用热水（原来他们用热水洗脸要罚洋一元）；
3. 两人工作不得由一人兼做。

（这三项条件都含有普遍性，使其余工人能激发同情心援助）。

二、细纱间积极准备，倘布机间关车不能达目的，细纱间即实行关车，同时加添条件。

三、同学活动的色彩不应太露，并在此次风潮中应勿忘介绍同学。

上述三项都经各同学同意决定。

各同学的精神很好。

(按：同兴大校同学计十九人，少校计四十余人)此致
枢委兄

第二部①

十九日

① 第二部即引翔港部的代号。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召开五卅 半周年纪念大会的通告

(1925年11月27日)

通告第十八号——五卅半周纪念

各地委、独立支【部】、各部委：

本月三十日(阳历)为五卅大运动的半周纪念，兹决定提前一天(即十一月二十九日)举行“五卅半周年纪念”大会，作较大的群众运动，而提出下列的口号：“反对关税会议，反对奉系卖国军阀，反对安福系段政府，启封爱国团体，继续爱国运动，打倒帝国主义”。集合地址拟在公共体育场，午后一时(确定后在报上发表或再通告)。凡吾同志，务须在各团体中活动，使各团体参加是日大会，是为至要！

胡枢蔚

十一月二十七日

重 要 通 告

(一)十一月三十日为五卅半周年纪念日，我们拟向学联等团体提议，于星期日(二十九日)在公共体育场开“市民纪念五卅半周年大会”(因星期【日】工人可以到会)。各报如有启事登出，我们应即运动群众参加为要。星期日上午九时前，请到星南里

拿传单，勿延误。

三十日各学校、各平民学校，应联络开讲演会，请人讲演，但须前一日报告地方，以便派讲演人。此外，各学校可酌量情形，请思想较好的非同志讲演。一切经过情形，须向部及地方做一详细报告。

(二)凡有同志的地方，如有民校区分部者，请即报告为第几区党部的第几区分部，担任常务委员或执行委员的同志姓名(如无同志担任职务者，可报告一较能在民校活动的同志姓名)至要。此事两日须做好，信寄上大罗石冰转。

(三)应即全体动员，向民校分子宣传：“此次右派分子在北京召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不是讨论什么党的问题，完全是要使党分裂，而且要反对广州政府及蒋介石、汪精卫等。”

再，五卅纪念会时间，大约在午后一时，确定后另再报。

胡迪伟①

十一月二十七日

① 胡迪伟即中共上海地委的代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区委，此处显系笔误。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改组上总的通告

(1925年11月30日)

胡字通告第四号

上海的工人运动，在五卅反帝怒潮中曾轰动一时，而到现在则几乎有停顿的趋势，这种进锐退速的情形，其原因固然是大部分由于客观的政治压迫，但是我们过去工作方针之错误，和内部组织之不良，实无可讳言。因为过去的办事处及工会，几乎全变成为发钱的机关，工会内负责人员，亦几完全变为发放救济费的特派员，工人入会，似亦专为救济费而来，甚至于会内要叫一工友送封信往数百步之外的地方，亦非先给他以钱不可。这种情形，从前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学，当无不承认。其次则工会与党的关系，太不亲密。在各工人区域的P.Y.两校部委及工会的办事处，名义上是脉络〔络〕相通，实际差不多完全各管各事，不相统率。这样各不相谋已成了鼎足之势的三个对立机关，殊失了以党的组织为职工运动之骨干的意义。这种职工运动，即使成绩可观，亦只是为职工运动而作职工运动，并非为党而作职工运动，质言之，这种职工运动【是】非党的职工运动。复次，专负工运责任的办事处本身，其中人员有多至七、八人的，而实际责任完全集中在主任一人身上，其余乃成为官僚式的闲员。而所谓负全责的办事处主任，又成为专门往来于办事处和工总机关之间的

交通干事。似此情形而欲各处工人运动不衰落其抑可能？此外，以前的办事处是就地域而划分，并非按照产业的不同而划分，于是正当的产业组织，反而忽略了。而且各办事处的全部工作，不出纱厂工人运动的一个范围，几乎所谓上海工人运动，即是纱厂工人运动之别名，其他重要产业为铁厂、邮电、海员、印刷、码头等项〔业〕工人则置不过问，这种畸形的发展，也是须得急用纠正的。根据以上种种原因，所以决定上总改组的全部计划，从下月一日起，将各办事处裁撤，同时组织纱总、铁总、印刷、邮电及码头等六个大产业的组织。如某区域内认为有特派一人负责之必要时，亦得指定特派人员，至于该特派员的责任及与部委的关系等情，当另行通告。

胡枢蔚

十一月卅日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抗议反动 军阀暗杀刘华的通告

(1925年12月20日)

第二十七号通告——反对暗杀刘华

各级同学们：

同学刘华确于本月十七日夜十一时由戒严司令严春阳奉孙传芳命令秘密枪毙了。这很明显地是军阀孙传芳逢迎外国帝国主义者向我们积极进攻。我们应尽可能的做一大运动以抵制之。

兹将枢蔚所决定办法抄录于下：

1. 总罢工不可能亦应普遍怠工数小时(均听上总命令)；
2. 小沙渡必须罢工一天；
3. 罢工时应来城示威包围司令部；
4. 各工会应即日派代表往司令部质问罪状；
5. 各工会发宣言表示(油印)；
6. 对外宣传上对于直系军阀不取直接攻击态度，而取质问态度，但在工人群众中尽可说明军阀逢迎帝国主义的真象。

胡枢蔚

十二月二十日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刘华被暗杀事件的宣传纲要

(1925年12月22日)

为刘华被杀事宣传纲要

A. 属于普遍宣传方面

1. 刘华之死为的是五卅爱国运动，若刘华可杀，则一切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同胞都该杀。
2. 刘华之死完全是军阀效忠于帝国主义，对五卅运动的报复行为。
3. 五卅爱国运动经奉系军阀压迫于前，直系军阀继之于后，遂渐渐消沉下去。现在枪毙刘华就是帝国主义者乘此民气消沉之时，又对我们中国人民举行进攻。
4. 戒严司令深夜秘密枪毙刘华毫无罪状宣布，各团体代表去质问尚支吾其辞，完全是盗贼行为，惨无人道已极。
5. 刘华在五卅运动中见恨于帝国主义，曾经奉系军阀邢士廉通缉而未果，今孙传芳复于五卅运动平静之后枪毙之，其罪恶较之奉系实有过之无不及。
6. 由刘华之死，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已能自由指挥中国军阀宰割中国人民。

B. 属于工人方面宣传的——此项详见上总所发宣传纲要。

1. 帝国主义者为使我们工人永久过牛马生活，不会觉悟，

故急急要谋害我们的领袖，以便可任意剥削我们、压迫我们。

2. 凡是为我们工人谋利益的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都千方百计的要谋杀之，足见他们以我们工人当作应该永久受人践踏的奴隶。

3. 我们工人决不要因刘华之惨死而灰心丧气，要知道敌人压迫我们、剥削我们是没有底止的，要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而且愈退让，敌人进攻愈甚。我们只有踏着我们领袖的血向前猛进，才是出路。

4. 我们最勇敢、最有力量的领袖既被杀害，我们从此应该特别加紧我们的团结，积极奋斗，为我们的领袖复仇，并为我们自己争解放。

胡枢蔚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追悼刘华的通告

(1925年12月22日)

第二十八号通告——追悼刘华

各部委、各独立支部、各地委同学们：

严春阳奉承日英帝国主义者之指使及孙传芳之密令，枪决刘华同学，前已专函通知。此间现正积极扩大宣传引起国人注意，凡我同志尤当特别努力注意鼓动，并当在严重空气之下举行党员追悼会以示郑重。

追悼会须注意下列各项：

1. 刘华是军阀奉承日英帝国主义者的意旨惨杀的；
2. 刘华是真正的革命领袖；
3. 惨杀刘华即表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向工人阶级凶险的积极进攻，如果革命的群众不严重的表示，将来难免人人自危；
4. 刘华同学被杀，我们不但不应当表示害怕和悲观，并须特别奋勇前进，因为枪杀我们的同学即表示我们的力量比以前犹大，如果我们不更加努力，即不能抵抗军阀和帝国主义之进攻；
5. 各支部开追悼会时，沪上各部委须派负责同学前往报告，并须将开会情形报告枢蔚。

胡枢蔚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上海区执委会、共青团上海区执委会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武装干涉告上海民众书

(1925年12月26日)

告全上海民众

一向来侮辱你们、剥削你们、压迫你们以至无故枪杀、禁锢你们的日本帝国主义，逼成“五卅”南京路上大流血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五卅”中与英国帝国主义无故捕拿、监禁以至枪杀你们工人学生以至商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数月来指使奉系军阀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压迫爱国运动、封闭爱国团体、枪杀爱国工人学生的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因反奉战争，竟更进一步借保护其在满即得权利为名，惮然不顾一切地实行出兵了！实行出兵侵略中国土地，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了！日本帝国主义此种举动与他之对待朝鲜、台湾有何区别？

此次的反奉战争本是反帝国主义之“五卅”运动的转变，由直接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变为反对帝国主义之工具——卖国军阀——的运动。所以现在的反奉战争，直接虽是反对奉张，而间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继续“五卅”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自反奉势力日趋发展以至郭军倒戈，奉张势力本已根本崩坏，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公然助张抗郭，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来压服中国的反奉运动，便是直接用武力压服中国的反帝

国主义运动的第一步。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此种武力压服的政策成功，可算是全中国已经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之下了，可算中国已经变成了第二朝鲜、台湾了。

上海各阶级的民众们，你们真甘心中国变成为朝鲜、台湾，自己甘心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下作亡国奴吗？上海各阶级的民众们，我想你们决不，因为你们在“五卅”运动中已经很英雄地与帝国主义尤其与日本帝国主义奋斗过。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的进攻，已经比“五卅”时更进一步了，你们应该急速奋起，继续“五卅”运动的精神，一致联合反对此凶横蛮狠之日本帝国主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武力干涉。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骤应该是：

(一) 赶快组织各种人民团体的行动委员会，进行排货等运动。

(二) 敦促广州政府与国民军及其他反奉武装势力急速消灭张作霖在奉天的势力，推倒北京亲日卖国的段祺瑞，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之所有武力。

(三) 组织各种民众的武装自卫军(如工人自卫军、学生军、商团等)，以准备将来之背城借一。

上海各阶级的民众们，快奋起“五卅”运动的精神，以达到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以及在中国之一切特权为止。

中国共产党上海区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区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反对 沪案重查的通告

(1926年1月5日)

枢字通告第三十六号

各级同学：

沪案重查的结果，帝国主义者已偏面的宣布了，他们竟想用七万五千元收束轰轰烈烈之中国五卅运动，这显然证明帝国主义者灭〔蔑〕视中国的民气，他们仍以中国的最高主人翁自居。中国民众此时若不起来反对，他们将更进一步最后的宰割中国。因此，我们应当站在各种广大的民众前面，领导他们继续和发展五卅惨案运动。我们的口号是：

1. 反对沪案重查；
2. 实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之十七条；
3. 经济绝交；
4. 成立各团体对外的联合会。至于方法和步骤如下：
 - (一)用我们所领导的团体的名义通电全国，一致反对；
 - (二)联合各团体发表宣言；
 - (三)在民众中作广大的宣传；
 - (四)在相当的时期成立各团体联合会；
 - (五)在相当的时期举行市民大会；
 - (六)绝对要避免单纯的活动，即要联合各种民众和团体共

同行动。

同志们：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应当利用这许多的事变，将革命的思想普遍纳入到广大的民众中去组织他们，绝不可轻轻放过，放过便不是革命党的态度，尤其不是最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政党 C.P. 的态度！

胡枢蔚 亦农

一月五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反对沪案重查和反对直系军阀的宣传大纲

(1926年1月6日)

每周政治宣传大纲

1. <略>

2. 反对沪案重查的结果

A. 五卅事件乃帝国主义以铁血政策对付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的问题，非私人间的刑事问题。我们所要求的不在赔偿、道歉、惩凶这些枝节问题，乃在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工具：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

B. 我们早就知道，六国委员团调查及司法调查皆是狡猾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一再延宕欺骗的行为，今果竟欲乘我人民反抗平静之际，滑稽式的以七万五千元恤金了结此重大案件，并证明工部局处置并未失当。这不啻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是自寻讨死，该杀，为俯念尔等无知小民起见，给你们一点恤金。所以，我们反对沪案重查结果，并不是恤金少及不公平的问题，乃是反对其侮辱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示威！

C. 当五卅案发生时，一般新闻记者、大学教授、名流等相信“西人”定有主持正义的人，相信帝国主义的司法团可以根据事实给中国人以公平的判断的……，至此，应该知所反省矣！

D. 我们应号召民众重起，根据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件

解决沪案，以继续五卅运动，并急须各社团组织联合会，一致对外。

E. 三委员报告书意见不一，足见帝国主义者中有裂痕，假使我们再举起五卅运动，英日帝国主义必大加恐慌。

3. 反对直系军阀

A. 直系本为最反动的军阀。最近孙传芳来沪后，压迫人民爱国运动，严重侵犯人民之集会、结社，并枪毙爱国领袖刘华，足见其逢迎帝国主义者压迫人民并不亚于奉系军阀。

B. 吴佩孚近忽通电结束反奉战争，此完全是阻止国民军铲除奉系军阀，保存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势力——足见其原来号召反奉战争并不是要根本打倒反动的、媚外的奉系军阀，乃在扩充地盘。

总论

总之，当此革命的高潮平静、革命的势力仍在滋生蔓延之际，应抓住一切机会向民众宣传鼓动，做酝酿的功夫，以备乘机大举。

胡显全
一月六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五卅 周年纪念的宣传大纲

(1926年4月14日)

1. 五卅惨案之发生及其意义——五卅惨案之发生，先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工人顾正红，继由英巡捕房为阻止学生演讲反帝国主义在英大马路枪杀学生、市民三十余人，其后除南京、汉口、九江、重庆……等处之接连的惨杀外，更殿之以沙基之七十余人之大残杀。这大残杀的根本原因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偶然的，简单地说起来，一是由英日帝国主义本身之恐慌，要积极向中国发展并巩固其侵略；二是由于中〔民〕国十三年冬政变以来，中国民族运动及随着而来的工人运动之发展，逼得英日帝国主义者更要迅速采用坚决手段，以图根本铲除中国民族之反抗能力。此种论证即由五卅惨案发生之直接的原因中也可证明出来：五卅惨案之发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打死工人顾正红；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毅然下此毒手，实由于当时上海、青岛、天津等处工潮蓬勃而起，有“不战将自焚”之趋势；工潮之所以蓬勃，又由于普遍的民族运动之发展。英国帝国主义者之所以到处大肆屠杀，也并非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帮忙，也无非鉴于中国民族运动迅速发展有动摇其在华统治之危险，故下了最大决心，以铁血政策屠杀此革命的民众。然而当时一般士大夫者〔之〕流居然疑惑西洋文明人也有此残杀举动，一定是出于身当其冲者的一时误会，故主张求法律公平解决。现在五卅案一周年了，西洋文明

人不会再有误会了，公平的解决如何？

2. 五卅革命运动之重要——五卅运动不独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并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都占极重要的位置。先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上来说，五卅运动与中国过去民族运动有许多特点：(1)调动最普遍的民众而建立一广大的联合战线；(2)反帝国主义的要求明确，并且成了各阶级民众之切身利害的要求；(3)工人阶级革命主力军之吐露；(4)一部分农民之觉悟的参加。再就世界革命运动上说：(1)五卅的反抗运动使帝国主义在华的侵掠受挫折，结果足以使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加紧；(2)五卅运动得苏联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之精神的与物质的援助，使中国一般被压迫民众知道，果然在“外国人”中有工人是与我们来表同情的，是与我们有共通的命运的；(3)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有些向来受其本国政府改良派首领的欺骗，尚以为他们的主人——帝国主义者——在弱小民族中是灌输文化的，有些(大多数)虽明知帝国主义者在弱小民族中无情的剥削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并深知必须弱小民族起来反抗，才可以摧促帝国主义之灭亡，但他们还不知道弱小民族究有反抗能力否。及五卅事起，欧洲各国工人才普遍知道帝国主义者在弱小民族中干些什么，才深信殖民地民众有很大反抗能力，帝国主义之末日真到了。

3. 五卅惨案发生后民族运动之发展与帝国主义之反攻——五卅大屠杀本是帝国主义者欲以征服中国民族的反抗的，不料结果反使民族革命高潮陡涨，民众革命势力大加发展，于是帝国主义者一面使其延缓欺骗手段，一面即开始援助反动军阀举行反攻。前者为以六国调查团、司法重查等法律解决的把戏来缓和中国民气；以关税会议、法权会议、英国退还庚款、租界增加华董等名惠而实不至的东西以啖诱中国资产阶级；以“赤化”、“共

产”等名词恫吓一般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使之与普通民众隔离，并掩饰其援助反动军阀进攻接近民众的武力及苏俄之勾当。后者如始则由日本帝国主义唆使奉系军阀沿津浦路以至上海压迫民众运动；及反奉战争起，国民军节节胜利，民族运动又等得着新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又出兵满洲，打败郭松龄，同时又在天津、山东以实力援助李景林、张宗昌；其后又有英日帝国主义者暂时的协调，结成奉系及直吴反国民军之联合战线。最近“三一八”惨案及国民军退出北京而造成现在的反动局势，算是帝国主义者举行反攻之胜利。

4. 民众应有的教训——(1)残暴是帝国主义本来面目，只要他的侵掠有被侵犯的危险时，他就必须采用严厉手段，我们只有以民众实力抵抗之，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者之间是无公理正义之可言的。(2)希望帝国主义者自动的让步，有如从老虎口内讨羊肉。五卅后民族革命运动膨〔高〕涨，帝国主义者一时虽甚为恐慌，但他们仍从如何压迫方面着想，所以至今对中国人民只有欺骗，没有实在的让步。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五卅革命高潮后，一面怕普通民众之革命势力，一面贪图帝国主义者之欺骗，故一时表示与民众隔离而博得一点好处，不料帝国主义者至今也还没有实在好处给他们，这就证明帝国主义者不独对普通的民众不肯让步，并且还没有到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时候。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想离开群众运动向帝国主义者要好，也还是不可能的。(3)要等到帝国主义者的让步，只有民众的革命的争斗。五卅争斗虽说没有得到直接胜利，但已引起帝国主义的大恐慌，并且因工人罢工给他经济上极大的损失。帝国主义者用种种来欺骗和离间中国民众，然有此种种也就可见其恐慌了。我们现在当继续五卅革命精神，纠合广大民众作更进一步的争斗，求工商学联合会十七条之总解决。(4)五卅革命

之能持久，之能使帝国主义受打击而畏惧，就是工人罢工。因工人群众是最革命的，最有组织的，又能从经济上给帝国主义者以直接的损失，我们现在当特别拥护这革命的主力军。（5）五卅后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反攻的方法，除欺骗离间外，第一步就在扶植反动军阀推倒接近民众的武力，造成反动局势，压迫民众。我们现在一方面固应准备自己的实力，同时还要援助国民政府北伐，及北方国民军之再起，以先打破这种反动的局势。（6）五卅后因民族革命潮流之膨胀，反赤之声甚嚣尘上，现在我们很明显地看出，反赤的胜利就是卖国军阀害民的奉直军阀胜利，同时也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运动胜利。我们现在当打倒反赤运动，以制止反动气焰之嚣张。

5. 宣传口号：

- (1) 继续五卅革命精神！
- (2) 求十七条之总解决！
- (3) 收回租界！
- (4) 取消领事裁判权！
- (5) 反对越界筑路！
- (6) 收回会审公廨！
- (7) 反对外人赏赐的三华董！
- (8) 撤退驻华海陆军！
- (9) 打倒奉直反动军阀！
- (10) 组织人民自卫军！

宣扬生①
四月十四日

① 宣扬生即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的代称。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组织五卅周年 纪念活动的会议录和通告

(1926年5月—6月)

部委书记会 五月十五日下午二时

〈略〉

3. 五卅准备问题

意义与做法不讲。准备事，我们要大运动，起码做到罢市、【罢】课、【罢】工，内部准备要特别大，二十五号以前要准备好。现主要工作组宣传队，起码 1000 队，5 人一队，以 Y.、P.、民左为主干，并希望学生、市民特别注意。学生 500 队，工人 500 队，工人虽不能说话，但不要多讲。主干每同志要领三五非同志。五卅向鼎吉里后，散到满街，不分华【界】租界。现要预备大组织，每队要有负责人，工人区以部委为单位。Y.、P.、工会开会分配，并每厂指出负责人，区委将召集他们开会。十九日把名单送来，二十日区委开会，再分任杨 100 队，小 100 队，卜〔北〕 100 队，曹 40 人，南市 60 人，浦 100 队。复、徐学生由 Y.、市党部负责分配。散传单贴标语每部委找出 30 人。五卅那天工人到鼎吉里。各部委书记要特别注意初去时的秘密。各团体要多送挽联。

〈略〉

枢字通告第五十八号

各级同学们：

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占有很重大的意义与作用的“五卅”运动周年纪念，马上就到了！我们为得要使这样含有重大意义与作用的大运动的精神继续存在且益发展起见，不能不于这一天有一极热烈的表示，做一大规模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们要对大多数民众举行很普遍的宣传——集会、游行、大讲演——说明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的种种历史上的事实，使民众明了帝国主义的凶毒，而促起其革命的要求，而有继续“五卅”精神而奋斗的决心。同时我们要尽量拉笼〔拢〕各阶级的民众，结成联合战线，以壮大我们革命的声威，且使民众在这种联合运动中，感觉到各阶级联合以反抗帝国主义之必要，而逐渐逐渐地为实际的联合。因此，我们同学在这个运动中，第一须注意行动不要太左，要竭力使各阶级群众一致起来，共同合作，千万不要弄成孤军独战的形势；第二要提出适合于各阶级普遍利益的要求的口号，使各阶级群众乐于与我接近；第三我们要在这个运动机会中，熟识各阶级群众及其领袖，深入各阶级群众中去活动，把他们组织起来，慢慢地引导他们同到民族解放运动的路上来。此外，关于这次运动之意义与宣传主要点，已由宣扬生发出详细分析的宣传大纲，各同学可依照宣传。总之，我们对于这个运动，务要积极活动，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上面。各级党部负责同学，尤须特别加紧工作，督同各同学向各方面努力进行，特别是联合各阶级群众都来参加这个运动。同学们！这是检阅我们全部实际力量的所在，也就是要使我们今后工作得到一个新发展的局面的最后努力。现在桑翰特再规定几个总的口

号，便诸同学应用。至于各地方民众要求的口号，由各该地同学酌量加入好了。

废除不平等条约！

收回租界！

撤退各国驻华军队！

收回会审公堂！

继续五卅精神！

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召集国民会议！

反对英日吴张的联合政府！

桑 翰①

五月十六日

主席团会议 五月十八日

五卅问题：

现已组临时行动委员会，一方面已与郭任远谈话，他很滑头，且处处表示自己苦衷，不过赞成五卅有表示，并担任与虞洽卿接洽。惟各马路商联会尚未公开号召，暗中已有委员会组织，主张于五卅下午断绝交通，汽管放汽。今天由上总及学总等致函各马路商联，促起号召，并开联席会。今天林钧等又向各方面接洽，今天下午再接洽。内部预备，已开各部委会叫他们组讲演队，一面标语已去印刷。

Y于星【期】六开各部会，决由工会、学生等分头预备，并与民左合作。

上总昨会决定：(1)电车及长途汽车停半点钟(有十分之六

① 桑翰即中共上海区委的代称。

希望)。(2)邮差停止三天不送英日信。(3)印刷工人也罢工，西报无办法，但已去活动。汽车有阿七同志颇有势力，可去活动。(4)码头全体罢工三天。(5)纱厂有十分之六七罢工希望。大英烟厂英人主动停工一天，我们要三天。(6)电器方面形势也好，预备五、六天内办好平民校。(7)同时我们要乘此发展各方新组织，上总方面特指定五人负此责，并指定一书记。(8)全沪金银业及药铺都预备停工一天。(9)宣传方面在这二、三天内先发几种鼓动传单。(10)演讲队已着手组织。(11)纠察队预备 1500 名，码工多数。十人为小组，五十人为队，五队为团，共五团。(12)传单已在准备，上总发对外宣言及告工友等。以上大体决定，每项详细工作定有工作日程表，以便按日进行。接洽地方预备临时定。现在预先决定罢工出路，即倘使罢工三天后而厂主不许上工，则如何对付？且各方面情形不同，如码工有政治的、经济的二重性质，即各产业都要预备罢工条件，五、六天内可整理好。又预备用一千元炮〔爆〕竹四面发放，并买许多铃，备演讲时摇用。经费：码工活动费约需 100 元，又交通费、临时津贴费 30 元，印刷费 250 [元]。人员增加 150 人，机关费 70 元。临时应付费每部发 20 元，共 160 元。制徽章、器具、旗子 300 元，共约 960 元。如买爆竹等则又须千余元。

讨论

1. 罢工问题：这天是星期，大多数厂原来停工，我们如说罢工，这与厂主取敌对态度；如说停工只可一天，而不能三天。

决：英日厂停工三天，余二天，对英日厂并须打掉器具（并交由联席会去讨论）。

2. 学生停课三天，三十号起，星【期】三上课。

3. 郭任远主张抵制英日货，我们赞成，我们并主张到工人区域烧英货，但须与商人接治好，我们的团体登报启事响影〔应〕。

4. 联席会：我们要提出七团体联名宣言，宣言中提出各方面要求：华董普选；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取消越界筑路。

5. 组织问题：要召集负责同学会，分两次，由贺^①、亦负责。工会方面也要召集。

6. 便于指挥起见，组五卅运动委员会：昌^②、松、亦（主任）、梅寒光、韩光汉、余泽鸿、林钧、杨之华，第一次会由亦定。

7. 开联席会时，由松、亦同去出席代表。

8. 今晚六时去与张志和接洽。

9. 纠察队：由重民及上总再派一人共同负责指挥。

10. 妇女：李汉辅兼Y部委员，周曰影调曹家渡。一组五卅妇运委员会，书记、杨书记。

〈略〉

五卅行委会 五月二十日晚十时

一、提出【关】于各界联席会政纲问题

林报【告】：前次请各马路商联会人吃饭，知他们预备组临时筹备委员会，决五卅罢市，下半旗，并全体商人到奠基礼，一面派代表到总商会接洽。虞洽卿主不罢市，因恐闹市，当时商联代表邬志豪表同情于虞，王汉良力争，潘冬伶（林）以恐受工人责备主罢市，虞主只下半旗，最后允罢半天。下午二点十分钟，全体商人静默，各商店派人参加奠基礼。又决召集各界联席会，中有严譴声颇有力量。现决明天下午二时召集，学总、学联都已接到信，总工会也有信，望只派三人不要多，各教职员都有信，总商会也通知。商联出席 15 人，惟邬志豪也到不大好，因太右且滑头，且嘱林钧先定会议大纲，并请早到任招待。现在我们讨论关于明

①② 贺、昌即贺昌。

天出席准备问题。

决：

(一)共同行动注意二点：1.不要他们怕；2.要能继续与他们联合作永久的运动。

(二)我们希望共同具名发表宣言。

(三)要求：

1. 五卅案之解决——不得参政权，不纳税捐；
2. 五卅惨案不解决，不买英日货；
3. 撤退海陆军；
4. 废除不平【等】条约；
5. 无条件收回租界；
6. 履行复工条件；
7. 反对租界禁止华人集会；
8. 反对租界干涉华人报馆言论及记载；
9. 不准打骂工人，不准破坏工会；
10. 无条件关税自主。

(四)先提出宣言，如他们不愿总工会在内，总工会可单独表示。

(五)要指出此会有较永久性质，以后常开会，来对付五卅案。

(六)我们的态度要极端和平。

(七)各大校教授必受商推崇，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推商联主席。

(八)报告各团体预备状况，总工会等可说要等今天会议决定，秩序必可虞，随带报告点总工会组织现状，借以宣传，并说明无可怕，且有力量与群众。

(九)推商联、学总起草宣言。

(十)五卅表示:

1. 停市一天。
2. 工厂放汽。
3. 下半旗。
4. 停止交通一小时(可以答应)。
5. 学联主讲演。
6. 各团体预备音乐队送丧。
7. 罢课三天。
8. 罢工二天。
9. 全体市民静默十分钟。

(十一)丧葬处分函各团体,请参加扩大丧筹处(丧葬筹备处提)。

(十二)我们明天出席人:上总:寿华、震因;学联:电龙、张超、光汉、周之楚;学总:硕壠、林钧、唐鉴。

(十三)提口号分配:上总:不准打骂人、【破坏】工会,【收回】会审公堂。学联: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不买英日货。学总:为五卅复仇,撤退海陆【军】,反对干涉报馆,解决惨案。

二、青年部报告

青年部今天开会决议:

- (一)到闸北租屋开会,指挥学联工作。
- (二)常开活动分子会。
- (三)最近三天内各校开区分部会,由光汉等五人去分头宣传,24号前报告成绩。
- (四)各校行动会组讲演队、交通队指挥,组长由学校总【指】挥受学联指挥。
- (五)学联特组行动委员会。

(六)学联经费提出二千元作特别活动费。

(七)扩大学联行动会，我们占多数，但与联合战线政策有违，应改。会计、庶务交出，人数我们只半数——以后注意守秘密，不要在报纸登载，在民校中提出。

(八)星期【日】上午九时再开会，明天如有特别事临时召集，地点由林负责，星【期】六十二点通知后来召集。

二次行委会 五月二十二日

预备五卅

一、报告

(联席会经过)

林：昨出席会议□学联等，邬志豪主席，首先声明此会是非正式的，先由朱经农报告各校情形，各会开会追悼，禁止用英货，望商界罢市；次讨论宣言，邬志豪不主张合发，朱经农主分发，且须待议。董会决定，他们重大意思恐当天发生大祸，不致连累，所以要分发。□□□□□□后下星期开会再定。他们又恐演成北京惨案第□军□冲时，无人负责，最后主各团体派代表四人与奠基礼，邬志豪且大骂帝国主义。总之他们主完全和平表示，并望各团体真实表示意见，各主参加奠基礼人数要少。现在我们应再讨论应付方法。

梅：他们开会主要意旨，在探各团体意见，尤其是工会、学生方面意见。他们并说你们如果要大动，我们就不参加，并说奠基礼我们不愿处主动地位，只是参加。

硕：朱经农力主宣誓不用英日货，并表示各校开纪念会，并希望街上救人车撞钟。他又很热烈的反对联合宣言，又力主只派代表参加奠基礼，他态度非常右倾，于全场空气大有关。他又

反对奠基礼，他们的追悼会，就在分开奠基礼的势力。

光：商联方面他们绝对不愿扩大风潮，并可以看出他们如果风潮扩大，他们一定要反对，不但不赞成。

(奠基礼准备)

一般商人仍热烈地预备参加奠基礼，一部分商人对邬志豪并不完全表示同情。现筹备处决定登报请各方面参加，讲演台、指挥台都要预备，明天开会决定。

(学生准备)

前天开特别会决定：学联扩大组织。学联负责五卅筹备委员会，二十五校代表组织。每天开委员会，下礼拜到各校去煽动及接洽各团体，又与民校青年部开会，大致错〔差〕不多。昨天学联党团会，明天代表大会通过后可开始工作。明天代表会只通过行动委员会及提出二千元作特别费，又提出各校出发演讲。五卅前一天再开大会，提出具体办法，一切筹备手续由行动委员会去办。组演讲队，二十四号可得报告。又决发宣言及标语。

(青年部准备)

传单五种，小标语等。学联指挥人已开会，分配工作四人，二人对外，二人对内。

开活动分子大会，每三天开一次，一方面预备组演讲队□等，在学联行动委员中组党团，青年部并在学联旁租房子，以便指挥。又各校区分部负责指导学生会，并在各校开区分部会，鼓动空气，区分部专通过小路参加奠基礼，请在区分部组织演讲队及交通队。学联代表大会中的提案均经青年部决定，青年部行动委员名单，主席法大，副复大，各部设正副主任，大概我们与反动派各半。

(学总准备)

出刊物及运动外，无他准备。

(妇女准备)

已组行动委员分会，议决：

(一)李汉辅等负责接洽学校。

(二)瞿双成等接洽工人，现在杨树浦及浦东都已组织演讲队，对学生接洽，则以学联名义去接洽。民校方面开女党员大会，决议由妇联学生出名出发演讲，星期三可报告各方面演讲队组织详细情形。

(校内准备)

各队演讲队大概可以实行，多已组织好，惟有许多同志消极，故今晚开大会报告。工人方面由上总集会。工人方面现在准备罢工，传单、标语大概已好。外面空气，租界当局及华界官厅尚在交换意见，不曾一定，且闻孙已电严全力制止，如有游行的是土匪，如学生演讲是 C. P.。昨严对警探训话，五卅运动要制止，不过不要闹大乱子，不要打死人。租界上闻有请华官派军队入租界保护，并派□到各工厂压制。总之，官厅有和平解决激烈的可能。惟政局都很不稳定，假若我们弄得太猖獗，必有大乱子，如秩序好就不要紧，我主张非弄出事情不好。一般市民都很愤激，惟流血对于我们有无好处，在现在政局南北不好，如开枪必使我们失掉民众及组织受打激〔击〕，我们实在不值得大冲突，惟我们如不做，也要失掉群众信仰，且益消沉，所以我们要用全力来做和平热烈的运动。此种意见，中局也表同情。此次最重大的问题为讲演队的组织，起码要有三千讲演队埋伏，到下午爆发讲演，必可引起大多数群众参加。至于参加奠基礼，我们仍要做示威运动。

二、讨论

(一)此次运动标准问题

昌：目前政治虽反动，但民众革命性仍很积极，在上海商人虽有高等华人反动，但小商人仍很积极，我觉得乐观。我们应积极运动，不应以一部分有反动倾向就消极而不大运动，我们应积极扩大。

亦：此次政局北方国民军与张作霖确要联合，是日帝主的把戏。吴佩孚受英帝三万万帮助，所以敢硬干。至于奉军攻浦口，曾大败，死一万多。奉直破裂〔裂〕，已甚明显。阎锡山屡为国民军所打败。吴佩孚实力很少，河南红枪会反吴甚烈。靳云鹗、田维勤及张之江等都有好感，现在赣浙问题很表现得紧迫。至于各地民族运动，除广州外都没起来，上海如果反帝太甚与各地不相联结，必遭帝主大屠杀，但我们如不运动，就失掉领袖地位，所以只好做和平而热烈的运动。至于邬志豪内部并不能代表全体，我们在昨天会议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情形并不倒霉，不过我们前天会议对于他们观察有点错误。总之，第一我们要全力来做，鼓动同志起来；第二我们运动不要太主观的大爆〔暴〕动。

昌：学生方面，市党部及各学校都已有预备。学联目前不能公开，明天中学召学生活动分子会，也可立有决定。再我们应估量如大暴动，结果如何？

硕：商联会只主和平表示，我们应热烈表示，惟我们要开市民大会，不应待商联通过，我们不妨骗他们一下，在联席会中承认开代表大会，而实际则仍群众加入，他们决无法抵制，惟他们要在报上公布，非同志参加的一定不多，我们应注意。且□□中外军警密布，倘有冲突，我们必遭大损失，于以后联合战线也很有关系，都应注意讨论。

林：奠基礼我们如群众去，都无徽章，必与军警冲突，商联在他们手里，我们不能不完全顾到，且讲演与奠基礼时间冲突。我意奠基礼尽可仍开代表会，大多数群众则在租界上讲演。

华：总策略上要注意政治宣传，我意奠基礼与演讲时间要分先后。

昌：我觉得要详细宣布昨天会议的内幕，引起大多数人的反感，学联可不派代表与他们虚为联络，失掉群众信仰。至于孙传芳及教职员等与帝主勾结甚深，究竟开枪与否，我们现在不能论，我们只热烈表示。所以加入奠基礼，仍要群众，一方面仍要演讲，宣言要各团体分发，要求条件要一致点。

亦：暴动的结果问题，我意如大流血，结果一定不好，□罪过放在我们，商人登报声明，大学教授□□可攻击帝主□进攻，这是很不值得的。如果我们大规模做，但要提出和平口号，结果不损失，而表示一定很好。维持和平，我们可以做到，我们以小冲突为限，我们要试试我们组织的力量。至于公开秘密是不好的，因完全要使他们退去的。讲演队要我们同志做主干，现在我们只决定原则。

我们用全力和平热烈大活动讲演，并参加奠基礼，奠基礼任群众参加，希望多到。开谈判时态度可极和平，希望他们到奠基礼。

（二）明天奠基礼开会准备问题

应决举行，函各团体派代【表】办事务，要使丧葬处为最高事务机关，联席会不过是集聚群众机关。明天会中要尽量提出筹备事项，使丧葬处热闹起来，至于派代表抑群众问题，最好不讨论，如他们提出，可延至下次讨论。明天会决注重在仪式的准备，务使热烈，至于仪式，每团体要音乐队、花球等。

（三）学联组织问题

第一、要秘密，开会结果，不要报上揭露。

第二、到各校组织问题，应由市党部及 C.Y. 理出名单，按照活动与组织。

明天会中，首先通过演讲，但不宣布新闻。一切事务都由行动委员会去决办，会中足证要和平。

(四)市党部，由区负责督促各团联，明天写信促各团体表示。

(五)Y. 青年团很热烈表示，由 Y 负责。

(六)下次开会星【期】一上午九点，地点临时通知。

各普特会 五月二十二日晚

报告

□报【告】：

在现在政局及上海地方情形各方面看，我们要有蓬蓬勃勃的运动，一以对帝主示威，二以唤醒民众革命情绪。但我们运动不应太激烈，牺牲要有时期，我们实力还未充实，处此时际如果我们牺牲太大，必定失掉群众，破坏联合战线。广州国民政府也未北伐胜利，所以我们只是和平的热烈的表示，避免流血，而能表示我们伟大的力量。我们此次运动中应特别注意的是联合战线的问题。因我运动的意义在促醒各阶级联合反帝的缘故，我们要联络下层的民众，这责任各部委应负责。具体方法，除宣传外，应各部委详细计议，设法拉出许多小商人、普通一般的工人。

又五卅具体事实：

- (1) 举行大讲演，英租界都要讲，组织要特别注意。
- (2) 要使上海所有民众去参加奠基礼。
- (3) 商人大概能罢市，学校罢课二天，罢工三天。

最后我们各同志要赶紧提起精神，努力活动。现在各同志太萎靡，非领导革命者及△△的△□各负责人，更为领导者的领

导者，宣〔岂〕可不振作精神大干特干么？

问题

- (1) 到会与演讲的先后的问题，最后决定。
- (2) 入租界？出学校？方法：第一造成浓厚空气，且要煽动学生群众起来；入租界要组织好，很早分头去。
- (3) 中厂罢一天，英工厂二天。
- (4) 小沙渡压迫严重，工人前次损失未恢复，现工人很消沉，我们是否不顾到客观情形，坚决罢工？曹家渡厂方一定不许各工人罢工，决想许多方法罢下工来，最后解决可单独向枢及上总接洽，经费都可设法。五卅后我们要援助工人做经济奋斗，最后避免流血。
- (5) 讲演被捕后是否继续讲演？被干涉后如缓讲演并进去？租界学校被干涉不得出来？若态度不抵抗，尽可能活动，预先调出学校。传单、旗帜等要尽力设法预先安置好。
- (6) 吴淞路远如何？一部分在本地示威，一部分行奠基礼。
- (7) 五卅是礼拜，学生恐要回家，由学生会起作用。
- (8) 上总负责人太无系统，如纠察队事弄得很纠纷？纠察队，部委受刘〔重〕民指挥。
- (9) 对无组织的工会群众如何宣传？先由部委计议，后取决于枢特别行动会。

紧 急 通 告

各部委、独支负责同学：

红色的五卅已经到了，英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军阀与警厅，都已准备好大规模的压迫——叠次布告及工部局行文中国官厅威吓，派遣兵舰，调集军警，密布侦探，宣布大戒严等，但同

时也显出他们张皇失措、手忙脚乱种种胆怯的神态。至于社会普通群众、学生、工人，表面虽未达到狂热的地步，实际已开始活跃起来。就是一般富有妥协性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受了各方面空气紧张的影响，也都猜疑惊惶，入于变态的境地；又因他们原也有其比较薄弱的民族思想——爱国观念，为了面子关系，无论如何，一定要有一点不甘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表示——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已决定罢市一天，下半旗，分头开追悼会，参加奠基礼等。总之，在此全社会正在震动激荡的时候，即是我们同学努力活动的大好机会！虽然我们以全国政局的关系，不主张在这次运动中有流血的暴动、较大的牺牲，可是我们仍不能不拿出全副精神来对付此事，以冀造成一个和平而热烈的普遍表示。现在细察我们的同学，仍有一部分不能振作精神，不肯积极活动，一味消沉敷衍，致使各方面进行减少力量，这完全不是一个 C. P. 员应有的态度，表明他完全没有革命的热诚，所以轻轻地放弃了他自己努力活动的时机与责任，实在是很不对的。兹再郑重通告，望我全部同学，一致动员，尤其是负责同学，更须积极负起他指导同学的责任，督促各同学向各方面努力活动，特别注重组织演讲队，人数愈多愈好，组织力求完密。每一讲演队中，要尽量拉非同学参加，至少三人以上（全队五人），总要使得这一天的群众，完全很有系统，很有组织，进退聚散都有一定的、一致的步骤，丝毫不现纷乱的状态——纠察队、自卫团等组织，尤须特别注意——且也不只是我们的孤军独战，而是有很多的群众参加，才不致有意外的损失，而使帝国主义也有所畏惧。同学们！这是五卅诸先烈用血肉搏来，也就是从全中国民族解放要求的呼声中产生出来的良好时机——我们同学领导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积极进攻的良好时机，千万不要忽视！不要错过！现在再把桑翰对于五卅运动已经决定，应由各部委、各独支负责

同学赶速进行的几件事写在下面：

(一)二十九日各团体举行五卅烈士奠墓礼，各部委、独支应督促所领导的团体及新设许多团体(每部委至少须设七十个，每独支十个)各派代表四人前往参加。奠墓礼毕，即举行和平的游行与讲演，避免冲突，如军警捕人，听其捕去，来驱散，则另换地点，仍复讲演。二十九日以前，各团体应备函盖章到五卅丧葬筹备处正式报到，并领代表用的徽章。(丧葬处地址，见报上该处的通告。)

(二)三十日各学校、工厂罢工、罢课，调动全体群众散布到市街上，上午十时在公共体育场开追悼大会(地点如有改变，临时决定)也须避免冲突。

(三)于开追悼会以外，还要调集许多群众(每区域一半以上)到租界举行大讲演，起码要有四、五千学生、工人在租界重要马路，如南京路等举行讲演，时间以下午二时开始，一致起而为和平的讲演，捕捉听其捕捉，驱散则易地再讲，抱定无抵抗、不退缩的态度，为一悲壮热烈的表示，给普通大多数群众以一个深刻的印象，对帝国主义以一个重大的示威，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回事！

(四)三十一日外人所设工厂继续罢工一天，学校继续罢课二天，一面应付各方面善后事宜，并乘机多做联络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

(五)每一女工区域，应酌量抽出三队女讲演队，加入各界妇女联合会为该会的讲演队。

上列各条，不过大体方针，详细办法，当于召集各部委、独支书记会议时议定或以后临时通知。各部委、独支对于这个通告中各种计划，应暂严守秘密，不得稍有泄漏，只由各部委、独支负责同学看过后，按照这个方针督促一般同学努力活动好了，可

勿详细告诉各同学为要！

桑 翰

五月二十五日

行委会议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

一、报告

林：联席会工总不到，商总邬来说明我们可改二十九【日】奠基礼，宣言分头发表登报，先交换看稿。他们已决罢市，并开追悼会，打钟。丧葬会决定奠基日登报申明出席人数，每团体四人，另请名人丁文江、唐少川、杨杏佛等演讲，礼式也已决定。又从今天起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大家到会办事，并组主席团，四团体每一人组织之。行奠基礼时间下午二时，地点闹北方家木桥宝兴路底空场。

昌：（一）今天下午四时开青年团体代表会，二份联名发言之登报上，派代【表】参【加】奠【基礼】及讲演，另组五卅行委。

（二）从今天起一点半至五点半为中学接洽时间。

泽：特别委会已召集二次，与妇【联】合开。第一次决：

（一）整顿民校党团：

1. 召集同志解释。

2. 招同志谈话。

3. 党团中特别招外人。

4. 拉反动派学校，现国主派①三校可到，孙学②未到。

（二）又决请各部可增加干事，又指定同志到各校去接洽，结果不很好。指定光汉、唐汉〔鉴〕为公开学联指挥。

① 国主派即国家主义派。

② 孙学即孙文主义学会。

(三) 组各校讲演队，宣传部到各校组织，区分部到各校煽动，民校同志每人拉人讲演。

(四) 罢课决定时间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与枢通告冲突。

以上各议案明天代表会通过，登大广告，令各校罢课，并互派代表督促。

(五) 指定同志在学联作工。

第二次开会情形很好，到者全体决：

(一) 解释通告。

(二) 派同志到各校接洽。

(三) 决定学联提案。

光^①：余与泽无异，惟所报告者：

(一) 上大调动，到同志多，外与〔面〕所谓的都未来。

(二) 昨开会孙文会右派不到。

(三) 讨论提案，罢课参加奠基礼……通过。

(四) 派人与孙主接洽，持志大学以有大学同志会不便加入学联，表明不合作。现右派势力日大，恐五卅后有对学联分裂之虞。

(五) 讲演队通过各校全体加入讲演，由行委派人到各校组织。

(六) 学联备函孙文主会接洽。

电^②：(一) 民青与 Y 共同工作，通知各团体参加今天下午特会。

(二) 二十七以前召各区分部联席会，讨论演讲队。

(三) 民校活动分子会已开三次，大致上次所报告一百五十队，今天开会报告名单，区分部已多开会到各校接洽，今天会中

① 光即韩光汉。

② 电即梅电龙。

报告。

(四)党团会已开二次，学联、民校活动分子都不积极，现决每天上午起要去联络接洽。

(五)宣传已做宣传要点，说明讲演态度等。

(六)派代【表】到各校督促组演讲队。

(七)交际由上大附中派四人到各校接洽。

(八)第二次会议，罢课二十九日起三天。

(九)决以后派代【表】到各校，由学联回告各校来办公。

(十)民校同志个别谈话。

硕①：各团联明天下午勤师开会，预备通过前此决定各案。

亦：前定由枢派代【表】到各部辅助工作，昨前两天已由松、亦去过五部。罢工有十分之七八把握，讲演队有三百七十队。同志有积极，有不积极。小沙渡较积极，此次罢工主要地点小沙渡及码头都有把握，今天再去进行，人数有十万到十五万，罢工里面提出许多经济口号。电车可罢，印刷无把握。关于政治，严春阳及租界压迫较和缓，底下行动，已有影响，杨、曹都有拉去人的，且平校已封闭。

松：大体情形与前无异，现进行较具体而有办法，至于曹、杨、浦、引作为响应。浦：日华、英美厂；杨：老怡和、铁厂等；曹：已有一厂有把握；引：东华等都有把握。总之，外国厂已占十分之七八。电车，华商可罢，公共租界我们力量不大，惟五卅停一、二小时或可做到。电话、电报昨接信，我们预备自动罢工，要求经济，希我们命令外埠并帮助。药业、煤炭有好几千都可表示，且可影响工厂。总之，工界很可乐观。邮政也有把握，至少不送外国人邮件。电器决不罢工。

亦：部委指导工作，小、曹、浦都有人去。杨、引尚无人去，

① 硕即李硕勋，又名李硕勋。

望硕今晚去。

二、讨论

(一) 奠基典礼问题。中局意要到四、五千人，秩序要好，一方面派人提议整齐散队实际游行，要弄到商联人物一同游行到宝山路散队；一方面讲演，态度很和缓。每团体应多弄军乐队，各团体代表现已命令。各部委多设团体，要多拿通行证，工人可不必多，要多弄招待，学生三十，工人十，包围商人及军警领袖，和平要求他们一同游行。筹备处应发奠文。主席，学总林钧，学联唐豪，工总大总统。奠文，安剑平，由尹负责。各团体分级赶快督促各方面造团体去报到(区发通告要军乐队、花圈、旗子、挽联)。

(二) 游行(在学生、民校群众要事前说明)。二十八下午看〔开〕职员联席会，工总要十人，学联要十一人写字人。

下次会明晚八时廷灏^①家。

行委会议 五月二十七日

一、报告

林：场地今天已说好，搭台〔台〕人明晚搭好。主祭、陪祭，严春阳允派代表主祭，明天再请唐少川、李登辉，主礼杨杏佛可到，这些事统由成燮春去办。基石后天可成。标帜已预备 2200，今天领去 248。学生会只来八团体，已代抄学生会 100。总联会来 4 个代表 48 路，工会 76 个，12 青年团，12 民校团体，内部一切已整理好，惟办事人太少。筹备处已自备二军乐队，挽联来得太少，军乐队我们可办到十队。商界追悼会开一总的及分的，一面已派人到工部局说情，要他不要压迫，工部局已有允意，严春阳

① 廷灏即张廷灏。

也不表示要压迫。

松：主重地点小沙渡有十分之八把握，余区杨树浦三厂，浦东二厂，引一厂，曹二厂。电车工人英租靠外力已有准备，印好传单劝他们停工二点钟。华商电车为自己花红问题，自动要求罢工，可有把握；但他们要上中去打小部分□工，上中不允。手工业工人，印刷、西报失罢，中国报有把握，商务厂主允补放工一天，中华也可罢。邮务工人代表大会决定二十九下午停止办公送信半天，一方面参加奠基礼，已得邮务当局许可，信封工人七、八百要罢工。金银业、药业都停工一天。电话、电报他们想乘机罢工要求自己利益，上中派人去尚未未来报告，惟望上中帮助他们。电器有罢工可能，但无把握。铁厂，南市祥生铁厂已去接洽，瑞云只运输部 400 可参加市大。码工关系重大，为此次中心工作，昨开代表会到三十余人，讨论很久。惟他们要求非上总下命令不可，但此关系经济很大，他们自己可维持三天，他们有 60000 救济费浩大。后要他们去对普通工人宣传，自己维持十天，因为此为自己利益起见。最后讨论结果，他们不能担保十天，现叫他们回去，二天内征求各码工意见，要自己维持十天生活，定明天下午再开代表大会总解决。惟此问题太严重，至少我们也要准备十天，要十万元，所以要郑重考虑。明天会中如定十天及从命事讲好，就要决定条件，预备只提加工资，纠察队他们可任 400，可是吃饭问题、交通费又很困难，后他们已允尽义务一天。又码总办事处，都有惧怕，因为恐怕罢下后无法办法。

亦：补充外厂有把握者十五厂，三万以上工人。中国厂自动停工一天，英厂也想自动停工。南市有三厂，可罢 150 人，余须打可做到，但我们不主持。小沙渡同志尚积极，得力人也多。

梅：分二方面：①

① 以下原文只有(一)项。

(一)昨晚开三次民妇大会，到六十余人，讲演。

九区：38，八区：10，七区：2，六区：20，五区：8，四区：40，三区：40，二区：20，一区：83/301，妇：30，共 330。

学校十余，已选队长，名单送来。

问题：

(1)组织、宣传问题，照行委决定案。

(2)罢课三天。

(3)参加奠基礼，照行委决定。如造团体、送花圈、军乐队等。

(4)整顿学联党团。

人到丧葬筹备处。

又反动演讲队：

商大 180 人，余国主、民右从明天起一礼拜，且他们早决罢课二天，二十九【日】起。

光：学联代【表】大【会】到 40 余，民【校】、我占二分之一强，反动派十余校。此外有前未曾到十余，大多女校，意见与我们相同，惟罢课他们主二十九、三十【日】二天，后付表赞成罢三天者 30，四天 1 校，二天 9 校。向外宣传工作，昨今二天成绩很好，大会中除【我】们议案通过外，他们主抵货及海员罢工，又订五四纪念周。各校每天下午散课后演讲一礼拜，明天再派大批，决每天要开会。对外负责：唐豪。对内：光汉。党团：梅、余。今天情形较好。

党团开二次会，上午一次，报告工作，决定计划，各部已派人到各校。行动委员会，代大提出罢课议案及参加奠基礼，如送花圈队，罢课……又决二十九上午学联开公祭会，请各校派代【表】来祭，并决下午事，今晚又开党团会。

(一)明天派 40 人到各校报告罢课。

(二)宣传员分别开会告诉宣传要点。

(三)做宣传要点。

(四)明天发登启事。

(五)反动派今天代大表示可派人来办事，明天派人去叫他们来。代大今天来 40 余。

(六)文书股写信通告各校等，宣言通电译中外文，登中外各报。

(七)纪念指定上大……负责。

(八)明天派去宣传，报告罢课及演讲，特别去见校长，罢课赞成 30，演讲赞成 37，到租界无异议通过，大概总有群众。行委 20 校到 16 校，反动占 5 校——大夏、商大、光华、二师、群大。孙主无表示，惟我们同志二人表示右不好，惟反动代表态度很好。各校讲演队：南洋 60，复旦 16，上大及附中 70。总之 300 队无问题。

硕：各团联今天下午开代表会到 40 代表，通过议案照我们无异，决送挽联，参奠礼，市大也决定时间上午十时，发通电、启事等。惟公布事，仍决二十九先公布，因为商人已决罢市，且可使商人放心。

亦：小沙渡情形很好，浦东较坏，余模糊。讲演队：小(另单)共 323 队，可打八折。部委员同【志】较积极。

政治情形可乐观，英租界主和平，法租界命令三十日要和平处置，不准开枪，同时海军陆战队这几天操演。法决预自来水，冲自来水。严春阳也亲口训话和平。

二、讨论

(一)奠基礼问题：

热闹问题：人数各部委可 350，团体 1400 余，如学校、市党部等，青年团体 150 团，其余一切在内，大概可到 600 团体，3000 人。

决：明天下午，林钧来报告确数，如未到领出徽章多分，预备另发。军乐队因钱的关系，学生、市党部要多预备，学联请南洋童子军，各校可自己担任，各部委不能多。花圈队学联 20，各校都有。各团体旗子要多。奠基礼后要整队散会，拉商人团体跟随游行，此事很要紧，学联招待员要多，临时特别向他们联络，并苦求。学联、总工会、各马联要各有总指挥，学联——唐豪，上总——陶静仙〔轩〕。各团体不妨分散游行进去。

（二）组织问题：

1. 学生要特别下令，一点以前到会。
2. 指挥处由四团体负责人组织。公开的由原出席人：学中〔总〕——硕勋；学联——张超；上中〔总〕由松〔林〕与明天丧会提出；内部的亦农。纠察队 200 得力的，童子军、爱国女校已到。纠总主赵永生。

群众次序：(1)学生，(2)商界，(3)妇女，(4)工人。到宝山路散队，纠察队二边监视。

（三）讲演队问题：

1. 学联再开代大提出口号，学生全体到租界讲演。
2. 特别赞成讲演一周。
3. 地点：注重大马路^①、四马路^②、浙工〔江〕路^③、河南路^④、石路^⑤，每路〔从〕大马路新世界到抛球场；四马路、浙江路口至河南路；浙江路老垃圾桥到东新桥；石路、北京路到五马路^⑥；河南路天后宫桥至五马路。如缩小范围则只注重大马路、

① 大马路即现南京东路。

② 四马路即现福州路。

③ 浙江路即现浙江中路。

④ 河南路即现河南中路。

⑤ 石路即现福建中路。

⑥ 五马路即现广东路。

江路一带。

4. 调动队数：调到工人区域 29 队，工人可到租界 290 队，学生 330 队，需要在租界 900 队。又一个学校或工厂不应分配到一区，应分散。

5. 上午怎样进去并带传单及旗子。

6. 我们要否与军警小冲突。

7. 要严密的口号。

8. 演讲时间。

9. 同志要绝对服从命令及不准有左稚口号。

10. 不要因部纠纷而共同集中。

11. 如南京路^① 断绝交通我们如何进去，是否分散。

决：

(一) 地点：大马路、大新街^②、石路。

(二) 运传单、旗子。传单：

1. 旅馆。

2. 每同志少许带一带，旗子可用小点竹竿装在箱子内，也可在旅馆，找石路、大新街旅馆三处，由学联负责。传单学联五十万，上总三十万，上总找两旅馆，租界学联运入十万，上总运三万，明天就运。学联其余传单注重散在市大、上总工人区域。

(三) 讲演队十一点以前进租界。

(四) 讲演态度：

1. 一方面宣传租界不敢压迫的事实。

2. 避免冲突，和平讲演。如遇巡捕和平干涉仍讲演，到强硬时易地再讲。

3. 某队被干涉，别队不要一拥上前，只是自顾演讲。一人被

① 南京东路即现南京东路。

② 大新街即现湖北路。

捕，同队人同去二三人，别队自顾讲演，其余琐碎准备由指挥人负责。

4. 指挥问题：

总指挥处：上午在西门，下午在大新街。上午小北门、西门电车道集队，下午集队以传单处。

总指挥：亦、松、昌。

讲演队昌特别注意。

分指挥处三：小、曹：伯^①、庄^②、张^③、文^④。引、杨：叔^⑤、禹^⑥、尹。浦：人^⑦、震^⑧。

分指挥地点由他们自定。

总指挥处的分指挥，讲演队：梅^⑨、素光、泽^⑩、唐^⑪、超^⑫、民校三人。市【民】大【会】——学：梅、简^⑬、永^⑭、声。工：松、□。

5. 交通：非常由松、亦负责找总指处。普通：松、亦。演讲：贺、梅负责。

6. 公开指挥：市大——学生：李硕勋。工人：陈之一。主席由硕负责。

7. 讲演队分配：

① 伯即郭伯和。

② 庄即庄文恭。

③ 张即张廷灏。

④ 文即谢文锦。

⑤ 叔即张叔平。

⑥ 禹即马禹夫。

⑦ 人即张人亚。

⑧ 震即李震因。

⑨ 梅即梅电龙。

⑩ 泽即余泽鸿。

⑪ 唐即唐豪。

⑫ 超即张超。

⑬ 简即刘荣简。

⑭ 永即张永和。

学生由 1/2, 大马路 1/2, 大【新街】、石【路】: 贺。

工人由 1/2, 大马路 1/2, 大【新街】、石【路】: 亦。

市民大会: 明晚登启事。又奠基礼散会后宣传, 学联、上总等□□登及下命令。各团联指定人去接洽各团体及官厅, 名称是追悼大会。明晚八时在此地开会。

五月二十八日晚

林: 台已搭好, 明天上午可布置好。团体今 960, 明天有 200, 望上总明天派 30 干事。学联干事明天上午来。今天预备十香亭, 用军乐队送进去, 出来时香亭迎送, 花圈等预备好。主祭, 已决请王彬彦、杨杏佛等都可来。

硕: 各团联办事人, 学联来二人, 谷宜未来, 今天办事已分配, 朱义权任交祭〔际〕, 景仁任庶务。今天又派人到官厅及各团体接洽, 请主祭的演讲, 杨杏佛、李汉俊等可来。借公共体育场, 请童子军, 体育场要官厅通过, 官厅、警厅要请示孙司令, 并说已有各公园〔团〕联合会要求在沪军营开会, 条件要报告人数及主席等, 人数要少, 不准游行, 又要有负责人签名改〔盖〕章担保, 戒严司令尚无回报。宣传方面已登报及公布新闻, 信中竭力表示和平, 严守秩序, 名称定上海市民五卅周年纪念大会, 搭台明天进行。

光: 学联已将昨天议决都执行。宣传员出发 50 到各校见校长并接洽, 罢课已登启事, 纪念会事已预备, 童子〔军〕也不少, 对五卅准备新闻已发表。

泽: 特别委员会对讲演队已分队、分段, 每条分三段, 每段有指挥, 每路总指挥。南京路占二分之一, 大新街、石路二分之一, 比较红色的学校调在不重要去〔区〕, 在南京路一百余队, 大

新【街】、石路八十余，明天开会再决定。南方大学附中教员也有演讲队。

妇联 30, 上附 50, 南洋 16, 豁南 20, 文治 7, 南方 50, ……共百余队。

亦：内部工作各部委都谈过，工人有 16[?] 把握。码工五万，决罢工，罢工有声势，不过善后很困难。

光：南洋有行委会，主任为反动派，校长向各校接洽，今天召行委禁止召大会，并说戒严司令已发信到各校不准罢课。总之，罢课不可乐观。南洋出发讲演否成问题，他们预备 6 月 1 号公祭陈烈士^①，当局故意把明天考试各课，且行动委员会不负责，大会很难召集，后各级代表大会决召大会，如明天不能召集，就不能罢课，再或许星【期】一可罢。

讨论：

(一) 明天问题：各团体都登启事。人数已到四千，热闹，有香亭，有军乐队 30，也不成问题。筹备处明天要提出指挥人。各团体再去警厅接洽。

(二) 讲演队：已由泽鸿有详细分配，讲演大纲以学联口号为标准。

(三) 明晚十点开，地点仍旧。

各部特会 五月二十九日

亦：今天形式虽好，惟秩序不好，纠察队不得力，明天恐更加不易使秩序好。现在先报告。

一、报告

南【市】：明天预备在五马路埋伏及藏好传单，到讲演时开

① 陈烈士指陈虞钦，是五卅运动中牺牲的南洋大学附中学生。

始。电车工人有点把握，铁厂可罢者，求新等一部分。今晚再预备贴开会传单，市大的台凳等已预备。

中：学生方面不能罢课者大同、务本，余校能罢。演讲队八十，都可到租界，参加市大也可以，星期一难罢课。

杨【树浦】：中厂除恒丰外，有四总厂先放一天假，恒丰且允鸣汽；外厂老怡和老厂完全可罢，新厂星期日夜工不上，星期一不罢。东方、新怡和交涉二次都不允许，拟发传单及拉，拉不下用强力去做，传单及画报等都发。明天预备，今天住旅馆一夜，讲演队也去。市大可去千数百人，普通商店须候总商会命令，本地市大如上午不成，下午分头开。

【闸】北：讲演队可靠者一百十队，普通十队，市大不能多去。传单、标语都预备好，今晚街上携旗。

浦【东】：日华今晚罢工，祥生铁厂明后天都可停工，惟无人出来。香烟厂老厂空气浓厚，新厂困难，决派讲演队去讲。演讲队日华有百余队，到租界可二十队，参加市大可千余人，演讲旗子须今天新做。码工明天可罢，空气还好。市民太沉寂，工人怕发传单，分市大开。

引【翔港】：申新要做工到明天十点，永安无通告，惟可不上工。外厂同兴、上海勉强可罢。演讲队因都是女工和小孩，不能到三十队。市大参加者所言大约可四天。商人中无可活动。

杨：英美烟公司今天已罢工，因厂主自动半天，明天也停一天。

小【沙渡】：集中在日厂，中厂无组织，明天中厂不罢工，惟各厂有人参加。日厂情形较好，内外棉都可罢。同兴、日华最要紧，大约可罢。现各厂代表已向厂主交涉，工资二十九发，已允许。罢工要求无结果，同兴东洋人态度很硬，如谁罢工谁开除。日华厂主说不管，工厂无论如何要罢。同兴拟用纠察队强逼罢

工，可有把握。同兴、日华如罢，余内外棉不成问题。现工人空气很好，可有把握。惟恐有冲突，惟我们不主张。十三、十四厂前较消极，现已散传单，工人都愤激。纠察队已组 300 余，后按工总只要 280，余改讲演队，现已组者，男工 30 队，女工 60 队，惟到租界藏匿很困难——男 20，女 60——预备先到市大，后入租界。传单队也组好，今晚散标语，由林登岳负责指定人去贴。指挥照枢通告，预备先到市大，后到本地对□事。租界上由陈维毅负责指导。如上午市大不成，下午本地开，惟我们缺少传单，因被捕房抄去。旗子已做三千根，先藏在西门，到市大者可五千。

曹【家渡】：可罢工者只喜和，因厂家见总工通告怕了，恐可自动停工，惟与日华很有关系，日华如罢，喜和很容易。崇新厂决后天怠工，公益无望，丰田无望。申新厂主要总工会过去不给他面子，所以不能放假。中华工业及中华书局都放假。讲演队可入租界者 20 队，齐集在哈同路中华小学，旗子未准备。纠察队平时训练不好，现拉可达五十余队。失业工人、同志——可派三十队到租界。标语队标语太少，成绩很好。传单队组十队，决明天早晚发。到市大人数，如喜和罢工可到 300 人，丰田可 100，申新到 20，中华书局全体可 400，中华工业 100，东华可 500，共到少 500。

法【租界】：学生数量可到讲演 200。

徐：南洋情形不好，因学校小考，本可愤激，惟行委主席非同志不得力，怕校长压迫，大会开不成。昨召集级长^①会议很滑稽。今天到百人，秩序很乱，今晚再召集级长会，结果并不会好。明天市大恐无人，到演讲至多 30 人。同文书院、复旦都不好。

吴【淞】：预备单开市大，各大学接洽均无结果，都不能参加，

① 级长即支部书记的代称。

且学校压迫甚严。商会也无结果。惟唐山厂有百余工人要罢工，□大、中华也有调班消息，已接洽无正式决定。中国铁工厂也不见好。华丰日厂特别注意，并勾结警察、包探。昨晚俱乐部开，武装警察来威吓，因此市大很困难。

北中：大多数预备演【讲】，不到市大，传单无时散发，决于今晚发。

二、结论

看报告不能乐观。指挥无系统。惟今天有几点望注意：

(一)鼓动同志：今晚招负责人谈话，说明今天市大情形很愤激，使他们明天都去市大，到会要特别早到，明天市大一定开得成，因今天很和平。此外，严春阳及租界已通知不要过于压迫。昨各团联去要求戒严司令，他言语很可看出不压迫。巡捕房也有命令维持和平，所以明天不要害怕，无论如何，九点钟工人一定要到齐。大家抱十二分精神，绝对要人数多，今晚特别鼓动，明晨尽力拉人。

(二)讲演队：北普要确实 40 队，余各部把调租界外，余留在本地。又组织不要靠纠察队，明天要按区域同学负责指挥，纠察队明天要特别通知组织好。讲演队明天一定要去，由各部委负责人负责指挥。我们不要怕讲演，被捕时对付方法如枢通告。讲演时间二点起，三点半可止。学生讲演队不参加市大。

(三)传单今晚发给商人。标语今晚、明晨贴，给工人看。

(四)罢工：小沙渡日厂、同兴、日华无论如何要罢，余不要用武力。

(五)明晚学生讲演队：小沙渡 20(四时半)，杨 5(四时半)，引 4(五时半)，浦 5，南 5(上午五点)。余明天下午五时，南市、闸北特别多到市大。

(六)注意点：(1)万一发生事变，各部委热烈宣传罢工恢复

五卅精神；（2）市大后，如各部委有特别情形，必到此地来报告；（3）后天罢工如有特别情形要来报告；（4）六月一日下午一时到二日上午十二时半，各部要详细来报告。

（七）总指挥处惠中旅馆。

（八）公共体育场如市大开不成，就在民国路开。

行委会议 五月二十九日晚十时

一、报告

硕：各团联今天与官厅接洽公共体育场，公〔官〕厅说已打电到南京，回电一到，即通知。会场布置照前一样，主席团对内张超、朱义权、林钧，对外四人。讲演人杨杏佛、李汉俊、王汉良都允许。所应讨论者为指挥问题。

光：今天下午开纪念会，各校代表不少，有三十余花圈，音乐队也有，不过因代表会开了已一点余，所以到会太迟。关于讲演问题，反动派主张激烈者到南京路，次之公共租界，再次华界。指挥，设总指挥，分指挥五个，分任华租各界。罢课今天连中立的有三四十，反动派不罢。讲演指挥人数稍有改变，指挥地段由各校自己认定。凡民校领导者，大致与我们无异，大致可出发讲演者四五十校，反动派很少，又反动派讲演一周问题已通过。

昌：讲演队昨晚可乐观，今天不乐观。指挥学联、民校，我们都有不同，所以不能集中。今天上午开指挥会到者很齐。讨论：

（一）各指挥发生关系：分路指挥、段指挥、总指挥，各有交通。

（二）技术问题：用口头报告及记号报告，用纸写 A、B、C、D。分：1. 被捕的，2. 被解散的……又定二十多条注意点，交通在上大指定二十人有脚踏车。下午开民校会，200 多人只几十人，所

以报告不普遍，现决今晚印通告，明天上午发出。且学生恐惧，不过在明天还可到 200 队。学联负责人太忙，技术工作也不好。

松：上总被各报欺侮，所有停工启事等都不等〔登〕，今天对各报发警告，要打送报人，一方面预备如今天送件不等〔登〕，的确要对付他。

罢工大体形势还好，华商电车决罢。各工人区域，小沙渡有十外厂，杨【树浦】有数厂，自动停工者不少，浦【东】福生、日华、祥生、大英烟厂。惟码工明天罢下，但他们只说预备三天生活，后天不知能否上工，此事很有关系，他们想三天后发救济费，纠察队要生活费，领袖人要生活费。

华商条件，此事要解决于股董，股董也不满公司。

(1) 分花红。

(2) 平均偿工【钱】一月。

(3) 工作时间八小时。明晨派纠察队，警察已运动好。代表已预备十六人，形势尚好。码工条件为增加工资，已有详细分配。宣言已预备好，看明天形势，惟我们已给好影响于码工领袖。总工会给他们的办法，三天后大家到买办家里去要饭吃，如抓人，大家都去。又三天后除请求同乡会各团体外，可随便到各方面去吃饭，这样子一定有许多团体出来募捐，明天如罢下，我们定可有把握。

租界电车工人，内部力量已来不及，只用外力，明天用传单威吓，要他停车二小时，一方再用方法，使电车出轨，现电车及长途汽车已自动下玻璃。

亦：罢工者据今天报告有十六外厂，有把握或可到 20，全数 20 余。参加市大的工人有 12000，学生不多。

二、讨论

(一) 市大指挥：今天下午枢召各部书记会批评今天的不好，

一方面嘱他们按时到，规定九点到集合点。组织问题，明天完全按区域受党的指挥，各部委负责。公开指挥仍照前议，加派陶静仙〔轩〕、张佐臣、大总统。明天绝对包办，避免形式，惟各团联应注意搭台，已通知南市预备台凳，明天开会可即在民国路^①开，要郭景仁预备台。此外，多预备交际招待，集中一处——西门茶馆——一切统由硕勋负责，主席决由张超，如张超不到，林钧代。旗子已预备好，再做一致世界被压迫民族书，通过抵制英日货宣言。游行路线照旧。

(二)讲演队：惟时间改为二十分钟。

无他讨论。

梅：地点三路外都。

全枢会议 六月二日上午九时

议程

主【席】报【告】：许久未开全枢^②，因人多离沪及为五卅事忙。

一、五卅运动的经过及今后我们的工作

亦报告：五月工作全在五卅，现只报告五卅。四月二十五、六起即开始准备，当时决定五月各节，对五一、五四、五九不十分热烈，只各方分头开会，发标语、传单，最后集全力于五卅。五卅结果，大家满意。我们从十五起即开始准备，召集各部委等组讲【演】队一千余，有传单、标语队等。又决定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各方准备好，二十六开活动大会，同志尚涣散且很怕，于是由尹宽到各部委去指导，松、亦分头召集同志讨论。各同志到二十八以

① 民国路即现人民路。

② 全枢即全体区委会议的简称。

后才真正行动起来。可是当时我们怀疑帝主、军阀必将严厉压迫，可是我们并不害怕，一定觉得非调动群众不可。二十九日决定三千人行奠基礼，后竟到四千，这天可说完全是我们的群众，有一千余团体，我们占八百余。三十【日】一方面开市民大会及租界讲演，市大我们首先提出五十万群众到会的口号，因为我觉得这天学生、工人有二十万罢工、罢课，有百余万商民罢市。二十九晚开各部委会，估计只一万余，但是三十到会人数实有三万至三万五千。这天纯全是工人，学生很少，商人更少，空气很好。不过游行很零乱，分成三路散走，很不好。再讲讲演队，预先埋伏在租界，在十一时前，学生四百四十队。学生一百九十队，共计实到三千人。首先决定二点起讲一个钟头，早上改二十分，一点钟改十分。这天情形很激昂，最激昂处为永安公司到东新桥，普通市民与巡捕打到四点钟；再从东新桥到北车站，电车都被打毁，小沙渡工人一路打回去；大世界到外滩，又〔小〕沙渡到曹家渡、杨树浦，各方面打毁情形很普遍，影响的人起码有五十万。开始讲演时，商民、市民都大奋激。惟此次运动的缺点，中局虽认此次运动满意，可见未认清客观环境，帝主不敢开枪，又宣传太坏，传单少，大马路不见标语，如认清必可多到几万市民。现我的意见：（一）缺点与上面同。（二）五卅以前同志太消沉，此消沉现象从今年过年起，休息二天的缘故，因客观则国民军失败，国民政府变动；主观上则上海范围太大，负责人太少，枢蔚人虽多，都非专责，负专责者只文恭、尹宽、亦、之华。此四人多病，且文〔恭〕跑外面，所以不能常到部委，不能鼓起同志兴趣，所以五卅运动不能多调群众。昨天我与各部委谈话，尚有许多缺点，明天召集全上海活动分子大会，详细批评。但是五卅后我们已得到一个新的时期，已到了很积极的时期，我们要对同志提出“继续五卅精神”的口号，因为同志有许多在五卅后大事休息，又有许多

要辞职，这是很不好的现象，所以要用上面口号去提醒他。现在我觉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六项：

1. 党的政治问题：

上海为唯一主要政治的地域，就是要注重地方政治，我们从华董问题做起，后有收回会审公廨……等，集中于五卅。可是我们并不了解上海地方情形，商人对上总及学联、市党部都头痛，所以我们很困难。又上海无市民领袖，不过我们已得到兴趣，现在因此次五卅运动一来大有变动。此次运动，由我们开始，而各民众充分的表现，足见上海大多数市民都很革命，所以我们要提出市民运动的政纲，把所有上海市民弄出来，与帝主、资阶反抗。现在我们有几个重要工作。联合战线问题——须手段，不要操切。具体的事情：

- (1) 抵制英日货，由学联、上总与商人团体去联络。
- (2) 收束五卅运动。此次我们已得各方好处，我们要由济难会出来救济被捕、被监者。
- (3) 发展商民运动。我们要推翻各马路商联合会，另造团体。但在未成功前，仍与他联络，这工作就是发展沪商协会，内有商人三百，我【与】他们能谈政治，这是很要紧的工作。
- (4) 提出市运政纲，惟起草很困难，惟现必提出，使上海市民有政治目标。

至于全国政治运动，可不详细讨论。广东现大变化，我们只看中央。

2. 党的组织问题：

(1) 发展组织，最近党不发展。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全沪 1350，今年 5 月 2500，因数月来淘汰很多 800，大体停顿发展。五卅后可大发展，凡此次运动中人，都可吸收。

(2) 整顿组织，现枢派来赵士炎，能煽动，能工运。此外又

要调人来。又上海地方与枢蔚分开，大概松、项上总；亦、尹、士炎、文^①上海，因此可大整顿。下层整顿部委工作，中局前要取消部委，我们不主张，后决试办，但现五卅一来，可不取消而试办。现我主减少部委人数，如小沙渡最为主要，次杨、引，次曹、浦。所以小要多人；浦、曹减少人。浦东方面闹意见的都调开。江元青是工人同志，我们要特别帮助他，对知识分子不注重。浦东我书记兼工人，宣传兼组织，曹家渡也如此。闸北一书记、一宣传，南市也如此。整顿支部，我们要提出大发展组织、大洗刷同志的口号，凡不到会、不交费的都开除。整顿枢蔚本身，文恭一回，马上分开，上海地方独立。枢本身分配工作问题，现在负责人终身负责，但欠更积极、更努力。第一要常到各部委，必要能明白每工作组、部委负责人的性情，最好常去谈话，与他们接近，参加支部会，如此则党的精神必大发展。又枢蔚组织书记处过去情形与现在不合，现书记处要组秘书处，设一秘书长，分配工作，对中央报告及发通告。此外组会计科。又徐【汇】140，法【租界】130，同志较多，我意两处合并成立学生部委。又提倡点官僚主义，取它好处，就是做事及对付，都有总章及条理与秩序，说怎样做，就怎样做，说几时做好，就几时做好。

3. 党的教育宣传问题：

对外：推销中央出版物，使深入上海群众，随时发不定期的小册子及传单。

对内：提高党员文化程度：（1）多出宣传大纲；（2）办党校，枢及部都办，甚至可指定同志专受教育——现枢党校已有人可办；（3）党报要出版。

4. 工人运动问题：

主要问题，工会群众化，过去只首领式的运动，只印刷、码头

① 文即庄文恭。

尚好。现要群众化，要特别大发展，要真正组织各方分工会，租房子，准备用钱。

5. 学生运动：

上海学生运动特别重要，最好召集全体枢蔚会，由学生同志来报告。上海学生运动，五卅后恐要分裂，各大学同志会很稳健进行，拉去群众。上海有五团体最有势力，我们得三个。我们对学运要防分裂，又要群众化，要发展青年团，C.Y.要注意，可以抵制分裂。此外发展国民党等，现徐、法都有同志不少，下次要学运负责人做报告开会。

6. 民校工作：

过去太不积极，因内少负责人，又少社会有名，现党员一千二百人，内有共【产党】员恐占六百以上，现有商人三百，较积极。五卅市党部完全未起来，只青年部做，市大时，到十点钟才预备买布写旗，足见未预备，所以要整顿。再我们对民校工作，由混合而转到联合，要把左派做工，我们在旁督促，以后要开联席会议。

总之，我们今后：(1)继续五卅精神；(2)党的工作群众化。

松：对大体意见满意，惟工运方面，可补充一点。工运群众化是对的，过去很狭窄，结果要自杀，此后要大规模做：(1)真正挂起牌子；(2)成立代表会(各区要经常的)；(3)工会组织过去规模太小，以后要扩大。上总对各工区指挥不密切，上总命令执行很慢，各部委不健全，不能督促组织员。具体意见，要分区，小、曹、杨、引、浦，每区上总派得力人，应付该区事。公开为特派员，内部为党的两区书记，该[给]他权限放大。一方面我们要大发展，如邮电，如电[店]员，如手工业等都要成立总会，拉到群众，也要专派四、五人负责（以药业等为基础）（以金银业等为基础）。上总本身组织要健全，以新旧发展的产总联合成委员会，

人员主要在我及项英、何味辛；南、浦李晨〔震〕因；小、曹……，

又，铁厂、烟厂都可发展，南市铁厂及江南造船厂……都可大发展。烟厂、南洋烟草公司是右派大本营，我们先要打入去破坏他，然后从事发展。

又，工会办事人要提高质量，淘汰不健全分子。

又，海员也有新发展希望，最近可建联合战线，现已有五公所可以联合，如水手公所等。现已与负责人交换意见，以后预备承认公所为海员工会分会，会费只交公所费，即为会费，只由公所抽二成给工会。码头这次虽未罢工，只浦东罢的，杨树浦罢二码头，浦西一码头（招商），现仍在准备经济罢工，同时码总要增添人，又将无组织的码头组织分会，又要宣传工会非专发救济费者。印刷新发展西报工会，一月内要成立，此次虽未罢工，但已找到二十余人，可发展二小组。《上海日报》也可组织，又要许外国印刷局。又捷音公所有二千余人，组织很稳固，内有二十万元钱，所以我们要去发展。预备从后天起要举行一次抵制《新闻报》的运动，大概要一千人，用三百元钱，将《新闻报》扯毁，然后可在捷音公司发展。

又，对工团联合会，用一月宣传打倒他们，纠察队要经常组织。

总之，工会要群众化，要改变组织，发展手工业工人，发展店员，发展邮电。

冰^①：对枢大体无意见。惟民校以后工作，应注意一点，在总政策——联合——之下，我们同志如推〔退〕出太多，就会落在右派手里，且各方面如我们同志退出，则工作势要停顿，所以我们应仍保持一点混合形式。再我们今后工作如注重组织，则我们很吃亏。我意在现时一方面让他发展，一方面不要太退让，有

① 冰即袁玉冰。

许多地方仍要拿住，所以以后组织工作，专注重新党员。市【党】部内部都为我们同志，现在都不起劲，因受广东变动影响，以后技术人才多用真正党员。

又，执行委员会问题，九人，三候补。九人中二人为真正党员，候补中一人非同志。

〈略〉各区党部情形更坏，都无健全组织，有许多只一个常务委员。总之，现在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找真正党员来接替我们。

世①：上海工作形式不要注意太多，我感觉上海无阶群众是中国模范群众，因已近代化。各处有许多奇怪形式，上海已消灭，现更有新形式。上海党的劳动运动已有五年，可是五卅后才真正成立。惟上海环境，劳动者已可少负政治责任。汉口虽近代化，终不及上海。广州多手工业。北方开会很困难、很苦，上海就不同，开会较自由，可见上海环境较好，所以枢应怎样使模范无阶工作做好，这是第一重要责任。

1. 发展组织问题，就大方面言，要革命不能不讲联合战线，在最近时间，我们也要提出继续五卅精神。还有一点下层说介绍不能开会，训练很难，这许多困难问题，就不能实际发展，我们要解决他。从大方面就可提倡大介绍、大开除。因为群众很简单，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认识，就介绍进来，如果进来后稍有不合，就可开除，这样结果就拿住积极分子，就把党去深入群众。

2. 党的经验，如先无党的运动，而有工会运动，结果工会会来反抗党的。所以我们以后一方面要发展工会，同时要注意党的工作。

3. 组织工作很困难，现在全世界尚成问题。组织问题俄共产党新发现，但各国各地情形不同，仍不够应用。现在我们就

① 世指赵世炎，即赵士炎。

是要怎样把许多问题联络在组织上？但我无具体方法，只希望大家注意。

4. 职工运动，我意可分三方面：(1)产业工人，以纱工为中心。(2)应分划市政工人一部分，此为城市革命最起作用的工人。(3)要注意经济问题。

又，对于民校问题，此次二次中央会议，为季陶主义之实现，蒋介石受叶楚伧、邵元冲包围，惟蒋事先有条件。现在党的政策仍不变，要赶快做到上海也如此，实际问题在赶快找群众。

以上为我临时感觉的意见，至于工作，我对亦所报告也同意。各部委同志有闹意见的弊病，我自己不愿做〔坐〕在枢委里面工作，我要到下层去，又我在上海恐不能久。

之^①：妇女工作是特殊的，可是党素来主张妇女工作非女子做不可。现在工作分女工与学生二种，都不能与男子分开，此次五卅运动，虽开行动会，但事实上非与各方面合并不可，如学生，如女工都如此，所以此次运动就好点。前次五卅运动因男女分开放失败，现在实际上妇女能力太薄弱。总之，男女不应分开。

又，从前下层女工运动做得不好，此次五卅后，要特别注意女工运动，可大发展，惟缺少人才。

又，联合战线，党的内部宣传工作不群众化，上层虽四出拉人，而下层同志统没有晓得，往往对外界表示不好。

松：联合战线不要太紧，要松一点。

世：对此次五卅运动，做一小册子，宣传今后市民应怎样？

昌：学生运动大体无异，但以后注意：

1. 大学同志会，已有大组织与进行，我们同志把他当做临时式的团体，我们应如何对付？现决竭力攻击，尤其是领袖朱经农、郭任远，说明学联为学生唯一组织。

① 之即杨之华。

2. 国家主义【派】在五卅中很积极工作，民右消极拆台，我们要反对右派及国主。

3. 过去学联工作太不切实，有政策而不实行。

4. 赶快要定出学运政纲。

又，党的组织问题，内部太不好，如小沙渡只晓得郭伯和。根本原因，知识阶级在工人区做工很不好，因他们不能接近群众，应速提出工人领袖。

又，联合战线，此次我们工作很不好，以后很紧要。以后一方面使同志注意了解联合战线，一方面要注重下层联合。

又，以后对C.Y.指导要注意。

亦：沪枢最坏是组织工作，过去只技术工作，现在要赶快做起来，关于大的运动可分工，组织要想出许多方法，确能调动大批群众。我觉得现在马上要做的，找到干部人才，就是要跑到下层去与群众接近，此外无具体方法。至于机关一方面，内部技术工作尚整齐，现在就在重新做起。总之，组织部可专注重工会组织内部组织。至于普通市民方面可分由书记担任，只要这样，下层既好，上面就可严格工作，取缔各方面的不负责任的现象。再重要的就是训练班问题，要马上办起来。无产阶级的科学性，上海同志最好点是能绝对服从，工人中党的空气很浓厚，上海组织工作因邦〔帮〕口多，很容易进行。但上海环境太大，同志应付不了，所以不大做得好。

以上各情，由我先去起草，于下次会议通过印发。现在我们要振作精神，明天会议中大煽动，一方面分头召集各方面会议，必可大进步。现在五卅过了，我们的压迫较轻，可多开大会，多做煽动工作。

明天大会报告我去做，批评三坏处及好处，又说今后进行。礼拜天再开大会，报告广东全部政治情形。

二、分配工作问题

赵士炎任组织。

特别会 六月二日晚十时

刘^① 报告：

1. 五卅自卫团，本预备 1000 人，分八队，记号左膀挂黑布及五色旗，到者实 800 余。南市、闸 160，杨 250，曹 150，引 100，浦 50，小 100，共 860 人。南、北较好。南市夹在铁工厂队中，先有脚踏车，【闸】北程度高，能自动维持。曹、引虽来，但兼做工人代表团事务，不能多做事，引也如此。杨树【浦】码头很听命令，小沙渡最差，浦东也不见好。最大缺点，到会太迟，所以指挥群众不好。又下层负责人不能自动，游行时也不会维持游行队，所以以后训练方法非改变不可。从前组织不好，太偏于同志组织，以后每队至多二同志。另再注意下层训练，以后想方法注重游戏，使他练习分配工作，且在休息时多与他们谈话。因此，以后每区必预备队。

2. 军事调查，与前无甚大异，谢鸿勋的军队仍驻在，现有马祥生与谢部下某人相熟，可着手发展。

3. 调查工作，沪宁沿线有商团组织，只无锡、丹阳没有，杭州保安队，也去调查，过几天当有报告。

何^② 报告：

此次运动中，看出纠察队太薄弱，因为都是临时拉的缘故，所以在名义上虽有一千五六百，现只八百，打对折。纠、卫工作如长此下去，很不好。现要切实做基本队工作。全上海先预备

① 刘即刘重民，时任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负责人。

② 何指何松林，即汪寿华。

500 纠察队——二团——重新派添人专负责训练。平时就训练他们保护会场群众的方法，一月中，由上总阅操一次，一切都在平时预预备好，临时只一命令号召好了。500 人做好了，再谋发展。

亦：

1. 自卫团是大问题，尤其是工人实在不能多。因生活关系，以后引、杨一团，小、曹一团，闸北 100 人，南、浦 150 人。

2. 工人自卫军，每部 10 人。此工作要做好，因上海环境需要小暴动，使群众革命化，故自卫军很重要。现尚无诚勇可靠之人，以后把战线缩小，能力集中，同时人数减少，负责人加多。每区要有人负责与他们专门谈话。

飞①：

工人自卫团的意义，现在只做保护自己，如保护会场等。自卫军是党的基本队，人数不必多，惟较有专门知识。眼前做法，自卫军工作未做好，此为训练人才起见，如训练得好，就可多进行自卫军，一二月后，必可有切实发展。自卫团要先就各地进行组织，我们对此工作要切实，不要奢望。如能每区有 100 或 150 人，再有 10 人较多训练者就好，且以后须注重军器教授。上海还谈不到暴动。

亦：

现在上海情形，实在需要小暴动。

决——切实做到：

自卫团要 650 人。

自卫军 40 人。

要有专人负责做试验小暴动的工作，要检备器具。

〈略〉

① 飞即王一飞。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五卅周年纪念 运动经过与教训的报告

(1926年5月30日)

上海区对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经过与教训

一、捕房与警厅方面之事前防范与诱惑

二、我们的准备

(一)内部的准备

1. 枢蔚自身的准备
2. 各部委、独支的准备
3. C·Y·方面的准备
4. 外埠各级党部的准备

(二)对外的准备

1. 五卅丧葬筹备处的号召
2. 与各团体联席会议之周旋
3. 与名流绅商之联络
4. 工人方面的鼓动与组织
5. 学生群众的鼓动与组织
6. 妇女群众的鼓动与组织

三、五卅纪念之景象

(一)奠基礼之悲壮

1. 事前之接洽

2. 我们的准备
3. 开会时的景象及游行

(二)市民大会之热烈

1. 事前之准备
2. 开会时的景象及游行

(三)租界讲演之奋激

1. 事前之准备
2. 捕房之防御
3. 将讲演时之南京路一带
4. 即讲演时之南京路一带
5. 小沙渡工人在租界游行的经过
6. 讲演时各方面之小冲突
7. 市民与巡捕在各马路口之巷战
 - (1)用石子椅凳投击西捕
 - (2)毁坏电车
 - (3)与西捕寻玩笑

(四)罢工、罢课与罢市

1. 罢工
2. 罢课
3. 罢市

(五)各方面的表示

1. 商人方面的追悼与静默
2. 各大学同志会所领导的各学校之抵货宣誓、校内追悼、华界讲演
3. 民校右派之斜桥假市民大会

(六)外埠各处的表示

四、五卅纪念所给我们的教训

(一)五卅纪念的作用
(二)五卅纪念的教训
(三)五卅纪念中我们所表现的缺点

1. 事前不能把客观的政治环境认识清楚
2. 尾巴主义之表现
3. 宣传工作不普遍
4. 组织不严密
5. 宣传技术不精妙
6. 部蔚工作不积极
7. 各机关工作太消沉
8. 同志精神太涣散

结论

一、工部局与警厅方面之事前防范与诱惑

我们要叙述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经过，不能不先把帝国主义的工部局与中国军警当局事前的防范说个大概。总括他们防范的经过，可以分做两方面：一方面是以软和诱惑的手段，使所谓“优秀华人”的大商阶级与改良派的知识分子，离开民众的战线，减少民众革命的力量。其事实为三月十八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及全体董事设宴招待上海领袖绅商虞洽卿等百二十余人，赏赐三华董；以庚子赔款诱惑一般大学教授如郭任远、朱经农等，使之压迫学生，不许出来参加五卅运动；及造出种种宣传赤化的谣言，如共产党将于五卅日放火，以淆乱民众的听闻等。一方面是纯以武力相威吓，想把胆小的中国人，吓得不敢动弹，当然不敢参加五卅运动。其事实更是不胜列举，最明显的，工部局既自己在各报登布告，说在五卅这天，如有人借端滋扰，必从严取缔，又特地致公函给中国交涉使，声明如果今年五卅日华人

再有如去年五卅那样的行动，必仍以强力对付；一面则在各马路口加派中西探捕，检查行人，尤其是五卅将到的几天，检查特别严厉，并调集大批军舰停泊黄浦滩边。中国官厅，差不多是帝国主义的雇佣，当然奉命维谨。孙传芳、陈陶遗很早就通令淞沪警厅及各机关，严重取缔集会结社，宣布特别戒严，搜查来往行人，并举办清查户口——虽然并不完全在对付五卅运动，还有一部分的意思，在防制盗贼，可是同时，在防制五卅，搜查赤化机关。总之，这时候的上海社会空气，实在紧张到了极度，不但“民有戒心”，竟好象弥天大祸快要到临一般；同时帝国主义与军阀这种防范与诱惑，确也得到一部分效果。如上海总商会始终不出来参加五卅运动，会长虞洽卿且于将到五卅那几天，跑到日本去了。各马路商界联会不敢在五卅日举行奠基礼，必要提早一天，通令各商店学徒、店伙于是日不准出店门。各大学教授如郭任远、朱经农等，禁止学生出来活动，提倡在校内分头举行追悼会。许多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家属，都各逼其子女向学校告假回家等。这种景象一方固完全暴露出大商阶级与许多大学教授的性心怯懦与妥协，同时在工部局方面，当然要窃自庆幸其所施策略之胜利；而在别一方面，实在增加了不少的我们活动上的困难。

二、我们的准备

(一) 内部的准备

1、枢蔚自身的准备：枢蔚以五月各纪念节，既为帝国主义与军阀所特别注意，故对于五卅运动，准备时间格外提早。四月十三日主席团会议，即经决定关于五月份各纪念节的运动大纲：

①召集盛大的市民大会——以行奠基礼为号召；

◎举行大规模的和平示威运动——不流血的租界讲演。

次日即由宣传部印发宣传大纲，一面准备印发传单及标语，另再通告各级同学，令各从事准备。从此每届主席团（每周二次）必特别提出五卅问题讨论，决定各种办法及讲演队、纠察队人数、地域的分配。每次各部委书记联席会时，必当面指示活动方针，并考量各部委同学活动的状况及环境压迫的程度。五月十八日，决定亦农、贺昌、松林、梅电龙、韩光汉、余泽鸿、林钧、杨之华、李硕壠九人组织一“五卅行动委员会”，每晚开会一次，一方面互相报告各方面活动的结果，一方面决定继续活动的方针，直至二十九晚最后一次开会后，始告停止。又于每次行动如奠基礼、市民大会、租界讲演等之前一日，枢蔚必发紧急通告一次，授以活动的具体方法与范围。廿九日下午五时，参加奠基礼后，又特别召集一次各部书记会议，指示五卅日下午租界讲演的时间与地点。此外每次行动时，都由枢蔚负责人亦农、松林及中学枢蔚书记贺昌为秘密总指挥，指挥一切。

2. 各部委、独支的准备：各部委、独支最初非常消沉，除开会时报告枢蔚通告宣传大纲外，一点没有行动，直至五月二十二日，枢委召集全上海活动分子大会后，始各稍稍有点行动，可是仍不见得起劲而切实，后由亦农、松林、尹宽等轮流到各部委切实指导，方才真真〔正〕行动起来。每部委都组织行动委员会，并召集活动分子会，一面组织纠察队、讲演队及其他关于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等的组织，一面从事对各种群众的宣传与煽动，每次行动时的指挥，完全依照党部组织，以各部委书记为每个区域的群众的总指挥。

3. C·Y·方面的准备工作：C·Y·除学生运动及青年团体运动为其特别担负的责任外，各部委工作概与C·P·部委协同进行。

4. 外埠各级党部的准备：外埠各级党部，枢蔚除寄发通告及宣传大纲或用书函大体指导外，别无实际的指导，只是由他们自己为相当的准备而已。

(二)对外的准备

1. 五卅丧葬筹备处的号召：我们觉得此次运动，必须有一色彩较淡、易于引起各种民众的同情与参加的团体出来号召，才能调动大批的群众。因此决定由五卅丧葬筹备处定于五卅日举行奠墓礼，从事与各界接洽与联络。结果，以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恐怕五卅日我们有激烈的行动，要提早一日（廿九日）举行典礼，且限制各界只准每团体派代表四人参加，我们为不使联合战线破裂起见，也就依从他们了。

2. 与各团体联席会议之周旋：我们因为觉得五卅丧葬筹备处虽比较可以号召群众，但其意义只可以消极的表示追悼，不能有积极的唤醒民众的举动，且其机关又没有实际群众，力量当然薄弱，所以亟于与上海各有力团体如总商会、商总联合会、各大大学同志会等联合战线之建立。先由学总、学联代表名义（特别注重商总联合会）设宴招待商总联合会中之重要分子，一面为很灰淡的鼓动，一面探问他们的口气。结果，不但商总联合会自己也有委员会之组织及对于纪念五卅的筹备，且由商总联合会发起召集了二次的大团体——商总联合会、学总、学联、上海总工会、上海各大大学同志会。

3. 与各名流绅商之联络：我们为欲使这次运动范围比较扩大起见，故事前特别注意与各方面联络。上海的名流绅商，都各有其相当的势力与群众，所以我们以学总、学联代表的名义，四出与他们谈话，交换意见，如虞洽卿、唐少川、郭任远、甚至国家主义派的曾琦等，均在谈话之列，结果，只得到他们含糊敷衍，并未有什么成绩。曾琦且对我代表大骂其共产党，亦至见其至死不

悟已。

五卅丧葬筹备处——代表联席会，卒以邬志豪等之胆小妥协，朱经农等之消极破坏，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开会时邬志豪再三申明我们愿爱国，但恐被捣乱分子所愚弄，一面痛斥工人不能守秩序，上海总工会代表之担保不可靠。后来我们的团体要求到会各团体联名发表宣言，他们竭力反对，且说这是一个圈套——可是被封后之上海总工会，竟也第一次被邀列席，足见他们——资产阶级——的心目中，不敢抹杀上海总工会的实际的力量，不可谓非此次联合战线政策失败中小小一点成功哩。

4. 工人方面的鼓动与组织：工人方面的活动，一方面由各部督促同学从事宣传，一方面由上海总工会出面号召。除促令原属上总各工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为罢工并组织纠察队之准备——预计纠察队一百队，一千名，讲演队五百队，二千五百人外，又特别注意于新的领域的发展，最大者为码头工人，计新打入码头卅九个，成立工会六个，工人大部分倾向罢工，上总对此乃特别注意。此外小沙渡日本纱厂工人，以其过去革命历史的关系，工人革命情绪比较亢进，如能举行大罢工，于五卅纪念上也颇有意义，亦为我们特别注意，认为与码头工人同为此次罢工运动的中心点。

5. 学生群众的鼓动与组织：此次运动，我们最初决定应以学生处重要地位而工人副之。公开方面，以学生联合会出面号召，又以民校市党部青年部为半公开的活动与主持。入手办法，第一步改组学联党团，然后公开组织行动委员会。民校青年部则就学联行动委员会组织一民校党团，一面以学联代表名义四出向各校活动，一面由民校方面促令各校区分部开会宣传，并在各校学生会中起党团作用。讲演队——预计五百队，二千五百人——之组织，概由学联直接指挥，而以梅电龙负总责。虽有各

大学同志会、孙文主义学会及一部分国家主义派之消极破坏，结果当属圆满，足见中国学生的革命性原来并不消沉啊！

6. 妇女群众的鼓动与组织：妇女工作，校内由枢蔚妇女部负完全指挥的责任，公开方面以各界妇女联合会为号召机关。实际活动，则女工群众与各部委及工会方面协同进行，学生群众则与学联及市党部青年部协同进行，惟各界妇女联合会，单独组织讲演队十余队罢了。

三、五卅纪念之景象

(一)奠基礼之悲壮

1. 事前之接洽：奠基礼本由我们于很早（三月底）的时候决定，将借以号召各种群众举行五卅周年纪念，使之成为一个盛大的市民大会。后因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坚决主张，甚至以不加入奠基礼为要挟，改早一天（二十九日），且必限制每个参加团体，只准派代表四人到会，不准全体参加。其用意在避免有人闹乱子，也足见其怯懦可怜了。

2. 我们的准备：我们一方面为联合战线不致分裂起见，勉强应允他们的挟求，奠基礼提早一天举行，一方面尽量使参加群众众多而热烈，令各团体多备花圈、军乐队、旗帜赴会，并限令每部委除原有领导的团体外，至少要假造团体七十个，分派代表到会。每部委至少备军乐队、花圈队一副，预计到会群众起码要五千人，方不寂寞。又令我们的群众在开会前一小时必须到会，一面指定主席、讲演人、公开指挥人。内部总指挥为亦农，各部委总指挥为各大中两部委书记。并决定散会后以整队回去为名，出发在闸北一带游行讲演，且想把商界预会人众混在队伍中，共同游行，比较有意义些。

3. 开会时的景象及游行：奠基礼时间原定下午二时，亦农

于十二时即到会场察看一周。十二时半有浙军一连开到，又来许多警察及类似包探者数人，守住门口，查验徽章，无徽章者，不准入场，足见商人与军警勾结，专来防备我们的“捣乱”。少顷南洋大学童子军乐队到场，一时十五分，上海大学的学生约五百余人整队而来，导以军乐队、花圈队及何秉彝像亭，气象颇为严肃，旗子、标语、传单也特别众多。嗣后各部委、各学校、各团体代表也络〔陆〕续到会。商人代表到者寥寥（约五十人）。上海总工会到场时，队伍齐整，态度庄严，军乐队、花圈队均各齐备，一时场内空气顿呈静穆之象，无形中表示敬崇之意。站立场旁的兵士们，有啧啧称羡“工人们秩序比咱们还好”者。上海学生联合会军乐队、花圈队特别众多，进场时连呼“烈士精神不死”……等口号，尤其令人警惕，惜到会较迟，不免减色。二时将到，群众已及三千人，忽来两老妇携一幼童，哭倒血衣亭下，其声悲哀，群众大为感动；许多人且为之垂泪。二时半群众已达四千余人，乃宣布开会，撞警钟，行奠基礼，一一依照顺序举行，以杨杏佛的讲演最能激动群众听闻，上总代表陶静仙〔轩〕（同志）的几声：“我们纪念五卅”……“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刘华！”……“刘华死了，到今朝连尸首都没有！”“你们看伤心不伤心！”……沉痛演语，直激得听众大声呼叫，悲凉已极，可谓得未曾有。某商人演说，主张继续交涉十三条（总商会所提），全场听众大呼十七条（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逼得该商人当场声明错误，亦足表示群众之不可以丝毫模糊欺骗，也是很有意义的。时群众尚络〔陆〕续来会，到了三点半钟，乃正式宣告散会。于是，以全国学生总会、学生联合会为前导，整队向宝兴路、宝山路一带游行，至中华新路上海总工会、学生联合会门前大呼口号而散。商人代表则于最后分乘汽车而归，卒未共同游行。统计是日到会群众约五千人，十分之八九为我们的群众，军乐队、花圈〔队〕约十余班，已足够热闹了。

(二)市民大会之热烈

1. 事前之准备：我们因为奠基礼，既被各马路商界联合会限制提早举行，觉非另再召集一市民大会不可。乃于二十六日，由各团体联合会发起，召集各团体代表会议，决定于卅日上午十时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开市民追悼大会，二十九日登报征求各界参与；一面我们命令各部委、独支准备率领群众到会，并须提早一点钟在西门电车路齐集。由亦农、贺昌、松林担任秘密总指挥，各部委书记担任分区总指挥。先设秘密总指挥处于西门电车站，继移入会场指挥台前面。

2. 开会时的景象及游行：九时许各工人群众纷纷莅临，九时半始令开入体育场，到者以小沙渡女工为最多。各码头工人到者已达三千人，为历来所无。纠察队先在门口维持秩序，继在主席台前两行排列，使台前成一甬道，颇有精神。十时，群众到者约三万人，乃正式开会。这天到会群众，错〔差〕不多全系我们的，以各工会工人占最大多数，只小沙渡一区，实到八千余人。各校学生以预备下午讲演的关系，到者不多。一切开会秩序，都照我计划进行，可称为清一色的市民大会。十一时散会，在南市一带游行，队伍不见整齐，是群众较多，而码工、女工又多缺少此种训练的缘故。总计此次到会人数，实有三万到三万五千，为近来各市民大会所罕有。

(三)租界讲演之奋激

1. 事前之准备：租界讲演，是我们这次五卅运动的中心工作，故准备特别加紧。三日前即经规定讲演的地点，为南京路、石路、大新街一带。讲演队的分配，则学生、工人都各以二分之一在大马路一带讲演，其余二分之一则分散在石路、大新街。讲演队每队五人，设队长，每路每段均设有分指挥，学生方面以唐豪为公开总指挥；校内学生方面以梅电龙、余泽鸿、韩光汉等九

人为分指挥；各部委书记，为各区域分总指挥；而枢蔚书记，为全部讲演队总指挥。设指挥处于大新街惠中旅馆前。总计调入租界讲演队，工人、学生各三百数十队，人数约三千余人。纠察队一千余人，限令于卅日上午十一时前，分批埋伏租界中。旗帜、传单除由各讲演队员随身带入外，另在石路、大新街设秘密储藏所，储藏大批传单，临时拿出分散。讲演时间，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在各部书记会中，原已宣布讲演一小时——二时至三时——嗣于二十九日晚十二时得探报，次日将有大批中国军队开入租界，准备屠杀，乃于次晨八时，改发命令，缩短讲演时间为二十分钟。及至下午一时，见讲演队形势踊跃，市民气象激昂，又发命令缩短讲演时间为十分钟。二时开始讲演，二时零五分即下令停止讲演。

2. 捕房之防御：捕房方面除五卅前几天已加派岗警，并在华租交界及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各马路口严密检查行人外，五卅日上午因南京路一带已完全罢市，故派出马巡及西捕、印捕、华捕四出巡逻〔逻〕；日升楼马路中央，并有数印捕站立在电柱上面之铁笼中，以便踞高指挥；此外并有便衣包探，在各马路往来梭巡，形势异常严重。老闸捕房门口，则于前三天，特筑一道红高墙，大约防备群众之冲入。十一时至二时前，各马路学生、工人已纷纷聚集，并无十分干涉。二时讲演开始，各巡捕始各奋力防御，初仅尽力维持交通，后有用棍拷击群众并以手枪威吓者。二时二十分，捕房已派出大队马巡及西捕，时作冲锋之势，并且用救火车射击，一面抓捕毁电车及激烈分子。三时后与市民巷战，曾开空枪及朝天枪多次。

3. 将讲演时之南京路一带：南京路一带，从是日早晨起，因商店罢市，及前几天谣言之盛大，市民莫不陷于恐慌之状态，所以形势非常紧张。十点钟以前，路上普通行人非常稀少，益发现

出悲凉可怕的景象。十一时后，学生、工人的讲演队，三五成群，在马路中蹀躞，并在各巷口贮〔伫〕立，或假装买物，或故意观览市照及如其他掩饰。下午一时许差不多全数讲演队已经开到，此时南京路、石路、大新街马路两旁及各茶楼、酒馆中，几已塞满学生与工人，有手持纸包及竹竿者，有来往探报消息者，一种雄武庄严之气概，实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一般商店伙计及小贩也都出来争看热闹，或群相议论，或往来游观，与晨间荒凉景象大不相同了。

4. 既讲演时之南京路一带：二点将到时，有骑脚踏车之信差队约五十余人，各持小旗，整队经南京路一带飞驰而来，两旁群众拍掌欢呼，顿时打破岑寂，骚动起来。二时正到，各马路讲演队乃一致开始讲演，大呼口号，有站立凳上指挥讲演者，有在路旁巡行讲演者，传单散处，旗帜飘扬，人声鼎沸，群情激愤，把一条南京路几乎闹翻。初时电车尚往来不停，群众乃强令停止，驱出车中司机、买〔卖〕票及乘客，中西巡捕虽拼命弹压，群众不惟不理，且常与之对抗。许多女工，尤为勇猛，甚有不顾团体命令，不肯准时停止讲演者。二时二十余分，各讲演队虽已纷纷散归，而普通市民的情感，已大为激动，有好几家商店伙友，端出板凳站立讲演，并力劝群众勿散。至于大批的学徒、栈役、小贩、剃头司务，则尽力与巡捕决斗，更是猛烈得很。总之，五四精神的确没有被帝国主义种种毒辣政策所镇服，也许永远是镇服不下的！

5. 小沙渡工人在租界游行的经过：二点十五分，南京路一带讲演正值热烈，群情正很激昂的当儿，忽有小沙渡工人一大队，很威武的从南面湖北路一带整队向南京路而来，导以五色国旗及童子团，直冲日升楼马路中心，向北浙江路而去，沿路呼口号、唱国民革命歌，态度非常雄阔。于是群众益发奋跃，拍掌欢

呼，狂热已极。尤以五色旗正到日升楼下马路中心时，高举持立，大多群众欢迎，这时候，一面可怜的中国国旗，对着他〔它〕下面的群众，飘扬在“国内洋场”中心点，也似乎顿呈异样的彩色，实为从来所没有过的！而无产阶级的工人群众整队游行【至】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中心点——南京路，也要算以此为第一遭哩。

6. 讲演时各方面之小冲突：讲演时，租界各方面讲演群众及市民与巡捕及其他西人之小冲突，发现得实在不少。南京路有某女工与西捕冲突，遭西捕殴击，她竟扭住西捕胸领，拳足双挥，西捕出手枪作射击状，她也丝毫不怕，经旁边我们负责同志之解劝，始告停歇。某西捕在石路口欲捕捉一以石投击西捕之市民，群众一拥上前，大起纷扰，几酿巨祸，也经十余纠察队【员】及负责同志之维持，使获解开。日升楼下，某讲演人见一西人乘坐之汽车，向群众挤压而来，即用足奋力踢汽车篷壁，讵知车中西人，实为一便装包探，即跃出汽车，出手枪欲击，又经旁人解劝而散。此外有因不准通车而与巡捕冲突者，有以当面辱骂西捕而起冲突者，形式虽各有不同，也都未闯大祸，然已尽量表示了我被压迫民族的愤慨，而给帝国主义以棒喝了。小沙渡工人队伍游行过租界时，某女工因毁电车被西捕捉住，她就对西捕说：“今天难道你还敢打我吗？”这句简单的警语，的确代表了当时一般敢与西人冲突的群众的心理，也足见这次示威运动时我民众气焰高涨的程度。

7. 市民与巡捕在各马路口之巷战：下午三时后，真正讲演的群众，已完全退尽，而许多市民——商店伙计与学徒、栈房司务、剃头司务、小贩、车夫……愤气未平，各出其浪漫式的活动，与巡捕往来巷战，直至入夜八九点钟，尚未尽歇，而且此种反抗运动的地域，非常扩大。南京路、石路、大新街一带当然是很激昂的地方，其余如小沙渡、曹家渡、杨树浦，各方面无不如此。现

把大概情形，分列数点如下：

(1)用石子、板凳投击西捕：讲演时及讲演后，一般市民多出石子及玻璃片掷击西捕，在楼窗中者，则用板凳投掷，西捕被击出血及衣服破碎者很多，在大新街一带，尤为激烈。有一次西捕押同印捕约十余人，横列向群众追去，并以救火车扫射，开空枪恫吓，在前面的群众当然努力奔跑，不料神仙世界楼上的板凳、茶碗如雪片似的向巡捕飞掷，吓得各巡捕抱头退奔，而前面群众又复追逐而来。此外各巷口市民也各出其暗袭明击的手段，猛相攻击，弄得各巡捕顾东失西，狼狈万状，可笑亦复可怜！

(2)毁坏电车、汽车：电车在二点半钟以后，即不能通行，于是北浙江路、大新街及南京路固然接二连三停着许多，而石路、河南路一带之无轨电车、公共汽车也停在不少，群众乃大施拷击手段，举凡玻窗、板窗毁拆殆尽。总计北自火车站至东新桥、郑家木桥，西自抛球场到静安寺路，以及其他各地方，被毁电车、汽车不下八九十辆，而各电车角亭也都被敲毁，以东新桥角亭受损最大，只剩三根屋柱，所有自鸣钟等物件，一概捣毁。有某日人乘坐汽车一辆，行经南京路，被群众捣翻，全车焚如。

(3)与西捕寻玩笑：巷战既久，西捕往来弹压，备极困顿，而市民竟把他当做玩艺儿看，每次追逐，必群相呼笑，弄得西捕泄怒无从，欲罢不能，仆仆路中，形同木〔沐〕猴而冠，实在令人发噱，同时也减杀帝国主义的平素威风不少。

(四)罢工、罢课与罢市

1. 罢工：我们预先决定的政策，罢工的时间：中国厂罢工一天，外国厂罢工二天；罢工的注重区域：第一注重小沙渡的内外棉各厂，其次注重码头工人，再其次注重交通工人，如电车等。结果，小沙渡内外棉十三厂、同兴、日华等，完全罢工二日者十二个半（日华厂二分之一的工人罢工二天）厂，总算完全得到成功。

而码头工人，则以我们党和工会的力量关系，不敢令其完全罢工——因救济费浩大——只罢下很小的一部分——约五千人——可是在市民大会中，到了不少码头工人的群众，实在增添我们的声势不少。总核这次罢工，外国厂除小沙渡内外棉共十三厂，已罢下十二个半厂外，尚有杨树浦老怡和、曹家渡日华、浦东英美烟厂等共约二十余厂，罢工工人约六万人。至于中国厂，有商务、中华两书局，祥生铁厂等十余厂，罢工工人约二万人。

2. 罢课：这次我们运动罢课的工作，因有各大学同志会——合孙文主义学会派、教会派及一部分国家主义派为一大联合——的种种破坏与反动，比较稍成困难。然以学生群众心理，革命与左倾的占大多数，故收成并不算坏。统计罢课三天的有国大、南附、南医、上大、上附、景贤、复中、同文、复大、上艺、中艺、宏材、暨南、实中、法大、文大、南光、惠灵、神州等三十余校，学生数约四千五百余人；罢课二天的有南洋、光华、大夏等十余校，学生数约二千余人，两共人数约七千人。

3. 罢市：罢市之呼声，最初当然由于我们的鼓动，可是我们鉴于中国大商人之完全与帝国主义妥洽，中小商人又无良好的组织，而我们过去对于商人运动，还没有较好的根基，实不敢有过大的奢望。可是结果，一般中小商人到底都处于被侵略的地位，其革命的要求并不十分薄弱，竟由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之发起与号召，决定英租界商店罢市一天，实于五卅纪念有很大的意义。综观这日罢市的情形，南京路、四马路、大新街、石路、河南路、杨树浦路数处为最齐一，其余比较不热闹的马路，有罢与不罢，虽稍零乱，但张贴“卧薪尝胆，永矢勿忘”的标语——由各马路商联会印发——则与热闹马路各商店同样整齐。此项标语，且连法租界及华界南北市各大小商店无不悬店前，给普通市民以很深刻的印象。

(五)各方面的表示

五卅乃我全体民族同谋解放的纪念日，在这个纪念日中，凡是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应该一致起来，共同表示。乃许多怯懦的商人与一部分知识阶级的领袖人物如郭任远、朱经农等，一方面见了帝国主义的威势煊吓〔煊赫〕，一方面受了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利诱威逼，不得不倡为各种滑稽而可怜的纪念行动；尚有一派完全反革命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则到处故意捣乱，散布谣言，尽力破坏我们的运动。三者结果，实际上都已破坏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阵线，减少了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实是很可叹惜的！现把他们的表示，分述如下：

1. 商人方面的追悼与静默：商人方面，除参加奠基典礼、罢市一天、下半旗志哀外，复于五卅早晨七时由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发起召集，假座宁波同乡会会所开了一个追悼会；一面通知各商店人员，于五卅下午二点钟，各在店中静默三十分钟，不准外出；并为避免下午演讲时的祸乱起见，向工部局领得随时可以捕人至捕房之牌照数十面，于讲演时四出劝阻讲演与排解群众与西捕的冲突，充分的表现出了他们的怯懦与妥洽。

2. 各大学同志会所领导的各学校之抵货宣誓、校内追悼、华界讲演：各大学同志会，系由孙文主义学会派、教会派、一部分国家主义派鸿合而成。他们一方面要不触犯帝国主义的愤怒，不绝其讨好帝国主义的机会，一方面要维持自己对学生群众的信用起见，乃想出许多灰色而消极的办法，即抵货宣誓，校内追悼，撞警钟，华界讲演等。他们的意思，以为抵制外货，是一种和平的抵制外国人，是以使帝国主义者因经济上的损失而悔悟，所以定出一个抵货宣誓的办法：先以十人为一团结〔体〕，一面每人必拉其亲朋十人以上来作同样的抵货行动；加入他们的团体者必须宣誓不用英国货，以示严重。他们并很反对到租界演讲与

参加所谓奠基礼、市民大会，所以主张各人在自己校内开追悼会，撞警钟及在华界举行讲演周等。又以罢课要荒废学业，尽力向学生劝阻。有许多学校，象南洋大学、复旦大学等，则学校当局故意定于这几天举行暑期考试，使学生无暇对外活动，可是结果能完全依从他们的主张实行者，究属很少，出于他们的意料之外。

3. 民校右派之斜桥假市民大会：国民党右派完全是投机主义者，一向做些投机式的市民运动，这次他们自然也不肯放弃其投机的机会，所以于五卅上午九时也在斜桥徽宁会馆空地召集了一个市民大会。据我们特地派往参加的同志报告，他们参加的群众，实只二百余，签名簿早经写好各伪造团体，墨色笔迹完全出自一人之手。后因群众太少，乃想出妙法，一面叫军乐队拼命的吹打起来，一面拉劝看热闹的群众共同参加，活象做木头戏的哄动看客，买〔卖〕武膏药的硬棚场面，真是滑稽极了！

(六)外埠各处的表示

这次运动枢蔚以负责人太少的缘故，对于外埠的指导，除重大方针由邮函示并寄发通告与宣传大纲外，实在很少注意。但各地都能尽可能的为〔作〕相当的表示，如杭州、宁波、绍兴、温州、南京、无锡各处，都经举行市民大会、游行与讲演，总算还不寂寞哩。

四、五卅纪念所给我们的教训

(一)五卅纪念之作用

在我们准备集全力做五卅运动之初，原已看清这次运动的结果，关系于党的未来的工作前途，同时关系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都很重要。因为去年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出其种种压迫的手段，一面散布赤化、共产等等的谣言，以分裂我民众的

联合战线；一面用各种诱惑以收买所谓高等华人，以减杀我民众革命的势力；复以大批军械与借款，勾结国内反动军阀，打倒国民军在北方之势力，造成全国最反动的政治局面。经此种种打击，一年来民众革命的气概，实已消沉到了极点。如果我们这次运动而失败，则今后革命的工作将益发无从做起。可是另一方面，假令这次运动而得到相当的胜利，自然足以提高民众革命的热情和激起民众革命的觉悟。所以我们对于这次运动的重要作用，在调动大批的革命群众，向帝国主义者作严重的示威，使帝国主义者受着重大的打击，开辟我们今后革命的新途径，这是不容忽视的一点。

（二）五卅纪念的教训

五卅纪念过去了，所有我们预先希冀的示威运动，一幕一幕地让我们尽量的表示过了，综合成绩，终算得到相当的胜利，虽然还有许多的缺点。区委对于这次运动的指导，大体上也算不错，尤其是最后对于租界讲演的时间，临时发叠次缩短的命令，关系成败，非常重要。就是主持上海的舆论，素来反对我们的各报纸——《时事新报》、《申报》、《新闻报》等——也对此次运动表示赞扬与好感。但我们在这些比较胜利的过程中，看出帝国主义的威权，实在低落了不少，我们各方面民众革命的气焰，也已大大的增高，从此帝国主义将更增加其惶恐的程度。同时我们对于上海革命的民众，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许多小商人、店员的确是革命的（工人当然不用说）。邬志豪、郭任远等少数领袖人物，的确是欺骗民众的。总之，上海革命运动的命运，确已到了一个新的发展的时期，今后我们要在这新的革命的时期中，抓住这许多真正革命的民众，对帝国主义实施更猛烈的进攻，才不辜负这次五卅纪念运动的重大的意义。

（三）五卅纪念中我们所表现的缺点

可是五卅纪念运动胜利了，究竟我们能不能找出我们各种运动中的错误与缺点？能否在胜利的工作中找到了教训？更是我们今后工作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关键。现在可把我们所感觉到的许多错误与缺点，分述在下面：

1. 事前不能把客观的政治环境认识清楚：我们在事前，因为全国反动势力之高涨，帝国主义的工部局之严重的威吓与搜查，以致我们不敢认定帝国主义对于今年五卅运动，必不敢再有强暴的压迫，只是处处为避免冲突的准备，致使各级党部负责同学，不能对群众有直截了当的解答，不能把许多同志、非同志的惧怕心理减掉，很奋勇地出来参加各种运动，于这次运动中，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损失！

2. 尾巴主义之表现：五卅运动中，一般民众表现得非常热烈，我们不能将许多小商人、店员、栈役等群众有组织的参加我们的市民大会及南京路上之讲演，并且事前连他们的革命性都忽视了，这是我们尾巴主义之一种表现。

3. 宣传工作不普遍：过去我们对于宣传的工作，实在做得太无根基。因此，五卅将到时，普通民众只看见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造谣生事，而不明了我们究竟抱什么态度，把一个真正领导民众向帝国主义进攻以谋民族解放的我们的党，完全当做洪水猛兽看，不敢来与我们亲近，以致中小商人对于五卅各纪念运动，不愿与我们合作。这都是我们过去宣传工作做得不能普遍的缘故。

4. 组织不严密：在这次运动时，我们发现许多组织不严密的弊病，如市民大会之杂乱，游行时队伍的不整齐，甚至分三路游行。下午讲演时，学生方面的组织，比较还好；工人方面的组织，就较涣散，指挥上不见灵敏。讲演时，有不少工人凭其一时感情的冲动，不顾团体命令，独自为过于激烈的行动；甚有许多

工人同志，不遵守团体的决议，为超过时间的讲演而不肯退却者。工人自卫团的组织，也很萎靡散漫，不能起很大的作用。这都是我们组织上的缺点。

5. 宣传技术不精妙：这天的运动，除讲演外，传单、标语等的宣传也很重要。但在租界讲演时，传单非常之少，同时亦无人专贴标语——在群众纷扰时，很可在南京路一带张贴许多标语，但竟无人注意及此，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6. 部蔚工作不积极：各部蔚对于这次运动的工作，实在太不积极，差不多在二十四、五以前，大家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直至二十五以后，才开始活动，弄得临时匆忙，很多不周到的地方。

7. 各机关工作太消沉：这次各机关工作，也觉消沉太甚，最重要的学联会，直至二十一日才开始准备。市党部除青年部对于鼓动并组织学生群众，尚努力不错外，余竟始终没有动得起来，五卅上午市民大会，开至九点钟，尚在买布写旗，所以到会特别较迟，岂非笑话！

8. 同志精神涣散：五卅前，各同志精神异常涣散而萎靡，一听说要到租界演讲，就害怕的了不得——这天演讲时，有好些学生同志托故不到大马路演讲，后来听说演讲的结果很好，就很懊丧地对人说：“如果晓得这样，我一定也去演讲了。”——有几个负责同志，如浦东的部委，竟因互闹意见，把工作随便放弃。还有许多同志，乘学校罢课，竟出外游观，过他“闲情逸致”的生活去了。

结 论

(一) 我们觉得在这次运动中，上层指挥机关虽很早就开始准备，但下层党部及同志，当初实太萎靡不振作，以致不能调动更大的群众，与央做出更壮大的行动。

(二)民众的革命要求，实在非常强烈，因此，在我们内部虽觉有许多准备不好的现象，可是略一鼓动，已引起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愤激，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此后我们该尽量做深入群众、拉拢群众的工作。

(三)过去我们在普通市民中很少注意活动，就是不注意地方政治，以致对于商人群众，非常隔膜而难得打入，所以联合战线始终不能好好的建立起来，此后当特别注重地方政治，使我们党的力量，更进一层的深入群众。

(四)帝国主义者以其国际间利害冲突的关系，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怒潮的冲击，始终不能为一致的强烈的压迫，只要我们民众声势的浩大而有组织，他们就不能不取相当的守势，以至于退让，可是绝对不能以和平妥洽的手段，真正得到他们的实惠的，我们只要看看五卅以前的公廨交涉，华董问题……到底有什么结果。

(五)此外我们既在这次运动中，得到较好的结果，同志的精神比较已兴奋起来，民众的革命情绪，尤其是工人区域，也比较益发开展，正是给我们以绝好活动的机会，我们将矫正我们过去工作的错误与缺点，特别振作，加紧工作，务在此种胜利的余波中，得到更好的收成。总之，我们的旨愿，在益发扩充五卅的胜利，益发深入我们的力量于在五卅时能表现他们很热烈的革命情绪的大多数市民的群众中，我们的口号是：“继续五卅精神！”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反对关税会议及秘密解决五卅案的会议录和宣传大纲

(1926年6月)

主席团会议 六月八日上午九时

一、政治问题

最近商界团体都反对颜惠卿秘密解决五卅案，关税解决二五为交换大借款的条件，因直系军阀与英帝国主义密约的结果，我们应共同起来反对。中局决定要我们各团体多反对宣言、通电，现已在召集各团体联合会代表大会，预备共同发表宣言。惟商界起最要紧，所以我们已要学总、学联等负责，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重要人吃饭，主要意思说明五卅我们能和平维持，及说明大借款与商人的利害关系。最好各团体联合共同发表宣言，再要抵制英日货。再上海有十七种苛捐杂税，我们可好好进行。昨天又得消息，孙传芳办米捐，每担捐一元。昨已找人负责，以商界团体首先发起反对，最好报上登布出来，我们可多发宣传品大运动一下。此外，我们上次决议要多发地方政治问题的宣传品，现在可以实行。

(一)反颜问题。决各团体发通电、宣言外，再各团体联合发宣言。

(二)函各团体表示无条件收回会审公廨(要写信)。

(三)抵税问题。待调查后再定办法或发表传单。

二、商民问题

最近注重市民运动太笼统，应改注重商人运动——沪商协动——所以市民运动委员会应改商民运动委员会。我们对于沪商协会的希望，到各马路商联中去活动，抓住商联，抵制总商，人数非到五万人不可，其成分现以店员最多。老先生^①主张店员少一点，老班[板]多一点。昨已找负责人谈话，一定要使他们混合组织。再与我们的关系，市党部商人部过去专做沪商协会工作，我[他]们以后实际受我们指挥，现该会二十一【日】开成立会，他们预备尽量去拉人。惟现在沪商协会要租房子，一切开办费非三百元不可，决由市党部出一点，又要大家捐一点，再我们也拿点出来。现已成立商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林钧。再商务、中华各书局等商人同志加入，委员会每星【期】四晚七时在两宜里开。

〈略〉

政治宣传大纲

一、反对以二五附加税结束关税会议

(1) 此次关税会议之召集为帝国主义者用以缓和中国之五四革命高潮，同时又要借此以整理过去无担保的外债，并进行新的借款。我们早就看出：此种会议之结果纵能加增若干税率，不过使过去军阀之祸国殃民的借款得以获得确实的担保，并使现在的军阀又获得新的财源，进行新的延长内乱，对于国民经济毫无裨补。故我们自始即根本反对之，主张无条件关税自主。

(2) 然当时帝国主义者鉴于中国一般民众反帝国主义之激昂及资产阶级乘势要求关税自主之迫切，同时，北京政府尚在国民军势力之下，尚不能不在关税会议中提出遥遥无期之关税自

① 老先生即陈独秀。

主案(即表面上不得不承认中国之关税自主权)及过渡税种种办法。今吴佩孚为欲实行以武力消灭国民军计，竟嗾使颜惠庆以二五附加税迅速了结关税会议，以便进行五十万大借款，这当然是帝国主义者所乐为的，用不着再使用欺骗手段，就可借此将关税会议结束了。

(3) 吴佩孚此种企图大概也能得到奉张同意的，因奉系军阀也急须于中分赃。这样的结果，颜惠庆 政府一方面不啻对帝国主义列强宰制中国之关税协定制新加一次承认，一方面又可进行大借款，供吴张两大军阀进攻国民军及国民政府之用。故我们应号召民众：反对二五附加税，无条件关税自主，反对卖国大借款。

二、反对颜惠庆 秘密解决五卅案

(1) 中国人民对于五卅惨案之根本要求是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最低限度的解决亦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要求的十七条。此目的一日不达，中国人民是一日不干休的。帝国主义者竟欲以承认颜惠庆 政府为交换条件，了结五卅惨案，恐怕其结果适得其反：中国不独不能承认颜惠庆 有资格可以出卖五卅惨案，并且因此而更奋起做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以民众自己的势力求得五卅惨案之解决。

(2) 每次军阀政府上台，帝国主义者必有一次要挟。前者有曹锟以承认临城案作承认他的总统的交换条件，有段祺瑞“外崇国信”(即承认不平等条约)及承认金佛郎案作承认他的执政之交换条件，今又有颜惠庆 以五卅惨案作承认他的政府的交换条件——由此更可证明军阀政府完全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中国人民承认与否没有关系，只要帝国主义者承认就够了——并且这种承认还要很大的交换品呢！

(3) 毫无法律根据，完全是吴佩孚私人走狗的颜惠庆

居然独脚跳上舞台，冒充中国政府，此已为中华民国之奇耻大辱。现更敢以承认他的政府出卖五卅惨案，民众应急起打倒此卖国贼！

三、反对吴张联合进攻国民军

此次吴佩孚北上，表面上似乎只是与奉张会商维持颜惠庆摄政内阁，实际上还有重大的军事作用。因为靳云鹗正在图谋反侧，国民军正在积极进攻山西，若山西攻下，首当其冲的河南即发生危险，再加以国民政府之北伐，则吴佩孚之地盘即根本发生动摇，所以吴佩孚要急急北上解决靳云鹗军队，并积极主持对国民军的军事行动。鉴于国民军的反敌与吴佩孚的地位关系非常密切，吴佩孚此次北上关于颜惠庆的内阁对奉张或不能不相当让步，以维持反国民军的联合战线。近二三日来报章上即有此喧传，如说“吴佩孚将牺牲颜惠庆”，“交财二部将让与奉系”，“内阁将另择人选”……等，果尔，则英、日、吴、张的联合将暂时危而复安，以继续消灭接近民众的武力，宰割中国人民。故民众现在应反对颜惠庆内阁，同时又反对会要实现的英、日、吴、张的联合政府，反对吴张联合进攻国民军。

四、我们在宣传上应归结以上种种具体事实，指明帝国主义者利用反动军阀侵略中国之阴谋，指明直、吴、奉、张完全秉承帝国主义者的意旨进行卖国和反革命的行为，以挫英、日、吴、张之气焰，而壮国民政府北伐及国民军反攻之声势。

宣扬生
六月十二日

上海总工会关于工会被封闭后 工作概况的报告

(1926年7月)

上海总工会封闭后之工作概况

上海总工会是从五卅惨杀案发生之后产生的，系集合上海所有的各工会而成，至被封时止，属于上海总工会之各工会，共有一百十七个，会员数有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其中以产业而分，纱厂工人共三五七五三人，占全数百分之五七〔十六·三〕；铁厂工人共七〇八七人，占全数百分之三·二；印刷工人共四一九八人，占全数百分之一·八；电气工人共六三二〇人，占全数百分之二·九；码头工人共三五四一二人，占全数百分之十六；海员工人共四六三四人，占全数百分之二·一；其他工人约三五三五〇人，占全数百分之十七。组织情形以区域而成立，共分为六专区：

一、杨树浦：下有工会二十六个，工人四一〇〇九人，占全数百分之十九；

二、引翔港：下有工会十五个，工人四四二八七人，占全数百分之二十一；

三、浦东：下有工会七个，工人三九九八九人，占全数百分之十八；

四、小沙渡：下有工会二十三个，工人五五一二三人，占全

数百分之二十五；

五、曹家渡：下有工会十一个，工人一七三〇人，占全数百分之八；

六、南市：下有工会七个，工人三一九〇人，占全数百分之一·五。

尚有隶属于上海总工会的闸北及吴淞二区，共有工会二十八个，工人一七八五一人，占全数百分之七·五。此外上海总工会依产业性质而组织的，有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等。上海总工会为便利指挥工人起见，在六大工人区域中设立六个办事处，指挥及执行上海总工会的一切政策和决议，并维持各区罢工工人之秩序，救济罢工工人与帝国主义者斗争。不过因各种指挥权之均集中于上海总工会及总工会以下之六个办事处，所以在那时之各产业工会及下级工会的本身，均无何大作用。

自五月迄上海总工会被封止，在各种运动中，发现工人对于工会的错误观念很多。因那时上海总工会忙于应付，对整理各工人的组织及教育工作，没有十分注意，况在事实上亦都做不到，因此在工人方面对于工会有以下的无形之错误观念：

一、以为工会是专发救济费的，若无救济费时，则工会可以不需再成立，所以待工会有钱时即行加入，无钱时则加以捣乱。在上海总工会未被封前之数日，曾有很多工人围困上海总工会，是其明例。

二、工会在罢工期内有成立之必要，复工后可不必再有工会。有许多纱厂在上工以后，无形停止工会的工作者甚多，足以推见工人之普遍心理。

三、工人之视工会并非工人之团体，而为另一团体来办的。

有此三个错误观念，更兼那时的工人只信仰上海总工会，而不信仰自己的工会，所以当上海总工会被封时，各工会几全体瓦解。其余详细情形，关于被封以前的，另有报告。现只将被封以后之情形，逐件报告于下：

上海总工会被封后之环境

甲、客观方面：

一、官厅之压迫。自上海总工会于九月十八日被上海戒严司令部封闭后，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总务科副主任刘贯之、交际科杨剑虹均先后被捕囚禁，委员长李立三及其他重要职员均被通缉。

二、厂主之压迫。当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后，厂主对工人进攻之方法，可分为二种：

(一)不履行条件，极力开除工会的办事人及较活动的分子。自上海总工会被封后，各厂开除的工人总计约二千七百余，内以中国工厂的工人占多数。

(二)破坏工会，厂主在各厂揭发公告，声明不准工人加入工会，甚有禁止三人聚在一处谈话者，否则即遭开除，并设法阻止工人缴纳工会会费，极力宣传工会之不好。如杨树浦、大康纱厂等厂，竟迫令全体工人盖打手印，想永远阻止工人不再加入工会，并在复工后入厂工作时，先使工人作“今后要否再加入工会”之誓言，又须缴纳照像、保证书等等，又常雇用流氓殴打工会之办事人及热心工人。此种直接压迫工人之情形，以中国工厂方面为尤甚。至于日厂方面，压迫工人之手段，比较中国工厂更加凶险。其所用方法亦与中国工厂不同，盖彼专注意于联络各工头，诱以小利，如请各工头时常宴会，增加工头之工资，开办学校招收中国子弟，设立医院，对女工加以表面上之优待，以使工会

内部工人不一致，自起冲突而分化。其不履行所订条件及开除虐待工人的事实，均反过于中国工厂。日本厂主之用此种圆滑手段来压迫工人，实为五卅以后之一种新发明。

三、工会不良职员及流氓之捣乱。上海总工会本共有职员□□人，纠察队在五百人以上，自遭封闭后，职员零散。而当时上海总工会自身已无余款可以救济各职员之生活，故遂养成许多反动分子，竟有将工会内之日用器具，变卖殆尽，并有包围少数组员捣乱者，同时流氓亦乘机讹诈，致当时上海总工会重要职员，行动甚觉不便。

四、上海总商会之破坏工人团结。其事实有三：

(一)上海总商会把持各地汇来之救济费，不发给未上工之英厂工人，迫使英厂工人无条件复工。

(二)救济费多发给于与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利益有关之海员，使虞洽卿所办之三北轮船公司营业发达。

(三)虞洽卿、潘冬林等猛力设法破坏上海总工会之名誉，如潘冬林竟公然在工人中演讲上海总工会之罪恶。

乙、主观方面：

一、积极的。此类工人平日对于上海总工会极为信仰，至此时颇为愤激，并且此类工人极思于此时有所表示，人数约占工人全数中十分之二。

二、消极的。此类工人自闻上海总工会被封后，即起恐怖，而且以为如此极有势力之上海总工会尚被封闭，以后将全无法。此类工人平日在组织及教育方面，所受训练均少，尤以中国工厂工人占多数；同时因上海总工会被封后受厂主之压迫更甚，于是更以为加入工会后是无所用的，此类工人占十分之一。

三、反动的。此类工人在平时或因领不到上海总工会之救

济费后而生怨者，以工头、流氓居多，占全数十分之一。

工会之状况

自上海总工会被封后，其余各工会均失其指导的机关，故都有无形消灭之现象。然当时各工会之犹有独立的精神者，可从下表中探得之：

区域	工会名称	何种工厂	属于何国	会员数	备 考
杨树浦 <small>(第一办事处)</small>	恒丰纱厂工会	纱	中	三,五〇〇人	
	东方纱厂工会	纱	英	三,五〇〇人	
	老怡和纱厂工会	纱	英	六,〇〇〇人	
	厚生纱厂工会	纱	中	三,七〇〇人	
	英工部局铁厂工会	铁	英	四一一人	
	瑞镕铁厂工会	铁	英	七〇〇人	
	杨树浦运输工会	码头		一,六七八人	
引翔港 <small>(第二办事处)</small>	大康纱厂工会	纱	日	四,〇五四人	
	三新纱厂工会	纱	中	三,〇九八人	
	上海纱厂工会	纱	日	七,八五四人	
	永安纱厂工会	纱	中	三,七八五人	
	上海锯木工会	木	英	一,五七〇人	
浦东会办 <small>(第三办事处)</small>	日华纱厂工会	纱	日	四,四一五人	
	祥生铁厂工会	铁	英	二,五〇一人	
	海员驳船部工会			六〇〇人	
小沙渡 <small>(第四办事处)</small>	内外棉纱厂工会	纱	日	一七,二八九人	所属十一厂有分会十一个。
	东亚麻袋厂工会		日	一,四〇〇人	(能缴月费者内外棉有五班厂，及日华三
	鸿裕纱厂工会	纱	中	二,五五〇人	厂，共约一
	申新第二纱厂工会	纱	中	二,五三四人	万人。)
	日华三四纱厂工会	纱	日	三,九〇〇人	
	沪西油厂工人联合会			一,三六二人	
	同兴纱厂工会	纱	日	二,一〇〇人	

(续上表)

区域	工会名称	何种工厂	属于何国	会员数	备 考
曹家渡(第五办事处)	申新第一纱厂工会	纱	中	四,三八三人	
	喜和纱厂工会	纱	日	一,六〇〇人	
	丰田纱厂工会	纱	日	三,七八一人	
	公益纱厂工会	纱	日	二,二〇〇人	
	中华工艺厂工会	纱	日	一,〇〇〇人	
	绢丝厂工会		日	二,六一〇人	
闸北会直(总辖工)	印刷总工会	印刷	中	三,〇〇〇人	所属商务印书馆分会。 (印刷总工会所属工人共五六八五人。)
	华商印刷工人联合会	印刷	中	五五五人	
	印刷工会第一分会	印刷	中	二,〇〇四人	
	印刷工会第二分会	印刷	中	一二六人	
	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	海员		三,二〇〇人	
	公共租界电车工会	电气	英	八三七人	
	上海木器总工会			一,三四〇人	
	纱厂总工会				此时只能指挥小沙渡工人。
	共四十七个工会		共一〇	四一三七人	

当时有许多工会，或因压迫，或因自惧，致有自行取消工会之牌额，而停止进行者；亦有仍旧挂着工会牌额，而会所空空无人居住办事者。当时未遭过分之压迫而未被封闭的，其状况有如下举：

一、纱厂总工会，虽仍能继续进行，努力奋斗，且能在小沙渡一带之纱厂工人中收得工人之月费共约四百余元之多，各种下部之干事会议尚能分头进行，然至十月中旬，终遭封闭。

二、印刷总工会，尚能保持原状。

三、海员工会，因办事人之不得力，更兼虞洽卿等把持救济费，引诱海员，遂开资本家势力深入工人群众中之恶例。

四、铁厂总工会，办事人亦不免切实行使其职权。

五、电车工会，几全为失业者所占据，因参加罢工之电车工人，失业者达三百人之多。

六、码头工会，组织码头工人本极困难，自上海总工会被封后，码头工人更形涣散。据最近之统计，码头工人之尚受工会的指挥者，约千余人而已。

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完全在反动派手中。

八、大英烟厂有工人万余人，罢工后不能坚持，即被迫上工。工人均未受过工会组织的训练，故对于工会毫无兴趣，而上海总工会亦因各种困难，颇不易着手进行其整顿英厂工会之工作。

上海总工会被封后之政策

在上述的环境中，并且因政治势力的转移，上海总工会在工人运动中的政策，分为四期：

第一期，自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止，在此时期内所决定而进行之政策，其最要者为：

甲、极力规划尽秘密组织的工作。

乙、一方面保存原有之秘密组织，一面召集成立工人代表会议，俾造成半公开之活动。同时各工会之可以公开者，即极力设法助其能公开办事。

丙、采用怠工政策，以抵制厂主之开除工人的手段。

关于甲点政策之已执行者，在上总本身之组织，可用下表表示之：

上海总工会办事处						
接洽处	发行处	交通处	日刊编辑处	画报编辑处	文件保存处	油印处

以上各处均为秘密的，其地址分布于华租两界。同时在上

海总工会之下，另有七个秘密办事处，即除五大工区之办事处外，加增闸北与南市两办事处，每个办事处均有机关二，一为接洽处，一为办公处。其余在各工区内较大之工会，亦均有公开及秘密之办事处所。这种秘密组织工作进行之后，除纱厂总工会及第四办事处在十月间先后被破坏外，其余均未遭破坏。然因工会组织及办事处之秘密，致本身又有与工人群众隔离之弊，更以在恐怖时期为最明显，至今已渐渐改正。

关于乙点利用半公开机关进行公开的活动事，上海总工会即先行分别派定能在工人群众中活动的分子，进行组织工人代表会议，当由各工区共派出代表三十一人，举出七人为干事，执行一切。在上海工人代表会之下，又组织各工人区域之工人代表会。因为极力要想能公开的进行各项工人运动起见，故复用上海工人代表会名义，迭向军警当局要求启封上海总工会，释放被捕之工人职员等；同时向上海总商会要求救济费，救济英厂罢工工人，且向厂主要求不开除工人，并履行增加工资等条件。至被上海总商会等所妒忌，以为此种举动，与以前之上海总工会无异，故又极力谋破坏之法，致仍不克进行公开的各项事务，至十月终，上海工人代表大会亦即无形停止。

关于丙点之怠工政策，在此时期内，各工区工厂开除工人甚多，虽彼时无确实之统计，约数在五百人以上、一千人以下。在这种经济斗争时期，而工会又不能出面代表工人抗抵的情形之下，故各厂工人均只有取怠工之一策。怠工政策之执行者，计有小沙渡之内外棉七厂、四厂、十二厂、日华、同兴、东亚麻袋等工厂。各厂怠工之次数，约均在一次至五次，所得的结果亦均甚为完满，如已能使厂主不再开除工人，发补助金，增加十分之一的工资等。浦东方面，因日华纱厂开除工人，故即首先举行怠工政策。在怠工时期内，日厂主唆使奉军向工人群众开枪，击伤四

人，遂酿成第二次正式罢工，自九月二十四日起，坚持至三十一日之久，结果仍得到胜利，所提条件，均得厂主方面之允许并实行。工人群众本身之组织甚好，尤以女工为最坚强。当在极困难之时，上海总工会仍为设法每人发给维持费一元，共计有四千四百余。其余如曹家渡之公益及杨树浦之恒丰等，先后均有怠工事件之发生，亦均得到相当之结果。

□□□□□□□□□□□至十一月十日止，上海总工会在秘密组织方面，已稍有头绪，想利用政治势力转移之机会，以谋恢复昔日之旧观，又拟于十月十二日当沪案第二次司法调查开始时，举行罢工一日，并联络商学两界罢市罢课以示威。及至十日晚间，学界罢课无希望，而商界更不愿参加此种运动，结果将只剩工界。当时上海总工会之负责人，因鉴于各方形势之不佳，工界不便单独行动，故即临时通知各工区停止举行。但结果各工区对于罢工事均已预备妥当，又兼地域广大，交通不便，多有不及再转行通知者，而至第二日罢工者尚有杨树浦各工厂工人计二万三千余人，小沙渡各厂工人二千余人。如此不一致的行动，反引起资本家对工人之进攻，又减少工人群众对工会首领及工会首领对上级机关之信仰心。上海总工会因为此事，曾经过一星期之解释，群众方始了然。自此以后，资本家又开除工人及工会之办事人，许多工厂中之活动分子，均在被开除之列。自十月十五日奉军北退，浙军抵沪，上海总工会决计即在此时政治势力转移之时，恢复公开，所以于十月十八日有参加市民大会之举，预定计划当群众游行经过上海总工会之被封会址时，自行启封入内，召集一工人代表会，宣布恢复。不幸在未游行之先，此项计划已为军警所探悉，及群众至时，被封会址之附近已满布军警，并将铁门紧闭，严事戒备。同时又因受拉夫之应〔影〕响，群众所到不多，只有四千余人，而军警则陆续增多，致竟不能依

照原定之计划进行，复由浙军营长面允，代为转请司令部办理启封始散。群众在该处自下午四时起至晚间九时止，精神奋发，极形愤慨，虽中间屡遭军警武装冲锋袭击，迄未为所动。此项预定启封会址之计划未得成功后，上海总工会更进而进行自行公开办公之事，于是另组会址于西门红栏杆桥，通告工人群众，声明上海总工会已恢复成立；同时各工人区域中的上海总工会办事处，亦均悬牌光复宣告成立。此时上海政权，正落于大资产阶级之手中，对于上海总工会之此种举动，当然是非常之敌视的，且虞洽卿、江政卿辈均为流氓出身，沪上一切情形，均极为熟悉，故压迫工会之方法，甚为其妙。他们只指使房主迫使上海总工会迁移，不应则房主会同警察擅自将上海总工会之一切器具，弃之街中，门户严局〔扃〕，由警察看守，不令办事人入内。其他各工区之办事处，亦受同样之压迫，并又缉捕各工会之办事人，前后印总、纱总及在曹家渡之上海总工会第五办事处被捕之工会职员，有十五人之多。此外他们复用其他各种方法对工人运动组织加以破坏，其力远过于奉军在沪时之摧残。同时虞洽卿之走狗潘冬林辈复利用政治的势力，在各工区内组织妇女俱乐部、工人俭德会等，极力将资产阶级之势力伸张入工人群众中间去，以引诱工人趋入另途，破坏工人之工会组织。在这种环境之下，上海总工会一方面对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潘冬林等此种愚弄工人之手段，在各日报及各种刊物上不得不一齐攻击其阴谋；他方面上海总工会为保存工人中之实力起见，曾进行结拜兄弟姐妹之事，使工人中之优良分子，借此而团结一致，不致被厂家开除。此外极力整顿工人内部之组织，严紧教育的工作，对资产阶级势力侵入工人群众作积极抵抗。

第三期

一、此时期之客观环境：此时反奉声浪满布全国，而尤以民

众之反奉势力为最大。奉军北退，浙军来沪，因直系反对关税会议之故，直系军阀与帝国主义间，尚未勾结完善。而在上海，既得政权之上海资产阶级，又因兵工厂问题，与浙军大起龃龉。原来军阀、帝国主义者、资本家本是三位一体，而此时上海竟有此三种势力间不一致之奇特现象，则正是上海总工会顺着全国民众革命之潮流，勇猛急进之时期。

二、此时期之主观环境：此时上海总工会检查自己内部之组织，发现不良之处甚多，举其要者有五：

甲、上海总工会所属之各区办事处，不能与群众接近，不能很敏捷的指挥群众。

乙、各工人区域内上海总工会办事处之负责人，常为失业工人及要求救济费之工人所包围，不能进行训练工人领袖之工作。

丙、办事处之负责人自信太重，致造成无形包办之形式。

丁、上海总工会及各办事处都从事于应付方面，而无较远久之计划，以作发展之方针。

戊、过去的工作有偏重于纱厂方面，至别种产业工人之工作，不能兼顾。

根据上面的事实，决定下列之政策：

一、应改变第二时期之保守政策，而改为进攻。

二、积极改组上总之组织。

照了上面决定之政策，其进行的方法及其经过的情形和结果，略述如下：

一、鼓动单独的经济罢工，此时鉴于浦东日华纱厂之胜利而继起罢工者，有引翔港之上海纱厂，参加罢工之工人约二千人，提出条件，为增加工资及履行复工条件。凡罢二日，即告胜利而上工。

二、取消总工会以下之六个办事处，同时进行整顿各产业工会，注全力于纱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从新再组织铁厂总工会与码头总工会。海员中虽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但也极力拉拢，使在上海总工会的指挥下。其余如电气工人中之进行下层组织，邮务公会中之设法充满邮务生与信差苦力之势力，都有相当之成绩。

三、为便利训练各区之工人群众，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及执行各产业工会之决议与政策，均有各产业工会派出特派员驻各工人区域中间办事，计已派定者，有如下举：

甲、上总派往杨树浦二人，吴淞一人，浦东一人。

乙、纱总特派员，杨树浦二人，曹家渡二人，小沙渡二人，浦东二人，引翔港二人，内有女子五人。

丙、码头以浦东为最多，共计有三十七个，工人一万九千余人。码工会址即设在浦东，由码总派往杨树浦者一人。

丁、铁总一人，特派员浦东祥生厂一人，高昌庙一人。

此外，电气总工会则尚未完全组织就绪，现只派一特派员，负筹备之责。

四、努力反对资本家势力侵入工人群众中间去，关于此点，除应用上海总工会所指挥之各种刊物尽量反对虞洽卿、潘冬林等以外，还做了许多实际上的事情：

甲、日华纱厂全体工人怠工，反对工人俭德会，不准潘冬林到浦东日华纱厂去。计怠工三小时，结果厂主布告开除在日华纱厂中办工人俭德会之工头二人。潘冬林在浦东之势力，至是已不足虑。

乙、杨树浦女工二十余人去打潘冬林，结果潘家中之一切家具均被捣毁，经潘报告捕房，然因二十余人均自往捕房，捕房亦不敢拘留之，从此潘之势力，可说已完全退出杨树浦。

丙、海员工会登广告说明虞洽卿之爱国募金有弊，对于此点，可说已有相当之成绩，虞之势力在海员中已不如从前之雄厚。而潘冬林在纱厂中之势力，只引翔港及小沙渡之鸿章纱厂最小一部分的走狗势力而已。

五、女工运动。上总对此运动素甚注意，惟终以人力不足，故女工训练班尚未成立。然纱总特派员中女特派员占半数，虽女特派员尚不甚得力，惟女工之工作，已有相当的成绩。如此次杨树浦老怡和之罢工，该厂女工捣毁潘冬林之家具，为刘华事件，曾向戒严司令部哭闹，而各种之群众大会，女工参加极为踊跃，足见女工运动已较昔日进步之多。

六、对于童工运动，现在各工人区中正努力组织童子团，其已成立者，浦东之日华纱厂有百余人，小沙渡已组织有一百六十余人，最近相助工会分发传单，并传达消息，办理交通事务，均有相当之成绩。惟对于童工之特殊利益，现尚未及多加注意，至于童工之娱乐事物，现正着手进行。

七、对付工贼的工作。在杨树浦方面，工团联合会尚无何种积极的反动表示，其可为注意者，对日人所收买之法西斯蒂派流氓，已有五百余人，均有武装凶器。在上总方面现正热烈的宣传“以武力制止工贼之行动”，不过在事实上并未做好，故现在各地只有工人为工贼所侵害，而我们创痛工贼之事件，了无所闻。为积极制止工贼之行动起见，现正整顿工人自卫团之组织，各工人区之已有自卫团的组织者为：

杨树浦	队	人。
引翔港	队	人。
浦东	队	人。
小沙渡	队	人。
曹家渡	队	人。

印 总 队 人。

八、对失业工人

甲、收服失业工人的领袖，在总工会以下，为总工会所用。因此上海总工会在此时即派人组织五卅失业工人团，现已由该团查清因五卅而失业的工人约二千七百人。

乙、上海总工会极力为失业工人向各方面呼救，使社会上注意此失业问题，已由上海总工会发起，邀集全国学生总会、济难会、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组织募捐团，已由上总发散捐簿，进行一切。收集款项与救济费之分发，将请妇女联合会单独执行之。

丙、上海总工会为制止失业问题使工人注意起见，特于各工人区域中召集各项会议，公开的把失业问题提出讨论。

丁、为提得爱国募金之一部分救济失业工人起见，曾组织失业工人代表团，向虞洽卿、潘冬林交涉，一方联络杨树浦之老怡和、新怡和、东方及曹家渡之公益四厂工人，使此四厂工人捐助潘冬林每人一元之爱国募金，共计一万六千七百五十元之款，拨交五卅失业工人团。此事固已达到目的，但多次向经手此款之潘冬林要索，终不得要领，现已收集各方证据，正式提起诉讼，但豺狼当道，法律不是保护工人的！

第四个时期，从十二月六日起，到十二月底止。十二月六日召集反段大会，起先集合时，曾被军警所阻止，复因工人等到者甚多，约二万人，卒开会。当出发游行时，军警开枪与群众冲突，伤工人数人，后仍游行，至顺成里时，经群众热烈之要求与拥护，于是上海总工会之牌额，在群众欢呼上海总工会万岁声中悬出，立时宣布公开办公；一方面通知官厅，要求保护，复通告全国，声述经过情形，并即召集全体工人代表会，举出委员十六人，并互推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副之，同时即呈请戒严司令部将刘华释

放。在官厅方面对于此种举动，甚为反对，常^①派军警之[至]会所阻挠一切，可是始终不敢封闭。而上海总工会为预防再有逮捕职员的事发生起见，故在会址中只留次要的职员常驻，以应付各另[零]碎事物，致重要之事项，仍由秘密办事处处决，主持一切，以免公开的总工会破坏而秘密的组织亦被破坏。在此时内上海总工会的政策其最要者：

甲、在极困难之境遇中，打出一公开工会之局面。

乙、保存上海总会在工人群众中永久之信仰，使工人群众对上海总工会不失望。

因为要执行此二项政策，所以在此时间，一方面努力活动，使官厅与社会均无形承认上海总工会公开之正当，而不敢加以压迫；他方面切实指导工人在经济斗争中得到胜利，同时对失业工人亦加以切实的援助，以博得其对于上海总工会之好感。

从上海总工会悬牌办公后，上海之工潮，即日高一日，实为上海总工会被封后工潮最高之时期，兹列举之：

一、杨树浦老怡和纱厂之罢工，参加的工人有四千余人。当罢工开会时，受当地捕房之干涉，被捕四人，群众包围捕房，要求释放，经捕房救火车用水冲射六次，群众迄不为屈，结果捕房将被捕者释放乃罢。对厂主方面提出之要求，亦得到胜利，要求条件中除关于经济的外，其可注意的，如不准干涉工人开会及工会收月费。根据此种条件观察，足见工人群众确有觉悟，能拥护自己的工会及团结自己。当条件签字时，除厂方及工会的代表外，并请求上海总工会派代表参加签字为证，更足见工人对上海总工会信仰之程度。

二、杨树浦方面继怡和纱厂而起的有东方纱厂之罢工，参加者三千余人，结果亦得到胜利，其要求条件及上海总工会参与

① 常指常之英。

签约的情形，均与老怡和纱厂同。

三、小沙渡之普益纱厂罢工，参加者二千余人，因组织之不良，历三日，即失败。

四、同兴事件。同兴纱厂因上海总工会之公开，对厂主方面亦有发生经济罢工的趋向。惟当将发起罢工时，日厂主即雇用包探、流氓等五十余人，手持铁棍铁斧等凶器，毒打罢工工人首领，并用政治的力量，命捕房逮捕工人十八人，一面仍强迫工人上工。事前形势既若是之严重，故同兴厂工人虽仍欲罢工而已不可能，所以上海总工会睹此情形，日厂主之行为，确系法西斯蒂之举动，倘不在此等法西斯蒂之初萌时加以打击，则日后上海之工人运动，将受极大的影响。是以上海总工会即联合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同时再号召小沙渡的各厂工人，起来援助同兴纱厂之工人。结果学联会决议命令上海全体学生出发演讲，宣传日厂主之凶恶，此举学生之被捕者有十七人。小沙渡各厂工人之势行怠工者，有日华、内外棉三厂、十四厂、十五厂、东亚麻袋厂等六厂，参加怠工之工人在一万人以上。惟因流氓及法西斯蒂之勾结压迫，致工作十分棘手。结果同兴之罢工事件，工人仍归失败，并有十八人被判逐出租界，二十余人失业。

五、因刘华事件之怠工示威运动。刘华为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之主任，后为纱厂总工会主任，十一月二十九日，行经租界静安寺路，为捕房所逮捕，即引渡至戒严司令部，并不宣布罪状，于十二月十七日晚间枪毙〔毙〕。上海总工会为此事除作文字及派代表等向工人及外界宣传外，复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命令全上海工人停工一小时以示哀，计参加工厂二十一，工人五万余人。

六、最近曹家渡之绢丝厂，小沙渡之内外棉及日华各厂，均

受上海总工会罢工之指挥的影响，自动的增加工资十分之一。

七、此外商务印书馆因开除工人，发生罢工风潮，参加者三千八百余，两方坚持至四日，工人虽遭军警之压迫，甚至开枪二十余响，伤工人数人，惟工人仍不为所屈，结果仍得到胜利而上工。

八、与商务印书馆同时罢工者，有引翔港之大康纱厂，亦因厂主开除工人而起，全厂工人共有二千余人，参加者只三百人，而此三百余人对于罢工尚非出于本意，盖为多数工人所拦阻者，故其结果完全失败。

九、小沙渡内外棉三厂因开除工人发生罢工，参加者八百人。厂主又欲照同兴纱厂例，雇用法西斯蒂压迫罢工工人，惟小沙渡之工人，从同兴纱厂事件发生后，已得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所以此次罢工中，已严事预防法西斯蒂之捣乱。法西斯蒂在厂中既不得逞，复拟于放工时待工人散后毒打工人领袖，惟事为工人侦悉，当将散工时，即到有小沙渡各厂之工人自卫团四百余人，大呼打走狗，于是法西斯蒂乃畏惧而四散。厂主见此形势，已知不妙，只得允工人之要求，恢复被开除工人之工作。只罢工一日而得到胜利，这实是小沙渡工人在同兴事件后之一大进步。

总之，自上海总工会公开后，各工区工厂工人之罢工及怠工事件，迄无停息之时。总计在此时期内罢工者六厂，工人一万三千九百余；得到胜利者四厂，工人一万一千六百余，占全数百分之十五；怠工者共二十七厂，工人六万余人。

上海总工会宣传工作

一、自上海总工会被封以后，因种种事实上的困难，宣传工作遂只能限于书面的文字的宣传。上总日刊自总工会封闭后，

即改为三日刊，在九月至十月间，因各印刷局不愿承印上总刊物，故在此一月内，日刊遂停版。

自十月后，乃得继续刊行，每次四千份。三日刊的宣传在：

(一)发表各区工人自上海总工会被封后所受各种痛苦的实情，使工人感觉到失去了指挥机关的苦痛，因而时时纪念已被封闭了的上海总工会。

(二)依据上海总工会的各项政策，向外宣传。

(三)简述政情，给工人根本的普泛的政治概念，并诱起他们对于政治上的兴趣，因而注意政治问题。

三日刊从上海总工会封闭以后，到现在共出〇期，每期发行三千份。关于上海总工会复活，市民反段大会，刘华被害事件，均有专号。但三日刊因为有如下所举之缺点，以致不能普遍的推销于工人群众中：

(一)编辑人员不能亲切的与工人群众接触，不能深刻的了解工人的心，因此其所宣传者不能充分的适合于工人的需要。

(二)文字虽力求浅显，然终有些生涩，为工人所难懂，但工人中识字者毕竟只有最少数，所以文字的宣传，根本的不能深入工人群众间。

(三)最近因上海总工会公开，人员分调，负编辑责任的人分身于他项工作，不能专力从事，以致不能按期出版，而且内容也较差。

三日刊之外，尚有画报，其宣传内容与三日刊同，注意描写资产阶级嗾使工贼向工人进攻的事实，现已出至第十二期。第七期以前，发行一万份。第八期起，因受工人之欢迎，应工人的需要，增印至二万份。这是经常的宣传工作，至对于偶发事件，则有临时的宣传品，其数量如下：

一、上总被封对外宣言

五万份

二、上总被封告工友	五万份
三、反对沪案重查宣言	五万份
四、罢工命令(十月十二日)	十万份
五、五卅半周年纪念告工友	五万份
六、为十月十二日事告工友	五万份
七、上总自动启封宣言(十月十八日)	五万份
八、告工友(十月十八日)	五万份
九、为总商会私吞爱国募金宣言	五万份
十、上总复活告全世界及全中国工人	五万份
十一、上总复活告上海工友	五万份
十二、市民反段大会宣言	一万份
十三、市民反段大会告工友	五万份
十四、为刘华被害告工友	十万份
十五、市民反日大会宣言	一万份
十六、市民反日大会告工友	三万份
十七、同兴罢工事宣言	二万份
十八、上总告纱厂工友	三千份
十九、上总告铁厂工友	三千份
二十、上总告码头工友	三千份
二十一、上总为五卅失业工人救济事告各界	三千份

此外，关于市民反段大会及刘华被杀事件，均由上总宣传部发布宣传纲要，统一各区的宣传工作。

二、各工人区有各区的宣传品，从十月到十一月，为普遍宣传工人起见，在杨树浦、小沙渡、浦东、曹家渡、引翔港五工人区分别发行日刊，每日刊印行一千份，执行有一月半之久，复因发现在工人群众的效力不大，故即于上海总工会取消各办事处时，即行停刊，而改为各产业总工会分头发行各产业刊物，如纱总周

刊、印总周刊、海员旬[旬]刊等。纱总周刊以主持不得其人，兼又印刷困难之故，至今尚未出版。印总周刊已出四期，每期发行三千份，取材过于普泛，未能多载印刷工人消息及多谈印刷工人的利益，然内容大致还过得去。此外之商务印书馆工会月刊，月出一大张，已出至第四期。此系各区的经常宣传，至于各区的临时宣传，如当罢工，关车，刘华被害，市民反段及反日大会，以及其他偶发事件，均发有宣言及传单，系油印或石印者，无从统计。

群众运动

自上海总工会被封后之群众运动工作，上文已述及。兹为更明了起见，再将历次参加的各项群众运动，分别列举于下：

- 一、反对沪案重查运动。
- 二、反对关税会议及启封上海总工会运动。
- 三、五卅半周年纪念活动。
- 四、反段大会运动。
- 五、反对日本出兵满洲运动。
- 六、刘华追悼会。

各次运动之状况，概述如下：

一、反对沪案司法重查运动，原拟在十月十二日全上海工人罢工示威一日，后因通知不及而仍行罢工者，有二万五千人，详情上已述及。此时口号其最重要者为“反对沪案重查”，“不准开除工人”，“履行复工条件”，“启封上海总工会”等。

二、反对关税会议及启封上海总工会运动，于十月十八日举行市民大会，此时正值浙军反奉之时，沪上拉夫甚厉〔厉〕，因此关系，当开会时，工人群众之到者只五千余人，其中又被拉夫十余人，散会后曾游行，其自动启封上总之举，上文已述及。此

时口号其重要者为“反对关税会议”，“打倒奉系卖国军阀”，“启封上海总工会”，“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

三、五卅半周年纪念运动。十一月卅日为五卅半周年，此次工人群众之参加者约四千余人，开会时曾被军警所阻止，后因群众的力量，将会场大门冲破，方得开会，散会时仍游行，秩序甚好，惟工人到者太少而已。此次口号其重要者为“继续五卅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张作霖、段祺瑞”等。

四、反段大会运动，于十二月六日举行，到者约二万余人，工人群众占全数十分之九。在此次运动中所值得注意的，在开会前，会场中已有武装军队一连占据，会场附近有保卫团、警察等均武装布驻，并贴严禁开会之布告，但群众先后集中于会场附近之路口，及时间将届时，极勇敢的向前冲去，军警至此亦无法阻止，退至会场旁侧，群众即举行开会；及散会游行时，军警又极力拦阻，与群众互相冲突，开枪三十余响，并用刺刀刺伤工人三人；后群众再在原地举行集会，结果仍得游行，迨经过上海总工会之会址时，群众即欢呼自动启封上海总工会，于是上总即在此时正式宣布公开办公，一切详情，上文已述及。此次口号其重要者为“组织国民政府”，“援助北京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拥护上海总工会”，其余与上次相同。

与此次大会有关系的，在未开会之前一日，杨树浦方面工人，曾开一预备大会，参加者千余人，被捕房干涉，逮捕四人，后经群众包围捕房，方始释出。

五、反对日本出兵满洲运动。此会系与国民党右派合作举行，到者一万余人，在我们指挥下的工人，占全数十分之八。因事前军警压迫较上次更为严厉，原定之会场为大队军警所占，无开会之希望，故即临时改于沪军营举行，散会后曾游行一周，于将散会时，举行追悼刘华，群众三呼“追悼刘华”，“刘华精神不

死”，“为刘华复仇”。此次大会中之口号，为“拥护广州革命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反对卖国政府”，“组织人民政府”，“保障人民自由”，“召集国民会议”，“反对军阀非法杀人”，“拥护上海总工会”，“拥护学联会”。

六、刘华追悼会，除在上次市民大会散会时已稍表示外，曾单独在浦东开过一次，到者有祥生、日华等厂工人八千余人。商务印书馆工人亦曾有千余人开会追悼刘华。此外，各工厂之停工参加示哀者，共计有二十一厂，工人五万余人。其余各处之追悼会，现正着手筹备，拟于最近之一月内举行。在追悼会内之口号，为“反对军阀非法杀人”，“保障人民生命自由”，“为刘华复仇”，“刘华精神不死”，“继刘华之志”。

俱乐部

一、印刷总工会俱乐部，内部设备有：

甲、丝竹部。旧式音乐设备全齐，每日前往娱乐者约有二十余人。

乙、球部。分台球、足球两种，加入足球者三十余人，台球则终日无停止。

丙、阅书室。设备上海各日刊，以及工人的各项刊物，并有侠义等小说多种，每日阅书报者平均约八十人。

丁、拳术部。设备有封建时代之武器，聘有教师一人，加入者三十余人。

戊、新剧部。参加者四十余人，聘有新剧指导员，已公开表演二次，成绩甚好。

此外，又曾出壁报二次。现全部组织，正着手积极整理。

二、杨树浦工人区设有丝竹班，旧式乐器亦全备，惟工人之参加者极少。

三、海员俱乐部内有阅报室一所，因海员工会之办公处亦在彼处，致全为流氓所占据，故在工人教育上无何等成绩。

四、邮务俱乐部内有书报室、音乐室等，设备均极齐全，惟管理权操于高级邮务生之手。现我们正极力设法使低级职员及信差常至俱乐部，以便灌输普通常识于下级职员。

五、各工区如杨树浦、浦东等均积极的设立教育性质之俱乐部，现正在筹备中。

平民学校

在工人区中设立平民学校，当上海总工会被封前之半月，曾与上海学生联合会共同办理，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由两团体之宣传部各推出负责人二人，并请社会上对于平民教育有经验者一人参加，共五人组织之，经费由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负担。彼时之平民学校，计杨树浦一处，学生 人；浦东一处，学生 人；小沙渡一处，学生 人；曹家渡一处，学生 人；高昌庙一处，学生 人。自上海总工会被封后，平民学校之经费，均由上海学生联合会单独担任，实际上自上海总工会被封后，所有各工区之平民学校，大半均为上总各工区之公开接洽处。在杨树浦方面，于上海总工会被封后，曾仍继续开办三处，浦东方面亦增设一处。在江政乡长警厅时，各处之平民学校，常有军警前往捣扰，浦东方面之平民学校，曾被军警捕去教员三人，囚禁三周始释。在杨树浦方面之平民学校三处，亦为捕房所查封，上海学生联合会曾为此事发表宣言，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摧残工人教育之运动，终因各报为资产阶级所封锁，致此项运动未能扩大，此均为十一月中间之事。彼时潘冬林因上海政权在资产阶级之手，故即大为活动，浦东平民学校之逮捕教员事，即系潘冬林所指使。当杨树浦之平民学校被封后，潘冬林曾声称倘各校

悬挂工人俭德会之牌额，则可立即启封，其勾结帝国主义者摧残工人教育之迹，很为明显。所以杨树浦平民学校之女生，即将杨树浦潘冬林之居处器具捣毁，各区工人闻后，均为之一快。曹家渡及小沙渡两区之平民学校，在十一月中，均先后为流氓所捣毁。所以在此月中，各区之平民学校，均为极冷落之时期。自十二月起，因上海政局变化，直系军阀之压迫，虽不亚于上海之资产阶级，惟究不若其精密，故在十二月中，所有各区之平民学校，均仍旧进行。最近平民学校之状况如下：

一、杨树浦共有平民学校四处：

- 甲、老怡和纱厂平民学校，学生八十人。
- 乙、新怡和纱厂平民学校，学生二十人。
- 丙、恒丰纱厂平民学校，学生七十人。
- 丁、东方纱厂平民学校，学生三十人。

二、引翔港平民学校，学生 人。

三、浦东平民学校三处：

- 甲、第一平民学校，学生七十人。
- 乙、第二平民学校，学生 人。
- 丙、祥生铁厂平民学校，学生三十人。

四、小沙渡平民学校，学生四十人。

五、曹家渡平民学校，学生三十人。

六、闸北平民学校，学生四十人。

七、沪军营平民学校，学生 人。

以上共计平民学校十二处，学生 人。

附录

恽代英讲述：五卅运动^①

五卅运动是中国一个很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海，所经过的情形，也知道的很详细。现在五月三十日快到了，我们必定有一回很盛大的纪念，所以特别和各位同志来谈谈。我所欲谈的，可分四部分：一、五卅运动发生之原因；二、五卅运动之经过情形；三、五卅运动以后的结果；四、五卅运动所得的教训。

一、五卅运动发生之原因

五卅运动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实在有几种很复杂的原因，我们可分做表面的和根本的两方面来说。

（一）表面的。关于表面的方面，有两件事实：

第一件，日本纱厂的风潮。去年一月时，日本的内外棉纱厂大罢工，这个纱厂是一个很大的资本家开的，在上海、青岛、日本内部等处，都有他的工厂，共计十一个工厂，只属于一个公司。日本在中国，原来只开一个工厂，因为欧战发生，欧洲棉纱不能运到中国，一面中国工厂发财，一面日本内外棉纱厂由一个工厂发达〔展〕到十一个工厂，在上海一隅，至今有八个之多。日本资本家利用中国工人的穷苦，在平时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并且常

① 此件系恽代英同志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的政治讲习班上的演讲记录，由当时黄埔军校学生邓峨嵩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时间大致在一九二六年的五卅周年纪念前夕。

常痛打辱骂，使一般工人感觉得压迫太厉害，自然有许多不满意。前年九月，我们的同志，又在内外棉纱厂附近做工人运动，于是使工人更加觉悟。日本资本家晓得这般情形，就另外养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叫做“养成工”，预备将来学习成功的时候，要想开除工人，可以“养成工”来补充。此时工人稍有组织，自然要反对，所以去年一月，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曾大大的罢工一次。这次罢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当时的棉纱价值很高，生意又异常发达，资本家以为极不合算，就想方让步，相当的答复工人要求，承认工会组织，才解决罢工。自从内外棉纱厂罢工胜利后，许多工厂都相继罢工，日本资本家觉得这种情形，甚为不利，便用起手段来了。到去年四月时，日本资本家极力想法的破坏以前的条约，随意开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愤怒。这时，如照做工人运动有经验的同志的主张，尽可以不罢工，因为以前资本家的让步，固然是工人能一致的坚持，尤其是棉纱价值高涨的原因，决非资本家所肯甘心愿意，现在的棉纱既未涨价，于时期上当然不利。但一般工人以压迫厉害之不安，又以为前次罢工胜利，可望同样结果，都要罢工。日本资本家指使一个人，用手枪打死工人领袖顾正红，于是群情愤激，参与罢工的有四万人，而且我们的同志，努力帮助，社会上的声援，亦很热烈。惟日本资本家态度强硬，把工厂关闭，表示坚决。延至一个月的时期，工人因生活关系，不能坚持下去，便想法让步，找人调停。谁知日本资本家更加凶横，不但不允赔偿罢工期内的工资，并不承认组织工会，而且运动中国官厅与各国领事施以压迫手段，要工人屈服，所以顾正红的柩停在美领事的处所，美领事便不承认。许多工人领袖的同志，看见这种紧张情形，才决定开一追悼顾正红大会。这个大会，日本工厂的工人全体参加，惟中国工厂的工人未到，合学生人数，将近六万人。日本资本家虽

运动了中国官厅派兵来压迫，但至时会已开成；再运动英领事帮忙，不许持小旗子在租界上成群结队的高呼大喊。总理北上至上海时，无数的群众在法界集会欢迎，曾引起帝国主义的反抗。现在许多学生，要在租界上吵闹，帝国主义自然要求干涉。所以上海大学学生拿旗子在租界上，预备到小沙渡参与追悼会，被巡捕房捉了许多人；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也捕去了。这时，已是五月廿日前后，工人五六万，无捐款救济，生活很难维持，又不能暴动，虽希望得胜而不可能；学生被捕，亦无法营救；教职员虽知帝国主义之压迫，而以学生常常闹事，捕去也好，于是上海的空气，非常沉寂。惟有中国纱厂，很愿意帮助工人，这事并非有什么爱国思想，不过希望日本纱厂罢工。中国纱厂的生意发达，可以赚钱，但又怕日本纱厂知道，不能用钱来实地援助，只是空口说白话的鼓励而已。到了五月昼间，表同情于工人的学生，既无法营救，万难维持生活的工人，简直不能不因被压迫而屈服了！

第二件事，工部局提案。上海的租界，一是公共租界，一是法租界，所有权利均操在外人之手，中国人在租界上，就等于一个亡国奴。工部局是上海租界的行政机关，管理租界上一切的事务；纳税人会是上海租界的立法机关，工部局如有提案，须经该会通过。前工部局有三个提案，想要纳税人会通过。这三个提案是：

(1) 印刷附律。外人因为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很热烈，想要压制各种宣传，惟有限定一切印刷品，均须经过工部局的审查，才准付印并发行。所谓印刷品，就是报章、书籍、杂志、传单、广告等等，甚至油印的都在内，如果不经工部局的审定，便要罚款。这样一来，压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非常厉害，而且格外的麻烦了！

(2) 增加码头捐。码头捐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纳给外国人的捐款，现在工部局以为太少，应增加若干，以重商人负担。

(3) 交易所注册。交易所无论外国人办也好，中国人办也好，本来都应纳费到中国政府来注册立案。现在外国交易所，不但不在中国政府注册，反要中国交易所到外国工部局注册。

这三个案子，于商人大不利，比方印刷附律，不独我们的宣传上有很大的妨碍，就是商务印书馆出一部书籍，纵然印刷好了，如受其干涉，就不能发行，这是多么可恶呢？至增加码头捐与交易所注册，更不必说。所以工部局在前年提出来的时候，我党固然反对，尤以上海商人反对得激烈。当时纳税人会的到会人数不足，就没有通过。去年四月间，又经提出，商人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极端反对，亦未成立。这次罢工风潮发生，工部局又坚决的要在六月二日开会通过这三案，因此又引起商人的反抗。

这两件事，可说是这次大运动的动机。在五月廿日以后，有许多人想欲暴动，恰好那时全国的民气已经高涨，象山西一省，就有一万多人包围阎锡山的运动；同时各地农民蜂起，将成全国一致的样子。上海虽有一部分是很沉寂的，而大部分均甚激烈，如工人罢工，学生被捕，商人受压，都是处于穷途。我们就看到五月底、六月初的中间，是一个顶好的时候。在二十六七日，我才决定要学生在六月二日以前到租界上做一次很大的游行演讲的示威运动。这时候，我对于这样一个策略，还有怀疑的地方，因为要他们到租界上去游行演讲，租界上是不许可的，明明要他们去牺牲。我相信有三百人可以跟着我来，但有许多人，总觉得很不愿意，不是说你为什么不去，便要说他为什么不去，要做一个大的运动，不是很难吗？其实我的见解，是错误的。至廿八日，再细讨论，才决定先找我们的同志——学生和工人——到各学校里去宣传，激动他们。但有许多学校不准进去，着实不容

易宣传，幸而我们的党，真有作用，如果没有党，决没有五卅运动。因为各学校有我们党的区分部，所以决定这个策略以后，即召集许多宣传委员开一次会，一面以区分部的名义，一面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介绍宣传委员和工人同志到各校去演讲。廿九日，做了一天的工作，于是出来的人有了三千多个，与我所揣测的，多了十倍，并且很受欢迎。因此，我说革命不要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有革命的成功。

（二）根本的。根本的原因，大概有四个：

（1）帝国主义的压迫。五卅运动，不仅为日本纱厂风潮与工部局提案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八十多年来的压迫，实占其根本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不平等条约，是束缚中国人、剥削中国人的工具。为什么日本资本家能够杀中国工人呢？因为有日本纱厂；为什么日本能够在中国开纱厂呢？因为有马关条约。所以中国工人，一方受日本资本家的经济剥削，一方受中国官厅的政治压迫，非常的感到不安。同时上海租界上的权利，完全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的事，中国人不能说，只有外国人敢说，一般学生和商人，也成了亡国奴的样子。因此，八十年来之压迫，积至五卅这一天来爆发。

（2）革命的宣传渐普及。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去年这个时候，各种宣传的出版物，渐渐加多，无论中学师范，到处都有。这种出版物，虽然很平常，很幼稚，但宣传的功效，是很大的。这里这样说，要实行国民革命，求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那里那样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自然使许多人的脑子里，都不会忘记。并且本党自改组后，进步很快，对于宣传工作，亦特别注意。前年一年，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在上海，得许多学校欢迎讲演，也口口声声是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自然而然的使学生感动。尤其是在群众大会中，遇一般反

动的宣传，如黄炎培等的讲演，不值一驳，而我们的同志，在他们讲演后，能替他们详细地剖析出来，也自然迎合一般群众的心理。比方前年袁观澜讲演五四运动，说些什么整顿学风的糊涂话，过后，汪先生随即登台讲演，驳得他的话是一钱不值，就得了许多学生的信仰。自此党的宣传日渐扩大，而五卅的事能够使各地乡村和城市的民众，尤其是青年群起为伟大的运动，就在这一点。

(3) 民众的组织渐发展。向来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团结性，在最近几年内，已经不是往昔的样子，民众渐渐起来组织了！工人的工会，学生的学生会，都有全国统一的组织。农人的农民协会，商人的商会，亦各有组织。假使没有学生联合会，就不能号召民众，五卅运动就无从发生，所以民众的组织，也非常重要。

(4) 党的发展。五卅运动最先的决定，是我们的党，向外活动的，是我们的同志，并且我们同志做工作，因为有了党，可以内应外合，这是党已入民众中——学生会、工会——去了！以前党的组织很散漫，所以一个党的内部，各做各的，没有几个人肯听命令而做党的行动；自改组后，虽然不算顶好，但组织上、纪律上均比较的很有进步。因此，五卅运动能够发生。可惜我们内部虽较好，然而程度有限，所以五卅运动的结果，只能做到这一步田地。

二、五卅运动之经过情形

五卅未起以前的事，我已说过。到五月卅日这一天，原定计划，即要各学校学生出来讲演，并且一定要到租界上讲演。但只说到租界上讲演，租界比一个城池还大，没有集中的地方，使三千多人，都是散漫的。同时因先定午后一时出来，而同志传话有点错误，使一些人在上午九时便出来，没有守一定的时间，这都

是没有经验，弄出许多缺点，幸而事实上还算好，没有什么妨碍，先出来的人，也不过在茶馆里等一等罢了。此时，党的内部，有某同志觉得非常害怕，某同志是学法律的，就以为触犯法律。其实我们要革命，就要犯法，不过我们也觉得不以上海执行部为指挥机关，而以上海学学〔生〕会为指挥机关较好。是日，午后出来的学生很多，多集在最热闹的地方，如先施公司处。起初外人也不大注意，后来闹的太狠〔狠〕，外人也觉得八十多年没有这么一回事，当时即巡捕去报信。学生还觉得不集中起来不能威吓外人，想要集中至交涉署请愿。不久，巡捕捉了许多学生去了。一般学生更闹得厉害，总是说要去大家去，跟着巡捕就走；一般商人见了，非常恶恨巡捕，也说要去大家去；于是捉了又放，放了又捉，一闹闹到老闸巡捕房。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耳中，就觉得不好，因为这样环集在巡捕房，巡捕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将被捉学生一并放出，一是开枪轰击；如果只是捉人，那末，学生是捉不了的，而且捉了又放出，帝国主义决不会这样示弱。我们原先决定在风潮扩大时，举行罢工、罢市、罢课，而未顾及何种危险，其实这是错误。本来应该预先告诉我们，在某一个被捉的时候，第二个又来讲演，再捉了，再来讲演，尽管他来捉人，总是继续讲演，不要跟他去包围巡捕房。果然，巡捕房看见环集的人太多，就开起枪来，打死伤了许多人，我们当时也调查不清楚。我们一想，一不干，二不休，只有明天再来，但学生是不是肯出来，还是一个问题。幸而许多学生，以为让外国人打死许多人，就这样了事，是最羞辱的，于是决定计划，要所有的学生，在明天都出来，并在通告中特别说明，要群众集中在大马路宣传，如果帝国主义来干涉，就由大马路往二马路退让，总不要散漫，而且只要讲演；同时把许多人，到商店里去宣传。五卅的晚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开会，并请我们的同志去报告情形，我们的同志的报告，当然是

非常的激烈，于是商人决定帮助我们。但怎样帮助，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般小商人的组织，小商人比较大商人的革命性要强，反帝国主义性要厚，但虽有反帝国主义之心，而却是很害怕的；并且罢市的事，一定要经过总商会的通过，所以商人的意思，要工人先行罢工，才肯罢市。到了第二天，恰好又落雨，学生出来的，还是很多，但有许多要面子的，觉得不来不好，来也不好，只有来了不做声。其中有些很激烈的，就讲了又讲，闹个不休。尤其是有一位女学生，先一天被巡捕捉了释放出来，在街上大喊大叫，如颠狂一样，很引起人家的感觉激动起来。这时的商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店员只想罢市，惟店主还是狐疑不定，也只说要等总商会的命令。于是群至总商会，要总商会命令罢市。当时，不是说这里又捉了人，便是说那里又枪毙了人，这样一来，总商会才答复罢市，不过先罢市先罢工的界限未打破，商人总以工人先罢工为前提。我与叶楚伧同志商量，遂打一个电报到各省，说上海发生惨案后，已经是学生大罢课，工人大罢工，商人大罢市。到卅日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就毅然决然的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浓厚。我记得有一个警察对车夫说的话很可注意，他说：“你不要拖外国人哪，如果拖了，我就要打你”。还有一件很好的事，就是法学〔租〕界有一个外国人从黄包车里跳下来，预备上电车，因为给车夫力钱太少，被车夫揪住，踏上电车，又被巡捕推了下来。当时保卫队表示很热烈，中国巡捕也欲不干，兵士也晓得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一方【面】派人到各地组织工会、学生会，一方面印五六十万传单分别告农人、兵士、警察，于是全上海人都蜂动起来，以图免除灭种亡国的危险，这完全是宣传的能力。但我们有许多同志，固然努力，也有许多同志，不立定意志，又怕危险，党既无很好的指挥，所以顾了这方，没有顾得那方。六月一日，上海民众想起暴

动，经学生劝止，可见学生会还算很好；但好也是学生会，坏也是学生会。拿复旦大学来打一个比方，我虽然不敢说复旦大学的学生，完全是反动的分子，可是因反革命领袖的宣传，就有许多学生不明了，并反对学生会。不过有五卅的事件发生，许多学生群众，领受压迫的厉害，要共同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就反对这些反革命领袖，他们也说必须一致对付敌人，切不要闹什么意气。这些反革命领袖，还在那里说，这个事情是国民党包办的，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这样说，群众还是不相信，反骂他们——反革命领袖——是捣乱。他们又向我党同志来说，想我们的同志发生恐慌。他们这种宣传，到了我们同志的耳里，不但人家害怕，连我都很恐慌，以为这样宣传，久而久之，自然使人怀疑，岂不是不能团结吗？因此，六月一日以后，我们就不能不退让一步，只站在督促的地位来。但上海党部在很〔？〕几年的历史中，没有发生重大问题，纪律又不甚严密，于是退步以后，简直不能与同志接头，不能商量办法。这固然一半是党的错，而一半还是同志的错。因为我们有许多同志，遇一件事故发生，以为可以不用党的指挥，自己很明白的知道怎样做法，有的还想在学生联合会当会长，做主任或科长，如党中派他做别项工作，就不能出风头，所以不愿意受党的指挥。并且有许多同志，在这时就主张改组学生会，给他们出风头的机会；也有许多非同志很赞成改组，想借此得个位置，但改组以后，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这样一来，一方同志不完全守纪律，一方工作的人太少。派人到学校里去，学生会就没有人办事；派人到学生会去，工会又没有人办事。再一方的反动分子，非常捣乱，除了那些说国民党包办，共产党有阴谋的以外，另外有孤军社的人，在六月一日，发了一种传单，是一篇“告国人”的文章，印刷很多。他们的意思是主张什么“不合作”，劝民众不要乱闹，要学印度那位甘地的办法，最

好经济绝交哪，不买外货哪，不坐外轮哪……。还有江亢虎主张就事论事，不要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只就巡捕房打死人的这回事与之交涉，才能缩小范围，才能得到结果。又有陈霆锐说这事不消乱闹，把范围弄大，只有依法解决，向法庭起诉，就有结果。一般学生虽然受了一点革命的宣传，但以前既遭反革命领袖宣传的影响，现在又听了这般糊涂的论调，也觉得我们说的太大，提的口号太高，恐怕不能做到，没有结果，也有点可怕。因此，我们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他们就以为专对英日，不得罪美法及引起各国的恶感为好。这个问题，我老早想到了。到那时，我想出一种特刊，发表许多短篇文章，但许多学生同志，不能宣传人家，反被人家宣传。我又没有一点时间，可以办到，因一般同志，既然无法常常接头，只能一个一个的去告诉他，所以一天到黑，没有出宣传品工夫。这样宣传力甚少，反动力很凶。党既不能有灵敏的指挥，同志又不能完全守纪律，彼此互相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补救，一方表现工作困难与缺点，一方使五卅运动无很好的结果。不过呢？到了这时候，我们的同志虽然起始本想要出一出风头，但因与反动分子联不起来，就感觉党团会议之必要，认为非组织党团不可。这事我真好笑，先时党要同志，同志不能来，现在同志要党了。因此，有党团组织的成立。当时，学生会中，没有强有力的领袖，但有党团命令，可以领导许多学生，就想打消反动势力，拉拢中立分子。同时，发现了一种弊病，上面说过，许多学生同志想出风头，因为与反动分子冲突，想组织这个党团，谁知党团组织后，这个要批评，那个要纠正，于是，不是说排挤他，就是说偏重别个，这般现象，自然引出许多纠葛来。工会方面，有三十余万工人罢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但一方缺少人，一方没有工人运动的经验，也发生多少困难。总括起来，就是没有做政治宣传，因

为我们要使一般同志明了政治状况，应该常常做政治报告，这样，学生同志才晓得决定他们的工作方法。可是，事情太忙，没有这种报告，许多同志就不了明了各方情形，向群众讲演，不动人听闻，这是党团内部的缺点。在外面，我们商量好了，对帝国主义提出十七条，如收回会审公廨，赔偿罢工工人损失，不许外人越界筑路等等，总商会不表赞成，要我们再提出条件，他们从中调停；但马路商界联合会却赞成我们的十七条，所以学生、工人、小商人是一致的，并组织工商学联合会，想向官厅去办交涉。加之六一、六二、六三这几天，帝国主义者常有击杀中国人的事发生，一般人更非常愤激。孙传芳打了一个电报，大意要学生努力，他以武力为后盾；张学良也打一个电报，并汇洋两千元捐与学生会。过几天，张学良亲自带兵来了，租界上本不许人去，张学良的兵能够去得，一般学生很高兴，以为要收回租界了！其实张学良一方和英国办交涉，以图妥协，一方对学生表示好意。当时，学生会派代表见张学良，他很客气的说：“你们真是爱国；我当学生时也很热烈，不过现在的地位不同，不能象你们一样了！”学生代表是我们的同志，他听了张学良的话，喜欢的了不得，回来向党团会议报告，我听了他的报告，就说张学良的话是一点儿不错，以前本来如此，但以后地位不同，到底是什么地位呢？原来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不但不能帮助学生爱国，而且要压迫学生爱国了！许多同志觉得我这些话说得太厉害，但是没有好久，就渐渐的成了事实。学生会再派代表去见小张，他就说“不要乱闹，我自有办法”的话了！这时候，岳维峻、段祺瑞、冯玉祥通同打电报，汇捐款；但除了冯玉祥有点民族思想以外，其余都是假的。所以段祺瑞派了一个人到上海来调查，民众很想把这样的外交官请出来说话，他不但请不出来，反住在租界内，以英国巡捕守卫，恐至群众中，难于答复。同时总商会又不能打成

一片，我们提出来的十七条，他们以为太高，恐怕做不到，而且伤了感情，对外人很不体面，所以不肯赞成；他们并将十七条，修改做十三条，好象减价的样子，其实我们提十七条，固然做不到，你就减低一点，又能够做得到吗？还有学生方面，也得了不好的消息，因为上海的报纸所载，不是这里杀害学生，就是那里枪毙学生，学生家中的父母非常害怕，就纷纷来信，是说父亲母亲病重垂危，要他们赶快回去。所以在六一、六二、六三这几天，学生是很勇猛的，到了四号以后，有的软化了，有的跑回去了。这种情形，维持了两三个礼拜。在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者想了一个方法，出一种《诚言》报，造许多谣言，欺骗中国人，但没有效果。到了三个礼拜以后，商人罢市既久，发生了一个开市的问题，以为长久罢市，多是自己的损失，所以提出缩短战线的口号来，并且说罢工要款项接济，才能维持，不如商人开市，将一部分利润来援助。以前江亢虎就有缩小范围之说，现在这段言论，自然容易鼓动。那时罢市的是公共租界上，同时法租界与中国界的商人都想罢市，但一些不明了的人，以为不要得罪法国，劝他们不要罢市，不知法租界与中国界能罢市，尚可引起法国与英国的交涉，以及中国官厅之觉悟，现在他们自动要罢市，何必反去劝止呢？还有一派主张继续罢市的，以为开市并非缩短战线，而是减少势力，解散队伍。但事实上既有大部分商人要开，又有反共分子说得好听，我们也只好让步，不过总想多延长几天，然而事实上总不可能，结果宣告开市。开市有两个条件，一是禁止买卖英货，一是接济罢工工人，要他们登报表明，但结果不是这样。虽然学生查货甚严，商人不敢买卖英货，但未接济罢工工人。开市之后，又发生开工的问题，因为一般人主张专力对英，要日本觉悟起来，所以说罢工要有范围，于是日本工厂复工，英国工厂的工人动摇，也慢慢地开了工。学校里的学生，已有一部分回家，许

多教职员也劝学生回家，在他们脑子里，以为闹坏学风是不好的，所以特别准假，或提前放假，于是学生会的代表，只可代表自己，不能代表群众了！这样一来，各种运动没有学生参加，仅仅剩下许多工人在那里孤军奋斗了！可是，工人生活困难，各方捐款不能接济。买办阶级与军阀勾结，一般反动学者也极力宣传，这时是很难应付的。幸而还剩下一件事，就是与英国经济绝交。一般学生检查仇货，本来很勇敢，很热心，但是乱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拿来吃了！不能久贮的货物，任其腐败，有些不管是否确系英货，随意扣留。并且学生会无专人办事，使商人不是不能接头，便觉非常麻烦，自然很不高兴，而且怀疑，就是我们也有点不满意于学生的。他们当学生会会长哪、主任哪、科长哪，总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上海本来是社交公开，但有的很是无聊，引起一般脑筋腐败的教职员注意，加之学生内部，常常发生问题，查账呵，争位置呵，闹得不亦乐乎，幸而每事发生，在党团会议中必然设法解决，反动派始无法捣乱。这时，张学良既与英国交涉妥当，便解散上海总工会，开始向民众进攻。同时，醒狮社、孤军社、民铎社等组织一个《公理日报》，事为我们发觉，沈雁冰诸同志均参加，结果该报归在我们手中。曾琦等知已失败，即行退出，我们并组织了《热血日报》，与《民族报》，但因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日甚，也不能常出版。在全国说，也是一样的，开始做救国运动时，很是热烈，到后来却渐渐的沉寂无闻了！

三、五卅运动以后的结果

五卅运动所得的结果，有好的坏的两方面：

(一)好的方面

(1) 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五卅以前，中国人不知道为

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知识的学生，也不会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已有八十多年，经过庚子之役，中国已完全在其统治之下，不独不敢反抗，还要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话。就是革命党，也同一样，所以同盟会党纲第六条，有要求列强帮助中国革命的一句话，另一方还说要保护外国人，尊重外国条约，这简直是笑话。自改组以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经过一番宣传，最少数人才知道应该反对帝国主义。至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了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不过呢，还有不了解的地方，许多人不问帝国主义为何，只见外国人就要反对，比方国家主义派不说反帝国主义，而说外抗强权，完全是一种反对外国人压迫的观念，其实这是不对的。但既有这种观念，如再有人说要保护外国人和外国条约，也就是大逆不道了。

(2) 民众的力量增大。五卅以前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没有站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来；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更加组织起来，商人亦知反抗帝国主义，且有工商学之联合组织，明明看见民众的力量。这种力量，影响到政治方面，使军阀内部分化。那时，国民军通电对英宣战便是站在民众的方面，同时引起反奉战争发生。直系孙传芳痛骂张作霖压迫民众与摧残爱国运动，就是表面的接近民众，或者说利用民众，其实总是民众力量的影响。最后国民革命同情反奉，郭松龄发生倒戈，都是民众力量的暗示。郭松龄想利用全国民众的反奉空气而倒戈，为帝国主义所败，民众的精神渐渐衰弱，现在国民革命也失败了！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使然，而国民军内部之不一致，实其主因。比方冯玉祥不表明态度，无从领导民众，二军与民众反有恶感，当然难得胜利。总之，五卅运动后，民众已在政治上保存一部分力量了。

(二)坏的方面

(1) 阶级之分化。阶级分化，是五卅运动一个最大的影响。因为学生回家，商人软化，留下工人孤军奋斗，同时孤军社、醒狮社、民铎社讲的和平理想，与江亢虎主张缩小范围，丁文江批评过激，戴季陶谓不应以国内问题牵动国外问题，种种学说影响颇大。一般学生本来多是专于读书，不肯参加实际运动，即容来参加，又多不受指挥，爱出风头，至失信仰，偶或以工作方面的更换，就疑人排挤，而怀恨起来。并且大商人、工人、学生、小商人各为其利益，惹起感情的冲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又乘机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共产派和国民党左派也有左倾幼稚的地方，于是民众更分化得厉害，这是一个坏的方面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做很好的工作，当然不会有。

四、五卅运动所得的教训

(一) 革命不要看得太容易，也不看得太难。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共同的要求，也就是工商学联合起来的运动，所以革命不是一件顶难的事，只要有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相当的机会，就可以号召起来。五卅以前，我们党的宣传和组织，都不见得很好，而能够唤起一个这样的大运动，并做到了这一步田地，已经算是了不得；如果将来能够进步的组织和宣传，一定收效更大了！但是，革命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幼年的党，虽在学生工人中，有区分部的组织，但上海八十几所学校，仅有二十几个学校的区分部，这可以表现组织力的薄弱；至于党内的宣传品，刺激性太少，并只散布一二十万份，在四万万人中，仅有一千万分之一受了宣传，这可以表现宣传力的薄弱。所以两百万人的五卅运动，不久为反动势力压迫而消沉，使我们今后对于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应加上一番特别的注意。

(二)左右派的空想。这种空想于五卅运动的影响甚大，也是宣传工作的弱点，不能不使我们注意：

(1) 右派的空想。右派的主张很多，多半是空想的，例如：

A、和平解决 如果能够和平解决，固然是好，但上海杀了人，接着汉口、广州等处都杀了人，怎样可以和平解决呢？更有谁替你来和平解决呢？

B、法律解决 法律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拿来压迫人民的工具，比方租界上的法律，就不准去游行讲演，五卅在租界上游行讲演，简直犯了法律，怎样在法律上可以解决呢？

C、外交手段解决 北京派来的外交官住在租界上不肯出来，已可见中国的外交程度。法国派人来调查，结果不敢在上海公布，转身回去才公布出来，说英国人不对，英国就马上不承认，好象一定要说是我们不对才好，还有什么公理，还讲什么外交呢？

D、联络几个帝国主义打倒一个帝国主义 这个主张，就是要联络日美法意等国，专对英国。但是美国占据上海大学，意大利在上海杀中国人，事实上已证明其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其他帝国主义一定要想站开，五卅时的法国，就是如此；如专为反对英帝国主义，则美日等国一想，要帮助中国反抗英国，不如帮助英国压迫中国倒好些了。

E、经济绝交 这和〔是〕孤军社和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就是要不买英货，不替英厂做工，在经济上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的意思。这事并非全无作用，但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因为关税问题未解决，工业不能发达，工人不在工厂中做工，不能维持生活，所以从前与日本经济绝交，完全没有结果。

(2) 左派的空想。左派的空想，也很有几点，如：

A、枪击外国人 这个意思，非常简单，以为外国人杀我们，

我们也杀外国人就是了。有一位同志对我说，我们今天开会游行讲演，都没有办法，不如用手枪、炸弹去杀工部局的人。其实我们虽不绝对反对暗杀，但暗杀只可为交战时一种手段，而不能在平时常用的，如果没有交战，仅仅暗杀一二个外国人，不但没有作用，反发生更大的事故。因为大小商人，最怕杀外国人，伤了感情，学生有许多不赞成，则五卅更失败得快了！总之，朝鲜有一个安重根，朝鲜还是亡了国，可想而知没有民众，专靠暗杀，是不成功的。

B、练学生军 练的学生军，是不是能够打仗，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兵很多，并且很可以打仗，为什么还要练学生军呢？并且练学生军的影响，可以使许多能够做宣传工作的人，专于关在学校里去操练，那么，外面的人，一点也不懂得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了！

C、对英宣战 这种主张以为宁可玉碎，不可瓦解〔全〕，只有与英国背城借一，如果为空气的作用，是可以的，但天天梦想真要与英宣战，到底叫谁去战呢？我想，纵然可要冯玉祥去战，但张作霖又要在后面打冯玉祥，又怎样办呢？

以上各派的空想，都是妨碍革命，叫人家认不清正当的工作是什么，其实真正的工作，在宣传和组织上。五卅时，多数人不是跑到右倾空想的路上去，就是跑到左倾空想的路上来，绝对没有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去，这是我们今后应注意的。

(三)各阶级的革命性。五卅运动中，张学良在上海与英国交涉妥当，即施民众以压迫的手段；总商会对我们的条件，要居在调停的地位，可见军阀与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不过张学良等也曾打电报并汇捐款；总商会也还提出十三条来装饰面子，所以虽然反革命，只要有革命的民众监督，是不敢绝对反对“反帝运动”的。小商人是比较能革命的，但他们没有组织力，如

果革命的潮流低落时，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边去了。学生在平时是很散漫而且要闹意见的，到了革命空气浓厚的时候，就一鼓起来，也不管什么国民党“包办”（？），共产党阴谋（？），还是拥护学生会。纵然有少数反革命领袖造谣，也不会相信的。但是，学生喜出风头，也不能维持长久，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不过呢，如有严密的组织，尤其是有党的范围，还是很好。所以学生不是顶好，也不是顶坏的。工人是比较的靠得住，并不是说工人的道德和知识比学生好，只是工人的生活困苦，使其自然要革命。虽有最少数工人也和学生犯同样的毛病，而大多数都是诚实的、直率的，很有纪律的。在五卅运动中，开始有许多学生，后来各种游行运动，满城所看见的只是工人，可见工人在革命中的力量。有人说是知识阶级领导工人革命，这是对的。但是，现在一般知识分子为什么有了工人，他们还坐在屋里不来领导呢？还有一般人说，要靠学者来革命，真是笑话。梁启超、张季直、《申报》主笔、《时事新报》主笔，都是大大的学者，他们做的文章，总是说学生怎样胡闹，中国要亡国灭种了！外国人看了，非常高兴，说他们是高等华人，我们也尽可让他们去当高等华人。但如果人人都象他们，中国真要灭种亡国了！不过呢，我们要明白，我们虽特别注重工人、农人、学生、小商人，但要使大商人、大学者也站在一条的联合战线上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认清楚那种力量是靠得住的，那种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也要拉拢靠不住的力量，为革命势力的联合。

总之，革命不是难事，也不是易事，我们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我们不要空想。我们要认清革命的力量，拉拢可以革命的人，这是五卅运动所得来的经验，以这种经验，在以后比五卅更大的运动中去工作，就可称一个老将。至于五卅直至今日尚未解决，我们晓得不能解决，帝国主义者想以七万五千元来解

决，我们是不承认的。现在惟有今年纪念五卅，明纪念五卅，使全国民众一致觉悟起来，才能争到最后的胜利。那时候，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收回，中国人可以自由平等，比七万五千元强得多了！我们的同志，要准备第二个更大的五卅运动的工作，大家一致努力吧！

梅电龙编述：上海英日帝国主义者 屠杀同胞惨剧之经过

(一)引　　言

此次英日帝国主义之野蛮横暴，屠杀我工人，屠杀我学生，屠杀我市民，惨剧之现【象】几乎层出不穷，致激起全国之大罢课，英日工厂之大罢工，汕头、广州、汉口、香港、上海租界之大罢市，迄今已二十余日。彼阴狠之帝国主义者，尚顽傲无理，不肯认过，其蔑视华人，殆印度、朝鲜之不若。尤复多方宣传，强词夺理，加我人以“过激排外”、“赤化”等名词。对于中国报纸，则严加压迫，禁止登载此次事变之新闻，以致同胞咸莫名其妙，外人更群相责难。呜呼！茫茫大地，已无华人立足地，我同胞倘不急起反抗，民族生存亦将不保。爰将此次惨剧经过，谨为国内外人士一详陈之。

(二)惨剧发生之远因

日人乘欧战机会，骤增二十余亿之巨资，恃不平等条约之保障，积极向中国扩张其经济势力，年来在华设立之工厂，几遍于全国各大商埠。又因其剥削工人之方法最多，每年必获巨额之利益，华商纱厂几尽被压倒，即英、美工厂亦无法与之抵抗，大有垄断全中国纱市之势。而日商纱厂之势力最大，虐待工人最酷，当推拥有巨万资本，设厂遍青岛、上海及日本国内之内外棉纱厂。

第一次罢工的前因后果

内外棉纱厂对华工之虐待情形，笔难罄〔罄〕书，而其虐待方法亦最严酷。兹仅就其重者要者简略言之。

(1) 工人上工须于每晨五时三刻以前到厂，倘略延迟，即不允许其入内，停止一日间之工作。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稍一停息，即克扣工资。

(2) 该厂不放工人出厂，午餐均携带冷饭入厂，以开水泡食，日资本家绝不以开水供给工人，十之八九均因此生病致死。

(3) 任意调戏女工，稍一反抗，即令其停工。

(4) 工人初来时，常许以高价之工资，待来厂日久，即减去原定额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5) 工人误损机器，不问理由，即遭毒打，至气息仅存而后已。曾有童工一人，因伤致死。

(6) 工人大小便亦加以限制，每日给以牌照。每纱间仅一木牌，数百工人轮流使用，以致有竟日欲小便一次尤不可得者，其不人道如此。

(7) 旧工人工资常较新工人为大，日资本家为谋巨利，工作较老之工人，常无理开除，易以新童工或女工。

此外种种虐待情形，更擢发难数。工人积愤既久，常思反抗，为因衣食关系，只得含耻忍辱。不料本年二月，该厂工人对于第八厂工人因细故痛加殴辱，继以刀戳，并押送捕房，工人派代表与之理论，即实行停职，因是工人益愤，遂于二十四日全体罢工。他如日华、同兴、丰田等厂，因久受日人苛待，亦继起罢工，漫〔蔓〕延至四万余人。工人方面提出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此后不许任意殴辱，任意停工；承认工会；增加工资，每二星期发工资一次；不扣罢工期内工资，发还储蓄金等条约。经总商会调解，日厂主只承认不得打骂工人；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发还储蓄金；

每二周发工资一次等四条。工人方面已算十分之九失败，然因感调人奔走之劳，仍于三月十一日照常上工，而风潮〔潮〕始告一段落。

第二次罢工经过之详情

不料日人阴狠异常，工人上工之后，其打骂侮辱仍如故，并四出招收女工，以为开除男工之准备。果然女工招齐，即将上次参与罢工比较激烈分子全数开除，以招来之女工替代。而对于新招之女工，始允一律每日给工资四角，乃入厂之后，忽倡言发给工资应以工作多寡为比例。新来之女工经验既少，工作能力自较熟练工人小，于是前每人每日能得工资四角者，实际仅得二角，即个人衣食亦不能维持矣。他如发还储蓄金，每二周发工资一次等条件，日人不但不肯履行，反变本加厉，强迫罚款，克扣工资（其法以不满一元者，均付小洋数）。工会方面因厂主不履行条约，派代表与厂主交涉，厂主不理，立将代表开除，工人据理质问，厂中即指使雇用之印捕，将工人痛打，致重伤五人，工人愤怒，遂于五月十四日第十二厂工人一致罢工。

顾正红被杀之惨状

内外棉第十二、第七两厂有相联关系，十二厂停工，七厂亦不能不因之停顿。十五日，第七厂早班工人因厂中并未通告停止作业，仍照常上工。日人忽借口无纱，将门紧闭，不许入厂，并派有武装巡捕多人严阵示威。工人既不能入厂，乃求发给工资，经捕头调停，得给五小时工值。同日五时，晚班工人亦因不知原委，仍照常上工，亦遭拒绝，工人乃要求照日班办法办理，不料日人蛮不讲理，竟用手枪、铁棍任意轰打。同时东五、西五及八厂工人闻信趋观，实被轰击，工人赤手空拳，只得四散奔逃。但其时顾正红足部已中一枪，即思向左逃避，而日人又迎头向正红腹部放中一枪，正红反奔，头部又中一枪，尤思勉强前奔，但已神志

昏迷，乃抱于树上。日人赶至，又用铁棍直击其头，即时晕绝倒地，当车送同仁医院。十七日，竟因伤重毙命，惨状不堪笔述。是役计受重伤者十有一人，其中二人迄今仍未出医院，其他轻伤者不计其数。日人又来巡捕一大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当又捕去工人十余名。正红死后，工人推代表前往领尸首，道经公共英租界，亦被日人密使英捕拘入捕房，勒索三百元，始允释出，工人无以应，立送西牢拘留。似此情形其与临城挪〔掳〕票有何区别？我同胞均含默不言，新闻纸更因受捕房压迫，不敢揭载此项消息。学生会四发宣言，均拒而不登。弱国无外交，真堪痛恨！

（三）惨剧发生之近因

文治上大两校学生之被捕

顾正红被杀之惨状，新闻纸既不为之传载，国人自亦置若罔闻。惟文治大学学生因校址与内外纱厂接近，闻枪声奋往观视，目观日人之残暴与工人遭杀之惨，心不能忍，当回校召集开会，议决出发演讲、募捐，以冀唤起民众之注意。次日，该校学生谢玉树、施文定二人即因演讲在南京路被巡捕房拘去。上海学生会得报，即召集紧急会议，大多数同学均愤激异常，力主出发演讲，然再三考虑，鉴以演讲本为和平消极办法，然恐启误会，应先派代表向巡捕房解释，请释被捕同学。当决推代表二人往见普渡路巡捕头，不料该捕房不但不开释〔释〕所捕学生，且对学生会代表深加责辱，代表等不得要领，返会报告，群情益愤。然执行委员会仍主和平，又推代表赴交涉署请愿，请抗议释放学生，但迁延时日，仍未见其释出。二十四日，上大学生朱义权、韩步先等四人，又因公祭顾正红烈士路过被拘，学生至此始知捕房不可理喻，乃决计不再为无谓之哀吁。

捕房对于被捕学生之虐待

捕房拘禁学生，如获大盗，学生家属及同学前往看视，亦遭禁止，并不准传递衣服、食品及信息。每日仅给二次沙米相杂之冷食，晚卧全室幽暗、空气不通之潮湿水泥地板上。一日须点名二十次，以杖数人，如驱猪羊起立，稍缓鞭挞随之。东方稍白，即刻冷水冲入室内，不顾室中人是否起身，致身上衣服常湿，鞋袜非脱去不可。水冲入后，又须为之拖洗水门汀，否则即施以毒打。谈话声高，即加干涉。种种虐待情形，笔难尽述（这是上大四学生出狱后的报告）。

只许洋人说话的会审公堂

三日后，解会审公堂，行时手上镣铐，坐铁丝网囚车，英捕则荷枪押解，一若解大盗者然。临审时并不向被告鞠讯一词，只听捕头及捕房律师之言；亦并不宣布所犯何种罪名，即由英领传谕还押原捕房，延期再审，据称理由为事关日纱厂，须候日审官判决。此可怜无告之六学生监禁之期，竟因此无期延长矣。

（四）五卅南京路惨变纪事

演讲前之预备

学生既愤捕房之无理，复慨市民对于惨杀案之漠不关心。而此时通过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领照之呼声日迫，公理既不可恃，政府复置之不顾，除唤起民众之觉悟外，绝无他法。乃决计出发演讲，其目的：一方面在将日人惨杀同胞经过痛陈于上海市民之前；一方面在将吾民气表示于外人之前，冀其能自悔悟，释吾同学，取消束缚华人自由之苛条。五月二十九日开会议决：出发演讲以五人至七人为一组，南洋大学、复旦中学、同文书院担任一、二、三、四、五等马路一带；南方大学担任杨树浦一带；同济、中公、商大、复旦、暨南担任北站一带；上大、大夏、东华、同德、文治担任静安寺路、爱文义路一带，定于次日下午一时同时

出发。

演讲情形

次日，南洋、上大、文治、复旦中学等校出发独早，分散于原定地点演讲。演讲员除手执上书校名、队别之小旗一面外，绝未带有他物，讲述日人惨杀华工经过，沉痛异常，闻者泣下，而秩序井然，马路交通并不因此而生阻碍。十二时许，老闸子路方面曾被捕去南洋大学学生百余人，但因无法容纳，先后释放。其他各处演讲员被捕，亦时有所闻，均因人数过多，无法应付，旋捕旋释。会审公堂方面亦因学生声势浩大，立将所捕六人交保释出，冀以缓和空气。

惨剧之发生

不料是日下午演讲人数增加，情势突变，巡捕拘捕学生，任意殴辱，学生并不与之抵抗，或趋避，或换地再讲。下午三时，有二小队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首演讲，被老闸捕房拘去，旋又来一队，又被拘去，一小时内共拘去一百六十余人。拘时拳足交加，衣服、草帽尽被撕破，学生则毫不抵抗，盖明知在外人刀枪之下，抵抗亦无济于事也。四时顷，各队闻信到南京路观究竟，又被捕入三十余人。无奈捕房监狱已满，无法容纳，而学生队伍因演讲者被捕，群涌至捕房门前，声称倘不释所捕同学，请将吾等收押。当时西捕倘能见机立将捕去之学生全体释出，众当可立散。乃西捕不但不肯释放，并用木棍、铁鞭向此被拘之三十余人及随入捕房之学生乱打，驱之使出。斯时捕房附近已拥有看热闹之市民多人，致被驱之学生出捕房门进至三十码外，即无法前进。英捕见群众不能后退，首先发枪击中左侧之某君，群众见此情形，均转背逃避。该捕复前趋发令开枪，各印捕连放数排枪，共计四十余声，当场倒地者九人，朱和尚等四名当场毙命，何秉彝、尹景伊、陈虞钦等七人均因伤重，先后在仁济医院身故。受伤者达五

十余，枪弹均从背入，马路上血流成河，惨凄情状真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斯时交通断绝，英捕擎枪任意打人，死伤倒地者，即由捕房用车装送医院。而仁济、同德等医院门前，均派武装巡捕看守，不准死伤家族戚友入内观视，死者则任其暴露，多时始车送斐伦路验尸所。此种野蛮横暴，殆较禽兽为尤酷，二十四〔世〕纪国之世界无复“公理”“人道”存在！

三十一日之演讲与罢市

斯时学生徨愤之余，仍群趋交涉署要求官厅提出抗议，又被法捕房以救火车挠〔浇〕水射击，无可如何，始各自分散，仅留代表数人坐候交涉署答复。学生会当晚召集紧急会议公决：明日仍继续出发公共租界演讲，惟采取无抵抗主义；演讲者被捕，同行者不必随入捕房，倘受干涉，即自行退避。是日学生继续被捕者达六十余人，幸天雨未致发生惨剧。下午四时，各处演讲队齐集总商会，面向两商会哭诉，要求罢市。各马路商联会对于此次惨杀事件异常愤慨，当决定于一日起一致罢市，不达目的誓不中止。总商会亦经方副会长正式允诺，与各马路商联会一致行动。

（五）惨剧之继续不断发生

南京路二次惨剧

六月一日，上海公共租界一致罢市，表示反抗英日帝国主义者之强暴行为。公共租界电车除一二号外完全停驶，即一二号车所开次数，亦不如往昔之多。乘客除西人外，华人乘者寥寥。上海学生联合会履行五月三十一日代表大会之决议案：仍继续出发演讲，因避免发生冲突，仅以二三人为一组，且发出口号，一致取无抵抗主义，拘则随入捕房，打则退避其锋，秩序景〔井〕然。唯因今日罢工、罢市之故，市民听讲者较前日为尤多。至十时许，人数愈集愈众，浙江路、湖北路之间几为市民所充塞，但大马

路交通路尚不致因此断绝，电车、汽车仍可照常通行。英捕则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海军陆战队更雄武纠纠〔赳赳〕，大有不杀尽华人不休之概〔慨〕。十时半，西捕突驶救火车数辆，用皮带吸水向市民浇射，群众无法抵抗，争先避逃，间有一二人拾马路上石子还击，相持约十分钟，卒因力弱不敌，分退湖北路、浙江路两线。前列者距路已三四十码，先退者已移至九江路一带，南京路永安公司附近之人数减少三分之二，秩序大体恢复原状，已无开枪警告之必要。西捕反故意将路口把守，不许行人通过，自永安公司门前向浙江路开枪射击，立毙王桂宝、蔡阿根、杨连发三人，重伤金念七一名，于翌晨六时四十五分死于仁济医院，经医生检验，枪弹确由背入。此外，受伤者除已愈出院，或未入医院无从调查外，其在医院者尚有王阿大、沈阿麟、张九卿、李义训、毛东生、张幼秋、周仁莲、陈鹤群等八人，断足洞胸，惨不忍睹，十之八九弹均由后方射入。事实已经证明，而蛮横英人尚复强辞夺理，冀委责于华人，殊为可笑。

苏州河日人大屠杀

六月二日上午九时五分，小沙渡工人罗文藻由闸南小沙渡路拟渡河赴闸北工会，行抵苏州河岸，有十六号日捕向罗遍身检查，拳足交加，且出手枪相向，适工友冷双喜等六七人自闸北渡河抵岸，恐日捕开枪伤罗，自后将日捕拦腰抱住，得未开枪，当拥之登舟，以避其锋。但日捕亦跟踪追至，船甫开行大丰厂，日人自高处望见，率二三十人追踪，自苏州河岸开排枪射击，弹中罗文藻小腹，登时毙命。十六号日捕亦同时开枪，工人詹银生中弹落水死，弹自右耳入右胁出。此外更伤张惠章一名，弹由背入胸出；钟秀文弹自背入，尚未取出，性命甚危。

新世界之机关枪声

二日午后六时，南京路、西藏路口新世界附近万国商团骑巡

队放哨，至宁波同乡会北白克路口兴发修理汽车公司门前，突有枪声，不知来自何处。美人歇布尔坐骑中弹倒毙，牙医麦丁弹伤膝，又一人为坐骑溜缰所伤。新世界附近商团闻警，不先辨明弹来自何处，即放机关枪，向新世界南北部射击，连续不断，约亘一小时之久。马路上行人骤遭枪声，奔走号哭，自相践踏，惨不忍闻。当死在新世界绍兴班掌柜徐桂生一名，弹自脑后射入，由目而出，重伤者十余人。英商团并蜂涌入新世界，男女老幼尽数拘捕，带至老闸捕房，逐一检查，且加毒打，始行释放。但检查结果，不但无藏械之人，即形迹可疑者亦未有。据云被搜查中，有十余衣华衣而不能作华语者，暗弹来因不难推知，更可证明外人自知礼〔理〕屈，故意寻衅，图污华人，以为交涉之工具，其卑鄙诚不堪问。

杨树浦第一次惨杀

二日下午六时，杨树浦同兴纱厂工人为英、日惨杀同胞一致停业，因无工作群集纱厂门外，人数约二三千人。有一六一〇号巡捕上前禁阻，且以武力相持，群众愤怒，亦向巡捕还击。不料该捕竟实行开枪，当场伤工人一名，弹穿右胸，尚不自觉前行数步，即倒地身死。该捕恐群众报复，立乘汽车逃逸。次日始由美捕房来尸车一辆，将死者尸首运去。

杨树浦第二次惨杀

三日上午六时半，杨树浦兰路厚生纱厂附近日厂工人，因同胞被杀不愿上工，厂主始以利诱，继以洞〔恫〕吓，工人不服，致起争执，双方冲突，器具略受损毁。因正值上工时刻，工人群众，日人即报告提篮桥捕房派捕前往，不问理由即开枪射击，当场魏国平等五名，重伤者六人，分投同仁、仁济两医院内，谈海根一名因伤重身死。

杨树浦第三次惨杀

三日上午九时，明星影片公司演员傅芳贵与同事费富利、费德华、傅其相等同往明星公司，路经纹花局杨树浦纱厂（即新怡和厂），前面忽由东来汽车一辆，内有六号西捕（译名强生）暨四探目及另一西捕共三人，见芳贵等疑为学生，立刻停车，不问情由，上前拘捕。费德华、傅其香（相）二人幸得脱逃，六号西捕扭住傅芳贵，用警棍当头敲打，血流满面。另一西捕扭住费富利，拳打脚踢，放手后二人奔避。六号西捕先向芳贵击中一枪，由背穿入，芳贵以手按背，负痛逃奔数十步，至广告牌前力竭，身倚篱笆睡倒，该六号西捕对脑又开一枪，遂即毙命。同时另一西捕亦向费富利连开二枪，幸未中要害，负痛逃避得以脱身，伤至今尚未全愈。

（六）占据学校与搜查行人

五校被占详情

五卅运动以上海大学学生为最努力，而此次牺牲亦以上大为最大，被拘者达百数十人。大英帝国主义者视之乃如眼中之钉，久思除去。四日上午八时，突调海军陆战队暨万国商团七八十人将上大重密包围，每人均携有枪弹、木棍，蜂涌入校，不问学生、教员任意殴辱。西摩路、南洋路、爱文义路、静安寺路等处均分队把守，形势严重，不许一人来往校内。学生二百余尽驱之出校，排立于西摩路上，以手枪对准学生，令将两手高举，身上任其搜索，稍不如意，鞭挞随之。凡有银元、钞票均被搜去，并强迫在校寄宿之学生，带领往各人寝室搜查，翻箱倒笼，书籍、行李尽被毁弃。惟遇信件则纳入衣袋中，极为注意。继又强迫住校外寄宿之学生，领往爱文义路、慕于〔尔〕鸣路、卞〔卡〕德路等处，施以同样检查，结果毫无所得。十时许，又来海军陆战队六七十人，声言欲驻扎上大，命学生立刻迁出。斯时学生惶悸之余，更

手忙脚乱，外边既无搬运夫可唤，校役又被英兵监视，无法只得自动搬运，或备迟缓，即被乱掷于途中。尤可怜者，该校女生无力搬运行李，不得不弃置不顾，只身逃避。出校之学生闻警驰归，英兵不仅不许入内，即遗弃未搬之行李，亦不许拿去。有向之询问者，即以手枪相向，自此英军即将该校占据。四日之夜，西摩路居民亲睹英兵抬一女尸自上大出，此案至今尚未明真相。次日大夏、同德、南方附中、东华等校均被占据。其野蛮行为，与对付上大无异。损失之巨，殆无法计算，学生得保性命，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空前之大检查

四日晚，南京路、福建路一带英商团戒备森严，凡经过之华人，无论男女老幼均被驱至老闸捕房，并不告其所以然，露立雨中，命两手高举，序次排列，令印捕举枪瞄对，并架置机关枪于两傍，然后逐一检查，所有日记、皮夹及一切零星物件均遭检验，始行释放，倘携有类似传单之印刷物，即被拘留。当查验时倘有举手不高或举即放下者，均拳足交加，历时约二小时之久。中有受惊而禁不能声者，有被吓而哀号哭泣者，甚有冒雨受惊而致卧病者，此种惨酷凌虐，虽对待亡国之民，亦无以复加。最可痛者妇女、婴孩，莫不一一遭检验，惨无人道行为，莫此为甚。

(七)惨剧之余波

其他横暴行为，更举不胜举，记不胜记。兹仅择其要者，列举如次，为此报告之结束。

- (1) 浙江路交通鞋店店主朱子法，无故被巡捕痛殴，血流遍体。
- (2) 海军陆战队无理搜查生生公司。
- (3) 日兵任意闯入中国境〔境〕内，占据六三花园。

- (4) 曹家渡九亩地等处，英人越界撕毁传单。
- (5) 英商团聚推夫麦携带手枪，武装闯入华界。
- (6) 无端拘捕新自河南来沪旅行之学生。
- (7) 因燃放爆竹，任意枪杀中国工人。

(八) 结 果

总之，英、日人心目中已无中国，直视华人如牛马，任意屠杀如宰猪羊，证之前记五卅诸人之死，枪弹均由背入。一、二、三、四诸日上海全市竟入恐怖状态之中，彼凶徒尚不自悔祸，节节进攻，今交涉又宣告破裂矣。我国民除集中组织，协力对抗外，实无良法。泣血披陈，维吾同胞鉴之。^①

^① 此件选自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编印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日报》。

郑超麟编述：帝国主义屠杀 上海市民之经过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三日
——四日

截至六月四日为止，上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商民及其他市民陆续被帝国主义巡捕、商团军、陆战队屠杀，在帝国主义手枪、步枪、机关枪之下死伤的，已达一二百人之多。这一次巨大的牺牲，当然要发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因此次大屠杀而起的反抗运动，无论结果如何，但一定都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此次运动已经成了普遍全中国的运动，且将引起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援助了；这就是说：此次的运动，不仅有中国全民族的意义，而且是国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故革命的、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首先应该明白地分析这次屠杀真意义，和因屠杀而引起的反抗运动之趋向。为这目的，所以我来略述此次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因由及其经过。

（一）此次屠杀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

此次惨剧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屠杀。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成对抗形势，这种对抗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展而加紧，到最近就达到压迫者直接屠杀被压迫者的局势，遂达到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短兵相接的阵形。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是必然的，因侵略而引起殖民

地之反抗也是必然的，反抗而至于帝国主义施行屠杀政策，又何尝不是必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起初只遇见最受压迫的阶级之部分的反抗。一直到世界大战之后，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压迫中国，一方面帝国主义崩溃征兆日益显然，中国民众自最受压迫的阶级以至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都渐次形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心理和思想。最近一二年来，反帝国主义的呼声几乎普遍全国各地，而这次反抗虽然还没有积极的表示，但势已非帝国主义惯技如“亲善”、“和平”、“正义”、“文明”等所能镇压的下了。这便是帝国主义断然采取屠杀政策之客观的原因。

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之流血的接战，可见本已有一触即发之势。爆发此次屠杀连接的导火线，自然也是因帝国主义凶暴压迫而起。自一九二五年开始以来，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因亲日卖国派安福政府上台，越发在中国横行无忌。二月间上海日纱厂工人也罢工反抗。对中国工人阶级这种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已断然采取屠杀策政〔政策〕。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纱厂职员开枪杀死工人顾正红，并杀伤十多人。二十八日，青岛海军陆战队得日本政府命令枪杀工人八人，并杀伤、拘捕无数。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学为救济死伤工人募捐被租界巡捕去施文定、谢玉树二人。二十二日，上海大学学生赴顾正红追悼会途中又被捕去韩步先、赵振寰、朱义权、江锦维四人。被捕六学生定于三十日在帝国主义会审公堂同时开审。这便是上海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直接的动机，但同时，帝国主义还有一种压迫，兼能危害商人等上层阶级：即所谓上海纳税外人会，要于六月二日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反对这四案，亦是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题目及宣传的口号，且能够引起一般市民群众热烈的同情。

在这一日上海全体市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空气之下，为消弭这种空气，为镇压这班“不安分”分子的反抗，列强帝国主义断然采取屠杀政策，决不是一件偶然的意外的事。

(二)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及其继续工作

三十日上午，各校学生二千余分头出发到公共租界各繁盛马路散发“打倒帝国主义”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事，并反对工部局的四提案。自上午起各校学生已被捕房捕去十余人，旋即释出；但到下午讲演的学生愈聚愈多，巡捕复开始捕人；至午后三时许，只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已拘留一百余学生在内。当时未被捕的学生及听讲的市民见此情形异常愤激，其时适值有一队学生经过其处，听见此事遂参加要求立即释出被捕者。至三时许，聚集捕房门首之群众将近万人，三时三十五分钟，突有一西捕向空放一枪，接着印捕即平放一排枪，群众登时大乱四散。这一日计死十三人（截止四日为止），伤重在医院治疗者尚有十五人，被捕者五十三人。

三十一日，大雨。学生继续至各马路散传单，讲演。捕房复拘捕学生。老闸捕房已戒严。

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全体罢市。自上午七时起，南京路学生、工人及其他市民极多，发传单者、讲演者到处都是。至十时许，所谓万国商团和西捕各临阵备战，先以自来水注射群众，至十时五十分，遂开枪。这日死伤比前更多，状况更惨。二次屠杀后，南京路最繁盛的一段，由新世界起至福建路止，完全陷于战争状态。机关枪、铁甲炮车、马队占据各要害，这一戒严区域内除电车外，其余车辆及行人概不能经过。

二日，屠杀案到处不断地发生。南京路比前更加戒严。上午小沙渡纱厂工人罢工，被日本人协同西捕枪杀四人，都沉尸河底；

杨树浦码头工人亦被英人顾〔雇〕打手打伤三人，拘捕数人。帝国主义会审公堂复于是日开审三十日被捕的学生，公堂团〔周〕团长外兵把守异常周密。至下午六时，遂又发生机关枪攻打新世界事。原因据次日各报所载，系有一批“某国人”假装中国学生（能假装中国生的某国人，自然是日本人无疑了），在新世界门口射死二匹美兵的坐骑〔骑〕，于是如狼似虎帝国主义军队遂用机关枪、步枪一齐向新世界射击，炮如连珠，历时约二十分钟之久，死伤数目至今尚无法可查，但被捕三百余人结果虽释放，尚有二三十人现在已下狱。在新闻桥又有西印捕携机关枪向闸北保卫团示威，欲拘捕罢工之电车工人等事件。

三日，意、美海军陆战队登岸，把守电气、自来水等重要工厂。其他如各舰亦陆续到来，或中途被召回沪。新世界下午被商团占领去了。这日上午，杨树浦又发生大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后，杨树浦完全变成恐怖世界，“文明”的帝国主义军队遇见学生或工人装束的便打伤或杀死。计三日一天，杨树浦死四人，重伤六人，轻伤者不计其数。是日并有一美兵武装侵入华界寻衅。

四日，屠杀仍然继续下去。外舰来上海日见增多，计至四日为止，各国兵舰共有十三艘，属于日本的三艘，属于其他国家的还有二艘。陆战队已经登岸的有五百五十名，尚有二千名亦即要登岸。杨树浦西捕复开排枪轰击罢工工人，幸未伤命。英日陆战队有多人带枪入华界捣乱。英国商团和印捕又有数人入华界。尤其难堪的，即四日上午陆战队包围上海大学，收没一切文件，驱逐学生出校，腾出为陆战队驻扎。此种暴行到五日后复施行于大夏、同德、南方等几个学校。还有沧州、东亚、大东三大旅馆亦被检查。

(三)各阶级之反抗运动

三十日大屠杀后之第二日，全上海即已开始罢工、罢课、罢市，截至四日为止，公共租界完全罢市，特别是四日一天，罢工尤其突然高涨，全上海各学校之罢课自无~~得~~言了。上海人民八十八年在帝国主义高压之下过生活，其仇恨帝国主义自不必说，尤以下层阶级为甚。所以屠杀之后，全埠鼎沸，反帝国主义之潮流普遍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尤其是工人阶级，因为此次屠杀发生的主因是为援助被杀工人而起，所以工人不惜牺牲生命，务必达到各业罢工而后已。四日为止罢工总数已有二十万人。三十一日各团体在上海总工会开会时候，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极激昂慷慨请求罢市，并且当场提出日商纱厂工人要求之七条件：(一)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二)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三)禁止殴打工人；(四)改良工厂卫生；(五)禁止虐待童工和女工；(六)禁用外国巡捕；(七)反对印刷附律。一日即有数业工人实行罢工。自二日起大部分电车工人停止工作；小沙渡原未能罢工各厂，如同兴、日华、内外棉第三、第四厂等都罢工；杨树浦祥泰木行等厂工人及大坂码头工人亦相率罢工抵制。三日电车工人差不多完全停工；电话、电灯工人亦罢工三分之二以上，只余少数人因被压制不得已而工作；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二厂工人亦均停工；小沙渡则罢工者已达二十四厂，其中四厂属于华商，余均为日本资本家所开。杨树浦自当日惨案发生后，东方、怡和、德大、豫[裕]丰各纱厂工人遂全体罢工，其余亦自动的停止工作。自三日起不但各工厂工人罢工，即在西人机关或住宅服役之西崽[崽]亦开始罢工，同情于被慌[惨]杀的同胞。四日罢工风潮尤其突进。计四日罢工者有康益、汉士两洋行华联[职]

员，日商绢丝厂工人，苏生洋行、慎昌洋行、葡萄干公司、柯达公司等华职员，英美烟公司及日华纱厂工人，同茂公司、立兴洋行、挪威商办中国五金物品公司、中孚银行华职员，日商伊藤烟公司、公大纱厂工人，美丰银行、大英银行、华比银行华职员，伊文思书局工人，上海总会侍者等。恒丰公司工人亦罢工。工部局铁工厂工人，电气处职员亦因工部局之残暴，罢工反抗。其他各洋行西崽〔崽〕亦多数罢工。码头小工完全停止工作。印刷工人除商务、中华二大印刷厂已罢工外，其他亦多罢工，尤其是西报排字工人之罢工使帝国主义机关难施其巧。西报工人并曾开会，游行示威，自五日起上海西报出版异常可怜，甚至《文汇报》用油印出版者，可见西报之苦况了。四日上午上海总工会特召集各厂代表在少年宣讲团开会，共到五十二个工会，二百余代表，各代表报告各该厂罢工情形与人数。代表报告时俱各慷慨激昂，誓愿坚持到底，于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军中有力的指导者了。

上海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阶级此次亦极热烈参加。在三十日和一目的被害者当中，不少小商人和店伙。代表上海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阶级的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其总机关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三十日屠杀之后，各联合会纷纷投函总联合会，愤激的表示愿意牺牲，愿意罢市，为学生后盾，总联合会亦屡次派人和学生会接洽。三十一日各团体在上海总商会开会时候，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站在工人和学生一边，共同胁迫总商会非罢市不可，并且各马路商店不等至一日，即已纷纷闭门停止营业。这几日的罢市中，无论谁只要到各马路巡视一遍，看见商店外许多标语和旗帜，及店伙运动行人不坐电车之热情，便可知道商人痛恨帝国主义至何程度了。我们于此次运动里看出中国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阶级革命性的表现是很强的，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支

极有势力的军队。

上海的大商人阶级此次亦只得参加运动。我们在一日上海各报记载各团体在总商会决议罢工之经过，很可看出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各阶级的作用了。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首先答应工人和学生的罢市要求，但总商会则须工人和学生及商总联合会的三催四迫才勉强签字答应罢市。三十日午后各马路商店多已闭门，到一日早晨七时南京路大商家还有开市者，直至流血重演之后，才完全关闭。

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甚至不从总商会决议，于全市停业声中，依旧开门营业，只写一封信给工部局轻轻抗议而已，一直至工部局置此抗议信不理及《字林西报》以滑稽口吻加以嘲笑之后，才于三日起罢市。我们从罢市经过以及这几日来各方调和空气和总商会愿意自居于调人地位之表示看来，不曾明白告诉我们以民族运动中那几种势力比较动摇和妥协的了。

学生群众在此次运动中自然是热烈参加的，首先起来援助工人的是学生，甚至于积极表示不怕牺牲反对“四案”的也是学生出头，受创最重的仍然是学生。现在上海的学校，没有一个不参加这种运动，便是向来不做社会活动的圣约翰大学此次也激起义愤，与校长冲突，脱离学校投入此次之风潮，其他的学校便可想而知了。

现在罢工、罢市、罢课还在扩大的形势。帝国主义的态度现在日加强硬。调和只是上层中国人的梦想。然而此运动已普遍全国各大都会了，并且将引起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援助。中国的被压迫民众应该更密切地联合起来。团结便是力量。要认定我们和帝国主义绝无公理可讲。要认定此次的反抗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革命战争的开始。^①

① 此件选自《向导周报》。

上海学生联合会编印：五卅惨案发生经过及上海学生参加五卅运动情况概述

〈略〉

第一章 五卅运动初期之上海学生

(一) 援工大讲演 顾正红被惨杀后，附近之文治大学学生会即召集会议，决定出发讲演募捐，以期唤醒民众之同情。次日，该校学生谢玉树、施文定二人，在南京路讲演被捕入狱。上海学生联合会得报，即召集紧急会议，同学愤慨激昂，一致决议，先派代表向捕房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当推定代表二人，往普渡路捕房，捕头拒不许入，辱骂随之，代表等失意忍怒而返。

代表返会报告，群情愈愤，然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仍转和平，复推代表赴交涉署，请提抗议，释放学生。时日迁延，仍未释出。二十四日，上海大学学生朱义权、韩步先等四人，因公祭顾正红，经过戈登路，复被拘入狱。闻者莫不为之切齿，本会亦不能再向横蛮成性之英人，作乞丐式之哀告。

同时，外人恃强提出三项无理之要求，上海各界同胞，均惊惶失色。由租界外人会议通过，即欲起始实行。

- 一、印刷附律；
- 二、码头捐；
- 三、交易所领照。

上海学生联合会见政府之软弱无力，民众复徘徊不前，挺身履险，将此纷至沓来之祸事，向民众痛陈，冀以博得群众之同情，

一致建立起抗争，打消外人横加吾民头上之苛约，昭雪工人之耻辱。乃于五月廿九日开会，决议出发讲演，并规定以五人至七人为一组，南洋大学、复旦中学、同文书院担任一、二、三、四、五等马路一带；南方大学担任杨树浦一带；同济、中公、商大、复旦、暨南担任北火车站一带；上大、大夏、东华、同德、文治担任静安寺路、爱文路一带，定次日下午一时，分头出发。

次日，上海大学、南洋大学、文治大学、复旦中学等校出发最早，按照规定地点讲演，讲演员手执小旗上书校名、队别等字，余未携带任何物件，鹄立马路两旁，向市民讲述日人惨杀华工之经过，词语沉痛，听者多俯首落泪，为之心酸。秩序井然，交通如故。十二时许，老靶子路讲演之南洋大学学生百余人，突被巡捕截入捕房拘禁，因人数过多，无法容纳，旋又释放。

下午，讲演员纷纷到齐，人数增加，巡捕拘捕学生，任意殴打，同学奔逃，另觅地点继续讲演。三时有两小队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前演讲，被拘于老闸捕房，旋又来一队，复被拘去，不及一小时，捕去者达一百六十余人之多。四时许各队闻信奔来观望，又捕去三十余人，当时捕房有人满之患，讲演员群拥至捕房门前，要求释放捕去同学，如不释放，愿全体入狱。西捕复用木棍铁鞭，向同学迎头痛击，驱之入内。一时捕房门前，观者如堵，市民纷纷前来，几无立锥之地。西捕见群众拥挤，不能后退，捕头即下令射击，首中左侧之某君，群众转身奔逃，而西捕枪声不绝，连放四排，共计四十余响，当即中弹倒地者九人，当场毙命者有朱和尚等四名。何秉彝、尹景伊、陈虞钦等七人，均因伤重，先后绝命于仁济医院。繁华的马路上，顿变作凄怆愁惨的景象，朱殷满地，尸首纵横，黯淡的灯光照耀着，往来者仅荷实枪弹之武装西捕，列队成行，如临大敌。当时同学仍群趋交涉署，要求提出抗议，法捕以救火车载水龙，浇水射击，群众无法抵抗，仅留代表数

人。

是晚，上海学生联合会召集紧急会议，决议次日继续讲演，惟采取无抵抗主义，讲演员被捕，同学不必随入捕房，倘受干涉，即自行退避。次日天雨，出发讲演者达六十余人，讲演经过，尚属平安。

六月一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仍遵照议案，继续出发讲演，为避免冲突计，仅只二三人为一组，听讲者尤多。至十时许，浙江路、湖北路之间，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西捕荷枪往来，戒严非常，海军陆战队武装巡行，大有兵临城下之概〔慨〕。十时半，西捕突驶救火车数辆，用皮带吸水，向市民浇射，群众纷纷奔散；间有一二人拾石屑还击，约十分钟，尽向湖北路、浙江路一带逃避，秩序渐渐恢复原状。西捕突将路口把守，不许通行，自永安公司门前向浙江路实弹射击，立毙王桂宝、蔡阿根、杨连发三人，重伤金念七一名，翌日绝命。轻伤者据知悉有八人，实则不仅此数。

(二)罢市罢工罢课之进行 三十一日下午四时，各队讲演员见英人之横暴，不是平和忍让可以了结，乃齐集总商会及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门前，放声大哭，哀求罢市，为时甚久。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乃决于一起罢市援助，总商会亦正式允许，一致行动。

次日，英租界各商店密闭双扉，马路上行人寥落，惟学生出外讲演时，市民纷纷出店，探听消息。黄昏时分，不明不黯的电灯一盏盏悬挂着，地上的血痕，依然刻画得清楚，灯光和血液，互相炫耀。往来只是盛气凌人的武装西捕，昂首踏过血迹。寂寞的马路上，充满了肃杀的严冬景象，虽然还是南风时节。

五卅惨杀后，上海学生联合会即倡言与英日帝国主义实行国民绝交，国民绝交包含的意义：(一)经济绝交；(二)工作绝交。本着工作绝交的原则，主张英日厂中的华人，一律罢工，以促成

外交上的胜利。上海二十余万工人，即纷纷离厂，英日厂中，顿时无所生产。工人们皆一致团结于上海总工会的旗帜之下，组织严密，秩序井然，俨若操之有素者。

当时我们同学为援助工人，唤醒民众，四出讲演，作文字上和口头上的宣言，事实上不能不牺牲功课；即日起上海各校停止上课，同学出外募捐，或做宣传工作。这是五月三十一日晚八时大会的议决案，次日均一律遵行。

繁华为全国之冠的上海，一时交易不通于市场。三两个红头阿三，鹄立在广大崇高的工厂门前，戚戚然如失伴的孤雁。阶檐上间或有一二个声若洪钟、咽喉哽哽的讲演员，声泪俱下的向旁人诉述惨案原委。这是何等萧条的景象！

(三)提出对英日交涉条件 六月四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席上，决定向英日提出先决条件：

- (1)撤退武装；
- (2)释放被捕学生及工人；
- (3)日本厂主允许工人要求；

正式条件：

- (1)惩凶——撤换上海英日领事，凶手抵命；
- (2)赔偿——照庚子赔款例赔偿直接及间接损失；
- (3)永远撤退在华英日海陆军队；
- (4)取消巡捕房，改用中国警察维持治安；
- (5)取消会审公廨；
- (6)取消西人纳税会议，华人自理市政；
- (7)华人在华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 (8)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

所提条件，印成传单，分发各地，以期一致拥护，督促政府采纳，以为外交之最低限度。

(四)上海学生联合会临时组织之产生 上海学生联合会以前的组织，非常简单，五卅事起感觉平时组织不能应付繁复的工作，乃于六月一日的大会席上决定临时改组执行委员会，扩大组织，增添职员。除执行委员长正副三人外，分总务、交际、出版、宣传、纠察、筹款六部，共选出三十七校组织之。复组织审查提案委员会、法律委员会、经济审查委员会、对英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检查食品委员会、英文编辑委员会、夏令讲演会等，分头负责办理。各种委员会按事务需要，聘请秘书、干事，职员在二百人以上，可算极盛一时。

第二章 五卅运动中之上海学生与上海民众

五卅运动爆发后，上海民众认清帝国主义者有壮健的军队，锋利的枪炮，来往神速的兵舰、潜水艇、飞机。在某种情形之下，帝国主义者彼此联合，向中国进攻。反抗帝国主义的战术，亦非从前之四〔市〕民各自为战、一盘散沙似的民众可生效力，必组织严密、力量集中、步武合拍、行动一致的联合而成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方可令敌人在我们的面前发抖而制之于死地。尤其是在反帝国主义怒潮高涨的五卅运动中，民众的结合，更有加紧之必要。上海学生联合会，不仅在五卅时领导上海学生群众，连日冲破枪弹，作唤醒民众之大规模讲演；罢工罢市罢课后，复邀约工会、商会（可惜上海总商会始终未参加，仅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组织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集中全上海民众的力量，主持国民经济绝交，督促外交进行。全上海民众运动的中心，一时集中于该会，即全国各地民众，亦多以该会之行动为转移。

彼时上海工人，激于义愤，罢工工人达二十万余之多，罢工工人的生活维持，成为极严重的一大问题。上海学生联合会为坚持对英日经济绝交，延长反帝国主义战线的原故，联合上海总

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提倡国货会六团体合并组织上海临时济安会，收集各地汇来捐款，分配发给罢工工人。罢工工人虽多，而全埠秩序井然，毫无凌乱的现象。

并与全国学生总会、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上海总工会、提倡国货会等联合组织检查出口委员会，以杜绝英日仇货之贩运。

五卅运动初起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号召上海民众，开市民大会，作有组织的煽动与宣传，并每日派讲演员四出讲演，普遍的灌输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于民间。

惜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一再受军阀邢士廉之摧残，而不能继续存在；上海民众于此遭莫大打击。临时济安会，亦昙花一现。上海民众运动，又丧失了中心的指导机关。

第三章 对英日经济绝交之概况

自鸦片战争，与英帝国主义者订立了南京条约，中日战争，与日帝国主义订立了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各大商埠，都辟成了帝国主义者的商场，任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内地自由居住贸易，甚至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原料的丰富，劳资的低廉，制造商品亦就地畅销无阻；他方面又借了海关的保障，从外运来大批机器和舶来品，排挤中国手工制造品，使工业落后的中国，百业凋零，民生困窘。这是帝国主义者实行经济侵略的结果。因此，五卅惨案发生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即采取经济绝交策略，首则工人罢工，继则商人罢市，因为：（一）工人罢工，工厂之生产必行停顿，生产既停，则帝国主义恃以实行经济侵略的商品，亦必于无形之中，受绝大损失。（二）商人罢市，也是经济绝交之一绝妙方法。上海各商户所卖货物，严格言之，大半都系仇货，倘一旦罢市，则素以销售货物为实行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也只有束手坐视，无法行销了。这两个方法，果能坚持到底，实足以致帝国主义于死

地。不料上海二十余万罢工工人，历尽艰难，遭受反动势力的高压，竟未数月而先后上工。商人因内部一部分大商买办的分裂，亦未数日而全体开市。幸而上海学生联合会终能领导上海全体学生进行经济绝交工作，不稍懈怠，足予帝国主义者以重大打击，屈服于民众势力之下。英国满彻司特 Manehist1 纱厂之停工，英美烟公司之烟无销路，以及日本纱价之大减，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效果。

所可恨者：彼唯利是视之奸商，不知顾全中国大局，对于上海学生联合会之经济绝交策略，虽不敢明目反对，而暗地仍与帝国主义者互相往来，接济帝国主义者之食品，秘密销售仇货。上海学生联合会当时设有经济绝交部，以司经济绝交专责，每日派出调查仇货者几达百余人，严行调查，遇有销售仇货者，即将货物扣留拍卖，以作维持罢工救济费，谁知因此遂遭了奸商的嫉视。同时帝国主义者自觉损失过大，每日在沪商业几损失数百万元以上，竟复翻新花样，与奉系军阀邢士廉及大商人、买办等勾结一气，暗地指挥其工具来摧残学生团体。卖国军阀邢士廉仰承帝国主义之意旨，一再命上海学生联合会遣派代表谈话，出言严厉，多方恐吓，并谓上海学生联合会之经济绝交，系违犯法律（因当时有许多奸商控告上海学生联合会）。而上海学生联合会并未丝毫恐惧，一方面遣派代表或专函申述经济绝交之意义，及晓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方式；一方面加派调查员仍严行抵制，各调查员并亲乘小轮，逡巡江面，甚至忘餐废食，深夜不归，以进行经济绝交之工作。并致函各地，促其一致积极进行。兹录其致各地学生会一书如后：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各地学生联合会函

五卅惨祸横生，举国痛恨英日。军阀无爱国真心，各怀私见，内战潜伏。政府怯懦庸碌，徘徊犹豫，外交无坚决方针，近来

尤贪恋增加关税，不惜与外人妥协。商人不顾团体，贩卖仇货，偷渡关卡。英日之势焰愈张，国人之退让愈甚，每念及此，血泪俱垂！若再袖手旁观，吾人将见死无葬身之地矣。敝会责任所在，义不容辞，乃于日前实行检查英日仇货，以期贯彻吾人对英日绝交之主张。不料英领反抗，奸商作梗，遂请求戒严司令部横加干涉，一再通令停止检查。敝会为国家前途计，犹不忍遽尔中止，断送吾国财源，使一场空前大屠杀无形消沉，乃邀沪上各团体发起经济绝交委员会，以期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致实行。复因集会未成，稽延至今，方欲另求门径，达到目的，一面邀约各团体进行合作，一面由敝会仍继续检查，以杜奸商作弊。上海总商会居然于此绝交毫无端倪之时，拍出通电，规定三项有绅〔伸〕缩余地之办法。凡前以五卅仇货由洋货公所造册报存，由该会协同洋货公所发给凭证，即请各省区总商会认为合法，准予通行，内地虽于出货时，尚有一度对合，然洋货公所造册中，已包含多少作伪之余地也。此种袒护奸商、断送团体之敷衍手段，有目者皆能窥破其不顾大局、只图私利之野心，执此足以证明买办商人心目中自无平民利益，国家兴亡，更非所顾。敝会绝不退让附和此等姑息养奸之主张，除继续在沪实行检查英日仇货外，特此函达，务希贵会一致进行，杜奸救国，在此一举。敝会处此外人直挟之下，前途暗波，阻碍难免。贵地深居内地，便利进行，尤冀切实检查，匡我不逮，敝会幸甚，国家幸甚！

此时戒严司令部邢士廉见上海学生之激昂，亦不敢过于压迫；于是帝国主义者只得挺身而出，派遣警士干涉学生检查仇货，并于学生在沿江码头检查仇货时，开放手枪，迫令停止。但这种恐吓，早已不能恐吓五卅以后的上海学生，仍是不畏强暴，继续进行。

第四章 宣传五卅惨案之经过

五卅运动普遍全国，深入民间穷乡僻壤，亦莫不有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产生。五卅惨案之扩大和激昂，由于宣传工作之努力。当五卅运动初起时，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可分以下六项：

(一)选派外埠宣传代表 六月六日代表大会决议遣派赴各地宣传代表，即选出复旦中学、东吴法科、亚东医科大学为沪宁线宣传代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为南洋线宣传代表；中法工业专门、宏伟女校、上海大学附中为沪杭甬线宣传代表；法政大学、自治学院、大同大学为闽广线宣传代表；大夏大学、同文书院、商科大学、南洋大学为京津路宣传代表；神州女学、南方大学、约翰大学为京汉路宣传代表；上海大学、南洋中学、群治大学为长江线宣传代表；同济大学、东亚体育专门、东吴二中为西北线宣传代表；由当选之学校，派出代表，分赴各地，唤起各地的同情与援助。

(二)血潮日刊 随五卅惨案而降生的《血潮日刊》，成了上海四万余学生群众唯一的喉舌，内容系披露五卅惨案之真象，并指导上海的民众运动，与反动的《诚言》、《正义日报》、《救国午报》成为死敌。销路日渐推广，加印到一万余份之多，可惜出至九十四期，即宣布停刊。

(三)英文周报 为唤起外人之注意，并宣传五卅真相于国外，上海学生联合会特组织英文编辑委员会出版《英文周报》，出至九期，因编辑无人而停止。

(四)壁报 上海学生联合会宣传部聘请宣传员数十人，随时到各工厂向工人解释五卅惨案之由来与经过，并每日编辑壁报，用浅易近人的语体文，报告政治状况，坚强工人罢工的决心，

于工厂墙壁上，粘贴起来。工人每晨看壁报后，互相传说，工人群众异常明了五卅运动之意义和事实。

(五)传单标语 简单的激刺语，民众感情易为所动。传单是煽动的佳品，五卅初起时，几乎每天上海学生联合会均印有各种颜色、花样不同的传单，在马路上、各种集会中分散。每种运动中，民众的力量要集中，视线要一致。中心口号，须普及于民众。五卅之时的各种中心口号，上海学生联合会均印成标语，贴在目所共睹的墙壁上。

(六)宣言 每次运动中，民众的认识、观察、要求，须明显的宣布出来，以博得社会的同情，增加运动的声势，使敌人方面，亦知有所让步。故五卅运动中，每遇重大变故，上海学生联合会即发宣言表示态度，影响民众，不致徘徊失措，不知所从。^①

〈略〉

① 此件选自上海学生联合会编印的《五卅后之上海学生》一书。

[二]

上海总商会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
文件

上海日商商会会长为商讨制止罢工 运动对策与工部局往来函

(1925年3月—5月)

上海日商商会会长致工部局
总董费信惇函(3月10日)

密件

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惇先生：

最近在本埠日商纱厂发生令人遗憾的罢工事件期间，蒙贵局和贵局警务处给予非常宝贵的帮助，请允许我代表上海日商商会会员，谨向你表示真诚的感谢。

正如我在二月二十一日的信件中所说明的那样，这次罢工是由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领袖所指挥的，是作为在中国开展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的发端的。若不加以制止而任其发展，则可以肯定，今后必将经常出现，进而发展成为更剧烈的斗争，以致可能破坏公共租界及其边沿地区之治安。在此关键时刻，谨请考虑积极对策，以消除对中国这一地区安宁的进一步威胁，盖此一地区在某些方面控制着各国商业的命运。

上海日商商会会长 田边谨启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

警务处总巡致工部局总办函(4月22日)

工部局总办：

捕房调查没有能证实：所涉及之罢工在其起始阶段不是真的或想象中的不满所致。罢工风潮起后，才引起共产分子和专门搞煽动的人的充分兴趣，而挤身进去，开始领导和控制，自命为工人代表，自任调停人。在罢工实际上已被制止的时刻承认了这些人的身份是颇不适当的，因为这使他们能够避免因罢工失败而丧失信誉；而且这么一来，无容置疑他们在进行今后闹事的准备工作中的地位已得到了巩固。

上海日商纱厂的最近几次罢工，说是布尔什维克运动在华之发端，就这一点而论，捕房记录表明，这类罢工运动远在一九一六年就在这个国家开始了，只是如今有激烈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夹杂其间。就公共租界而论，警务处决不容许这类运动进行而不加干涉。相反在重重困难之下，已经尽其所能控制这类运动，而且现在仍在这样做。如果让这类运动在中国的其它地区（这些地区与上海有着经常和直接联系）象目前这样任其发展下去，不加制止，那上海租界显然是无法加以制止的了。

有助于警务处弹压工作的有价值而积极的对策，应取法令的形式，即象下面电文所示的形式，据说北京政府一直在这样考虑，但尚未颁布。

“北京，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司法部已制定中国共产分子管制法，其要点如下：

1. 凡鼓吹共产主义者应判处五至十年劳役。
2. 凡扰乱社会治安或向百姓灌输激进思想或煽动民心者，将判处与上款同样年限的劳役。

3. 凡从事共产主义宣传或有严重违法行为者，将判处十至十五年劳役。

4. 凡利用共产主义者，将判处三至五年劳役。

5. 凡犯有上述罪行，但肯悔改或向法院自首者，将免予处分。

6. 凡用金钱诱人拥护或灌输共产主义者，将判处三至五年劳役。——东方通讯社。”

警务处总巡 麦高云(签名)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工部局总办致日商商会会长
复函(5月9日)

上海日商商会会长

田边先生：

三月十日贵会来函对工部局和警务处在日商纱厂工潮期间给予种种帮助，表示感谢，谨悉。

尊函所述之罢工根源和原因，捕房调查没有能证实，所涉及之罢工在其起始阶段不是真的或想象中的不满所致。罢工风潮起后，才引起共产分子和专门搞煽动的人充分兴趣，而挤身进去，开始领导和控制，自命为工人代表，自任调停人。不幸的是在罢工实际上已被压止时，却承认了这些人的身份；因为这使他们能够逃避因罢工失败而丧失信誉；而且这种承认无疑已在他们今后可能进行的闹事准备工作中的地位得到巩固。

上海日商纱厂最近的罢工，远非布尔什维克行动计划侵入中国的第一个迹象。工部局的记录表明，与布尔什维克活动有力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类罢工运动，远在一九一六年就在这个国

家开始了。以上情况供参考。然而尚须明确相告者，就公共租界而论，这些活动全在捕房严密监视之下，尽管在本埠工业区碍于职权有限，捕房仍将尽一切努力继续制止这类活动的发展。

再者，在工部局看来，真正积极的、有价值的政策，唯有依靠法令，即象北京政府据说一直在考虑而尚未颁布的那种法令。

兹附上该法令抄件一份，供参考。^①

工部局总办 鲁和谨启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

① 法令抄件见四月廿二日总巡致总办函。

工部局捕房各巡捕关于五月三十日 学生反日宣传及南京路开枪事件 经过情况的报告

(1925 年 5 月—10 月)

主任探长祁文思报告(5 月 30 日)

关于学生开展反日宣传的报告
刑事稽查处长
阁下：

目前有迹象表明，学生们正在用发表演讲和散发传单来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运动，用以激发反对日本的偏见，其目的可能为总罢工准备条件。我谨建议：告诫各捕房采取措施以制止此类活动。

主任探长 祁文思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于中央捕房

探目廷克勒报告(5 月 30 日)

关于中国学生向当地平民发表演讲和散发排外传单的报告
刑事稽查处长
阁下：

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二时二十五分至三时二十分之间，本区捕房探员在区内逮捕了七名中国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在马路上向过路行人高声发表演讲，散发中文排外传单，以及在商店门外和电线杆上等处张贴套红印刷通告，其中五人还拿着白布上写着黑字的小旗子。

被捕者的情况见附件。

可以看出，所有被捕者均是青年学生，七人中有四人是西摩路上海大学的，他们都是些不象样的、稍微受过一些教育的激烈排外型学生。

他们全都拒绝提供关于在何处印刷这些违法传单的详细情况，也不肯说出是谁在组织这次运动；而只声称他们是在街道上从别的学生那里拿来的。

就在进行上述逮捕后，探员们立即在全区所有主要马路上巡逻，发现这些学生并未在区内进行大规模活动。广东路、福州路、山东路和北京路都曾张贴过这类红字告示。从老闸捕房转来的受伤者进入仁济医院后，有相当多一批群众逗留在医院附近的几条街上。（他们不时为巡捕所驱散，如果有人徘徊不去的话，也只是很少几个。）

探目 廷克勒（签字）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于中央捕房

附件：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二十五分至三点二十分在中央区被捕的中国学生的详细情况：

史赞尧 二十三岁，河南人，西摩路上海大学学生。

马培义 十八岁，河南人，西摩路上海大学学生。

上述两人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二十五分在河南路九江路转角上向一群中国行人讲演时被捕。两人都身穿中装，手拿旗子。

王绍耿 二十二岁，广西人，西摩路上海大学学生。

此人手拿旗子，在山东路靠近交通路上张贴红字的传单。身穿中装，被捕时将手中的旗子抛给人群中的一些朋友。

毛中平 二十二岁，浙江人，西摩路上海大学学生。

此人身穿中装，在他力图挽回上述王绍耿抛掉的旗子时被捕，时间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三点。

蔡鸿干 二十一岁，来自福州的福建人，近沪南车站的大同学堂学生。

身着西装，会讲英语。五月三十日下午三点零五分他在河南路交通路转角站在一只凳子上向一小群中国人讲演时被捕。讲演时有白旗一面插在近旁的电线杆上，同时散发小传单，态度激烈近乎疯狂。

罗陈龙 二十岁，安徽人，城内西门华通学校学生，住校内。

俞昌时 二十三岁，安徽人，城内西门华通学校学生，住校内。

两人都在河南路西面广东路上散发小传单时被捕。两人都穿中装。

遵照总巡的指示，上述被捕人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五时三十分至六时三十分都已逐个释放。他们被警告今后不得再犯，旗子等物没收。

副探长康迪特报告(5月30日)

关于采取排外姿态的中国学生的报告

刑事稽查处长，
阁下：

我谨向您汇报，据七六三号华捕于五月三十日上午十时三十五分报告说，大约有三百名中国学生聚集在会审公廨外面。当时我立刻和华籍探员阿鲍前往公廨，发现在靠近公廨的北浙江路上有十名左右学生阶层的华人，另外在公廨院子里则有二十名左右。我当即在这地区附近布置多名巡捕，这时这些学生正在秩序井然地三三两两交谈，至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左右，他们便离去了。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巡长柯立逊看见有二十名左右手拿小旗的学生在海宁路本捕房外面散发传单，随将这些学生带入捕房，小旗和传单均予没收。副捕头杰斐逊警告他们离开租界，然后放他们走。

五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我和华籍探员阿鲍在界路，当时我们看见有一群人在克能海路路口附近，大约有六十人之多。这些人都是中国学生，他们正要向工人们发表演讲，我当即命令他们返回闸北。于是这些人就前往北站入口处，并从铁栏杆后面用他们所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下流话来咒骂我和所有在上海的外侨。当时我和闸北警察局进行了联系，他们答应派一个班的警察去赶走这些学生。到下午一时半，那些学生骂得累了，就动身前去闸北宝山路，以后未再返回本区。这些人大多数是南洋大学学生。

所没收的小旗上面写着：“收回被霸占的上海租界”，“收回海关”。传单已没收。

副探长 康迪特(签字)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于西虹口捕房

探目奈特报告(5月30日)

关于因张贴传单而被捕学生的报告
刑事稽查处长，
阁下：

我谨向您报告，第三十五号日捕于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从萨坡赛路二十三号南洋医学院押来四名学生，他们是陈峻山、彭龙伯、林亦奇和陶仙福，因该日捕曾见这些人在北四川路上的电线杆上张贴传单。

传单的内容如下：

- 一、抵制日货；
- 二、实行经济绝交；
- 三、援救被捕学生。

这些学生说，传单是学生联合会送往该医学院准备散发的，当时派了大约一百名学生去上海各处张贴。

兹附上其中三张传单。

被捕学生已根据本捕房主管捕头的指示予以释放。

探目 奈特(签字)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于北四川路捕房

捕头爱活生报告(5月30日)

爱活生关于老闸区开枪事件的报告
总巡阁下：

下午一时五十五分，二五四号华籍巡长来捕房报告说，南京路劳合路口有一群手持写有反日内容旗子的学生在那里发表反

日演讲，要求他们离开，他们不睬。当时我在谢尔斯威尔副捕头和一队巡捕的陪同下前往该处，并逮捕了三人，其中一人确实在向群众演讲，另二人则拿着写有反日内容的旗子。在把他们押送捕房时，另外有十五人也跟在后面。他们在捕房坦率地承认那些演讲是反日的，而且他们（全是西摩路上海大学学生）事前曾和其它大学学生议定，要在公共租界各处集会以抗议普陀区日商纱厂杀害中国工人之事。这三名为首分子当被指出罪名予以拘留，并要其余的离开捕房。但这些人拒绝照办，因此就全部加以拘禁。

几分钟后，我在西藏路又逮捕了一名手拿反日旗子的学生，这时同他在一起的另一群学生也跟进捕房。当捕房人员通知他们说那名为首分子将予起诉，这些人也拒绝离去，因此他们也都被关了起来。

大约在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另有六人在西藏路被捕。在这里发生了第一次暴力行动，当时他们殴打了西捕史蒂文斯，五一五号印捕曾目睹此事。在将这些人押往捕房时，又有大批群众跟随他们进入捕房院内，实际上他们有些人是强行挤进审案间的。当时我下令将这些人统统赶出审案间和捕房院子，而当巡捕在执行此命令时，那些因打人而被捕的人也逃走了。此时，群众被捕房人员艰难地赶出了捕房，并沿着南京路往东退去。虽然捕房人员劝令他们散开，但当他们接近永安公司时却突然停了下来准备抵抗，态度也变得十分具有威胁性。有一群人向西捕怀特和科尔发起攻击，把科尔打倒在地，并企图夺取他的手枪。此时巡捕就使用了木棒和警棍，任意挥打人群。但不久群众便变得完全无法控制了，巡捕被迫退回捕房，后面跟着大批人群，高喊“打死外国人。”我立即命令大门口的印捕和华捕子弹上膛。就在群众刚要涌进捕房之时，我就下令开枪，时间是下午三

时三十七分。当时一共开了四十四枪，其中印捕开了二十三枪，华捕开了二十一枪。人群中有四人立时击毙，后来知道有九人受伤。接着群众便四下逃散。

捕头 爱活生(签字)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于老闸捕房

又及：

总共有十八人受伤，当即被送往仁济医院，其后又有三人死亡，使死亡数增至七人。

捕头 爱活生(签字)

捕头爱活生补充报告(6月2日)

关于老闸区学生骚乱事件的补充报告

总巡阁下：

我认为有必要对我五月三十日的报告补充一些具体情况。在南京路和西藏路进行第一次逮捕以后，我多次接到报告，说是群众在本区各处麇集，于是我就于下午二时十五分下令敲起报火警钟以召集捕房所有人员。当时，除了我和副捕头谢尔斯威尔、探长佩珀、便衣巡长泰布伦、便衣巡捕怀特、西捕史蒂文斯、柯尔、哈珀等以外，所有在营房内的印捕(由印籍捕头率领)和华捕都出动了。一队持枪印捕和华捕驻守捕房大门，其余的(包括外籍人员)均被派往南京路进行巡逻，勿使人群聚集。真正严重的骚乱开始于西捕怀特试图驱散一群学生时，那是在下午二时四十五分，那些学生正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向一大群人发表演讲。当时由于学生们拒绝散去，西捕史蒂文斯就逮捕了若干为首分子，但他立时被一批怀有敌意的群众包围，他们行动粗鲁，将他击倒在地，并企图夺取他的手枪。这时有几个外国人(可惜不知

其姓名)前来助他一臂之力,第五一五号印捕也来相帮。结果有六名学生被带往捕房,但后面却跟了约二百人的群众,这些人强行挤入捕房。就在此时,我决定必须将这些人统统赶出捕房院子及邻近地区。但在执行此项命令时十分困难,因为实际上在面对南京路的捕房大门内已经有约二百人了,而且人群仍在继续前来。在这混乱之际,那些殴打西捕史蒂文斯的人乘机混入人群不见了。此刻,人群缓慢地沿南京路被迫向东退去,而巡捕则想方设法使他们散开。当接近永安公司时,他们突然停止不前(此时人群已变得十分庞大),同时四面八方响起了用中国话和外国语喊的“打倒外国佬”和“打死外国佬”的呼叫声,所有交通全被堵塞,那些往往是由学生率领的群众至此已完全无法控制了,而巡捕们则被迫退回捕房。由于一些捕房人员,主要是副捕头谢尔斯威尔、西捕史蒂文斯、哈珀、柯尔以及便衣巡捕怀特被群众粗暴地推来挤去,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从暴徒中解救出来,为此我判定显示一下武力实属绝对必要。于是我命令那些外籍人员退至大门口武装巡捕后面,同时下令开枪。第一枪是我用从一名印捕那里取来的步枪开的,当时副捕头谢尔斯威尔也用手枪打了一枪。我下令开枪是在群众正要进入捕房大门的时候,我判定除此以外是无法保全捕房的了。

开枪的结果,四人当场被击毙,七人事后因伤死亡,十四人扣在仁济医院。

捕房缴获了大量旗子和横幅标语,这些物件将送交总巡捕房。

捕头 爱活生(签字)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

于老闸捕房

探目泰布伦报告(9月23日)

关于南京路骚乱事件的报告

谨呈上关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南京路骚乱事件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一时五十五分我正在审案间静候待命，这时爱活生捕头走了进来，他命令我随同谢尔斯威尔副捕头、斯蒂文斯西捕和他本人一同去南京路，因为据二五四号华捕报告，有多名中国学生在南京路上发表反日演讲，该华捕叫他们散去他们也不理。

我随同大伙前往，就在劳合路对面的南京路上，我看见一名中国学生站在人行道上在发表演讲，四周围着很多观众，另外还有二名华人站在他的旁边，他们手拿木杖，上面系着一幅写有汉字的布。当时这三人全被拘捕，其中一人是我抓的，另二人（就是协助那个发表演讲的）由同去的人抓的，并押回捕房。

这些学生被捕后，我在审案间对他们进行了审问。就在这时，有十来个人自动闯了进来，当即被拘，由爱活生捕头亲加审问。这些人众口一词，承认这次外出是为了发表反日演讲。他们中有二、三个人还拿着若干叙述日商纱厂枪杀一名工人的小册子，当即加以没收。另外还搜出一些旗子，所写内容与上述相似。

当我在进行审讯时，一名上海大学学生用英语告诉我说，几天前他们曾接到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命令，要求各大学学生在上海各处举行集会，以抗议日商纱厂日籍人员枪杀工人之事。

当时老闸捕房所属警员仍在继续进行逮捕，而学生们也继续自动闯进审案间。

下午二时三十分左右，拘留间、审案间和监禁室约有学生六、七十名之多，其中大多数人的态度相当敌对，他们不肯停止高声交谈。那些在审案间的则继续向监禁室里的同伴大声叫嚷，值日巡长命令他们别嚷，他们也拒不服从。每当审案间来了新犯人（不管他是主动投案的或是被捕的）就会受到欢呼声和鼓掌的欢迎，有时候被拘在审案间和监禁室的学生还把帽子掷向空中。

下午二时四十分左右，爱活生捕头命令我去跑马厅向马丁上尉汇报情况。我立刻前往，在跑马厅俱乐部见到沃尔上尉，他坐在麦金托什捕头旁边。我对他说我是老闸捕房的，爱活生捕头派我来报告马丁上尉（当时他正在打板球），我们和学生们发生了严重纠纷。先是学生们在南京路上发表反日演讲，但在捕房对他们进行逮捕后，很多学生跟着被捕者来到捕房，目前审案间和监禁室已经有六、七十人了，捕房还从一些人中没收了很多旗子。我报告后，即随沃尔上尉去板球场，并向马丁上尉汇报了情况。马丁上尉问我是否发生过暴力行为，我回答说：“没有”。他又问我外籍警员人数够不够，我说几乎全体老闸捕房外籍警员都在场。马丁上尉随即指示我说，如果局势变得更加严重，要我立刻打电话到俱乐部找他；并说，几名为首分子要看管起来，其余的予以释放。于是我就返回老闸捕房，并将马丁上尉的指示告诉爱活生捕头，此时爱活生捕头正在审案间忙于应付新进来的学生。在我回来后不久，爱活生捕头下令不要再抓人了。至下午三时左右他又下令：把监禁的学生全都轰出审案间。但这一命令需花很大的劲，强制执行，因为这些人若无同伴们同行便不肯离去。于是爱活生捕头、威尔戈斯巡长和我本人在几名印捕的帮助下，奋力将学生推出审案间，并迫使他们退向大门，此时这些人便转向南京路东去。我在大门口待了一会儿，随即返回审

案间，稍后我又去南京路，看见一大群华人聚集在市政厅对面，而一小队外籍警员正在试图予以驱散，他们中有谢尔斯威尔副捕头、西浦怀特和斯蒂文斯。我当即前去协助驱赶人群。我们通力合作，将他们一直赶到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大楼。此时我发现人群越聚越多，因此我停止驱赶，穿过人行道上的人群前往浙江路南京路口，在这里我又看到几小队华人，其中有些人手持旗子（和没收的相似）沿浙江路从北面而来，看来他们行动仓促，情绪激动。很明显这些人都是来自各区的学生，是要增援南京路上那些以惊人速度增大的人群。当时（下午三时十五分左右）我估计有一千多人，有的举着旗子，有的在讲话，有的在观望。突然，这些暴徒开始沿南京路朝西拥去，我听到有人用英语高喊：“上海是中国人的”，又有人用华语叫喊：“打外国人”。我意识到局势变得十分严重，就迅速回到捕房门口，并将上述情况向爱活生捕头作了汇报。这时爱活生捕头突然命令我负责站在大门口的射击队，自己则进入捕房。不多一会儿他又出来，我就告诉他说，贵州路对面的暴徒们已疯狂地向前推进，叫喊声也响得多了。

爱活生捕头当即掌握了射击队，我则前去对付一名学生（是个塌鼻头），此人在最后几分钟内一直站在电车轨道中间，离捕房大门往西一点地方，他使劲叫喊“上海是中国人的”，每叫喊一次，就向前进的暴徒们挥臂示意。我将他推向人行道，并命令他别嚷。但他立刻返回原处，重复他原先的动作。于是我再过去，把他推到其他华人后面，这些人看来仅仅是围观者而已。但几秒钟后，此人又再重犯，于是我立刻将其拘捕，并派一名华捕将其押回捕房。在这以后，我沿着南京路朝东走去，面对着前来的暴徒们。此时暴徒们似乎全都在叫喊和嘲笑，就象一群疯子，那些后面的人用肩膀挤推前面的人继续向前。显而易见，一切试

图控制或驱散这些暴徒们的努力已属徒劳，但在暴徒们来到距离捕房大门几码远的地方以前，捕房人员仍在继续努力阻止他们。这时，我们迅速撤退到捕房大门正东的人行道上，相互靠拢，顷刻之间我听到一排枪声，并看到暴徒们急速四下逃散，有的躲进商店，有的避入小路，留下的只是那些被枪击中了的。爱活生捕头当时甚为镇静，他命令我打电话给所有医院，要求各院救护车尽速前来老闸捕房。我立即去审案间，并执行他的命令。

探目 泰布伦(签字)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于戈登路捕房

探目泰布伦补充报告(10月3日)

关于南京路骚乱事件的补充报告

在我见了马丁上尉回捕房后不久，爱活生捕头接到电话，电话机就在写字台上。他在通话时，我尽力使审案间里的学生安静。接电话后两分钟，捕头下令把审案间里的人都赶出去。他走到围栏门那边去，门后有十五、六个学生。他抓住末后的一个，企图拖他出去。那个身穿西服的学生退缩不前，靠近他的那些学生也照他的样。捕头用手杖打了那人的头，头被打破了。捕头然后把他从围栏后面拖出来，拖倒在审案间的地板上。其余的人于是从围栏后面出来，走向捕头，捕头用手杖打他们。捕头右面有几名印捕帮着把学生们向门口推去。在审案间巡长威尔戈斯帮助下，就这样学生们终于被赶出审案间，顺甬道赶到南京路上的入口处。我看着他们向东转弯，然后在大门口待了几分钟，回审案间。不一会儿，我又去了南京路。

开枪前，暴民向捕房大门过来时，我注意到那个在审案间被

捕头的手杖打开头的那个人也在人群的前列。他脸上满是血，另外几个人扶着他，送他向前。

我执行捕头的命令，与医院通了电话，叫了救护车之后，回到南京路去看那个打破头满脸是血的人是不是在伤亡人之中。我找不到他，断定他逃走了。

在放排枪前瞬间，我听见单独一声枪响，只见一人在爱活生捕头左方的地上倒下，捕头手中握着一支卡宾枪。这完全是另一个人。

另有一个学生，在他出仁济医院几天之后，我见到他，并跟他讲了话，他告诉我说，在审案间他的头曾被手杖打开，肩胛脱骱。他来自苏州，我们把他交还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领他走了。我没有见到伤势，记得在闹事时未曾见到他。

中央捕房探目 泰布伦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日

主任探长祁文思报告(10月4日)

关于据说捕房外籍警员五月三十日下午在老闸捕房审案间殴打中国男女学生的报告

阁下：

五月三十日下午，第二五四号华捕带了四、五名男学生来审案间。我现在回忆不起当时的确切时间，但这是在爱活生捕头第一次来审案间之前。当时值日巡长对这些学生说，他们没有权利在公共租界到处咒骂外国人，随后他用一根圆棍狠揍其中一名学生。过后不久爱活生捕头来了，他和值日巡长谈了一会儿，然后用他的一根手杖也开始痛打这些学生。不久，有名印捕带了四名女学生来审案间，二〇三号副捕头就用手杖抽打这些

女的。大概就在此时，我发觉有二名学生，有血从他们头上的伤口流出来，淌得满脸都是。我说不清谁应对此伤人的殴打事件负实际责任。随后，包括那些受伤者在内的很多学生被赶出审案间，且被强行推向南京路。那里大批群众（里面也有学生）情绪被强烈地激动了。被推出去的学生中包括那些还在流血的。抽打女学生事件发生在下午二时以后。

上述情况系由门警第一〇八〇号华捕口头向刑事稽查处华籍职员汇报的。

主任探长 祁文思（签字）

一九二五年十月四日

于中央捕房

工部局为加强界内警戒措施有关文件

(1925年5月—6月)

警务处捕房令(5月26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关于开枪的捕房令（给印捕的命令）

各级印捕注意：

在警官判定情况十分严重，必须开枪（卡宾枪或手枪）时，应对准暴民中最有威胁性的部分射击，倘是持械抢劫，则对准盗匪射击，要以打死或致残为目的。不准朝天放空枪。

刑事稽查处通知(5月30日)

刑事稽查处祁文思发至各捕房的通知

目前学生等人正策划散发反日传单及发表反日演讲。警务处处长已命令各捕房负责警官采取特别预防措施，以保证这些活动不致扩展到公共租界。此致各区捕房。

五月三十日下午十二时十五分

警务处总巡致万国商团司令官函(6月3日)

万国商团

司令官：

关于你今天上午八时四十五分来电所谈之事，现我正在安排印刷告示事宜。该告示将告诫华籍居民不得走上屋顶，如若不听，当自冒遭受枪击之危险。

关于你打算在中央区制高点设置机关枪一事，我谨建议目前暂可占用下列旅馆：

永安公司大东旅馆，先施公司东亚旅馆，西藏路一品香饭店和远东饭店。上述前两家旅馆和最后一家饭店均有屋顶花园。至于一品香饭店，在昨天下午新世界事件发生后，见到有多名华人在该饭店阳台上拍手大笑。

警务处总巡

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

工部局告示

按照上海租界保卫团司令官命令，本局告诫界内中国居民：不得走上及停留在屋顶瓦面上，或沿街之洋台上。不遵告诫者当自负危险之责。

工部局总巡捕房

第八号动员令(6月6日)

密件

总巡签发第八号动员令

- 今晚十点钟由工部局捕房接替南京路地区的万国商团。万国商团在明晨六点钟再接捕房的班。
- 中央、老闸两捕房的主管巡官在此期间布置各自地区的

巡逻，要特别注意是否有人企图恫吓华籍员警。

3. 助理总巡(预备队)派两队预备队在有关区的主管捕头等领导下值班，从晚上十时至次晨一时：

虹口 八人

汇山 六人

新闸 六人

4. 机枪队指挥官派两队人，每队十二人，在主管捕头领导下在中央区、老闸区值勤，从晚上十时至一时。

5. 预备队巡捕，按助理总巡(预备队)发出的命令，分两队在六月七日早晨七时和下午二时，进行巡逻。不当班的预备队巡捕要在接到通知后半小时内作好出动的准备。

6. 今晚与总巡通电话的号码是 C.288

代副总巡 马丁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下午五时三十分

本命令副本发至：

各捕房、助理总巡(骑警部)、助理总巡(印人部)、代助理总巡(华人部)、收发室主管、会审公廨、主任探长、刑事稽查处依克(EEK)、监狱、材料股、教练所、骑警副警长、机枪队指挥官、万国商团团长(供参考)。

警务处通知(6月8日)

警务处关于六月九日会审公廨审讯暴乱分子的安排

载有被控参与暴动的在押犯的囚车将于上午八时三十分从老闸捕房出发前往会审公廨。

帮办处长(后备队)将派八名警务人员分乘两辆车子跟随囚

车，一俟审讯开始，他们即无需在场。

骑警副捕头应于囚车出发前五分钟派四名印度骑警先行，以对付可能在浙江路和北浙江路聚集起来的人群。

下列警务人员务必在上午八时十五分向驻在会审公廨的西虹口捕房值勤捕头报到：

从西虹口捕房调派的一名西捕头，六名印捕，七名华捕。

从老闸捕房调派的四名印捕，六名华捕。

从中央捕房调派的六名印捕。

上述人员中的九名印捕和三名华捕应控制人群（如果有人群的话），让他们离开北浙江路。其余人员由警务处第二帮办处长温赖特少校负责派驻在会审公廨大门口和里面的场地。

万国商团司令官正在调动一辆装甲车准备在会审公廨附近执行任务。同时，沿北浙江路一带的海军巡逻队人员亦增加一倍。如审讯工作在下午继续进行，则需轮换警务人员，他们亦应按上述要求于下午一时三十分报到。

警务处代理副巡长 马丁(签字)

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

外事交涉员陈世光等为抗议工部局巡捕 枪杀学生与领袖领事德罗西往来函

(1925年5月—6月)

外事交涉员陈世光致领袖 领事函^①（5月31日）

阁下：

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时，据南洋、上海、复旦、同济、亚东、法政以及大夏七所大学的代表向我报告，下午二时多一点，学生们出去沿南京路演讲，他们中间有四十六人陆续被巡捕拘捕，有四人遭中央捕房枪击，当场被打死，受伤者被送往医院，要求对此事件提出抗议。

后来我曾与你会晤一次，请你查问巡捕向学生开枪伤亡多人的原因。我还请你立即通知工部局，要工部局令捕房释放被捕学生。我发觉这些学生都很年轻、体力不强、又手无寸铁。为了治安，巡捕采取必要的步骤是应该的。但怎么竟开枪，打死打伤二十多名学生和过路人来了。除当场被打死四人外，六名受伤的学生在医院里已有二人死亡，十七名过路人在医院里已有三人死去。其余受伤者和一些奄奄一息的人情况也非常可怜。兹接省长提出强烈抗议的电令，本人当须照办。今附上在医院里的受伤者名单，望通知工部局令捕房先释放全部学生，以平民

① 原件系英译件，下同。

并严惩有责任的巡捕。对被打死者还得发给令人满意的恤金。
请尽速作复。

陈世光(盖章)

一九二五年五月卅一日

在仁济医院

已死亡的名单：

唐良生 江苏 过路人

尹景伊 山东 同济大学学生

石松盛 过路人

邬金华 十四岁 江苏 学生

王纪福 过路人

受伤者：

徐全岳 宁波 过路人

魏春廷 镇江 过路人

蔡浩春 绍兴 过路人

陈韵秋 苏州 过路人

周义福 常州 过路人

陈富才 浙江 过路人

钱石山 苏州 过路人

胡长生 过路人

俞茂怀 安徽 过路人

陈兴发 苏州 过路人

谈金福 江苏 过路人

陈虞钦 江苏 十七岁 南洋大学学生

范张宝 过路人

何念慈 四川 上海大学学生

陈铁梅 浙江 学生 同济大学

在宝隆医院

陈宝骢 广东 学生 同济大学

在中国红十字会医院

马彩忠 北京 过路人

石珠宝 过路人

外事交涉员陈世光致领袖
领事函(6月1日)

阁下：

关于五月三十日老闸捕房打死打伤许多学生的问题，曾函请通知警务处首先释放关押学生，严惩对此事件负有责任之巡捕，抚恤受害人。但今日接报告称，在南京路及其他地方，巡捕又打死打伤学生多人，人数已达二十人，被杀者又有三人。日前受伤的学生又有二人在医院死去。

公共租界当局任他们杀人，不予制止，这是违反人道的，实出于意料之外。

今天，我已请你通知巡捕不要再开枪，以免引起更多麻烦，但令人遗憾的是你迄无满意的答复和保证。今日又听说有许多学生被捕，此亦非避免麻烦之道。经劝说后，已有大批学生离开租界，若再开枪射击，继续拘捕，则对于解决问题将更为困难，公共租界当局应负全部责任。

故特上函，望转达，以便释放两次逮捕的学生，严惩近几日来开枪打死人的巡捕，赔偿被打死、打伤人的恤金。

希请速复，以便上报。

陈世光(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

外事交涉员陈世光等致领袖
领事函^①（6月4日）

阁下：

敬启者：五月三十日学生、居民遭老闸捕房枪击致伤亡多人，六月一日巡捕又在南京路等地方杀伤很多人。对此种种事件，本人已书面向你提了强烈抗议，并要求你将此项抗议转致有关方面，以便释放全部学生等人，严惩近几日内杀人的巡警，抚恤被害人，但至今未获答复。

兹本公署接报告称，六月二日有闸北工人数人自浜对面渡来，巡捕非但不准他们上岸，而且加以射击致掉入水中，死伤多人。六月三日，西捕在杨树浦又开枪，打死打伤工人数名。

如此屡次开枪乃漠视人道之行为，公共租界当局应负全责。为此，再次强烈抗议，要求阁下首先制止巡捕开枪，以免发生更悲惨的事件。

并希速复。

陈世光（盖章） 杨念祖（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领袖领事德罗西致外事
交涉员复函（6月6日）

阁下：

领事团诸同事要我函复，关于公共租界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发生的骚扰事由的来函收悉。

① 原件系英译件，下同。

五月三十日下午，一批学生在租界中心区南京路散发排外性的传单，作排外演讲。几个带头人被捕，但其同伙们伴随至捕房，并拒不离去。另外几群学生继续演讲，招来大批人群。一个力图驱散人群的西捕被击倒在地并遭殴打。那群人后来强行涌向老闸捕房，巡捕们费了很大的力才把他们撵出，并把他们沿南京路向东推回去，试图驱散他们。但在市政厅门口，人群又转向巡捕，把巡捕赶回，一面高呼“打死外国人”。在老闸捕房门口，正当巡捕们有遭踏死、捕房有被冲击的危险之际，捕房发了警告，捕房的警卫奉命开枪，结果四个扰乱分子被打死，伤十余人，其中七人也已死亡。

次日，好几伙学生又在南京路散发传单，煽动总罢工，以致第三天（六月一日）人群聚集在南京路，殴打巡捕，捣毁汽车。在南京路浙江路转角上，肇事者掘起大量铺路石，向正在驱散暴民的巡捕和消防员投掷。为了保护生命财产，终于迫使巡捕开枪，结果有三人被枪杀，数人受伤。

此外，巡捕、外国侨民及他们在租界各处的财产遭到袭击的事例尚有数起。又在六月二日下午，一批人用手枪向正在白克路和新世界附近巡逻的一队万国商团射击，打伤两名骑兵和其坐骑。巡捕和商团队员回击，结果打死华人一名。

至于被捕的学生等人，只有几个情节极为严重者扣押外，大多数已处不同罚金保释。

由此可见，巡捕的行动和来信所述大有出入。租界当局对丧命事件的发生感到莫大遗憾，但巡捕所采取的行动是否正当的问题，应在被捕者受审的法律程序中提出。有关当局对该事件中巡捕所采取的行动当然也应该进行调查。而且，各主管法庭准备受理任何申诉。租界当局为维护秩序对违法者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当然负完全责任。这些憾事的发生多半应归因于租界界

外发动的排外骚乱，对此本地中国当局应负有责任，特此提请注意。

领袖领事 德罗西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外事交涉员许沅致领袖
领事函(6月10日)

阁下：

顷接上级交涉员和省长六月九日来电称：

据收到的报告称，有英、美、日的武装商团去闸北华界。六月二日晚七时，三十余名带枪英捕突然来到“舢舨厂”附近交界处越界捕人。同一天的上午九时，一个第十六号的日捕向从大丰纱厂渡口渡河而来的工人们开枪。还有五厂的二十几个日本人冲出来开枪，打死了许多工人。为此令我迅即致函各国领事，嘱外侨居民遵守界限，不要带武器越界。必须采取严厉措施防止越界捕人和无故开枪，以免引起误会而发生事端。

又接淞沪警察厅厅长函称，六月四日下午二时，有印度人三名，持刀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门前对居民寻衅，后由警察送他们回家。六月五日傍晚一名外侨带枪经过露香园门口并与居民格斗，被押送出华界。上海和宝山的县长以及闸北的商团也接连报告，近来海陆军和武装西捕经常越界捕人，有时用枪对准人们作射击状。他们还笑骂闸北商团的中国岗哨，好象要寻衅同他们吵架似的。此种态度恐会引起麻烦。

为此，本交涉员深感有责任函告，望阁下尽速转告，俾双方遵守界限，使上述事件不再发生，以免引起严重事端。

请赐复，以便转报。

许沅(签名盖章)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

外交交涉员许沅致领袖
领事函(6月12日)

阁下：

谨收本月六日复函，这是在我前任移交给我许多文件中发现的。这起令人痛心事件的起因是工部局捕房开枪，造成多人伤亡，其咎绝不在公众。五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内外棉纱厂的一个日本人枪杀一名叫顾正红的工人，激起了各大学学生的义愤，学生们开始结队游行。他们赴捕房是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学。学生们都是赤手空拳，所以谈不上捕房遭受危险。即使要阻遏他们的行动，也应采取镇静温和的手段，不该把他们视作暴徒或对他们开枪。

而且，调查结果和在会审公堂提出的证据表明，巡官举枪的警告，并未为群众所闻所见。嗣后，只相隔十秒钟，巡捕就开了枪，子弹竟达四十四发。当时在捕房门口，包括阻塞交通的行人和看热闹的人达二千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要移动一步也是困难的，所以要在十秒钟内驱散所有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的。狠心的巡捕心里十分清楚当时的群众有多少，交通有多拥挤，根本不可能将群众驱散。他们竟突然连续开枪，真是惨无人道。

如果照您所说，巡捕遭暴力袭击，不得不开枪自卫，那么怎么会仅是一些学生和老百姓被杀害或受重伤，而没有一个巡捕或外国人呢？这就很清楚，群众并未袭击巡捕。

再者，巡捕向华人开枪并非只次[此]一回。本月一日，当人群在沿南京路聚集时，又发生了新的事件。他们聚集在那里，无

疑是由五月三十日惨案所激起的。令人费解的是，巡捕对前罪非但不思悔过，反而又开枪打死打伤多人。

本月二日“新世界”附近，有人用手枪向商团开枪，轻伤一名外籍队员，打死一匹马。但是，商团尚未证实开枪的是否是中国人，就动用了机枪，又打死打伤多人。

除上述者外，还有一些工人在潭子湾、杨树浦等地被巡捕打死打伤。这类蛮横的屠杀事件，当然公共租界当局要负全部责任。

另有一事，本人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提请领袖领事注意。这些不幸事件虽发生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但华界和法租界还是象往常一样秩序井然。这表明这里没有什么排外运动。

目前情况极为严重，群情激昂。因此，在进行其它磋商之前，首先应该先撤销戒严令，撤回海军，解除商团和巡捕的武装，释放与本案有关的被捕人员，归还被工部局捕房查封和占领的机构。待情况好转后，事情会好办得多。

谨希按照本函办理，速复为荷。

许沅(签名盖章)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工部局为地方紧急事及任命租界 防卫军司令的布告和通令

(1925年6月)

工部局警告

为地方紧急事。照得近有学生与乱党等，屡在公共路上携带书有毁谤西人言词等旗帜，沿途演说，煽惑人心，不听巡捕之劝解，并攻击巡捕及用强硬手段释放其被拘之同伴，继又冲进老闸捕房。巡捕等因保卫自己生命起见，不得不开枪制止，当场打死学生四人，枪伤与学生同行扰乱者数人。兹特警告诸色人等，须知以强硬手段沿途演说煽惑人心是为犯禁。本局决意维持界内公安秩序，倘有人违抗此种命令及扰乱治安者，严行惩办。特此警告。

总办 鲁和

西历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

工部局布告

为地方紧急事。照得本局按照所有权通告，值此地方紧急时，实行各种所需办法，并为维持界内安宁秩序及保护安分居民，特警告众人如下：(一)不准组织或加入行会或集会或任何行动，使人成群结队在公路或公共处所；(二)不准在路上或公共处所逗留或闲【逛】；(三)不准演说或印发散给或陈献各种纸张文书、图书、旗帜或他物，或谎言，散布谣言，妄为报告，以致激起恶

感，使大众惊恐或扰乱秩序。凡安分良民，夜间宜深居屋内。保卫队奉命以武力解散道路上及公共地方群众之聚集，违抗者必受伤害及损失。上项警告，仰诸色人等一体遵照毋违。

总办 鲁和
西历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

总办处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第 7855 号通令

各部门：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的布告已宣布紧急状态，自该日起任命上海万国商团团长 W·F·L 戈登上校为租界防卫军司令，直至紧急状态解除。此令。

总办 鲁和

法租界商会为防止英捕枪击学生事件 风波蔓延致法代总领事梅里埃函

(1925年6月1日)

总领事先生大鉴：

敬启者：英捕在南京路枪击中国学生事件后，各联合会成员于上月三十一日在总商会开会，决定本行业人员从六月一日起罢市。

然而，昨日上午九时许，又有多人被打死，以致事态日益严重，群情愤慨。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会议后，本会出于维护法租界秩序之愿望，谨请您在领事团中秉公执言，不致使风波蔓延到法租界。

如蒙俯允接受本会请求，敬请赐复，以便选定代表一至数人与您洽商。

法租界商会(盖章)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

公董局为加强界内治安 防卫有关文件

(1925年6月)

警务处治安科情况简报(6月1日)

昨日上午十时，四十余名本地著名的共产党人在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开会。恽代英主持了会议，并报告了前天下午的南京路事件。会议结束时决定：

1. 对何秉彝的死，采取必要的措施；
2. 通电全国各学生会，求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3. 向外事交涉员重提要求；
4. 号召所有商店从六月一日起罢市；
5. 派党员去租界宣传，赢得华商的同情和支持；
6. 向各团体募捐，来救护伤员和抚恤殉难者家属。会议至中午结束。

学生们动员天潼路和山东路上的商店从六月一日起停业。

昨日下午一时一刻，十一名学生在南京路被公共租界捕房逮捕，经警务处总巡麦高云审讯后，于四时四十分释放。傍晚四时许，近百名学生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被巡捕用水龙冲散。公共租界巡捕共逮捕四十六名学生，其中二十七人交保洋五元后释放。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

法驻沪代总领事梅里埃致法驻沪最高指挥官韦弗培尔函（6月1日）

尊敬的韦弗培尔海军中校：

应公共租界工部局之请求，领事团今天上午决定海军登陆。

在检阅可随时调用的海军时，也检阅了我国的海军部队。鉴于这支部队应留作保卫法租界之用，故未经争辩便同意不随意动用。这倒免得我提出异议。

事实上，当前的局势是华人的情绪并不在于反法，而是恰恰相反，英国人却一味要把我们拉入事端。所以，我认为法国军队不要在公共租界出现是极为重要的。这当然是秘不可宣的。

您将和英国高级军官同时接到领袖领事的请求，务请与其他高级海军军官一起就此问题进行商讨。

无论如何要避免向公共租界派遣我们的海军。当然，一面还得做出不回避问题的姿态。这就由您来操心了。

为了省事起见，我可以推说，法领事要我把所有可调用的法国海军部队都归他部署。

梅里埃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晚六时

法驻沪最高指挥官韦弗培尔致领袖领事函（6月2日）

总领事先生：

1.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第 1237 PCS 31-A 号有关要求海军登陆以维护上海租界秩序的函件收悉。

2. 我已及时召集了高级指挥官在“阿尔塔”舰上开会。兹附会议纪要一份。

3. 您若以领事会议名义向驻沪海军最高指挥官提出登陆之要求，已指定的海军部队将立即遵命执行。

“桑·戈乔”号舰长海军上校，从中午起就任最高指挥官，由他通知各有关指挥官。

4. 法国海军将进驻董家渡水厂和法领馆之间的地段。

美国海军将进驻公共租界各水厂，日本海军进驻公共租界电厂，英国海军进驻英国领事馆。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阿尔塔”号护卫舰舰长、至六月二日中午起

卸任的最高指挥官韦弗培尔海军中校(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

附：驻沪高级指挥官会议纪要（6月2日）

在深孚众望的军官、“阿尔塔”号舰舰长的召集下，英、法、日、美四国海军高级指挥官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在“阿尔塔”号舰上开会，讨论意大利总领事兼领袖领事提出的登陆要求。

这次登陆目的是帮助上海外国租界的捕房和商团维持秩序。

会议决定，如有必要，将允诺这一要求，现命令下列部队自六月二日中午起作好登陆准备。

美国海军 约二百名水兵

英国海军 五名水兵

法国海军 三十名水兵

日本海军 四十名水兵

这些水兵将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配合，以便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和公用事业的正常工作。

“阿尔塔”号舰长给法国海军签署了一项命令，强调不到紧要关头不得动用武力。他也向各高级指挥官重申了这个精神。

上述海军部队将在领事团认为必要时登陆。

上海法租界第四号防卫计划(6月7日)

一、可供防卫调用的兵力

1. 上海目前的常驻兵力

(1) 菲奥里上尉指挥的法租界公董局武装：

由欧籍人八十五名和安南人四百十名组成的一支卫队；

由欧籍人一百十名组成的一支特别巡捕队。

(2) 由萨巴蒂埃上尉指挥的一连安南士兵，总人数为二百名。

(3) 由凡迪埃先生指挥的一支商团，总人数约一百至三百名。

(4) 由沙波先生指挥的救火队，计队员四十名。

2. 非常驻上海的兵力

一艘大型巡洋舰上的海军陆战连，计十三个战斗队。

注：中国商团、救火队、巡捕未考虑在内。

二、任务

上述军队必须做到：

1. 隔绝法租界与华界的通道；
2. 维持法租界秩序；
3. 保护法租界以外的法国财产的安全；
4. 援助公共租界的部队。

三、所有部队都由防卫司令、海军少校比都指挥，司令部设在薛华立路中央捕房。

四、安南连将占领自海格路、霞飞路拐角直至包括天钥桥在内的法租界交界处。

安南连右面联络公共租界的部队，左面联络警卫队（康悌路）。

指挥部：薛华立路中央捕房。

后备队地点：顾家宅兵营。

五、公董局巡捕队将占领自康悌路、蓝维霭路拐角直至包括东区捕房和一部分租界在内的法租界交界处。

由一名军官指挥的“朱尔·费里”舰的一支战斗队将在东区捕房增援公董局巡捕队。

公董局巡捕队在执行(1)(2)项任务时，同安南连取得联系。

指挥部：薛华立路中央捕房。

后备队地点：法租界各捕房。

六、“朱尔·费里”舰的战斗队在执行(3)(4)项任务时，并如上述，增援东区捕房。

战斗队的分派将由一项特别命令规定。

后备队：由一名军官指挥的三个战斗队。

地点：法国公学。

七、商团接到戒备令后，即在中法学堂集合。

除有相反的命令外，尽可能地派一辆机枪装甲车去霞飞路捕房，另派一辆去贝德麻路捕房。

两门65毫米口径的炮装上卡车与人员一起运送。

商团派往受到威胁的地区，执行一切任务。

指挥部：中法学堂。

八、消防队接到警报后，在原消防站集合。

九、运输办法

安南连分乘六辆卡车前往顾家宅兵营。

公董局巡捕队按捕头命令再分乘六辆卡车出发。

“费里”舰的战斗队由领事馆院子内的三辆卡车运送。

商团乘六辆卡车前往中法学堂。

十、警报信号

除商团外，各队的信号是：顾家宅发射绿色信号弹，每两分钟发射一次，直到“朱尔·费里”号舰用绿色信号弹回答。

商团按以往习惯召集。

联络：顾家宅和“朱尔·费里”号舰继续警戒。

求新通过野外岗哨与“朱尔·费里”号舰联络。

在领事馆内设置武装信号兵站。

注：如在上海还有其他战舰，其兵力用于扩大后备队，遣往法国公学。

远东海军巡洋舰别动分舰队

司令佛罗肖海军准将(签名)

副参谋冈蒲海军少校(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上海银钱两业公会为解决五卅案支持 总商会所提交涉条件及停业开业等问 题与各方往来函电

(1925年6月)

银钱两业公会致工部局函(6月1日)

迳启者：此次公共租界不幸发生巡捕枪毙学生及路人多命，不独敝国人惨目痛心，当亦为注重人道之各国人士所不忍也。合国商民异常愤激，今日各业多已停市。查青年学子赤手空拳，并未持械暴动，乃巡捕胆敢连放排枪，惨杀多命，演成如此惨剧，若不迅图妥善结束办法，窃恐风潮愈演愈大，牵及金融，即各商务亦必大受影响。应请当事者负完全责任，对于滥杀者如何惩办，死伤者如何抚恤，并如何妥筹善策，使将来不再发生如此惨剧，务希迅定圆满办法，以定人心，而安商业为荷。此敬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费信敦总董

上海银行公会会长

上海钱业公会会长

银行公会致执政府外交部电(6月2日)

执政府外交部钧鉴：前昨两日，公共租界不幸发生外国巡捕

枪毙学生及路人多命，商民愤懣，激成罢市风潮业已两日。形势险恶，若不迅谋结束，势将燎原，如牵及金融，影响更巨。昨已函致工部局，请其惩办凶手，抚恤死伤者，尚未答复。今已宣布戒严令，八时后断绝交通，如此相持，风潮愈演愈大，势将不可收拾。为特环请迅派大员专车来沪严重交涉，以定人心，而安商业。上海银行公会叩。

银行公会倪远甫等致外交
部曾宗鉴电(6月2日)

外交部曾次长鉴：公共租界外国巡捕枪击学生及路人多命，激成罢市风潮业已两日，若不迅图妥善结束，风潮愈演愈大，势将不可收拾。除公电执政及大部外，请面陈执政，形势险恶，迅速派员来沪严重交涉，不胜幸甚。倪远甫、孙景西、盛竹堂、宋汉章、李馥荪、林康侯。

执政府外交部来电(6月2日)

陈特派交涉员七新一日电计达。本部致使团照会，全文如下：为照会事。据报告，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学学生，因有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两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门首游行、演说，以示抗议。而捕竟以武力干涉，捕去学生四十余人，顿时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受伤有十七名，已死三名等情。本总长得悉之余，至深骇异，似此不幸之事，应请贵公使特别注意。查该学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出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

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相当要求；并请贵公使将前项情形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查照，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事情，是所至盼等语。希即公布。外交部。二日。

执政府外交部来电(6月3日)

上海陈特派交涉员七新二日电计达。兹迭据沪上各团体电请严重交涉，派员赴沪，查此案伤毙多人，政府至为重视，一日即向使团提出严重抗议，业详前电。现奉执政特派蔡督办廷干、本部曾次长宗鉴克日赴沪调查，仰将以上办理情形迅转上海各商界总联合会，银行公会，南洋、同济、复旦、持志、大同各大学校长，自治学校、江苏公立商专、南洋中学各校长，浦东中学教职员，上海全浙公会，上海奉贤公民，江苏省教育会，嘉善县议会、商会、教育会为要。外交部。三日。

银钱两业公会致各埠总商会电稿(6月3日)

○○鉴：沪上发生罢市风潮，形势险恶。所有在会各银行、钱庄自江日起暂停营业，特此电闻。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江。

银钱两业公会致上海总商会函(6月3日)

迳启者：沪埠不幸发生罢市风潮，形势险恶。所有在会各银行、钱庄自六月三日起暂行停止营业。除登报通告各界外，相应

函达，务祈鉴察为幸。此致。

上海银行
钱业公会启

银钱两业公会致全体会员银行函(6月3日)

迳启者：本日开会议决，自六月三日起，凡本会会员银行一律暂停营业。合亟奉达，即希查照办理为荷。此致。

银钱两业公会通告(6月3日)

本公司各银行、钱庄自六月三日起，一律暂停营业。六月四日起登申新两报各三日。

工部局致银钱两业公会函^①(6月4日)

迳启者：接奉贵会关于公共租界最近发生之不幸事项，于一日所致敝局一函，业已聆悉。敝局对于此次发生之不幸事项，亦与贵会同深惋惜。如贵会对于公共租界之治安及各国人民之幸福有妥善之维持办法，即希专派代表驾临敝局接洽，自当欢迎也。此复。

银钱两业公会复工部局函(6月5日)

迳复者：昨奉四日复示，藉悉贵局对于此次发生之不幸事故，亦深惋惜。查敝会于本月一日致函与贵局，深盼对于此事变

^① 此为上海银行公会档案中工部局复函的原译件。

迅筹圆满解决，不图截止本月三日早晨尚未接到贵局复函。此其结果遂不出敝会所臆料，即风潮益形扩大，各项商业悉行阻滞是也。敝会以为前函所涵之美意，所以未能表现者，悉因贵局对此重大事故未能迅谋善后办法所致耳。循诵复示，虽甚抑谦，特自敝会于一日致函后，而巡捕与商团开枪之事仍继续发生，似此长以压迫态度相待，自非息事宁人办法。敝会同业悉系总商会之会员，业将敝会意见提出于总商会，俾与各团体公同研考，兹姑不赘述。惟祈贵局对于总商会所提出之任何解决办法，予以诚恳之研究，切弗处以成见为荷。此致

工部局

执政府秘书厅来电(6月6日)

上海江苏教育会、银行公会、南京江苏省议会、浏河嘉定商会、杭州市议会、省教育会、嘉兴县议会、县商会、县教育会、汉口总商会鉴：奉谕来电悉。上海英捕肇事一案，业由外交部向使团两次提出严重抗议，并已派税务督办蔡廷干、外交次长曾宗鉴赴沪查办矣。特达。执政府秘书厅。鱼。

银钱两业公会致上海总商会函(6月16日)

迳启者：阅报载贵会为五卅惨案致蔡曾两专使及交涉署函，拟有交涉条件十三条。敝会等逐条审核，洵系应时势之要求，为平实之主张，展诵之余，无任赞同。所望贵会既已提议于前，务须坚持于后，庶达维护华人生命财产之目的。敝会等同在沪上，安危与共，拥护公理，人同此心，无论此案进行有无波折，誓当各竭全力，以为后盾。专此奉布，至希亮察。此致

上海总商会

上海银行公会
钱业公会

六月十六日

银行公会致各会员银行函稿(6月22日)

迳启者：兹接上海总商会来函，择期本月二十六日，即阴历五月初六日先行开市。合行奉闻，原函并抄呈台阅。此致
○○银行

照抄总商会来函

迳启者：本会昨日召集各帮各业代表在会开议，经公意决定，为准备长时期之折冲、增厚国民互助之实力起见，有于本月二十一日先行开市之议。兹以关于开市前之各项手续尚待筹备，必须先期布置妥洽，方能贯彻此次先行复业宗旨，爰将开市日期展至本月二十六日（即阴历初六日）实行。此颂

时祉

（此函关系外交，开市日期请勿宣布或登报）

上海总商会启

六月二十日

工部局捕房各巡捕关于西藏路新世界枪击事件经过情况的报告

(1925年6月)

探目亨利报告(6月2日)

关于有人从新世界大楼向万国商团开枪的报告
刑事稽查处处长，
阁下：

谨报告：第一七五〇号华捕六月二日下午六时十分报告说，一美国骑巡队队员的坐骑在西藏路上（靠近白克路）被人击毙，现仍倒在路上。

当该华捕在报告时，在审案间突然听到枪声，总捕头辛克莱立即率领所有外籍警员赶往现场。

在西藏路巡逻的美国骑巡队的一个班在西藏路白克路口遭到九人射击（他们大多身穿西装，从外表上看是学生）。

暴行开始时，估计那些亡命之徒开了十至十五枪，美籍下士麦克马丁背部肌肉中了一枪，但伤势并不严重。另一美籍人员的坐骑被击毙。目前尚无法确切查明暴徒逃走的方向。有些万国商团团员断定，这些人是穿越附近一条弄堂走的；但另外一些人说，这些人躲在他们开枪处附近的那幢房子里。

仅仅过了几分钟，就又有人从西藏路新世界阳台上（静安寺路路北）进行射击。

各骑巡分队、特别后备巡捕和华捕应急队包围了该大楼，但又遭到射击，子弹从南北两面房屋射来。万国商团当即曳来机枪朝该大楼开火，双方交战了十五分钟才下令“停火”。接着，有关人员仓促地对大楼进行了搜查，结果有一百五十人被捕，随即带往老闹捕房，但最后还是释放了。

在大楼里发现一中国老工人中弹死亡，尸体业已送往验尸所准备验尸。

轻骑队下士戈登不小心击伤自己左手腕。

该大楼已派员看守以待彻底搜查，看是否有被遗弃的武器弹药。目前尚不知开枪人是从那个出口处逃离的，但据信他们是穿越新世界花园通往白克路的那条弄堂而走的。

探目 亨利(签字)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于新闻捕房

探目道格拉斯报告(6月2日)

关于新世界事件的补充报告

刑事稽查处长：

谨报告：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接到报告说，万国商团一名美国骑兵队员在西藏路遭枪击。数队巡捕，常备的和后备的，以及商团团员立即奔赴现场。

关于闹事时突然有枪弹自新世界(北侧)射来一事，正在进行调查。新世界靠西藏路一边的窗口射出不少枪弹；一瞬间，枪弹又从大楼南侧频频射来。

探捕们和商团团员对准新世界那些被认为射出枪弹的窗户进行大量还击，里面一人被击毙。步枪、机枪、手枪的射击都对准新世界，最后探捕和团员进入新世界，拘捕了约一百五十人，

但无一人带武器。

刑事稽查处的依克、探目亨利和我三人审问了被捕的人，他们使我们相信，他们对枪击一无所知，所以全部释放。

从新世界射来的枪弹数目来看，我认为该大楼内有一批力量较强的武装分子。他们显然分成两股，一股在北侧，一股在南侧。

对射击负有罪责的那些人很可能从新世界北侧的边门逃跑了。

射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正在西藏路上巡逻的两名万国商团美国骑兵团队员。他们巡逻到宁波同乡会附近时，有七个华人——有的穿西装，有的穿中装——向他们开了枪。

这两个商团骑兵是麦克马丁和沙普来斯。麦克马丁伤在背上，他的坐骑也受了伤，沙普来斯骑着的马被击毙，他却幸未受伤。据麦克马丁说，所有的人全逃进附近的屋子。

麦克马丁的枪伤当即在老闸捕房由邓恩医生予以治理，发现他伤在背部左侧，只是皮肉浮伤，并不严重。

在二个美国骑兵遭枪击的现场附近，找到七发 0.32 的空弹壳和一发实弹。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在南京路浙江路拐角暴动时受伤致死或被枪杀的四个人，六月二日在验尸所验尸。

正审官陆和陪审官巴克内尔作出下列判断：

死者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在南京路浙江路拐角发生暴动时受枪伤，于当天上午十时至下午一时间死去。

六月二日上午十一时，湖北路广东路交叉处的电车分轨被一些煽动分子毁坏，致使这条路线的电车停驶。

万国商团中华队的队员此时正在附近值勤。

被控在五月三十日和六月一日参加暴动的【人】全部在今天

(六月二日)带到会审公堂受审，除二人外，全部羁押一星期。

对弗莱明先生辩护的二人给予警告，准个人具结。七人关押，其中六人交一百元保释，其余一人交五元保释。

该区所有商号仍未开门营业。

探目 道格拉斯

六月二日

第四分队副班长里亚报告(6月12日)

关于西藏路枪击事件的报告

刑事稽查处长：

六月二日星期二，我和班长甘德在回家吃饭途中顺便去老闸捕房。我们进入酒吧间刚刚坐下，就见有人急遽奔来，一面高呼：“西藏路上发生枪击事件了，全体人员马上出去。”我们两人立即冲出，直奔西藏路和南京路，当即见到一队特别巡捕和美国骑巡队员站在马路转角处，他们全都朝着北面看。

就在靠近西藏路白克路口的“瓶颈”形地段中间，躺着骑巡队员沙普来斯的坐骑尸体，大约就在此时，麦克马丁医生发觉他自己中了枪弹，我想帮他包扎，但他不要。我就动身穿越马路，打算前往白克路，当我走了大约五十码，正要走近马路对面的新世界大楼一端时，有人在我头顶上空开了一枪，时间大约在下午六点十八分。我急忙奔向隐蔽处，我身边的班长甘德发觉了那个开枪人，就回击了二枪。就在这时，大楼上有好几处地方射来了子弹。我从我的隐蔽处发现了那个开第一枪的人，他就在二楼阳台角落里(正好在我上面)，此人隐藏得很巧妙。当我正要对准他开枪时却被他察觉了，我一低头，他就扳了枪机，子弹从离我不到二呎的地方飞过，一直钻入我后面的泥地，我差一点被

打中。当时和我一起在隐蔽处的有后备巡捕法尔盖和二二一号特别巡捕门尼特。第二天，法尔盖把子弹挖了出来，现由他保管着。

我趁射击暂息之际，沿着西藏路去白克路并走进新世界花园旁边的一条弄堂，那里隐蔽着几名骑巡队员和华捕。当时我就和两名骑巡队员和一名字林西报记者跑进弄内的一幢房屋并上了楼，在那里我们能俯瞰整座花园。大约过了四、五分钟，突然有十五至二十人从新世界大楼西南角冲出，直奔花园西南角，随即消失。几分钟后，西藏路上有人高喊：“放火烧楼，把他们全赶出来。”这时我才离开窗口，经西藏路往回走向新世界大楼。在我到达大楼时发现我们的人早已进入大楼了，并正在兜捕里面的人，我和其他后到的人也走进大楼，并帮他们进行兜捕，并强迫里面的人高举双手。每名人犯在出门时都经过搜查，然后押往老闸捕房。下面我附上当时射击的平面图一张〈略〉。

第四分队副班长 里亚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巡捕班长吉布森报告(6月19日)

关于六月二日下午六时西藏路射击事件的报告
助理警务处长贝蒂先生，
阁下：

六月二日下午六时左右，当我们正押送搜查鸦片时所获之人赃去老闸捕房时(当时您也在场)，我得知有一名美国骑巡队员在西藏路上遭到枪击，当时我们和您就一齐从南京路奔向西藏路口。我到路口转弯朝北，在我刚刚到达附图标有①的电线杆时，就有人从标有⑤和⑥的房间开枪射击，子弹落在我们前面

几呎远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我碰见麦克吉利夫雷捕头和道格拉斯探员，我们就隐蔽在三根电线杆后面（见图上①），当时还有几名后备巡捕隐蔽在几辆工部局卡车和水泥筒后面。在射击持续了几分钟后，有二名苏格兰籍商团队员背着一挺机枪也来我们这里，他们在子弹横飞之际都显得十分勇敢。当他们设置好机枪阵地后，就向⑤⑥二处开火，但这时从新世界南区（图上标着⑦）又射来了子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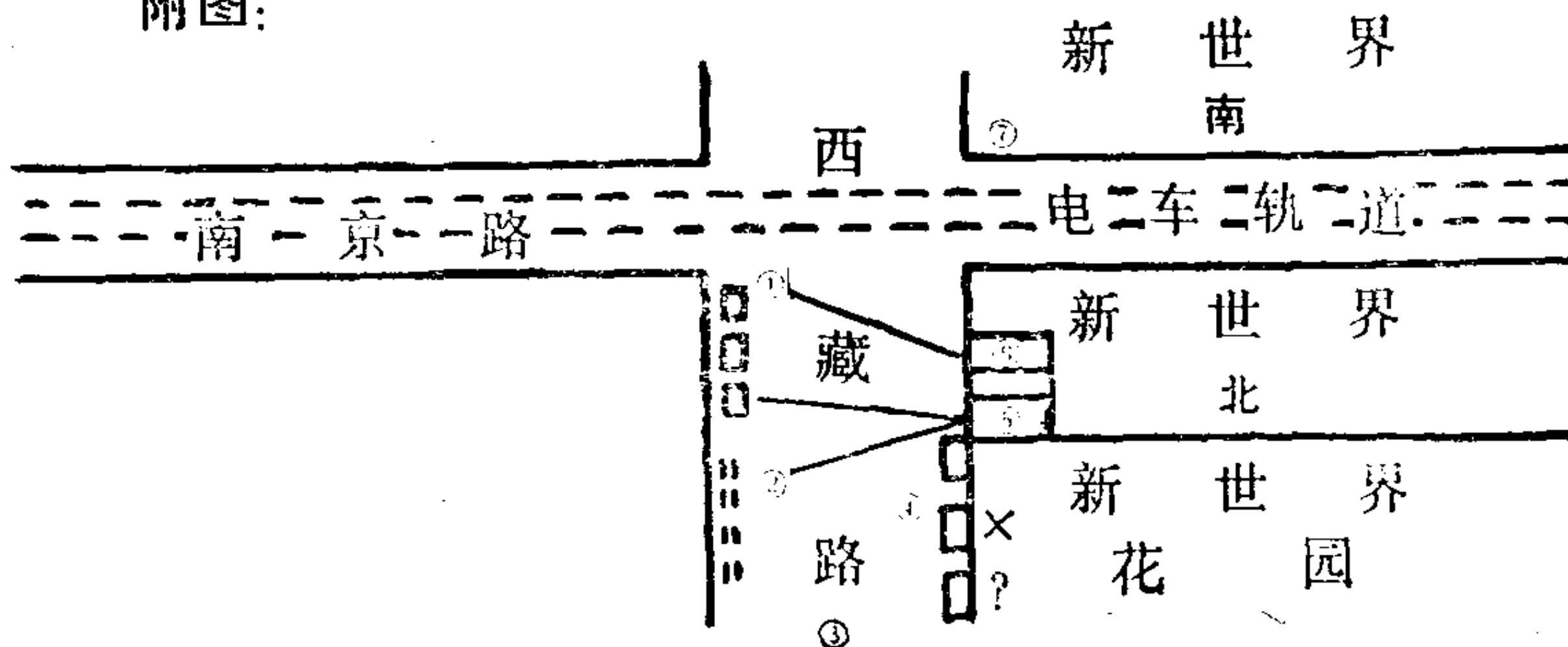
我觉得从新世界花园里面的一些棚顶上开枪对准巡捕和万国商团团员是很可能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躲在竹篱笆后面的棚顶上使用手枪或左轮枪，那是最隐蔽不过的，当然这可能是个设想而已。

射击停止后，我召集了几名后备巡捕并搜查了设在西藏路新世界大楼底层坐西朝东的所有商店。当时由于这些商店里人很多，没有搜到任何武器。

我愿特别提一下道格拉斯探员和麦克吉利夫雷捕头在开火时的表现，他们两人坚守岗位，没有丝毫恐惧之态。

巡捕班长 吉布森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附图：



说明：

①三根电线杆，这是麦克吉利夫雷捕头、道格拉斯探员和吉布森班长的位置，后来商团苏格兰队队员的机枪阵地亦设在这里。

②这里是工部局的几辆卡车和一些水泥筒。五、六名后备巡捕亦隐蔽在此。

③死马的位置。

④工部局的遮棚，子弹可能从竹篱后“×”处射出。

⑤二楼第一室，子弹从窗口射出。

⑥二楼第二室，子弹从窗口射出。

⑦二楼、三楼的子弹从这里射出。

特别巡捕休曼报告(6月20日)

关于参与西藏路事件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下午六时左右，当我正从老闸捕房酒吧间去大门岗亭换班时，遇见一美国骑巡队员，他报告了有关击毙马匹和击伤同伴的情况。我随即通知审案间值班巡长，并参加了由西捕、华捕和特别巡捕所组成的后备队。在南京路西藏路口我们顺西藏路排成不整齐的两列横队，一听“准备”口令，即向西藏路北端前进，我位于第二列的左端。当队伍前进至新世界北楼附近某处时，突有子弹射来，据我就近判断，当系来自这座大楼的二楼或三楼阳台。此时，主要由华捕组成的第一列已离新世界相当远了。当人员四散隐蔽后，即一齐向新世界正面开火，单独地或分组地从南京路口沿西藏路东侧人行道一带进行射击，有的且远至宁波同乡会大门台阶，那里早驻有一队华捕，且事后仍在该处留半小时。因为这里离马路上的两匹死

马①很近，不要忘记，此时在新世界以北的人员仍在提防来自宁波同乡会附近地区的狙击。

第一次射击发生时，我迅速找到了最近的隐蔽处，即新世界花园东侧人行道上的几间木棚。我在那里听到了机枪声，这是设置在马路对面的机关枪在朝新世界进行三、四阵连发射击。这时我发现我所处的位置并无目标可射，就往北挪动，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全面看到新世界北楼及其花园的位置。我在紧贴新世界花园北墙的一条弄堂里见到了几名美国骑巡队员、华捕和特别巡捕，这些人中我只记得墨菲，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正注视着宁波同乡会的各个窗口，设法侦查出狙击手。这时有二名美国骑巡队员走进弄内一幢华人房屋，从楼上的几个窗口往外看，新世界及其花园可一览无遗。

第一次射击发生后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从南京路上传来了停止射击的命令。我们所在之处的所有人员开始向南京路转移，并强行闯入新世界。里面的人即被集中起来，然后押往老闸捕房。我一直站在门口，待所有的人全都出来后就和最后一名押送人员去老闸捕房，到达捕房大约是在下午七时。

当“停火”令下达后，我们大家都在那条弄堂里等候，这时我听见了枪声，我当时判断这是小口径自动手枪。但之后我一直认为这一定是跑马厅里的机枪在射击，由于距离远，又有建筑物相隔，所以枪声柔和得容易使人弄错。

当大家一齐向新世界开火反击后，我借给考克斯先生一只备用弹夹，因为他说他已把他的子弹打光了。估计他大概是便衣特别巡捕，后来在老闸捕房酒吧间里他将弹夹（装满子弹的）还给了我。

此致

① 前文提到一匹，疑原文有误。

巡捕班长 吉布森

特别巡捕 休曼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特别巡捕格罗斯报告(6月20日)

值勤巡捕对新世界事件的报告

时间：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星期二下午六至八时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下午六点半，有人来到老闸捕房的营房，叫在场的人都“出发”，从话声听来，可能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我立即响应，接到跑步至西藏路的命令后，我就同其他一些人一起奔去。

根据报告和命令，似乎是万国商团的一个美国骑兵团队员在西藏路遭枪击，枪弹显然从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大楼射来。我沿着南京路跑到西藏路（南京路北），在路东街沿上开头三个电线杆附近停下，估计形势，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正等待时（约几秒钟）麦克马丁医生（万国商团美国骑兵团队员）走近来，叫在场的人察看一下他的伤，并且说他懂点医术。撩起他的衬衫，我看见腰背部有一个三、四吋长的伤口。他说如果伤势严重的话，要我们叫辆救护车来，并与邓恩医生联系一下。

在我们几个人察看麦克马丁伤口的几秒钟时间内，只见麦克吉利夫雷先生（穿制服）已在西藏路对过把华捕的队伍整好（我沿南京路奔跑时，看见在我前面有一辆卡车，这些华捕就是从那辆车上下来的）。他们几乎就在我站立的地方列队，由麦克吉利夫雷本人和道格拉斯（穿便衣）领头，全体面朝西藏路北，好象准备向白克路冲锋似的。

我刚注意到上述情况，再向麦克马丁医生看一眼时，从新世

界大楼就开来几枪(即南京路北端)，我们好象全都散开去找可以隐蔽的处所。当时我没有还击，因为不能肯定枪弹从何处射来，虽则首先的印象表明，枪弹是从我站立地方的正对面射来的。

枪弹从新世界大楼第二次射来时，有人指挥把注意力集中对着大楼后部上面第三扇窗。看来好几个人都相信枪是从那扇窗里射来的，我开了五、六枪，打进那扇窗。这时麦克吉利夫雷来了，征求在近处的那些人的意见，该不该把机枪转过来对准大楼。据我所知，我们一致同意了，包括吉布森在内(自麦克马丁医生走来要我们察看他的伤势时起，吉布森一直在那儿)。根据麦克吉利夫雷的命令或建议，机枪是否立即扫射，还是在新世界大楼第三次开枪时才扫射，我现在记不起了。然而使用了机枪确实有效地止住了南京路北边新世界大楼的枪击。射击暂息后，南京路南边的新世界大楼又传来了枪声。机枪和手枪又同时射击，再次有效地止住了该大楼的射击。在我们这几个人断定枪弹的射出点后，我向该大楼放了二、三枪。

从新世界大楼每次射出子弹约有五十发。我认为从那二幢大楼开枪的人数不少，而且还有若干速射枪。从两幢大楼开的枪，看来并不一致，但好象是同时发射的。子弹落点密集，不知怎么的，射击好象对准路中央，显然是由于料想巡捕们会冲向大楼，因而可在射击圈内打中。在我们同两幢新世界大楼对射时或之前，我在新世界大楼内只看见一个人，身穿白衣服，在南京路南面新世界的三楼前后来回走动，显然很惊恐。

我仍留在上面说过的三个电线杆附近，直到看到有三、五十人从南京路南面新世界大楼的大门口出来，我即协助把这些人押往老闸捕房。此后我留在捕房的院子内或在大门口值班，直到夜里下班。

在上述三个电线杆附近的还有十一号、六十八号、一六五号

三个正式巡捕(名字不详，也可能是另外几个特别巡捕，以及机枪手)。

据我观察的印象是，值班的巡警和商团团员都十分冷静、谨慎。监视新世界大楼里的人的行动或想象的行动是仔细交待过的，开枪或不再开枪的命令也是仔细传达的。

第三区(新闻)第·九九号

特别巡捕 P·L·格罗斯

(奉命在老闸捕房值勤)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特别巡捕第 235 号报告(6 月 20 日)

关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新世界闹事的报告

六月二日下午五时，我被派往南京路西藏路转角处值班。西面转角处人群密集，很难保持人行道畅通，最后不得不请万国商团的两个美国轻骑队队员帮忙，在人行道上溜马。

我注意到马路两边新世界大门口的铁栅已关闭，许多职员坐在里面看着人群，所以我认为新世界内已一个人都没有了。

下午六时正，我听见约十二响枪声，看到三个在西藏路北面值班的美国骑兵队队员下马，奔向白克路。我跟在他们后面跑，两个正在宁波同乡会近段值班的上海苏格兰队队员也与我会合在一起。我又看见一个美国队员躺在地上拿他的已被击毙的死马作掩护。

美国骑兵队队员当时给我叙述这件事的情景各不相同，似乎谁都不确切知道枪弹从何处射来。其中一个苏格兰队员肯定地说，至少有一枪是从宁波同乡会射出的。从死马的两码半径范围内我捡起约六颗□口径手枪的弹壳和一颗实弹。我还看到

美国队员射出的一颗步枪乏弹。他们对我说，他们没有多开枪，恐伤及无辜。

后来一队西、华探捕从老闸捕房赶来，以拉开的队形向西藏路前进，华捕在前，西捕在后。

我向带队的斯塔平斯巡长走去，把捡来的子弹交给他，向他汇报经过情形。

我们继续沿西藏路前进，当走到离宁波同乡会南面大约二十码的地方，又有数枪朝探捕射来，但不知从哪个方向射来。此时约在下午六时十分左右。

华捕们进宁波同乡会入口处掩护，几个西捕则沿新世界对面马路排列，朝上面几层楼开枪。另外几个西捕和我本人在西藏路西面宁波同乡会对面的几家中国商店屋下隐蔽。

出事时我密切注视新世界大楼，有人说枪弹从那里来的，而我可以肯定地说，一枪都没有从那里射出来过。大楼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从我的位置我不能看清探捕对准开枪的新世界那一部分的情形，只见从新世界塔楼三、四层楼朝跑马厅拐角处射出数发子弹的闪光，听见许多子弹打在我前面的马路上，有几颗子弹可能是落在跑马厅的机枪跳弹。

接到停止射击的命令后，我帮助把门砸开，清出大楼里的人，将他们押往老闸捕房，时间在七点钟左右。

工部局警务处特别巡捕第 235 号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工部局董事会关于五卅事件的会议录

(1925年6月—1926年1月)

按：工部局董事会是公共租界纳税人大会休会期间的最高决策机构，平时每周开会一次。五卅惨案发生后，董事会接连召开会议商讨对策。这份会议录如实地记载了租界当局阴谋策划扑灭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烈火的各种措施和办法；同时还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为维护各自利益而发生的矛盾。

1925年6月1日(星期一)上午11时

出席者：总董费信惇(S. Fessenden)

董事倍克(A. E. Baker)、贝尔(A. D. Bell)、亨富礼(C. G. Humphrys)、莱门(V. G. Lyman)、麦赛(P. W. Massey)、柏德生(J. J. Paterson)、樱木(S. Sakuragi)、梯斯台(J. A. Teesdale)、总办鲁和。^①

总董报告称：昨日各界开会宣告总罢市、总罢工后，本人当即请求总办于今日召开特别会议。各位董事当皆清楚近日的局

① 历次会议出席者与签名均与此件同，以下从略。

势发展。上星期六下午老闸捕房开枪事件发生后不久，总巡^①、万国商团司令即和总办联系，总办授权他们对局势相机处理，必要时得令万国商团出动。前天出动万国商团尚无必要，但昨天下午万国商团已奉命出动。

（总巡到会报告说南京路上正在发生开枪事件，报告毕即退席。）

总董接着报告：当前局势尚有一点可告慰者，即昨晚八时半华商总商会代理会长曾向他保证不同情罢市，并说他之所以在宣告总罢市的文件上盖章，实是出于强迫和威胁。

在决定处理局势的详细措施以前，总董请求各董事对工部局总的方针政策发表意见。他说：无疑目前的行动是对工部局治理上海的一种直接挑战。他认为应该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扑灭任何对工部局权威的挑战。他觉得任何软弱的表现都会造成极端不幸的后果。他建议为防止学生上街集会，应将调动部队、巡捕等细节办法交万国商团司令和工部局总巡相机执行。他从可靠方面获悉各商店业主和工商业者对于当前的运动并不同情，而希望照常营业。他坚决主张工部局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于最短期内扑灭当前的运动。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接着总董提议：立即按照去年秋天战事期间采取的办法宣告戒严，那次戒严曾大大加强了工部局的力量，并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此提议获一致赞同。

总董指出，假如总罢市、总罢工得逞，一个必须设法处理的问题，就是食品供应与交通问题。对此必须把早已拟定好的计划付诸实施。总办声称业已分别通知特鲁曼上校(Colonel True-man) 和庇勃尔先生(Peebles) 各尽其食品及交通总监的职责。

到目前止，运动仅限于公共租界。法租界方面，尚无明显骚

① 总巡也译作警务处长，此处指麦高云。

动。

根据上星期六会议的结果，总董立即同领袖领事电话联系，请求他向有关方面接洽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舰留在港内，以资防范。

美国若干兵舰原定今日开往烟台，现已决定延期，其它舰只，必要时亦可立即召回。

某董事建议，最好能劝导华商总商会正式撤销他们对总罢市、总罢工的支持。总董答称，总商会究竟能否做到这一点，值得怀疑，但如果能够做到，可能是有好处的。由于学生们对总商会成员的胁迫非常成功，在现阶段要总商会公开表示与学生对立值得怀疑。

某董事提议，除宣布戒严的通常布告以外，还应散发一种中文公告，一般地说明工部局的态度是为了中国民众的利益，并清楚地说明在五月三十日的冲突中，除了开枪以外，别无它法。该提议亦获通过。

全体董事一致认为，如果捕房当日不采取那样行动，无疑将会造成更大的生命损失。

总董表示：目前最急迫的事，莫过于阻止学生上街集会。他提议董事会授权给他，于必要时找领袖领事商谈调动本埠各兵舰部队登陆事宜。本提议亦获通过。

总董 賜德齡·費信惇(签名)

总办 魯和(签名)

1925年6月2日(星期二)上午11时45分

万国商团司令到会报告说：局势和昨天相比，变动很少，群众颇有秩序。有若干破坏事件发生，使电车和私人汽车受到损

失。华洋德律风公司的华籍职工正举行会议，讨论应否罢工的问题，下午还将继续讨论。今晨会审公廨继续审讯肇事学生，没有发生事故，审讯时有万国商团的一个分队在公廨周围戒备，押解被告时有武装人员护送。戈登路区各日本工厂今晨开始罢工，许多学生在该区散发传单，有一名企图阻止散发传单的日本巡捕被打，并被投入河中。由于是项冲突，有华人一名被击毙，一二名受伤。西虹口小菜场未开市，其他菜场均未受影响。学联在西门开会，各大学代表通过若干决议，其中主要是阻挠公用事业和断绝食品供应。还决定招募成群无赖之徒进入租界进行破坏，还扬言将对五月三十日开枪事件中直接有关的巡捕进行报复。据悉今日将有一个美国战舰上的海军部队于下午登陆。他曾与意大利巡洋舰“圣·乔治号”(San Giorgio)舰长商定派遣部队一百名于今午十二时半登陆，警卫斐伦路电灯厂。美舰的登陆部队将防护杨树浦电灯厂及各自来水厂。上项任务现在是由万国商团承担的，但是他希望尽速解除商团这项任务，使他们能恢复正常职业。他知道华人上层阶级中有许多人支持学生运动，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在五月三十日的冲突中捕房除开枪外别无它法。他正在计划解除万国商团目前所承担的大部分警卫任务而交给海军部队接管，让商团从事正常职业，但是在必要时要再动员出动。

(万国商团司令随即退席。)

总董报告略称：昨日本席参加领事会议，详细说明了工部局的基本态度，接着讨论了海军部队登陆问题，各有关方面同意先调配二千人供使用，如遇局势恶化，同意增派更多的兵士。关于食品供应，特鲁曼上校已作了必要的准备。罢工风潮会不会扩展到家庭仆役，尚难逆料。万一成为事实，就必须进一步研究对策。目前法租界并未发生骚动，据悉那里藏有大量食品。

总董就原定今日召开的纳税人特别会议应否举行一点，征求董事会的意见。许多人曾警告总董说，华人中上层阶级都认为若照预定计划开会，通过印刷附律，那不仅将进一步激怒上海的华人，且将激怒国内其它各地人士。总董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刺激华人的行动都应该设法避免。总董说，当普拉特先生（Mr. Pratt）最初向他建议为通过童工法召开纳税人特别会议时，他曾竭力加以劝阻。因为他早已预感到将有骚动事件会发生——虽然不能预测具体在什么时间因什么事故的触发，但他认为工部局方面如重新企图通过各个悬而未决的议案，将会加速紧急局势的到来。他也看到，如果预定召开的特别会议停止举行，工部局将会被中国人认为是软弱的、准备让步的，并可能导致和平谈判的举行。他怀疑正当中国各地在迅速响应上海事件之时，召开会议通过上项议案是否明智。但是，会议既已决定召开，工部局即无权将其取消。尽管童工法的起草人曾经表示愿意为了顾全整个外侨社会的利益而放弃这次会议。

某董事指出，由于大多数纳税人目前正忙于军事任务，很可能到会者将不足法定人数。因此，他提议遵照开会章程，原定会议仍照常举行，但应有默契，不讨论任何议案或作出任何决定。

总董又报告说，他曾接到某些中国人士的来信，表示他们愿意同工部局讨论应否举行特别会议的问题，因此，他已约定本日下午接见华商会代理会长。各董事说，他们都曾有中国人士来访，表示反对本日即将进行的会议。鉴于任何行动都将加剧工部局与中国人的紧张关系，总董认为，只要不损害工部局的尊严，会议最好还是停开。至于印刷附律，总董认为它的必要性现在已不象当初提出时那样迫切了，因为会审公廨可以根据中国法律，对中国人采取有效行动，进行诉讼。就码头捐而论，他认为也并不急迫，可以延迟。因此，他提议会议按照预定日程正式

举行，但并不开议，他准备向与会者扼要说明工部局决定延期讨论各议案的理由。副总董赞同总董的意见，但是认为应该明确地讲清延期讨论的原因是由于华商总商会曾提出要对各项议题提出意见，以便获得满意的协议；即使不足法定人数，也应讲清上项理由。然而，总董认为由于本日会议将不足法定人数，各议案将无法提出讨论，中国人将对此感到满意。但是某些董事主张，如果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也就不必说明工部局的本意。略为讨论后，决定采取后者的意见。

按照去年秋季战事期间所遵循的程序，全体董事正式批准发布命令：授权万国商团司令为公共租界防御部队的唯一指挥者。

副总董询问，关于目前的紧急局面有否征求华人顾问委员会的意见。总董答称，他认为向该委员会征询意见是不恰当的。去年，工部局为改进北四川路征用土地而发生争执时，该委员会却支持肇事者方面。各董事回忆到这样的情形，就特别觉得向这个委员会征询意见是不恰当的。

某董事提议，鉴于目前中国民众只知道局势的一面，工部局除了昨天已发出的布告外，还应进一步发表反击中国人宣传活动的声明，以工部局的观点全面讲清当前局势，那将是很有益处的。总董认为，目前工部局无须作详细解释，应俟局势发展到有可能同中国社会的负责者谈判时再进行。

1925年6月3日(星期三)上午11时45分

总办根据总巡的电话报告，对于市场情况，租界各部分发生的以及经捕房处理的零星骚动事件，向会议作了详细报告。总办知道特鲁曼上校已经征集到了适当数量的食品，在保证食品

供应上预料不致有重大的困难。特鲁曼上校和庇勃尔先生报告说，由于工部局的呼吁，他们已从多方面获得援助。

万国商团司令到会，详细报告了昨晚在南京路西藏路转角所发生的纷扰。市场状况与昨天大致相同。今晨斐伦路和百老汇码头所发生的骚动已经平息。商团司令曾接见圣约翰大学的若干教授，他们对该校有一批学生响应全市的学生运动感到异常焦虑。他对他们说明租界当局不能对此采取什么行动，应该由他们说服学生安安静静地留在校内。看来该校教职员中约有三分之一是站在学生骚动这一边的，其余的人则不愿介入目前的纷扰。现在所有的重要事业单位都已严密防范，主要是由海军部队防卫。南京路和附近一带重要地点高大建筑的屋顶上都已架好机枪，他曾请求总巡通知中国居民，目前不要爬上屋顶。他知道昨天学联开会决定不再和租界武装部队发生冲突，但是没有有关这方面的确实证明。

总董报告说，日本总领事请求把去年秋季战事中日本人从中国人手中取得的枪械由他发给过去曾服兵役的日本人，以便在目前的紧急局势中应用。对这一请求，万国商团司令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是一切武装部队必须集中控制。事实上从跑马厅到出事地点所有战略据点都有了武装戒备。从军事观点看，他认为昨天起局势已有极大改善。在答复某董事询问时，商团司令说他不能确定学生们手中是否掌握武器。然而，他从非正式消息听说他们从法租界方面取得一定数量的枪械和弹药。在答复其他询问时，商团司令说他无法证实关于中国军队打算开进租界支持学生，并有一批武装学生为了上项目的正从南京开来上海的传闻。他渴望从各战舰上至少获得二千人的兵力。他接着又说，目前担负警卫租界的，除了海军部队外，约有二千人，除非局势极端恶化，这些力量应该足够维持治安。他希望再有

二千名海军来接替万国商团，使商团能恢复正常业务。然而，如有紧急状态发生，仍可随时命令商团出动。在南京路骚动事件中，万国商团以极有效的方式应付事变，他对此表示极大的赞赏，随即退席。

总董报告本日曾和巴登先生^① (Mr. Barton)会谈，向他解释工部局关于昨日的纳税人会议的见解。他重申他在昨天会上的意见，认为当时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他想，由于到会人数不足，预定议案并未进行讨论，这一事实也许可以略微缓和当前局势。毋庸置疑，列强在北京的使节十分担心上海的局势，深恐运动蔓延全国。已得到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保证，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美、日两国公使也已提出同样的保证。随着局势的发展，他认为英、美、日三国公使之间的行动一致是异常重要的，因为这将会大大影响三国政府可能给予的支持。据此，嗣后工部局有必要同英、美、日三国领事保持紧密联系。

总董接着说，今晨曾和华商总商会副会长会谈，在座者尚有谢先生^②，在谈论一般方针的过程中，总董向方先生^③询问关于工商界有声望人士对当前局势所持态度的意见，请他提出有助于导致和平解决罢工罢市风潮的建议。方先生说，他打算同总商会和其他工商界人士一道商量后，于本日下午再来访问费信惇先生。总之，现在一般认为此次事件是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争端，认为巡捕开枪射击中国人是英国人采取非常高压的手段；中国各界人士认为如由其他国家的人来处置这个局面，一定会采取比较和缓的手段来制止学生。总董对谢先生指出万国商团和巡捕的国籍主要是英国人，他认为不论哪一个国籍的人士

① 巴登时任英国驻沪总领事。

② 指谢永森。

③ 指方椒伯。

处于同样的地位，不可能采取与英国巡捕不同的处置办法。总董说明现在他不想对这一点进行讨论，但是将来可以对一切情况进行公正的调查。会谈中总董自始至终都想使方先生提供建议，以作为旨在解决罢工风潮而开始谈判的基础。

今晨会谈时，谢先生谈了这样的意见，即万国商团和巡捕开枪愈多，中国人愈将愤怒。总董本人倾向于同意这个意见。同时他承认凡是已经交给万国商团司令相机处理的事，要工部局发出任何别的训令，都是不可能的。

关于昨天讨论纳税人特别会议的法定人数问题，梯斯台先生指出，昨天下午董事会讨论的意见已在上海总会为众所共知，对此他感到惊奇。他满以为在董事会议室举行的讨论是极端机密的，应该保密。但这种想法显然错了。总董指出按照他任董事期间的经验，董事会议的结果总是在总会为众所共知。董事会议室内所作出的决定往往在正式公布以前，总会方面就已人人皆知。但对梯斯台先生所提的具体问题，他记得当时决定请各董事分别劝阻纳税人出席会议，使不能达到法定人数。

1925年6月4日(星期四)上午11时45分

总董报告：本人已授权特鲁曼上校为保证足量的食品供应得动用必要的经费，请董事会追认。全体董事同意照准。

总董报告：有人代表有声望的中国人强烈要求工部局宣布对五月三十日开枪事件进行正式调查。他本人认为调查将和缓目前的局势。他曾与美国领事讨论过这个建议，以便获得“五强”对于本案的看法。他正在等待领袖领事的电话。他估计一般中国人也可能提出进行调查的要求，因此工部局最好在此之前主动宣布组织调查。接着，会议就应否立即宣告以及如何组织调

查委员会一事展开讨论，有人建议征询透纳爵士(Sir Shinner Turner)的意见，也许他愿意主持调查事宜。总办答复说，就他所知，为调查工部局下属人员的行为而设立外界调查委员会，过去尚无先例。柏德生先生提到今晨报纸刊登了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从这个文件的片面性的语调，他怀疑目前进行调查是否适当。麦赛先生建议如果举行正式调查，应该邀请北京方面派人出席法庭，以便他们取得关于本案审讯的第一手材料。此时，德罗西(Mr. De Rossi)^①先生来电，说按照领事团各领事的意见，现在还不宜宣告进行调查。总董认为，在目前局势下，工部局与领事团之间的密切合作极端重要，对于上项建议决定暂不采取行动。

万国商团司令到会报告一天来局势演变情况。“迪奥米德号”(Diomedes)上有海军一分队计一百三十人于今晨登陆；“卡立斯尔号”(Carlisle)上也将有大数相近的海军于下午登陆。从军事观点看，局势并无变动。上海大学的学生已经全部迁出，学校现由美国海军部队驻扎。总董报告说，在他授权商团司令采取行动以后不久，接到方先生秘书的电话，请求工部局容许安分守己的学生照常住在校内。商团司令为了防止学生和驻守海军发生接触，(特别是在占领该校时，在校内截获了大批富有煽惑性的宣传文献)而反对这个建议。梯斯台先生报告说，捕房律师通知说，已向会审公廨提出封闭该校的申请。(梯斯台先生相信，尚有另一所大学也将被封闭)申请是由总巡授权提出的，梯斯台先生认为，象这样一件关系当前紧张局势的大事，应该由工部局批准。总董说明工部局对此不作具体决定，而由总巡相机处理；然而总董准备与总巡商谈，以便将来同样的行动由工部局正式授权处理。

亨富礼先生认为派员守卫浦东方面的石油库非常紧要，因

① 德罗西即意大利总领事，兼领袖领事。

此询问可否特派人员守卫。万国商团司令答称，目前尚无力派员守卫，俟其他海军部队登陆后，就可对浦东一带各重要事业派兵驻守。

亨富礼先生又说，罢工鼓动者正在强迫尚在工作的工人参加罢工，若能派更多的巡捕予以制止，将是有好处的。他指出，三五成群的学生队伍上街对工人宣传，并看来相当成功，原因就是附近一带没有外国巡捕。他特别提到在外滩停车场一带，学生们明显地在强迫并威胁汽车司机和其它工人。万国商团司令说明现在值勤的海军约有八百人，等到人数确实增加了，就有可能顶替出一些警官来满足上述需要。总董知道领事团正在全力调集海军，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必须尽力防止罢工鼓动者对尚在工作的工人进行威胁。亨富礼先生认为，如果不是害怕罢工鼓动者，罢工工人中有许多人是愿意复工的。同时，尚在工作的工人，对于要不要参加罢工也在犹豫。如果能派遣更多的西捕，使工人不受罢工鼓动者的侵扰，这将有力地鼓励留厂的工人。

（万国商团司令退席。）

某董事针对中国民众只能听到罢工鼓动者的宣传这一情况，提议工部局除昨天发出的布告外，应该发动一个活跃的宣传运动。应该物色一些会讲本地方言的人在公共场合简要地讲明工部局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将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全体董事赞成这个意见，决定号召会讲中国话的外国人——最好是现在穿着军服的外国人，能以简要的词句讲清工部局的做法是为了中国民众的利益。有人曾提出英美烟公司的某些职员对宣传活动有专门知识，可以邀请来协助。莱门先生报告说下午将开会讨论宣传办法，认为英美烟公司的莫利斯先生(Mr. Morriss)和巴赛特先生(Mr. Bassett)是要物色的适当人选。

某董事报告，按照他的理解，某些有声望的、同外侨友好的

中国人士，普遍希望为结束罢工罢市举行非正式的讨论。但他们不愿意作为发起者，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会损害他们的尊严，同时也不愿公开与罢工鼓动者对立。曾经有人提出一个试探性的建议：即由美国、英国、中国的商会开会讨论采取措施以减轻罢工罢市对外国及中国公众所造成的不便。如果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将有可能导致对其他事项的非正式讨论并有助于将来的正式谈判。总董说明这个建议是由美国商会会长和前任工部局董事彭介民先生 (Mr. Maurice Benjamin) 向他提出的。经讨论后，全体董事赞成这个建议。但有一个前提，即不能因此使工部局的地位受到任何损害。有人建议，这事应该由美国商会发起。莱门先生说明美国商会下午将开会，届时他将与该会会长商谈此事。

麦赛先生接着宣读了今晨接到的工程处代理处长关于罢工对工程处影响的情况报告，及所采取的预防办法和应付措施。

1925年6月5日(星期五)上午11时45分

总董报告今晨他与巴登先生讨论领事团和工部局应采取的初步政策。总董认为，如果现在的局势仅仅是在日本工厂开始的罢工风潮的结果，工部局的职责也就仅仅是维持租界内的治安而已。但是五月三十日的开枪事件已经使工部局的地位大大改变了。巴登先生认为：“由于北京特派调查五卅事件的两位代表即将来沪，此时工部局除保障租界内的生命财产外，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都是不明智的。五卅事件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事件，正式谈判必须由领事团进行。然而，若在不属于工部局系统的、代表中外双方的团体之间进行非正式的讨论，那倒也不必反对。领袖领事将同英、美、日三国领事进一步讨论，并已告知总董：当前

工部局只须执行其维持租界内治安的责任；关于事态的发展演变，领事团将与工部局保持密切的联系；两位北京代表一到上海，将立即通知工部局；在两位代表到达后，与有关方面商议时，工部局可推派代表一人参加讨论。

万国商团司令到会，报告军事局势并无多大变动。又有几家洋行，至少还有一家银行的中国职员，于今晨参加罢工。罢工风潮已蔓延到法租界的商店。总巡曾与费效礼上尉(Captain Fiori)通话联系。法国当局已采取行动，逮捕了著名共产党员及另外几名住在法租界的俄国人。三五成群的学生夜间在中央捕房区一带徘徊，企图张贴传单等，今晚将采取措施把他们兜捕起来。“迪斯巴契号”(Despatch)兵舰今晨到沪，下午该舰上可能有一队海军登陆，并在虹口码头区值勤，以保护那些愿意工作而害怕罢工鼓动者胁迫的工人。

某董事讲到昨晚《文汇报》所载租界以外军队与枪械调动的消息。他认为这种报导容易引起无谓的惊慌，应该采取措施制止刊载这种显然毫无根据的消息。商团司令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关于中国军队调动的各种谣言。他说，他每晚接见报界代表，以确保报纸刊载可靠的消息。现打算征用麦根路桥附近的另一所大学，以驻扎部队，防止在校内举行会议，并监视学生们往来于租界与闸北之间。至于与该校相连的医院，仍许其照常经营。在西区北面较远处的另一所学院，也已征用，用以驻扎部队，因为这一带地方找不到其它更合适的房屋。现在部队对各处主要街道，每小时巡逻一周，以防止罢工鼓动者对少数工人进行胁迫。

（万国商团司令退席。）

总董又说曾与英国领事讨论调集二千名以上海军的问题，当各海军长官莅临时，各领事可能联合提出增加登陆海军数额

的请求。

总办报告，宁波同乡会会长曾向庇勃尔先生表示愿意提供值勤的火仗，值勤的条件是能够在工作地点膳食并住宿。庇勃尔先生请求董事会对此发表意见。总办说明他曾向警务处询问提出建议的是哪一个宁波同乡会，据该处报告，认为该同乡会情况令人满意，会议决定接受这个建议。

工程处代理处长来函报告，由承包人所雇用的粪夫要求工资加倍，否则即行罢工。如果工资加倍，每天将增加支出五百元。董事们批准了工程处代理处长的建议，同意增加工资，但须附有条件，即工资增加部分须在罢工结束后付给承包人，在此期间粪夫的工作保证使人满意。如果罢工风潮长期拖延下去，这一情况将重新予以核议。

莱门先生报告，昨日他与美国商会会长讨论美、英、中三国商会举行非正式谈判的提议。美国商会会长即与布鲁克·斯密士先生 (Mr. Brooke-Smith) 通话。斯密士先生当即和万国总商会联系。总商会认为现在就这样做，时机还不成熟。莱门先生认为万国总商会之所以持这个态度，可能是由于听说北京特派的两名代表即将到来，在此之前，讨论不宜进行。总董报告，今晨他曾与巴登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总董觉得谈判的主要争执点，实非工部局所能控制，如现在进行谈判——纵使是十分非正式的，也可能在将来使领事团感到为难。巴登先生认为：中国人可能是把外国人的任何倡议都看作是软弱的表示了，如果他们要想开始谈判，他们就该主动提出。将来如非正式的讨论或谈判成为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时，可以再重新考虑。

莱门先生又说，美国商会认为各外国商会如能派代表一人，于本日下午开会讨论应取得一致态度，这对大家可能有好处。他反对任何一国商会采取单独的行动。

关于昨日董事会上所提物色能讲中国话的外侨在街头宣讲工部局态度的议案，昨夜宣传委员会开会时也曾讨论这个问题。该会坚决反对这个提案，因为演讲者无疑会受到粗暴的对待；不但如此，这样的行动还将违反工部局禁止群众在街头聚集的命令。至于昨日董事会上提出的物色某些人士协助工部局开展宣传运动的另一个议案，宣传委员会的意见认为，该会并不需要扩充固定名额，但当它觉得需要谁来协助时，可以随时和谁联系。

某董事询问，在此紧急时期，如果领事团和工部局对于任何政策上的问题不能取得一致，将会造成怎样的局面？总董答称，领事团与工部局之间互不一致的局面，并不是不可能的。对于象目前这样的紧急局势，他认为领事团和工部局双方应当密切合作，尤其因为领事团将负责进行关于当前局势起因的正式谈判。按照总董的意见，领事团无权指挥工部局采取什么行动。但就目前局势的结果而论，领事团和工部局是休戚相关的，工部局应该竭力和领事团保持最密切的合作。按照巴登先生的意见，工部局暂时只能执行维持租界内治安的责任。问题将由欧美各国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北京最后解决。同时巴登先生觉得在北京两位代表尚未到达、他们的态度尚未明确以前，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巴登先生保证，北京代表到达以后，所有的动态消息将随时通知工部局。总之，就正式谈判而论，这一问题现在完全超越了工部局所能控制的范围，责任将由领事团担负。

1925年6月6日(星期六)下午1时45分

万国商团司令到会报告当前局势。他说和昨天相比局势并无多大变化。又有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英国海军另一分遣队将于下午登陆。他曾要求一艘美国驱逐舰停泊浦东江边，

以便保护汽油库。他预示今晚整个西区将得到有效的防守。由于罢工鼓动者利用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的电话，对外人雇用的华员进行威胁，商团司令已与总巡商定将该处电话线切断。他讲到昨夜在中央捕房区兜捕的情况，他认为这种措施足以制止罢工鼓动者继续于夜间成群出来在该区分发传单等行动。他知道直至早上四时，法华民国路一带学生活动相当活跃。昨日下午，汽车司机和家庭仆役在城内开会，但是他不知道会议内容。

亨富礼先生报告，有人向他建议对华商汽车房停止供应汽油。万国商团司令表示赞成这一建议，因为罢工鼓动者经常利用汽车散发传单等；实际上他赞成禁止所有载中国人的汽车在马路上通行。亨富礼先生建议说，如果对中国汽车房停止供应汽油，他们就会设法对外国汽车房的职工施加压力，迫使参加罢工，这样将使局势更加困难。据此，议决暂不采取行动。亨富礼先生认为保护浦东所存汽油是极端重要的；他认为纵使有一艘驱逐舰停泊江边，仍应在油库附近派驻武装部队防守，以防止旨在炸毁油库的突然袭击。商团司令答应待明天美国海军另一分遣队到达后，即派驻部队防守油库。南满洲铁路公司请求派遣防守士兵保卫该公司码头上的工人，该项请求经会议核准，交由商团司令执行。

接着麦赛先生讲到一九〇五年曾在远离商业中心的区域建立集中地点，如遇严重的紧急事变，人们就可以往那里暂避，他问当时的这种办法是否适合于目前的紧急局势。鉴于目前远离商业中心的区域，较诸二十年前，人口已大大增加，原来的办法可能需要修订。商团司令说，以他看来，一九〇五年所采用的办法现在仍旧可用，但他打算和警务处商谈这个问题，以便进行必要的修订，并就此事发出有关通知。

万国商团司令听说南京方面已经发生某些骚动，已有一艘

美国驱逐舰驶往该埠。

(万国商团司令退席。)

食品统制和燃料、运输委员会 (Committee of Food Control, Fuel and Transport) 建议工部局下令禁止食品运出租界，并令本埠各运输公司尽量向外埠采办必要的食粮。该委员会建议必要时对华人饲养的牛羊实行按价征购，请工部局批准施行。该建议经会议同意照准。

莱门先生提到昨天《晚报》登载某些扰乱人心的无稽报道，特别是关于罢工的人数，以及罢岗华捕的人数。会议讨论了对登载不确实报道的报纸应采取的政策，决定由总办函知各报馆，如再刊登不确实报道，工部局将实行新闻检查。若干董事建议，为了安定人心，工部局应该公开声明关于五月三十日开枪事件的调查即将正式进行。总董详细说明巴登先生代表各国领事对此建议所发表的意见：领事团坚决反对在北京代表的态度未明确以前发表任何声明。经过反复讨论，全体董事最后一致认为现在发表任何声明，都会使领事团将来感到为难，因此决定对此暂不采取任何行动。总董接着说，巴登先生曾向他担保，每逢领事团作出任何决定，将及时告知工部局，总董也答应随时将情况通知各董事。

1925年6月7日(星期日)上午11时45分

万国商团司令报告说，城内和闸北宣布戒严，已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他认为骚动的高潮已经过去，风潮正在减退，随时可以平息。昨夜万国商团仍在各处巡逻，但都平静无事。本日美国海军已开往小沙渡路接防，他曾请求麦克威海军上将考虑在浦东派驻必要的岗哨，特别是防守油库的问题。他认为闸北保卫

团在罢工工人集会时紧闭大门的行动说明他们未能尽其维持治安的职守，此事及西捕比尔(Beale)事件均应提请领事团注意，并请其提出抗议。他听说昨夜在虞洽卿家发现炸弹一枚，不知是否确实。有人企图撕毁租界各处所贴的工部局布告，对此，正予以取缔。

樱木先生报告，日本驱逐舰一艘下午即将开到。

在答复贝尔先生的询问时，万国商团司令说，他提议增派海军部队登陆，逐步撤退万国商团。今晨，英国海军已接管了更多的防务。明天更多的海军部队登陆后，就能考虑解除万国商团的警卫任务。但是，海军当局仍要求万国商团在租界的防卫中分担相当重大的任务。

在答复莱门先生的询问时，万国商团司令说，万国商团中华队防守胶州路自来水厂和其它两个地点，工作出色。风潮初起时，若干住在闸北、因病请假的队员，现已回队。

在结束报告时，商团司令说，现在四周的情况已经明朗得多了。昨天还声势汹汹，难以猜度，今天已在退潮了。但这里有许多可疑的俄国人，捕房正在注意他们的行动。

(万国商团司令退席。)

总董报告，他于昨日下午三时会见巴登先生，巴登先生给他阅读了早上各报所载工部局致交涉员的公文。(总董相信各中文报纸都将译载。)他认为工部局不应再发布这项公文。依照他的看法，罢工风潮不久即将解体，而谈判将是缓慢而激烈的。

接着总董宣读了工部局与上海银行公会及钱业公会的往来函件。他说，除此以外，原定召开的两个会议，都未举行。会议之所以没有开成，据说是因方椒伯先生不主张他们参加。方说从总董那里是得不到什么“面子”的。方先生还曾来信说，除非同意废除治外法权，否则，问题无法讨论。总董认为，把一切

归咎于工部局，乃是中国人的共同企图。北京代表有否到达尚无消息。

总董又说华人顾问委员会提出辞职，本局已同意接受。

在继续讨论中，各董事着重说明不容易听到中国人独立的意见，目前不可能在董事会增设华董，一致认为此事是行不通的。总董认为增设华董确实会造成严重威胁。

总办讲到法国人已同意华人二名参加公董局作为对越界筑路的交换条件，但是，这二人只领酬劳，从不参加公董局会议，在刊印的董事名单上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不管怎样说，法租界公董局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而法国领事馆才有统治权。

1925年6月8日(星期一)上午11时45分

总董报告说，布鲁克·斯密士先生曾表示工部局应该发布一个调查五月三十日开枪事件的公告。他曾向斯密士先生说明了领事团的态度，并说明工部局一方面认识到发布公告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必须按照领事团的愿望行动。应总董的建议，斯密士先生找巴登先生讨论了这事，后来总董接到巴登先生的电话说他们业已举行会谈，巴登先生反复说明目前工部局不应发布公告。但他将在本日下午和美国领事进一步讨论此事。于是各董事反复讨论了究竟应否发布公告，讨论中大家提到昨天领事团所发的公告。亨富礼先生建议，现在应该发布公告，表明工部局欢迎进行调查并愿全力协助调查工作；他认为如果公告措辞严格遵照领事团的意见，领事团当不致反对。各董事普遍赞成这个提议，但经进一步考虑之后，认为目前工部局发布任何公告都可能使领事团将来的行动感到为难。会议又认为，如果领事团的公告不能使中国人感到满意，那么工部局的公告也

不会使中国人满意些。最后，总董答应当天下午再度会见巴登先生，听取他对此事的意见。

万国商团司令到会报告说，局势继续平静。除南京路外，其它地段有许多商店正在重新开市。昨夜发生火警三起，但无足够的证据说明是纵火者所造成。今晨他接到麦克威海军上将的来信，说已命令美国兵舰“匹斯伯利号”(Pilsbury)停泊在美孚煤油公司码头，并洽妥如遇迫切需要增援时，该舰得发出要求援助的信号。至于派遣海军登陆保护浦东那一边的主要企业一事，由于浦东在租界范围以外，商团司令建议，由领事团和首席海军上将商谈处理。

1925年6月9日(星期二)上午11时45分

万国商团司令到会。有人建议应该解除那些在本埠没有事务所而本人单独主持专门职业的以及其他身份的商团团员的警卫任务。商团司令答称，现在白天已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商团团员解除了警卫任务，夜间则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这一做法将继续执行，但要适当注意罢工鼓动者进行纵火的危险。商团司令谈到来自闸北的宣传活动，这种活动构成了某种危险；又谈到闸北警察的干扰行为，他们把城内为外人办理伙食的仆役扣押起来；又谈到闸北保卫团的捣乱活动。昨日又有海军一批计一百三十人，由日本兵舰登陆。住家和总会的“西崽”正在复工，他以镇静的态度看待一般局势。

(商团司令退席。)

总董报告他与英国总领事巴登先生会见的经过，巴登先生觉得中国各团体一方面想同工部局直接交涉最近的枪击事件，另一方面对于学生和肇事者的排外宣传却在躲避责任。巴登先

生反对工部局和中国当局或华商总商会进行任何正式的商谈，他看到关于坚决要求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具有广泛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外交上的处理。总董支持这些意见，全体董事亦同意上述意见，即工部局与中国各团体的正式接触应该留待各国领事来处理。

亨富礼先生询问，如果工部局宣告它愿尽早撤退武装部队，这能否使罢工鼓动者和解？会议一致认为撤退武装部队的行动可能会遭到曲解，工部局应该和各国领事意见一致，实行最密切的合作。

接着宣读汉口各国商会的来电，他们赞成工部局在保障外国利益上所采取的坚定态度，并极力主张坚持这种态度。

1925年6月10日(星期三)上午11时45分

总董宣告，据领袖领事通知，接到北京外交团电报，内称北京特派调查沪案的代表如在较少军事气氛的环境下进行，调查工作可以比较顺利些。因此，领袖领事盼望在可能范围内撤除少量军队。总董指出，在罢工期限依然难于确定之际，人们不能指望商团司令会赞成放松戒备。因此，只有减少南京路上的武装部队，把某些部队撤至冷僻的街道，这样会对中国人产生良好的印象。各董事同意这一意见。某董事表示，他希望在海军陆战队陆续开到后，每天能解除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商团团员的任务，从而改善商业的局势。

总董继续提到各国领事的态度，他说现在巴登先生不再反对上海各国总商会与华商总商会举行非正式会谈了。

贝尔先生报告，今晨各中文报纸已有会审公廨审讯肇事者的详细报道。某董事询问路透社将电讯发往本国是否适当。总

董指出，这是主要应该由各国领事处理的事情。同时，宣传委员会也要注意发往国外的新闻报道。某董事又说，在审讯终结以前不能有多大作为。

亨富礼先生说明，不但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士，而且也有许多外侨赞成进一步宣传即将进行的对罢工原因及其后果的全面调查。因此，他希望工部局及早决定请求各国领事采取行动，他相信由于拖延不决，公众的情绪正在变得愈来愈愤懑。董事们觉得仅仅写信给各国领事，没有什么坏处，但总董说明，由于领事团十分重视并直接掌握调查，工部局再去施加压力可能是不恰当的。他又说，到昨天下午四时止，中国代表并没有去访问各国领事，有声望的中国团体根本没有和各国领事正式接触。据观察，组织调查委员会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并且中国方面要求等额代表数是不能容许的。

1925年6月11日(星期四)上午11时45分

总董报告他曾与美国总领事商谈，美国总领事赞成延迟讨论与中国各团体举行谈判的问题。总董也曾与来自北京的外国代表举行一小时的会谈。会谈中，他们询问总董，运动背后究竟有否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操纵？工部局对捕房发出的僵硬指示是否恰当？对这次事件的发生有否预见？为什么纳税人特别会议在六月二日召开，而不延期举行？童工问题和罢工有无关系？代表们就警务处组织的若干要点请问总董，并索取捕房处理群众肇事事件应遵守的条例一份。总董已着人将这些材料送交领袖领事转致代表们。

总董宣读皮尔斯爵士(Edward Pearce)于六月八日自威海卫发出的函件，该函对工部局表示同情和鼓励，衷心期望罢工风

潮会获得有利的结局。

总董报告从麦克威海军上将处得来的消息：外国部队将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撤退。关于减少南京路上值勤的武装部队问题，据报万国商团司令声称自当按照情况相机行事。总董注意到南京路上的巡逻军警已经减少，百分之三十三的商团团员现在不再值勤。考虑到预防纵火事件以及防卫重要工厂的需要，各董事同意这方面的进一步措施须由万国商团司令裁定，因为租界的防卫事务早经责成该商团司令负责。

柏德生先生谈到目前普遍要求在调查未获结果以前，暂停爱活生捕头的职务，他本人不赞成这样处理，各董事同意他的主张。

1925年6月12日(星期五)正午12时

总董报告他与英、美两国总领事会谈的经过，各董事就此发表各自的意见。

某董事谈到，各种已发表关于会审公廨审讯经过的报道都是不合适的。但大家解释说上海报纸中没有一家可以认为是官方的。这些报道之所以残缺不全是由罢工的影响。然而总董指示说，可以非正式地和《字林西报》主笔接洽，设法让全面而正确的报道在该报发表。

1925年6月14日(星期日)正午12时

总董谈到本日领事团所发有关撤退某些防卫部队的声明。他说，由于某种误会，这个声明没有在《上海泰晤士报》上刊登。(上海其它各报都已登载这个声明。)路透社发布了有关这个声

明的电讯，这样就保证它会在全国各地公布。

华商总商会根据学生们的意见提出下列十三项要求（本日各报都已刊登）：

一、取消戒严令。

二、释放惨案中被捕的所有华人，恢复租界内被封闭及被占据的学校原状。

三、惩办凶手，在调查期间，停止其职务，调查结束后严厉惩处。

四、赔偿惨案中死难者及受害者的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完全恢复条约上规定的法院状态。华人因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而被控诉者，原告须用中华民国名义，不得用工部局名义。

七、所有受雇于西人因同情而参加罢工的职工、海员、各厂工人即行复职、复工，罢工期间工资不得扣除。

八、优待工人，工人做工与否随其自愿，不得以拒绝工作而加以惩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

a. 华人应参加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纳税人代表名额，根据纳税多寡为准，华人与西人投票权一律平等。

b. 查明纳税人的产业为已有或代理两种：己有的有投票权；代理的无投票权，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超越租界范围建筑马路，其已筑成的马路，应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及交易所领照等议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内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办鲁和。

据悉，上述要求将于本日上午十时正式向领事团提出。

梯斯台先生提议，对工部局各部门参加此次罢工的中国职工，董事会应宣布统一政策，责成各部门共同遵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凡参加过罢工现在复职的职工，其罢工期间的工资一律不发，请总办通知各部门主管照办。

贝尔先生谈到工部局各部门，特别是电气处，因华员参加罢工而临时雇用俄人接替华员工作。他从沃尔德里奇先生 (Mr. Aldridge)^① 处听说这些俄国人的工作一般尚称满意，但一旦华员复工，就得将俄人解雇。此问题决定以后再讨论。

1925年6月15日(星期一)下午2时

总裁希尔顿·强生少校(A.H. Hilton Johnson)到会报告。他说自从回到上海以来，他曾和若干有声望的华人举行会谈。他觉得华商总商会年老的成员渴望而且支持任何旨在解决罢工风潮的行动，而某些青年成员却在支持罢工鼓动者。会谈中，某些华人提到镇江、汉口、九江方面新近发生的暴行，他们对于外国代表没有提出正式抗议表示惊奇。他们认为，若在以前，英国公使早就会提出抗议，要求道歉，而且要求的内容一两天内就会传遍全国。这一次呢，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他们说如果这次英国采取以前那样的行动，上海事件早就会失势，问题可能在几天内解决。

全体董事一致认为，北京外交团对于这些暴行不采取行动，乍看起来似有软弱外交之嫌。总董答应他将设法了解外交团未采取行动的原因。

① 沃尔德里奇是工部局电气处总工程师兼处长。

希尔顿·强生少校接着又指出，这些华人又提到中文报纸所载有关南京路事件以及镇江、汉口、九江暴行的歪曲报道，他们认为工部局对于这些歪曲报道所进行的反宣传是毫无效果的。他们曾主张有声望的华人代表十二人和工部局在联华总会(Union Club)举行非正式会议，彼此交换意见，借以表明工部局是愿意和华人讨论局势的。目前华人中绝大多数觉得工部局对他们没有好感。因此，认为有必要消除这种印象。在这次会谈中，总裁企图弄清华人对于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南京路开枪事件持何态度。他说依他所见，只有进行司法调查，才有价值。因为只有这样的调查，才是大公无私的。他初步建议该委员会应该由美国法院的法官、香港法院的院长和中国代表两名组成。这些华人说他们不能推举司法界的华人代表，他们宁愿要由工人、学生、商人、海员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于这个理由，他们认为调查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中国委员十至二十人。当问到如果委员会调查的结论，不主张惩办捕房官员，那么一般华人会不会接受这样的结论？回答是否定的。

某些华人渴望举行非正式会议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双方的观点不同。例如他们指出：“你们欧洲人把法律当作神物，而我们把它看作一种方便——如果学生触犯了法律，你们认为你们不得不采取行动，而我们却并不认为如此。”

总董指出：幸亏工部局以前并未组织调查委员会，现在的情况表明，如果过去这样做了，就会铸成大错。因为，假如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个和罢工鼓动者意见相反的结论，事情就会弄得比现在更糟。

经讨论后，各董事一般赞成在联华总会举行非正式会议。但这一提议须在征询领事团意见后再决定。同时，总裁将访问英、美两国总领事，征求他们对拟议中的非正式会议的意见。

总裁报告他也曾会见了海军的蔡将军^①。据蔡谈，北京政府特派代表正在力图将高一级的政治争端与纯粹地方争端分别开来，以便获得彼此可以满意的讨论基础。

1925年6月16日(星期二)正午12时

总董报告，据报驻沪各国使馆秘书正同中国代表谈判。巴登先生曾向总董保证，英、美两国使馆秘书将同各该国驻沪领事保持密切联系，英、美领事也愿意继续将情况的发展随时转告工部局。

巴登先生还和总董讨论了昨夜大西路上发生的枪杀事件，当时有一名英人被杀，另一名受伤。很可能将由此引起华人要求接管工部局在西区各新筑马路警务权的建议。经总董和巴登先生、又和总裁讨论后，一致认为千万不能容许中国当局取得这些马路的管理权。总董已指示总巡继续每日巡逻，并提请董事会予以追认。英、美领事将努力把界外马路的管理权问题和调查五月三十日枪杀事件区别开来。总董知道如果工部局要保持其管理界外马路的权利，很可能不得已而使用武力。如果中国当局一旦取得了这些马路的控制权，工部局再想收回，那是极端困难的。有鉴于此，全体董事一致赞同总董关于在任何情况下，工部局决不放弃它在这一问题上的权利的意见。巴登先生对总董说，昨日送交领事团的十三项要求是由华人面交德罗西先生的，但已随即收回。因此，这十三项要求尚未正式送交领事团，各国使馆秘书和中国代表将于本日下午举行会谈。但究竟是否准备提出这十三项要求或另提一套情况不详。

昨日会议上曾提议在联华总会举行该会主要成员与工部局

① 指蔡廷干。

董事的非正式会议，总董曾为此和美国领事商谈。美国领事虽并不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但他认为这样的会议不会有太多大收获。会议化了较长时间讨论究竟要不要举行这个非正式会议，在讨论中谈到当前种种事实，中国方面有声望的人士显然没有努力制止排外宣传。虽然美、英、日、法各国领事曾分别向交涉员提出华人方面应该保持冷静态度的意见，但始终没有为解决当前局势而作出真诚的努力。

经表决后，会议决定各董事不参加在联华总会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1925年6月18日(星期四)正午12时

总董报告说华洋德律风公司倍因先生(Mr. Bain)曾通知他说，该公司正准备对一部分华人用户恢复通话，希望听取董事会的意见。总董曾和总巡、总裁讨论这一问题。总裁同意这一提议，但总巡坚决反对，理由是这些电话在切断线路以前，曾被广泛用来进行威胁和鼓动罢工。

在答复关于工部局是否有权这样做时，总董指出，毫无疑问工部局有权在戒严期间封闭华洋德律风公司的办公场所或禁止对华人用户接通线路，但这并不是说工部局在这样的时期行使这样的权力是明智的。

经进一步讨论，会议决定通知华洋德律风公司，工部局不赞成目前对华人用户恢复通话。

1925年6月19日(星期五)正午12时

各董事大概都已看到本日报载外国代表已于昨日回到北

京。总董认为，外国代表的这种行动，可使人深深感到，提出过分的要求要外国当局来讨论是办不到的，很可能华人现在会向工部局提出另一套有关调查沪案的要求。但是会议一致认为，目前工部局不应提出任何建议。

董事会认为，关于本地局势，工部局必须持坚决的态度，这点异常重要。在处理当前局势中如有任何软弱表现，将来再有紧急情况，工部局的地位就将遭受严重损害。

1925年6月22日(星期一)正午12时

总董报告他应领袖领事的紧急邀请去见他。据谈各外国商会拟一致请求工部局宣布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五月三十日的开枪事件。领袖领事建议最好由工部局自己发起组织一个官方调查团，而不要等待各外国商会正式向工部局提出请求。总董随即访问了美国总领事，美国总领事认为德罗西先生误解了各外国商会的意图。因为他(克宁瀚先生)认为各外国商会不会请求工部局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在工部局董事会的赞同下，五个主要国家的领事已一致同意电告各该国驻华使馆，说明他们的如下意见：如果组织调查委员会能导致当前紧张状态的和缓，他们将请求各国使馆授权领事团请工部局组织这样一个委员会，其人选初步拟定为美国法院的法官，香港法院法官中的一位。此外还打算邀请交涉员参加调查委员会的审讯，观察审讯的进行。总董认为领事团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公众舆论一致要求调查所促成的。克宁瀚先生还说，如果工部局同意任何华人参加委员会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将为未来的争执开一个最最危险的先例。总董完全同意，全体董事也赞同这个意见。同时，考虑到华人不会对组织任何委员会感到满意，因此

全体董事也一致赞同领袖领事提议。不消说，该委员会只调查五月三十日的开枪事件以及导致这一事件的前因。

某董事诘问：由领事团组织这一委员会是否适当。总董答称：领事团认为这一委员会应由工部局组织，但应接受领事团的指导。他将按照会议决定通知领袖领事，说明工部局赞成组织调查委员会，领事团将于明日电告各国使馆。

贝尔先生报告，今晨电气委员会举行会议，沃尔德里奇先生请求董事会对各部门参加罢工的职工复职一事确定原则。将他们当作新雇用的职工看待，还是看将来工作满意与否再定；他们罢工前的职工储金是保留还是注销。总董要求该委员会先拟订办法，送董事会审议，并补充说，在讨论该问题时，要把自愿参加罢工的职工和被迫参加的区别开来。贝尔先生接着又说，电气处曾雇用俄人约一百名接替参加罢工的中国职工，现在按照沃尔德里奇先生的意思，打算永久保留俄人约三十名，以便解雇四十六名华人。这个提议将增加电气处的工资总额，但是这样做能组成一个职工骨干队伍，将来遇有罢工骚乱事件可以作为依靠力量，他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

1925年6月26日(星期五)正午12时

总董报告说，万国商团司令声称除了保留少数团员以备紧急之需外，所有万国商团巡逻部队将于本日十二时起从各马路全部撤走。因此，现在商团团员能够恢复他们的经常业务了。关于组织调查委员会一节，总董没有接到领事团的进一步消息。

1925年6月29日(星期一)正午12时

总董报告本人再次接见了华洋德律风公司各董事，据告该公司多数管理员即将复工。因此他们希望工部局尽可能合作，使公司能够恢复华人用户的通话线路（割断华人用户线路使公司每月损失纹银五万两）。总董又与总巡商谈，总巡仍然表示反对，而万国商团司令曾对希尔顿·强生少校说，在预定六月三十日举行的示威游行以前，他不敢就此事发表意见。全体董事决定通知华洋德律风公司，工部局不反对该公司在六月三十日以后恢复全部电话业务。

关于上次会议讨论过的组织五月三十日事件调查委员会一事，总董报告说，据领事团通知，各国驻华公使不赞成这个提议。根据他收到的消息以及各报的报道，似乎某些国家的使馆想领导这一调查。美国领事根据他对各董事说过的原因，曾建议工部局致函领袖领事，说明工部局的印象是领事团将请工部局组织委员会，并询问工部局应否就此事采取下一个步骤，并将往来信件公布，以便使华人了解为什么工部局没有把调查委员会组织起来。总董在答复某董事询问时说，还不清楚前来上海进行调查的各国使馆秘书究竟是否准备公布他们的调查报告，然而他听说各国使馆的秘书已经直接报告了各自的政府代表。各董事一致赞成莱门先生的建议，认为既然领事团答应交涉员进行调查，其调查责任应由领事团承担。经讨论后，全体一致同意，按照上述建议函告领事团，指出工部局认为各国驻华使馆秘书所进行的调查，并不能替代领事团答应交涉员举行的调查，特别是因为工部局方面有许多可以提供的证据，并未为其搜集。

有人曾向总董建议工部局电气处停止对各工厂的电力供

应，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根据所陈述的理由，全体董事赞同这项提议。

1925年6月30日(星期二)正午12时

总董宣读安诺德先生(Mr. Arnhold)的来函。该函提出了若干破坏罢工运动的建议。其中第一个建议与昨日会议所讨论的对电气用户断绝供应的议案有关。对此，贝尔先生询问电气处处长所写的信有否送交所有用户。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总办打算下午设法召开电气委员会会议，届时还将考虑电气处存煤的问题。

至于安诺德先生所提外国银行采取行动的建议，准备早日召开财务委员会及某些代表性银行家的会议，以便讨论这一议案。

1925年7月4日(星期六)正午12时

宣读电气委员会最近两次会议的记录，及七月六日起停止电力供应的通知书。除重要的企业继续供电外，通知书发给所有用户。总裁说，他已答应许沅宽限三、四天，但董事会不同意。因此，总裁决定会后立即把决定告诉许沅。两次会议记录遂即通过。

总办建议，仿照香港政府所订制度，凡通风报信从而将煽惑者或胁迫者逮捕的，由工部局给予酬劳。对此，全体董事同意每一案件酬洋五十元。

1925年7月4日(星期六)晚6时30分

总董报告他与总裁刚参加了英、美、日、意四国领事会议。会上将北京寄来的照会副本非正式地交给了总董。该照会将于下星期一上午十时正式送交工部局，同时即在报刊发表，并播送世界各地。照会系由意、法两国公使和美国代办签署，认为五月三十日事件责任在工部局，通过了不信任总董的决议，并要求撤换总巡。

照会的内容如下：

“有关各国的代表经对上海五月三十日事件周密调查，并将调查报告审阅后，作出结论如下：

一、工部局总董虽然明知当地的局势及其可能的演变，却并未促使有关方面采取一切适当的、特别是警务方面的防范措施。这是应该引为遗憾的。因此，调查团各首脑不得不认为总董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的。

二、总巡麦高云上校在获得情况紧急的报告以后，依然认为自己离开工作岗位是有理由的；事实上，从示威群众进入公共租界到巡捕开枪，其间相隔一小时一刻以上，而麦高云上校始终不在岗位上。最后，他似乎没有为驱散示威群众和控制示威运动作出必要的布置。由是他表现为玩忽职守，缺乏判断力和职业上的能力。因此，他应负本案的首责。

有关各国的外交代表认为该总巡应即撤换。

三、爱活生捕头，系处于下属地位，除了执行上级命令外，别无其他办法，何况他当时必然恐怕群众会攻陷老闸捕房。至多可以批评他当时相信示威不致达到危险的地步，而拒绝增援，是缺乏判断。

四、有关各国的外交代表，鉴于捕房章程，特别是处理肇事和暴动的章程，缺点颇多，成为导致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因此认为这些章程必须予以修正公布。巡捕在使用武力以前应该先发出众所周知且可以远闻的警告（如吹警笛），在此情况下这种措施是极端必要的。

有关各国的外交代表在将上项意见告知工部局时，希望以公正的精神解决这次事件，建议工部局立即采纳上述第二项、第四项措施。各国外交代表认为这些措施足以平息公众舆论，恢复正常状态。

有关各国的外交代表证明了他们尽力明确事故责任的愿望，觉得有必要宣告，示威是在中国地界内布置的，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明确责任，依法惩办负责官员。再者，为了防止再发生同样事件，将来华界当局与租界当局必须保持密切接触，以保证为维持治安而进行有效的合作。”

总董接着说，照会于星期四早上到达上海，四国领事对此大为惊愕，简直无法表达他们的不满。英国领事即电伦敦、北京，强烈抗议照会所提要求。美、日两国领事也采取同样行动。巴登先生自接到上项照会以来，一直在和伦敦电讯联系，并竭力阻止照会内容的公布。各董事知道工部局始终认为彻底调查将由一个由合适人员组织的法庭进行，这不但是工部局的愿望，而且也是上海所有其他重要外侨社会团体的愿望。然而除了从北京派来六国使馆秘书所进行的匆忙而不完备的调查外，始终未举行过恰当的调查。外交团采纳了六国使馆秘书调查的结果，发出了此项照会。英国代办曾电告巴登先生，说发出照会的理由之一就是，外交团认为，全国各地已经受到上海五月三十日事件的影响，因此必须立即设法解决，以便为谈判更广泛的有关争端开辟道路。鉴于中国的紧急局势，英国公使力劝工部局切勿恼

火或提出辞职，为了外国在中国的权益，工部局还得很好合作，把外交团批评中所提责任担负起来。根据照会的条款，为了抚慰一部分华人，工部局无疑正在代人受过。照会的内容已于星期五非正式地通知总董，本日下午他对四国领事表示对北京方面处理局势的做法，完全不能同意。他还明确指出，工部局，而且只有工部局，是对上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的，而北京外交团来说，只是间接涉及。至于他个人，他明确表示，只有纳税人要他辞职时，他才提出辞职。英美两国领事曾力劝工部局切勿因上项照会而轻率行动，因为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上海的市政工作尤须不受干扰。总董要求各董事接受他的意见，即外交团的批评不能迫使工部局辞职。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只能受纳税人愿望的支配。如果工部局得到侨民社会的支持，那么对于北京方面一个不够格的团体的批评，毋须给予不相称的重视。

副总董赞同总董的论点，并代表全体董事表示：董事会应与总董共同承担有关当前紧急局面及其前因的一切责任。他以愤怒的心情对待外交团的照会，认为董事会联合一致对待当前局势是非常紧要的。他提议董事会对总董给予一致的支持和完全的信任，这一动议一致通过。

总董对全体董事的信任表示感谢，接着他说，他对当前危机早有预感，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什么事件作为危机的直接原因，为此最近他和万国商团司令和总巡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看到外交团对总巡的不公正攻击感到强烈的愤慨，在他看来，外交团这种攻击无非是北京方面各强国的政治行动而已。谁也不能预见到五月三十日会发生惨案，因此，除了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外，别无他法可以阻止它的发生。如果外交团的照会在下星期一发表，将会产生剧烈的抱怨情绪，影响将是极大的。

总董同意某董事的意见，认为工部局所掌握有关五月三十日事件的证据从未为外交代表所搜集，因此外交团的结论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所以我们不能接受外交团的主张，或牺牲麦高云先生作为政治上的权宜手段。总董的办法是在情绪高涨的当儿，不作任何决定。他要求各董事先冷静考虑，然后再决定如何对待北京的无理批评。他认为，假如工部局得到选民的信任，外交团的不满是不能作为辞职的正当理由的。

鉴于外交团的照会大概将于星期一广播，总董建议各董事考虑工部局的答复应采取何种形式，并建议除此以外，在星期一照会正式送到以前，不采取其他行动。按照他的意见，工部局在目前的争端中本应和外交团对抗，但是，鉴于目前中国局势的普遍严重性，如果由工部局发起对抗，其结果无疑会造成外交团与工部局之间的分裂，从而产生危机。为了对付当前的局势，工部局必须郑重考虑它的每一个行动，考虑工部局与外交团直接对抗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在答复某董事的询问时，总董认为，根据他与某些领事的谈话，他不指望照会的公布会推迟到星期一上午以后。外交团的照会之所以没有在星期五发表，完全是因为此间英、美、日三国领事反对的缘故。他获悉，外交团尚未接到各该国政府发布该项照会的批准，而是在批准前，先采取了行动。这一推测有事实根据。当美国领事把照会呈美国公使阅时，公使大为惊奇，说照会尚未获得美国政府批准，竟然已经发出。

总董同意总裁的意见，如果工部局以五月三十日情况尚未全面调查为理由，拒绝接受外交团的要求，并主张举行司法调查，这可能是最强硬的立场了。

在主要国家的领事中，德罗西先生是唯一主张工部局接受外交团决定的，他争辩说，为了整个外侨社会的利益而牺牲一个

官员，这正是一种策略。英、美两国领事都不想劝说工部局接受北京的决定。

某董事建议致电英、美、日三国政府从工部局的观点说明当前局势。这一建议总董未予采纳，总董也不同意再向北京提请推迟发表照会。因为这些努力此前各国领事都做过，但都无效。然而总董决定访问美国公使，请求公使运用他的影响使上项照会待他回到北京后再发表。最后会议推定总裁起草上项照会的复文，并要求各董事分别考虑复文应取的形式，以便在明日会议上通过。

1925年7月6日(星期一)正午12时

总董报告说外交团的照会已于本日上午十一时由德罗西先生正式递交。

然后宣读复照的最后定稿，经审核批准。复照将于本日下午四时送交领袖领事。

某些华人曾访问德罗西先生，提了关于电力供应问题的建议。德罗西先生据此劝告工部局勿割断电力供应。董事会议决，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不能更动。总董又说，德罗西先生曾有礼貌地威胁说，如果工部局依旧拒绝，领事团可能会迫使工部局听从。董事会对这个威胁未予重视。工部局仍将执行原来的决定。

1925年7月10日(星期五)正午12时

总董报告昨日上午巴登先生来访，摘要念了外相奥斯汀·张伯伦先生的来电，内称英国政府希望工部局的英国董事听从外交团的意旨，也希望麦高云先生照办。总董对巴登先生说，他准

备以工部局总董的身份，把这一问题提交董事会的英国董事。当日晚些时候，克宁瀚先生邀请总董和莱门先生到美国领事馆会谈，说明领事团希望工部局服从外交团的意旨。总董认为顺从外交团的决定是违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正义观的，并说估计董事会的英国董事不会愿意顺从这种决定，但是关于英国外相对麦高云先生提出的要求，他觉得董事会无论如何不应当在这一问题上约束麦高云先生的行动自由。他知道，凡是董事会认为正确、合适的事，麦高云先生决心照办，不过要准许他自动辞职，并且给予某种经济上的补偿。巴登先生进一步谈到德罗西先生早先曾暗示过的一点，即外交团决心贯彻它的意旨，如果工部局拒绝遵照，他们要设法解散工部局。昨天巴登先生还说明，在收到北京照会的同时，领袖领事还收到一封私人的函件，意思说如果工部局不听从外交团的意旨，上海的市政机构，将由各国领事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接管。这些负责签发这一照会的人们似乎并不实际了解上海市政机构的制度。首先，除非废除地皮章程，否则他们不能依法解散工部局；而废除地皮章程一事，只有经各条约国同意方能做到。一个时期来他总感到某些较小强国代表，特别是拉丁民族国家的代表中有一种强烈的情绪，企图设法推翻英国在上海的优越地位。因此，很可能目前的局面是在北京的这些国家阴谋活动的结果，联想到拟定上项照会的两国代表仅仅是代办，在他看来，他们没有处理目前局势的资格。很可能他们是上当，陷进了这样的局面。困难在于各强国已经作出决定，不能收回了。巴登先生对于当前局势作了同样的解释，并说他认为英国政府已经作了最大努力，但是如果工部局不同意撤换麦高云先生，结果外交团与工部局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他认为各领事不致会组织委员会接管市政，因为这不仅是非法的，而且将破坏市政机构的主要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各强国意

见一致，工部局要蔑视他们，也是不可能的。照他看来，如果工部局现在拒绝这个要求，将来就会被迫顺从。如果麦高云先生拒绝辞职，工部局除了面对局势以外，别无它法，但是他感到如果他确实辞了职，对所有方面会更好些。虽然此举可能会起到煽动中国人情绪的作用。

在答复某董事的询问时，总裁说，他认为如果麦高云先生愿意辞职，他会立刻离开，不但因为他辞职以后不可能继续执行任务，也因为上项照会既然已经在巴黎和东京发表，那就任何时候都可能在本市报纸上正式公布，到那时就会使他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又说，照他的想法，如果麦高云先生的辞职书措辞得当，捕房人员不会对此感到愤慨。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总董的看法，即英国外相以私人名义吁请总巡自我牺牲一事，显然表明北京各使馆当局对局势处理失当。

柏德生先生再次强调外交团现在所提的要求是不公正的。并说，如果这是外相和总巡之间直接的事，那么让麦高云先生辞职，多少还有点理由；但如果这是要求工部局勉强顺从的事，他认为，工部局的这个行动是直接违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切正义标准的。

莱门先生建议，既然麦高云先生完全了解当前局面，最好由他主动提出辞职，而不要由工部局正式要求。麦赛先生建议先非正式地让麦高云先生知道，如果他觉得由于英国外相直接吁请而应该主动提出辞职，工部局是不会挽留的。

总董说，麦高云曾要求准许他在下星期一以前先不提出辞职，因为他希望有时间考虑辞职书应取的形式。总董又认为，在麦高云先生提出辞职前，董事会还应该议定对他的辞职在经济方面应作何表示。他又说，照他的意见，如果列强果然开会修改现行条约权利，工部局的权力无疑也将修改。由于这一理由，他

认为现在应该付一笔整数给麦高云先生，因为万一修改条约权利，很可能在九个月后工部局这一市政机构已经不存在了。

柏德生先生指出，如果工部局接受这个辞职的请求，就将在全世界面前承认工部局是错的。总董答称，如果把整个事实公布出来，全世界就会知道麦高云先生是外交团为了抚慰中国人而把他牺牲的。

总董告诉全体董事，巴登先生曾向各国使馆和英国外交部指出，外交团原定的事先不作任何警告，即将所决定的要求通知工部局这一程序是错误的。因此，他告知他们说，工部局不会同意这种处理办法。巴登先生曾向各国使馆建议，他们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暗示他们的要求，因此当第二天照会递交工部局时，可以注意到某种尊重对方的语气。某董事重申，如果麦高云先生必须辞职，辞职应该立即生效。这个意见得到总裁的支持。然而，总董指出，麦高云先生辞职书必须送请领事团的三个主要成员审阅。因此，如果辞职书在今天收到，就不可能及时审定它明天见报时应取何形式。

全体董事一致认为工部局不应解除麦高云先生的职务。但是如果他自动提出辞职，工部局对这一问题就可不必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

至于应该给予麦高云先生多少酬劳，由于手头并无关于他的年资等材料，总董初步建议给予到五十岁为止的全部薪金，连同退职金和年金。然而某些董事认为他应该领取远远超过此数的酬劳。有的建议，他应该领取纹银十万两，再加退职金和年金，这一建议基本上得到同意。这一问题将在下次会议上详细讨论，届时应将年资、老年退职金额等资料一并送核。

1925年7月11日(星期二)正午12时

总董谈到今日报载法国公使向外交委员会提出辞职的消息。他认为，法国公使的这一行动，是针对工部局致外交团的复照而发的。他希望各董事懂得这个行动在目前的重要性，因为假如法国公使获得有力的支持（无疑他受到大多数拉丁民族国家外交人员的支持），这在事实上就是说，目前外交团能够撤换董事会现在的各个成员。总董认为，外交团的原照会曾以解散工部局作为恫吓，它的措词显系有意迫使董事会辞职。这样外交团就可以为委任自己的代表接替工部局扫清道路。去年秋季江浙战事以来，总董一直觉得某些国家的领事盼望局面会有所变动，从而促使工部局解体。在最近这次战争的紧急时期，工部局只和“五巨头”，即五个主要国家的领事商量。虽然总董懂得如果其余各国的领事对这一情况提出抗议，公开表示他们对工部局的敌对态度，就会造成为难的局面，但总董仍旧坚持工部局首先对纳税人负责，他不能承认北京(外交团)的最高权。总董讲到，万一俄国驻北京代表取得了大多数领事的支持，那就不能排除在上海建立苏维埃行政机构的可能性，这样的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它发生。因此，他认为工部局必须保持坚定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工部局的地位是合法的，听说他这种见解得到英国最高法院的支持。地皮章程是上海市政机构的成文法，系经有关条约国家和中国政府的核准。他曾经和其他律师讨论过这个问题，都认为外交团不能接管工部局的权力，除非地皮章程经有关各省政府明令废除。至于法国公使最近的行动，他认为公使的话应受谴责。照他的说法，工部局的权力仅仅限于行政性质，撤换总巡纯粹是行政措施，同时他对外交团的要求

是顺从的。巴登先生告诉总董，拉丁民族国家的公使，对工部局的拒绝外交团要求非常愤慨。他们让外交团照会的内容在某些国家公开发表。今晨总董曾和克宁瀚先生、矢田先生会谈，他们对法国公使的行动表示满意。他们认为，这一行动排除了工部局最险恶的敌人。无疑法国公使处心积虑，谋使工部局垮台，简言之，他对于掌握法租界行政的最后决定权，看来还不满足，而是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在公共租界的行政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英、美、日三国领事一致认为法国公使的行动已经为组织一个够格的法庭扫清道路。鉴于目前面临非常紧急的局势，总董重新强调现有董事留任的必要性，除非选民要求董事会辞职。总董答复某董事说根据他所叙述的理由， he 觉得目前并无召开纳税人会议的需要。某董事说据闻某些有影响的纳税人可能要求召开纳税人会议，对此会议决定各董事应该个别劝阻他们提出这种动议。

至于上次会议所讨论的总巡辞职问题，总董曾和麦高云先生进一步会谈，告诉他，工部局将不作任何建议，但是工部局希望总巡把这一问题看成是他与他的政府之间的问题。并说，如果他决定辞职， he 可以信赖董事会在经济上会慷慨处理。某董事询问，麦高云先生的补助金要否经纳税人特殊核准。总董说过去有许多先例，对职工给予特殊补助，事前并不办理这样的核议手续。总董宣读了由他和总巡会谈时所拟就的辞职书草稿。接着总董提出辞职书如何递呈的建议经全体通过。

最后，总董说，他知道当工部局的复照由领事团转达北京时，各国领事将会重申对五月三十日事件进行公正调查的意见，同时总董认为如果麦高云先生辞了职，便没有必要再进行调查了。

1925年7月16日(星期四)正午12时

总董报告，本人曾经访问英、美两国领事，再一次表明工部局认为进行司法调查有绝对必要。并认为应该发一个宣言，向各纳税人表明工部局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他听说法、意两国使馆的秘书以及支持他们的小国使馆正在尽可能从档案中查找某种根据，来证明他们解散工部局的图谋是正当的；只有当他们确信能够做到时，他们才会对工部局有关总巡辞职和进行调查的照会给予答复。据说有关地皮章程赋予工部局以各种权力的档案藏在伦敦，各拉丁民族国家的使馆一心想在伦敦由公使团组成委员会来进行搜索和核对，因为他们想，不这样，英国外交部不会把所有材料都交出来。至于工部局于六月三十日向领袖领事询问应否进行司法调查的函件，英、美两国领事认为美、英、日三国驻北京公使以及他们在这里的领事，正在尽力支持工部局，他们不赞成工部局为了进行上项调查在目前施加压力。然而，美、英、日三国领事已允诺于本日下午再行电告北京，说明外界有压力迫使工部局进行调查，要求外交团表示明确的意见。他们说，无论如何对于工部局六月三十日的来函，各国领事早经函复，可是复函一直没有送达工部局，这使他们大为惊奇。他们准备立即安排于下午将复函送达。谈话中对复函内容有所暗示，英、美两国领事都认为工部局给领事团的函件以及领事团的复函是没有理由不可以立即公布的。他们认为公布这些函件显然有助于缓和本地局势，可以说明为什么工部局没有进一步实行司法审判的计划。总董访问时，还了解到法国公使对局势的最近演变表示不满，现已离开上海，到北戴河去了。总董相信英、美、日三国政府不会同意解散工部局，即使由于搜索档案的结

果，某些国家的使馆觉得他们有权力这样做，因为这三国政府坚持认为除非废除地皮章程，否则不可能合法地解散工部局，更由于在目前紧急时机，如果解散工部局，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混乱的局面。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决定将本问题延至下星期一再行讨论。

总董还听说在北京的某些使馆，因为工部局拒绝撤回罢工期间停止电力供应的命令而感到恼怒，此事以及其它一些他们所反对的事件无疑会构成这样的论据，即他们千方百计推翻现在的行政机构是正当的。

1925年7月18日(星期六)正午12时

总董谈到六月三十日发出的有关进行调查的函件，昨日已由领袖领事送来复函。复函日期为七月七日，而德罗西先生对于复函被耽搁的解释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德罗西先生说，这封复函应为绝密件，他不能批准把它公布，除非获得北京方面的特许。据总董看来，暂时不会从北京得到满意的答复。因此，他起草了一个工部局对这一问题所持态度声明，随即宣读声明，董事们提出修正意见，最后一致通过。并决定，发表前送交英、美两国总领事征求意见，但不再修改。总董极端反对在起草这种文件时征求任何国家领事的意见；他认为工部局不能过分信赖各国领事，因为他们的利益不一定就是工部局的利益或上海外侨社会的利益。他劝告各董事认清工部局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自行负责。全体董事完全同意这些论点。

1925年7月21日(星期二)正午12时

总董报告说上次会议决定发表声明，解决工部局对司法调查的态度。由于董事之间对发表声明有无必要意见不一致，此事已予延搁。经讨论后，一致认为，鉴于现已正式决定进行司法调查，和以前的情况相比，发表声明的需要已经不显著。因此议决，在目前的情况下，工部局没有必要发表声明。

1925年7月27日(星期一)正午12时

总董报告，董事会最近一次会议曾讨论工部局独立于各大强国正在组织的司法调查而单独进行此事的问题。总董曾与英、美两国领事就这一问题会商。他指出，外界压力正在迫使工部局进行调查。两国领事曾允将外界对工部局的压力电告北京，但结果他们推迟了这一行动。因为英国领事非正式地听说美、英、日、德四国政府委任司法调查法庭之事已有进展。因此，这事已从北京外交团手中转移。在未获得有关各区政府正式通知以前，美、英两国领事暂时反对工部局在组设调查法庭和发表声明两事上采取任何行动。

总董也曾与英国领事讨论了人们提出的工部局采取严峻措施制止罢工的建议。巴登先生提出理由说明目前不是采取严峻措施的适当时机。各董事决定以后再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

梯斯台先生提议，对五月三十日捕房的行动举行部门调查。本议案经简短讨论后通过。警备委员会为此将按常规进行调查。但是该委员会对董事会所提的报告在司法调查法庭宣布调查结果以前应严守机密。

1925年7月31日(星期五)正午12时

副总董把英国商会昨日通过的下列议案提交各董事审议。

“本会代表大多数纳税人的利益，认为应该劝告工部局作出决定，在罢工(包括运输业罢工在内)未全部结束之前，决不对任何工厂恢复电力供应。”

总董指出，上项议案似与董事会原先的意见完全一致。他讲到今日报载日本各厂资方与工人之间颇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樱木先生说，谈判正在进行，但是目前还不知道最后结果究竟怎样。同时，他认为各日本纱厂资方从他们的巨大利益出发，对英国商会的意见不会赞同。

贝尔先生提议，应考虑以下事实，即电气处曾与用户订立契约，如该处职工复工，而工部局仍坚持不恢复电力供应，势将造成困难的局面。

某董事也诘问，如果日本工厂为了想复业，请求恢复电力供应，这将怎样对付？经讨论后，各董事一般赞成英国商会的建议，但是目前考虑不一定照办。为此董事会将函复英国商会，略称董事会同情地研究了是项建议，俟将来讨论恢复电力供应问题时当再予考虑。

亨富礼先生将他的事务所收到的几份电报提交会议审阅。电报上说，五家在华营业的英国商行(包括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国内代表曾访问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讨论当前局势。各代表着重指出，无论是有关组织司法调查法庭的问题，还是有关中国与列强间比较重要的争端问题，国际间意见的完全一致是必要的。显然各强国一致同意举行司法调查，并希望不久能发出正式通知。张伯伦先生非正式地建议，工部局对五月三十日开枪

事件中受难者家属给予抚恤，以此来表示友好的态度，可能有助于消除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仇恨情绪。然而有人指出，这种行动可能会被中国人认为是工部局方面软弱的表现。各董事早已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目前对中国受难者给予抚恤，还不是适当时机。总董坚决认为，除非作出某些友好的表示以抚慰华人，否则在（目前的）罢工风潮解决以后，（现有的）仇恨情绪仍将长期存在下去。同时他也懂得，要既表示友好的态度，又不致为华人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从而损害工部局的地位，是很困难的。董事们一般赞成由工部局给予抚恤，但是不能在司法调查作出结论以前，因为考虑到如果在工部局已经发给抚恤金以后，调查法庭再决定给予抚恤，势将使本局感到为难。同时又考虑到，如果调查委员会宣告工部局完全无罪，届时再由工部局自愿给予抚恤就会使华人更加感激。因此，准备答复电报的具名者，说明工部局同意来电的意见，但由于上项理由，认为发给抚恤，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

某董事询问现在是否可以取消戒严。总董在答复时指出，万国商团现在实际上并不值勤，他并不希望戒严状态不必要地延长下去，他之所以同意继续戒严，是因为如果取消，很可能大批海军部队将从附近一带撤退。他指出，万国商团和特别巡捕于必要时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动员，但是在短时间内取得海军支援，却是困难的。他将和万国商团司令和总巡商量，听取他们对于取消戒严的意见。

1925年8月4日（星期二）正午12时

总董报告，昨日巴登先生来访，讨论了各国舰队司令的提议，即除防卫各主要企业的少数兵士外，撤退所有海军部队。各

国舰队司令声称，在海军征调登陆期间，各战舰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照顾，为此，巴登先生希望了解工部局是否同意海军撤退。总董曾与万国商团司令和总巡讨论这一问题，两人都坚决反对撤退海军。当然撤退登陆部队，并不等于从上海撤离所有战舰，虽然确有一些兵舰将离开本埠。万国商团司令和总巡之所以反对这一提议，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肇事和更多骚动的可能性并不比危机开始以来有所减轻；总巡深恐万一局势恶化，如果完全由捕房和万国商团对付，很可能不得不又使用武器。总董从巴登先生的谈话中意识到，各国舰队司令已决定撤退登陆部队，不论工部局同意与否。经讨论后，一致认为由于万国商团司令和总巡赞成登陆部队继续留驻本埠，董事会可作这样的答复并记录在案，即认为目前撤退海军部队是很不适当的。

1925年8月10日(星期一)正午12时

总董报告，今日讨论副总董的提议，即尽早召开纳税人会议汇报工部局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行动。麦赛先生认为召开纳税人会议的时刻已经到了，工部局可以有效地向纳税人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并说明所采取的政策。既然各强国已经确定要组织司法调查委员会调查五月三十日事件的经过，他认为工部局再也没有理由延迟向纳税人报告了。他还建议在这次会上宣告工部局对交还会审公廨和增设华董两议案的明确政策。本埠各社团早已发表有关这些问题的声明，但他认为如果工部局公开宣告它对这两问题的政策，并获得纳税人的赞同，那么公论的支持将在实质上给予工部局以声援。他也赞成在会上公开宣告工部局准备对五月三十日事件受难者的家属发给抚恤金。以前讨论此问题时，曾有人反对，理由是万一司法调查委员会的结论不

利于工部局，很可能工部局将被迫付给赔偿金；但是，他认为，现在纯粹出于友好的抚恤金不会在案件中损害工部局。他认为给抚恤金将被华人中的温和派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认为是友好的态度。如果决定开会，他赞成只召开非正式会议。

总董说，昨日麦赛先生提议后，本人即与巴登先生讨论这一问题。他讲到在当前紧急局势中三个主要国家的领事与工部局始终保持密切合作，三国领事一直对工部局给予支持。巴登先生刚刚接到英国外交部的电报说，盼望不久正式宣告司法调查委员会组成。因此，巴登先生认为，目前召开纳税人会是不明智的。如果为了报告局势的进展而举行纳税人会，势必明白宣布各国使馆与工部局之间的往来文件，否则董事会的报告便是不完全的。现在这些文件的内容虽然多少为一般所知道，但是文件一直没有正式公布，因此董事会如提到他们，那是最不明智的。各董事都还记得这些文件之所以没有发表，是由于英、美、日三国领事竭力反对的缘故。巴登先生认为，英国外交部不久即将正式宣告进行司法调查。如果在这时机举行纳税人会议，势将造成为难的局面。此外，总董认为仅仅向纳税人会议报告进展状况，不会有太大作用。另一方面，这样的会可能会惹起一番讨论，结果可能会损害工部局一贯遵循的政策。这三国政府当然不会愿意在目前召开这种会议。总董接着说，如果采纳了麦赛先生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提议，要控制会场的讨论是办不到的。巴登先生曾声明，他反对公开讨论交还会审公廨和增设华董的问题。这些问题过去曾经仔细考虑，并成为讨论的主题。交还会审公廨一事最后可能会予以同意，但是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即只有当它作为越界筑路或其他有利问题的交换条件时才能予以同意。总董强调说如果现在举行纳税人会议，那就会根本背离工部局和各国领事合作的政策。

总董报告，根据最近北京消息，除了英、美、日三国外，各国使馆无疑都反对举行司法调查；中国人自己也表示反对。如果现在举行纳税人会议，不要忽视这一事实，许多纳税人是属于反对举行司法调查的国籍的，很可能会议不会一致支持工部局所要遵循的政策。因此，在时机召开会议来讨论这样重要的问题，似乎是不明智的。如果召开的是一个非正式会议，就不能拟定议事日程。因此，纳税人对于工部局究竟打算讨论什么问题，完全心中无数，结果会提出种种问题来展开讨论，这势必会使工部局处于极端困难的地步。

某董事建议说，如果工部局已经决定了有关交还会审公廨和董事会增设华董的政策，那末，现在发表的有关声明会被认作是工部局对华人和解的表示，因而有助于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然而，总董提出，如果工部局无条件地对这些问题表态，将来就会后悔莫及。因为最后必然要组织专门委员会考虑细节。如果问题已经在董事会公开讨论，专门委员会将会觉得他们处于不利地位；还有一点，董事会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严格说来不属它的职权范围。这两个问题过去曾是本埠各团体讨论的题目，而所提出的观点仅仅表达了公众的舆论。但是如果工部局发表正式宣言，它必然会影响未来的谈判。麦赛先生听了总董介绍的与英国领事的讨论经过后，觉得他的提议是不识时务的，于是收回了他的提议。

麦赛先生接着提到中国协会(China Association)上海分会接到伦敦中国协会的电报说，英国外交部欢迎工部局公开宣布它对某些问题的既定政策。他问，当总董和巴登先生讨论关于举行纳税人会议的提议时，巴登先生是否知道这个电报的内容。总董无法肯定那时巴登先生有否看到这个电报，但他准备尽早和他重新会晤，问他看了电报的内容后，原来反对举行纳税人会

议的意见有否改变，必要时他还准备访问美、日两国领事，征求他们对这一提议的进一步意见。

1925年8月13日(星期四)正午12时

总董报告，昨日日本厂主联合会会长来访，正式请求恢复对日本工厂供应电力。据告，日本总领事、交涉员和邢士廉将军业已取得协议，如果电力供应恢复，预料下星期工人即可复工。总董曾和奥尔德里奇先生商议这事，奥尔德里奇先生已就恢复大宗用户电力供应一事拟就报告，并已交各董事传阅。总董说这一问题不打算在本日会议上详细讨论，但是奥尔德里奇先生曾口头对他说，电气处职工一直没有推派代表来商谈他们的复工问题，他表示，如果电气处职工不按工部局的条件复工，要恢复电力供应是不可能的。总董因此通知日本厂主联合会会长说，他认为在电气处工人未复工前，恢复电力供应是不可能的。于是日本厂主联合会会长建议可否用日本工人。但是总董对他说，参加罢工的有三千多人，其中有的是专业技工，这些人是不能用不熟练的工人替代的。因此，总董提议答复日本厂主联合会会长，说明电气处职工迄未谈判复工，在复工问题未解决前，工部局既不能发起谈判，也不能考虑恢复电力供应。

樱木先生竭力主张工部局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证中国人回电气处工作。他认为工部局义不容辞应想尽一切办法支持本市工业，从而缓和目前紧张局势。他指出日本工厂生产的恢复完全取决于工部局电力供应的恢复。贝尔先生指出，电气处曾收到许多英国用户申请恢复电力供应，但是电气处只能告诉他们，在职工未复工前，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总董认为，如果工部局不得不劝说电气处工人回厂，就会造成一种不应该有的

局面，有关这方面的谈判就将交给交涉员和邢士廉将军去办，他们曾办理和日本领事的谈判。总董指出，到目前为止，职工代表迄未提出复工建议，他总结说，如电气处工人按工部局认为满意的条件复工，工部局很难再拒绝恢复一般大宗电力的供应了。经简单讨论后，各董事赞同总董的意见，并据此函复日本厂主联合会。

1925年8月27日(星期四)正午12时

总董报告本日开会为决定恢复大宗电力供应的问题。八月十六日德罗西先生来访，要求工部局书面说明有关电力供应的政策，第二天，总董将自己的意见书面送交德罗西先生。总董随即宣读他写给领袖领事的信件以及领袖领事后来写给交涉员的信件。交涉员给领袖领事复函的译本，也于本日上午作为私人函件递交总董。此信尚未送请领事团审阅。

应许沅先生的请求，总董昨天和他进行了会谈，许沅先生声明他已准备担保电气处全体工人无条件复工。他说他在劝导工人无条件复工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他们首先要求享受其它罢工工人取得的同样权利。总董向许沅先生讲清，工部局靠了外国工人才能对一些主要企业继续供应电力，将来万一发生罢工风潮，为了保证有一支工人骨干，电气处打算长期雇用其中的一部分。为此，有必要将现在正在罢工的中国工人解雇一部分。许沅先生说明，除非所有工人全部复职，否则很可能无人复工。因此，总董建议说，既然许沅先生能够促使工人无条件复工，那就先让全部工人复职，将来再逐步把不需要的工人解雇，这也倒也是一种策略。他坚持认为，这样一件小事不应当影响问题的解决。总董对许沅先生说，这一问题将在本日董事会上讨论，并已

与奥尔德里奇先生谈过。接着电气委员会就在昨日下午开了会。总董随即宣读电气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包括该委员会所提的建议。

总董坚决主张，如果中国工人答应无条件复工，工部局只可立即恢复电力供应，别无其他选择。他提到大宗电力供应契约的条款，它规定如遇工人罢工，工部局得停止供应电力，但一旦工人复工，此项条款的保障即行失效。根据上述契约，工部局如停供电力就有责任赔偿估计每天纹银二万五千两。在中国人及其它国家人士中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工部局董事多数为英国人，它可能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在英国工厂工人复工以前，不恢复电力供应。又据说，某些国家正在酝酿一种改组上海工部局整个体制的运动，主张废除现在的纳税人资格，按照国籍产生工部局董事。因此，造成工部局只为某一国家利益办事的任何印象无疑将被有关各国用作主张改组目前市政机构的又一理由。因此，总董提议函复交涉员，当所有必要的工人都已复工时，工部局即恢复电力供应。

贝尔先生说明，电气委员会认为有绝对必要留用一定数量的俄国人，这样将来如遇罢工，可以维持主要业务。为此，约二百名中国工人将被解雇。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许沅先生的意见，奥尔德里奇提出折衷方案，即一百人不予复职，余一百人逐步解雇。然而，贝尔先生认为，如果现在同意全体工人复工，而不提将来准备解雇一定数量工人的打算，这不仅将被中国人认为是骗取工人复工的诡计，还会因此酿成另一次罢工风潮。因此他建议非常坦白地对许沅先生说，电气处只能恢复二千八百人的职务。因为，从营业观点看，他们认为有必要留用俄国工人，电气委员会不赞成奥尔德里奇先生逐步裁汰的建议，一致主张请求许沅先生调停让二千八百名工人复工。贝尔先生说明电

气处在作出决定时，并未考虑成本问题，亦未去查问罢工工人中究竟谁有过煽惑威胁活动，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之所以作出上述决定，纯粹是从营业考虑，由于留用了俄人，约有二百人没有事做。他想不出许沅先生有什么理由不能按这一条件予以调停。接着某董事建议，工部局对解雇工人给予一、二月工资的解职金，这样困难也许可以解决。

总董和莱门先生坚决反对作出任何条款限制二百人复工，特别是因为许沅先生在安排他们无条件复工时曾遇到过困难。总董又说，领事团也赞成立即恢复电力供应，他认为如果将来由于工部局定了这一条件，工人不来复工，各用户要求工部局赔偿损失，那就必须在领事法庭辩论，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贝尔先生重申电气委员会裁汰中国职工的建议，纯粹是管理上的原因，根本不是由于政治或派别的影响。

经继续讨论后，多数赞成决定接受电气委员会所提的建议，并按照这一建议答复许沅先生。

总董报告，各国舰队司令认为除了防守主要企业的少数必要的兵士外，亟须撤退海军部队，万国商团司令和总巡认为现在已无继续戒严的必要，因此总董建议自明日起取消戒严。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授权发布必要布告。

1925年9月1日(星期二)正午12时

有关上次会议所讨论的事项，刻已接到交涉员的复函，内称罢工工人既已准备无条件复工，工部局也应收回公函中所提的条件，否则工人们可能会拒绝复工。许沅先生函中所说的条件显然是指解雇的二百名工人的问题。

关于此问题，麦赛先生建议通知许沅先生，为了促成问题的

解决，工部局愿意把该条件收回。总董说明在第一次和许沅先生会谈时曾讨论这一问题。许沅先生表示工部局必须让所有工人复工。但是另一方面，为使工部局满意，可以逐步解雇工作上不需要的工人。各董事一致赞同副总董的提议，请总董于本日下午访问许沅先生，以便在工部局发出公函前，口头解决各项细节。

贝尔先生并不反对上项提议，但希望把他的意见记录下来。他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将来人们会指控工部局一面让工人复工，不久又把他们解雇，是失信的行为。

1925年9月12日(星期六)正午12时

总董报告，本日上午十一时领袖领事来访，送来外交团首席代表关于司法调查的电报。电报要求工部局确认将遵照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并尽早公正地解除麦高云先生的职务。

各董事同意确认遵从该委员会结论的决定，并且在该委员会的首次传讯以前，公正地解除麦高云先生的职务。会议当即要总裁按照上项决定起草函复领袖领事。

会议接受并批准了警备委员会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四日的会议记录。

1925年9月17日(星期四)正午12时

总董报告，本日召开会议是为了讨论有关司法调查的问题。他知道，本月底或十月初将举行审讯。他认为工部局应该采取切实行动，保证为诉讼作好适当的准备。他还觉得工部局应该聘请专任辩护律师，为总巡和个别员警辩护，同时为了使本案在

工部局方面的论点能切实提出，应该进行各种准备，总巡在准备中应尽可能得到帮助。他觉得麦克利奥德先生(Macleod)是能聘到的最好的人选了。麦克利奥德先生已同意担任这项工作，麦克尼尔先生(MacNeill)愿意和麦克利奥德先生合作，由工部局拨付一切法律费用是十分公道的。总董还觉得本局个别董事应该尽可能准备调查委员会的查讯，他们可能会被传作证。应该作出各种努力，使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了解工部局的工作，如工部局对巡捕房如何管理，总巡的职责是什么等。应该让他们占有这方面的材料。困难的是现在不能确切地知道调查委员会将如何着手它的工作，但是绝不能在准备工作中浪费时间。

在答复某董事询问时，总董表示说，调查委员会不会索取部门调查所作的结论，但是它需要部门调查所搜集的资料。总董同意调查组的意见，鉴于司法调查委员会不久即将审讯，调查组现在不宜作出它的结论。

警备委员会主席报告说，总巡希望董事会知道他是竭力主张立即作出结论的。

某董事报告说，根据可靠方面消息，爱活生捕头已获准请假回国。他认为这个行动是最不聪明的，应立即取消。总办答应查询这事，并采取必要行动。

1925年10月1日(星期四)正午12时

总董报告，本局未收到关于司法调查人员何时到达的正式消息，但非正式地得悉调查人员将于本星期六到达上海。巴登先生曾转达英国驻北京代理公使的要求，希望工部局为调查委员会安排工作场所。为此总裁在透纳爵士的协助下，已经安排好司法调查在议事厅内举行。当即宣读总裁安排司法调查场所

的详细报告，经同意照准。同时已指令捕房专派门卫在调查委员会侦讯期间对一切进入议事厅的人员仔细检查。

总董曾与麦克尼尔先生举行历时较长的会谈，交代了从工部局的角度对整个案件的了解，以便他能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争端应付裕如。

鉴于司法调查委员会的人员可能在星期六到达，总董建议遵守工部局的诺言，让总巡在司法调查人员到达那天的正午起停职。总董询问停职令应采取何种形式，并委派何人暂时接充总巡的职务，经简短讨论后，决定由总董通知麦高云先生，自星期六正午十二时起，他的停职令生效。要求他把警务处的职务移交给马丁上尉。总裁即将据此起草必要的文件。司法调查委员会审讯时，如需马丁上尉到庭，他的职务当由次一级的官员接充。

1925年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5时

各董事讨论了今日英、美、日三国总领事与本局该三国董事之间的往来函件以及领袖领事送来的正式公文。经较长时间讨论后，决定延会以便警备委员会把调查结论送交董事会审议。外交团以前曾发出谴责工部局总董的照会。是项照会未注明日期，系由领袖领事以七月六日函转送本局。会议决定，在进一步讨论手头公文以前，应该设法促使外交团收回上述照会。有关各国总领事曾建议，在即将公布的文件中应包括北京各使馆秘书的调查报告，因此要求各董事在下次会议以前保证这些文件绝对保密，未经特许不得发表。

1925年12月15日(星期二)下午5时

莱门先生报告，自上次董事会会议以来，警备委员会曾举行两次会议，并已拟就书面报告，请副总办宣读。

副总办宣读警备委员会所作出的结论：

一、关于五月三十日的开枪事件，爱活生捕头及其他捕房官员并无可以责备之处，委员会认为当时捕房既未超越职责范围，又未玩忽职守。

二、警备委员会多数成员认为到开枪时为止，捕房作出了一切通常合理的防范措施，他们在处理当时局势时所采取的行动是无可非难的。

梯斯台先生提出少数人所作的一份单独报告，认为总巡有过错，其他捕房人员并无责任。

经冗长的讨论后，总董表示对昨日外交团公文中所提的建议，拟予同意，请各董事投票公决，除柏德生先生表示异议外，本案经全体通过。总董、麦赛先生、樱木先生声称他们三国的总领事曾着重指出，前由领袖领事以七月六日函转送的外交团照会要外交团收回，是有很多困难的。会议决定，为了公众的利益，只要不把这件照会公布，董事会不再坚持把它收回。大家承认：许多较小的国家确实意图破坏租界行政机构；如果坚持收回上项照会，结果反而对这些小国家有利。麦赛先生已经看过六国驻北京使馆秘书对五月三十日事件的调查报告，他向各董事担保该报告是绝对无害的，毋须反对把它公布。

有人认为人们会议论工部局为了权宜之计而撤换职员。总董答复说，现在所拟的办法一旦实行，那是奉本国政府之命而采取的。这一点必然将为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关系着有关国家的

政府威望和权力的问题，虽然工部局将处于最不愉快的地位，但是他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如果总巡或爱活生捕头拒绝辞职，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局面，迫使我们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随即决定请总董会见总巡和爱活生捕头洽谈此事。关于董事会准备提出的经济条件，各董事建议除了两人的退职金以外，再分别领取年金一千五百英镑和五百英镑。各董事一致认为一次总付的办法是不适当的。总董的意思是要总巡领取年金退休，另发一笔奖金，表示工部局对他的工作的赏识，他认为领取半薪退休的办法是不公平的，应该给予更好的待遇。

麦赛先生反复说明，工部局根据年金表关于退职金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每年纹银三千五百两。经进一步讨论后，各董事一致同意以总董建议的年薪一千五百镑和五百镑作为基础。在总董会晤总巡和爱活生捕头后，再召开会议，作最后的决定。

关于外交团所提的第二个建议，总董说明五月三十日开枪事件的结果，华人死十二人，伤十七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请总董向英、美、日三国总领事作试探性的建议，以纹银五万两或大洋十万元作为抚恤——最后决定的数额将送请交涉员发放。

1925年12月18日(星期五)正午12时

总董汇报会见总巡和爱活生捕头的经过。爱活生表示如果额外发给他们夫妇小孩回到英国的川资，他愿意按照所建议的条件辞职。经会议同意通过。总巡也准备辞职，但是，除了所建议的条件以外，他希望获得一笔相等于到达退休年龄(五十五岁)时在他名下应得的退休金，包括他本人和工部局应存入的数额，并要求在辞职以后领取全薪两月。贝尔先生觉得要把一笔

应该由他存入而实际上并未存入的钱付给麦高云，这是难于同意的。别的董事反对支付额外薪金两月。经仔细讨论后，除贝尔先生表示异议外，一致同意麦高云先生可以领取尽量接近于半薪退休(不计他名下的退休金)。接着，总董特别提议，为了使麦高云先生的酬劳接近于薪金之半数，他辞职后，在其在世时，每年付给年金一千五百英镑，另付现款纹银三万四千两。

会议注意到并同意在麦高云先生的辞职申请批准前二十四小时，正式撤销他的停职处分。

总董报告，关于付给抚恤金一事，三国领事建议付给七万五千元已属相当可观。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此数。

1925年12月20日(星期日)正午12时

总董报告，鉴于有关各国领事希望问题早日解决，本日特召开会议，以便对领袖领事十二月十四日来函的答复定稿。他也知道北京方面十分害怕第二次针对上海的全国性运动。自上次会议以来，麦高云先生和爱活生先生的辞职书都已收到。他知道领袖领事十二月十四日来函所附的外交团电报是用法文拍发的，而送来的译文没有表达出原电的真正意思，在原电中外交团首先强调工部局准备采取的行动完全出于自愿。总董昨日与三国总领事费了两小时起草复函，如果董事会同意这一复函，它将于本日下午用电报发至北京，并说明正式复函将于明日递交领袖领事。

接着总董宣读复函的草稿。麦赛先生提出某些修改，经讨论后通过定稿。会议并一致同意付给华人受伤者及死者家属抚恤金七万五千元支票一纸将连同复函一并递交领袖领事。

总董向董事们透露消息说，听说司法调查委员会所作关于

五月三十日事件的三项判决，明白宣布工部局总董及成员无罪。

1926年1月6日(星期三)下午4时13分

总董宣读领袖领事、交涉员和他本人之间有关退还抚恤伤亡华人七万五千元支票的往来函件。总董说明，他深深感到各国领事在这件事上对工部局的无礼，昨日他坚持要求把支票立刻退还，领袖领事业已同意照办。开会时，支票退回，各董事对总董的行动表示赞同。

防卫军司令戈登为占用上海 大学校舍事致警务处函

(1925年6月4日)

工部局警务处：

今日上午需西摩路一三二号上海大学校舍安顿海军陆战队。

要在上午十时前使全体学生离开，校舍要足以提供一百名水兵的住宿，请予安排。

本月二日晚袭击万国商团团员涉及该校学生，故对们要搜查武器。

防卫军司令 戈登上校
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旁批：

上述任务已于九点半按时执行。靠西摩路西边的大楼和宿舍区已出清，已使学生离开并搬走他们的行李等物。大楼的两处现由美国水兵站岗。没有搜到武器，但抄到一批有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宣传品。

马丁(签字)

上海领事团关于商讨五卅事件后局势 及组织调查等问题的特别会议录

(1925年6月—7月)

6月4日会议记录

出席者：意大利总领事兼领袖领事

日本总领事 挪威代总领事

美国总领事 德国代总领事

巴西总领事 法国代总领事

荷兰总领事 瑞士代总领事

丹麦总领事 瑞典代总领事

英国总领事 西班牙领事

智利领事 芬兰领事

比利时代总领事^①

领袖领事说，会议召开的原因已经为众所周知。

当前的形势是，罢工肯定正在蔓延，尽管蔓延的速度缓慢。星期一早晨，在上海附近地区拥有海军武装力量的领事团成员之间进行了会晤，要求各自的公使馆命令那些海军来此地保护公用事业。舰船已抵达，主要目标受到了保护。

星期一，道尹和警察局长曾约见他（领袖领事），表示了他们的要求：释放囚犯；惩处巡捕；抚恤死者家属。他答复说，在目前

^① 以下6月6日、9日二次会议出席者与此件同，从略。

境况下，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待事态平静些再说。他还说，主要过失在于中国当局未尽力遏止排外的煽动。

工部局已采取措施，以确保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配售。领袖领事说，近几天来，已同华商中的头面人物进行了非正式接触，以便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某些华商也主动与外国当局接触，但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中外商人之间已进行了磋商。

法国代总领事指出，对此重大而又棘手的事件，在采取任何立场之前，领事团所有成员有必要确切了解发生了什么，以便心中有数。可是迄今为止，领事团除了报上发表的以外，并无其他消息来源。法国代总领事因此认为进行调查实为必要。他提议领事团委任一个小组委员会充分调查这一事件，掌握证据，以便应付中国人提出的任何要求和争论。

丹麦总领事支持这项建议，并提议小组委员会要调查捕房开枪的行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调查是必要的，但是是否应该立即进行，还是推迟一些，意见尚未一致。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和瑞典的领事代表们赞成立即进行调查。

英国总领事问，这种调查与会审公堂的审讯活动关系如何？

法国代总领事指出，既然有人被杀是事实，就该在领事团进行调查的同时，由主管司法当局进行司法调查，及工部局进行行政调查。法国代总领事的这项提议未得到领事团成员的一致赞同。有几位领事认为，采取这些做法是软弱的表示。梅里埃先生又建议，领事团至少得进行一次秘密的官方调查。这项提议也未被领事团通过。

会议一致同意领袖领事要求捕房呈报一份全面的事实报告，其中包括应该呈交领事团的公开的司法调查报告。

有人提出了如何对外事交涉员答复的问题。按照瑞典总领事的建议，一致同意递交答复后，交报馆发表。

6月6日会议记录

领袖领事宣读了一份外交团领袖公使发来的电报。电报称，蔡廷干将军一、二日内不会到达上海。

丹麦总领事提议领事团代表与当地中国当局代表之间交换个人意见，他认为这或许是打破目前僵局较有利的办法，比双方仅仅互发照会要好。

然后进行讨论，但未作出决议。

会议的其余时间都用于讨论如何草拟对外事交涉员的答复。

最后通过了复文的措辞，并按照瑞典代总领事在六月四日会上的建议，决定将此内容交报馆发表。

6月9日会议记录

领袖领事说，捕房的报告和会审公堂的审讯报告都已传阅。又说，接外交团领袖公使来电，问能否撤走已登陆的部队，以便为来自北京的代表团的工作创造平静的气氛。

美国总领事说，关于这个问题，他要听听领事团成员的个人意见。他个人认为，他愿意看到军队撤走，但中国方面必须要有相应的举动，例如银行、商店等恢复营业。

日本总领事说，他认为就他本国的侨民而言，撤兵的时机尚未成熟。法国代总领事说，他同意撤兵要有交换条件。他提议派人同中国商会接触，在停止罢工的基础上，才可撤出登陆的海军。

丹麦总领事问他的同事们，有无可能无条件地做些事情，比

如在不影响各国侨民安全的前提下，撤出一小部分登陆军队，或者撤除一些有关当前紧急状态的限制等。

瑞典代总领事认为，撤销公共租界军事保护的问题，只能从外国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观点来考虑，领事团可以在别的方面做出和解的姿态。他同意把这个问题提交军事当局决定。

美国总领事建议向中国方面提出，如果罢工终止，登陆部队将同时撤出。这同防止盗匪、失业者等侵犯租界是一致的。应该让大家明白，这样做是为了缓和气氛。至于部队撤退的规模，需同工部局商议后决定。经讨论，大家赞同这个建议，并且同意要把此项建议提得十分明确，无争论之余地。

因而，会议提请领袖领事询问工部局，撤退部队是否安全。如果工部局认为撤兵不影响安全的话，则领袖领事即可告诉外事交涉员，一旦罢工终止，登陆部队将予撤退。

6月12日会议记录

出席者：意大利总领事兼领袖领事

美国总领事 挪威代总领事

日本总领事 法国代总领事

英国总领事 德国代总领事

荷兰总领事 瑞典代总领事

丹麦总领事 西班牙领事

葡萄牙总领事 墨西哥领事

比利时总领事 智利领事

芬兰领事

领袖领事宣布，今天会议将讨论局势，并说局势无明显变化，北京代表团亟欲按时完成工作，俾能在星期日离开。

领袖领事又说，他已会晤过中国当局所有的人，他们似乎为友谊的感情所动，但没有什么进展。

日本总领事问起，有哪位领事能告诉他关于汉口局势的消息，美国总领事谈了他收到的电文。

英国总领事概述了镇江事件。

丹麦总领事重提调查五月卅日开枪的问题。有许多人赞同，也有人反对，最终未作出决议。

瑞典代总领事同意丹麦领事的意见。他说，这样的调查应该是公开的，应由公共负责当局担任。在任何国家凡发生了骚乱，当局开了火，当然要接着进行这种性质的调查。所以立即进行调查极为重要。

当领袖领事传达到外交调查委员团准备次日返回北京时，瑞典代总领事便问道，调查委员团是否会同领事团开一次会就离开上海。

6月22日会议记录

出席者：意大利总领事兼领袖领事

日本总领事 德国代总领事

美国总领事 法国代总领事

英国总领事 挪威代总领事

荷兰总领事 瑞典代总领事

丹麦总领事 墨西哥领事

巴西总领事 奥地利领事

葡萄牙总领事 西班牙领事

比利时代总领事 芬兰领事

领袖领事说，最新消息是中国代表团昨夜离京。

至于取消罢工，领袖领事获可靠消息说，已有七十六个组织赞同，一个组织反对，大概端午节后的星期五取消罢工。

领袖领事又说，荷兰总领事建议，向公使团询问，是否可能在此地进行调查，是不是违背公使团的政策。外国总商会有可能要求进行调查。

会上提出异议，因为目前正在北京进行谈判，发这样一份电报，等于对公使团施加压力。

经过讨论，会议同意，如有人问起该怎么办，应对他们说，在没有得到公使团的消息之前，什么也不可做。

6月26日会议记录

出席者：意大利总领事兼领袖领事

美国总领事 德国代总领事

日本总领事 挪威代总领事

英国总领事 瑞典代总领事

荷兰总领事 法国代总领事

丹麦总领事 奥地利领事

比利时总领事 西班牙领事

领袖领事说，本会讨论商会的来函。此函一收到，领袖领事即致电领袖公使，可惜至今未接到回复。

美国总领事说，他听说北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可通知商会，他们的要求已立即致电公使团，请求赞同。

会议一致同意。

领袖领事说，据谣传六月三十日将举行纪念“五卅”的示威游行。会议同意致函外事交涉员告知此事，请其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不幸事件。

6月29日会议记录

出席者：意大利总领事兼领袖领事
美国总领事 法国代总领事
日本总领事 瑞典代总领事
英国总领事 德国代总领事
荷兰总领事 挪威代总领事
巴西总领事 奥地利领事
丹麦总领事 芬兰领事
比利时代总领事

领袖领事说，他得到孙传芳的消息说，关于宁波的情况不必担心。

他接着问，对调查的问题应如何答复华商会。

于是由美国总领事起草答复，经领袖领事和丹麦总领事提了简短意见后，会议同意了草拟的复函。

7月2日会议记录

出席者：意大利总领事兼领袖领事
美国总领事 瑞典代总领事
日本总领事 挪威代总领事
英国总领事 德国代总领事
荷兰总领事 比利时代总领事
丹麦总领事

领袖领事说，接到一份电报及若干文件。文件副本已发。电报内容是外交调查团的决议。电报指示，内容向领事团传达后

转告工部局。

他提议用公函通知工部局，信中可写上电报第三段简略的内容，按指示精神，如果认为有此必要，第四段内容可以后提及。

在回答第一个提问时，他说，根据他所接到的领袖公使训令，文件无讨论之余地，因为内容十分明确。

有人建议，鉴于外交团已决定采取步骤之重要性，应给予一点考虑和讨论的时间。领袖领事答称，按照指示精神，今晚至迟明晨就该通知工部局。英国总领事说，领袖公使致领袖领事的会上那份电报中，并无立即通知工部局之指示。领袖领事收到的含有该项指示的电报，不是会上的那份。鉴于以上事实，他建议向外交团发电，要求略为延期，以便进一步研究。

领袖领事答称，另外那份电报并不打算向领事团传达。据我看，这纯粹是一种形式。对此，领事们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份不以通常方式发给领袖领事的电报，其指示对领事团整体来说，不具有约束力。经讨论一致认为，既然这份电报不是致领事团的正式公文，可以请外交团准许稍缓，推迟到七月六日再向工部局转达。

领袖领事说，虽然他仍认为应该执行这项指示，但由于该指示下达的方式而造成人们反对立即向工部局转达。他不能不顾同事们的反对，故只好按建议致电领袖公使，要求延期。

丹麦总领事虽然个人贊成立即执行外交团的指示，但也不反对同事们提出的有必要暂缓转达的意见。

由于没有反对意见，会议按上述建议草拟了一份电报，并即予通过。

荷兰总领事提议组织一个小组委员会来研究如何采取行动，万一要是执行外交团步骤的话。最后，会议决定暂缓组织，待到局势明朗化后再定。

葡萄牙总领事坚持要在会议记录上记述他的意见。他认为，外交团电报的第一段对待工部局总董是不公正的，总董未有机会在代表团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总董对工部局负责人，尤其是对捕房的行为不能负责。

7月7日会议记录^①

领袖领事说，今天会议要讨论工部局答复公使团决议的那份备忘录。他又说，他唯一的建议是，这份复信应用电报转呈公使团。工部局总董已告诉他，工部局准备遵照公使团第四点建议办。会议然后建议领袖领事与总董接洽，征求他的同意，在电报的陈述中加上工部局准备实现第四点建议。

英国总领事说，他认为不全面修订地皮章程就不能实现公使团以领事委员会取代工部局的威胁，因为目前地皮章程继续有效，领事委员会无法律地位，他建议这一点应引起公使团注意。

法国代总领事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他认为公使团根据权限法，有全权实现他们的威胁。

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领事团成员各抒己见，会后决定提请公使团注意这个情况。

会议还决定，第二天再举行会议，时间照旧。

① 出席者除增加瑞士总领事、西班牙和墨西哥领事外，其余与6月29日会议相同，从略。

7月8日会议记录^①

领袖领事说，他已见过工部局总董，总董告诉他，领事团对工部局的信建议作一些改动，可无困难。修改后的信已收到，请美国总领事以电报形式发出。

领袖领事又说，现在必须考虑公使团的威胁，要是工部局拒不实行公使团所提的建议的话。

法国代总领事重申他的意见，公使团有全权实现这项威胁，而英国总领事和美国总领事说，他们认为，由公使团任命的领事委员会代替纳税人选举出来的工部局，无合法权力行使职权。其他许多成员未发表意见，他们说对情况不熟悉，无法对哪个方面发表肯定的意见。

最后，经相当讨论后，草拟了一份致领袖公使的电文，并经会议通过。

瑞典代总领事建议，电文中应加一句指出，工部局的复信中所提的司法调查，对目前明显的僵局或许会提供一条出路。

会议同意了这一建议。

挪威代总领事说，他完全同意工部局总董的意见，即为了政治原因，牺牲警务处总巡或其他一些警官，甚至不给他们一个申辩的机会，那是难以接受的。如果对总巡等人指控，这位代总领事认为，司法调查是绝对必要的，好让他们在法庭上辩护。他们要求以通常合法的方式让人听听他们的陈述，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照通例，“听取另一方的言词”。公使团派遣的代表团所进行的调查没有司法性质，因此从法律观点来看，尚嫌不足。

① 出席者除增加瑞士总领事和西班牙领事，以及巴西总领事缺席外，其余与6月29日会议相同，从略。

经以上发言后，会议一致决定在致公使团的电文中加上最后一句（电文已在会上拟定）：司法调查有可能为困境找出一条出路。

法国代总领事建议，请工部局保护货栈，以利提货，在船只卸货过程中也应保护，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只要货栈业主提出保护申请。于是秘书遵嘱照此草拟一信。

7月15日会议记录^①

领袖领事说，他接到领袖公使的一份关于对大宗用户断电的电报，鉴于事关紧急，他已复电。他又说，他已向外事交涉员说明工部局的意见。

会议决定，根据七月六日工部局来信的意见答复交涉员的函件。

① 出席者除增加瑞士总领事、墨西哥和西班牙领事，以及巴西总领事缺席外，其余与6月29日会议相同，从略。

苏联驻沪总领事为驳斥《字林西报》等刊登反苏谣言事致上海领事团函

(1925年6月7日)

上海领事团：

苏联驻沪总领事有幸谨陈如下：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由于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人员开枪杀死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导致了一直延续至今的上海总罢工。

就在上述罢工开始时，市内即传出谣言，说罢工是由上海苏联总领事馆所唆使和领导的。这些显然挑拨性的谣言，后来竟刊登在本市的报刊上。尤须指出的是，六月二日的《字林西报》上竟登载了捏造的报道，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天，在苏联总领事馆举行聚会，有中国人参加，会议从上午九时开始，一直连续了四小时。

该报道还进一步谎称，有关这次罢工问题，全是在此会议上决定的，罢工如何进行下去完全受苏联总领事馆领导。

苏联总领事致《字林西报》编辑的驳斥这篇捏造报道的公函在报上及时发表了，但是编辑却同时加上按语，否认报道不真实，这实际上使这封公函失去让上海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目的。按语甚至说，公共租界宣布的“紧急状态”，不只是针对华人，外侨也一样，因此对苏联总领馆应当实行非常严格的防范。

六月二日《字林西报》的错误论调和暗示成为次日《大陆报》

社论的基调。《大陆报》凭空把《字林西报》的报道当作正确的，并加以发挥。

自此以后，本地各外国报纸不断登载歪曲性报道，毫无理由地坚持捏造苏联总领馆与罢工有关并在领导罢工的谣言。

在这次反对苏联总领馆的造谣宣传中，有一帮白俄在唆使和指导，进行联合行动。这帮白俄在国内犯罪后，被驱逐出境并剥夺了公民权。他们显然认为，对苏联总领馆采取敌对态度对自己不会受影响，即使不能说得到租界官方的赞助，至少也是得到它的默许。

这方面，苏联驻沪总领事还得提请领事团注意一下上海俄文报纸《俄罗斯》的行为。该报不只是煽动全上海人民反对苏联驻沪总领馆和与它有关的人士，而且在新闻专栏中登满了对苏联总领事和许多驻沪苏联官员的辱骂。

苏联总领事曾在五月二十五日致函领袖领事，要求制止上述报纸继续刊登类似文章。六月三日，领馆收到复信。苏联总领事深感惊奇和遗憾的是，来信竟未表示领事团愿意责令有关当局采取必要步骤制止《俄罗斯》报编辑扰乱和平的罪恶活动。

《俄罗斯》报编辑库莱斯尼可夫（Kolesnikoff）显然受到当局的怂恿，比原来更放肆、更轻松地继续大写漫骂文章，用尽污言垢语，似乎完全可以免除租界当局的法律追究，甚至警告。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允许类似事件发生而不加惩处。而今有关当局对现任官员不断受到人身侮辱竟视而不见，泰然处之。

在此必须指出，驻沪各大国领事大多数是与苏联有条约关系的国家的代表。

对照公共租界当局上述不负责任的态度，这里必须指出，同一租界在对待一个苏联公民时却采取了专横方式。六月四日，

苏联公民格斯钦先生(Guschin)的住宅遭到搜查，未发现任何违法事物，却被迫当天离开上海。然而，并没有哪个权力机构授权当地捕房可以这样做。

苏联总领事指出，这次查抄和勒令离境事件，从未向苏联总领馆报告过，但却大肆宣传(包括租界街头的标语)租界抓到了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其目的显然是要进一步蛊惑人心。

苏联总领事认为揭露这些事实是极为重要的，苏联公民在租界内受到非法遭遇和无理折磨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持有本国的护照。这是决不能容忍的。下令切断苏联总领馆内所有电话一事(而上海其他外籍人员的事务所和私人住宅至今仍可使用电话)，清楚地证实了捕房对苏联机构和苏联公民的蛮横和煽动政策的后果。切断电话的命令，不但干涉了苏联总领馆的工作，也影响了在苏联总领馆大楼内设有办公处的苏联商务机构的活动。

再者，必须指出，苏联总领馆正受到军警巡逻队的紧紧包围，凡总领馆的来访者都受到罪犯般的严密监视。

凡此种种，已经损害到远东银行和苏联其他商务机构的业务。这些机构驻沪的目的，原是为了加强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正常商业往来。

苏联总领事在本函中陈述以上事实，希上海领事团清楚了解：苏联领事馆及其官员都同上海当前的罢工运动无任何牵连，而恶意的造谣中伤是毫无根据的。

苏联驻沪总领事沃柴宁(Ozarnin)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北京领袖公使塞鲁蒂与领袖领事德罗西 关于商讨撤军及调查等事往来来电

(1925年6月—7月)

领袖公使致领袖领事电(6月8日)

外交代表们认为，气氛如能恢复平静，代表团就能顺利地进行工作。上海局势可否允许立即撤除部分登陆海军，继而撤出其他分遣队，任领事团商定。代表团认为，凡通过的决议适宜对外公布。望告领事团的决定。

北京 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

领袖领事致领袖公使复电(6月10日)

接六月八日来电。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代表团工作的气氛，昨天领事团开会，审查上海局势，以便确定可否立即撤出部分海军陆战队。

经与直接负责保卫租界的工部局有关部门磋商后，他们认为撤兵的时机尚不成熟。专家们认为外交团的撤军建议还不能实行，领事团感到很遗憾，不得不同意这个意见。

租界界内的实际局势虽较以前平静，但鉴于邻近地区约有二十五万罢工工人，界外又继续存在着剧烈的骚动，故采取最严厉的防范措施仍属必要。

再者，领事团考虑到，五月卅日被捕的人员正在会审公堂受审，大概还要继续一些日子，这样暂时不撤兵也是必要的。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审讯之所以时间长了些，是由于中国当局决定充分利用会审公堂审问来查究捕房的问题。

领事团将同开始时一样，继续抓住最早的机会，只要中国当局一表示相应的愿望，即作出和解的姿态。

中国当局现时似乎热衷于支持中国温和派的意见，不会有什进进一步的行动。

上海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

领袖公使致五大国总领事电(6月12日)

下列电文专致五大国总领事，不必在领事团会议上提及：

“本月十日领事团的复信已经过五大国外交代表研究。”

“在为上海困难局势担忧之际，我们不可无视这个事实，即：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只不过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国总的局势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当前的实际事态，必须给人这个印象，即：领事团（不应该把它的权威降低到只对工部局有利）已采取了使局势逐步平息的措施。”

“本月八日电报的建议就是基于那种认识和精神拟定的。”

“因此，五国外交代表希望能从道义出发，宣布撤退部分登陆队，哪怕是极小部分，也是一种和解姿态。这种姿态既不危及安全和必要的防卫，却可起到极为吸引人的宣传作用。”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领袖领事致领袖公使复电(6月12日)

兹复今日来电。五大国代表们要一位代表作出说明，近二天来，五百名商团队员已撤回，而且还在进一步撤回。据目前华人的情绪来看，他们反对公共租界的万国商团甚于海军。

绝密

蔡将军同我们一些人私下表示，他宁愿看到撤军能推迟到与罢工的结束同时进行。因此，把撤军已在进行的消息公诸于众之前，我觉得有必要与蔡将军磋商，以便保证这一步骤不会干扰他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领袖领事致领袖公使电(6月23日)

顷接(外国)总商会要求书，问可否从速安排，选派一委员会(在我六月六日致中国外事交涉员的信中已提及此事)调查五月三十日捕房所采取的行动。此间普遍认为，应尽快进行这种调查，以防丧失必要的证据，且宣告委员会的组成有助于安抚本地华人的情绪。

六月二十六日的领事团会议上将讨论各商会的要求，如能把北京谈判的目前情状在领事团会议日之前告诉我，作为对这个问题的指示，则不胜感荷。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领袖公使致领袖领事复电(6月27日)

本月二十三日的来电悉。

有关各国代表认为，外交代表团进行的调查已能收集一切必要的判断材料。

另一方面，中国代表团已收集了一切有用的资料，而且验尸官在验尸中也收集了证人的作证书。

在此种种情况下，指派一个新的调查委员会，即使抱着起镇静作用的目的，似乎理由也不充分。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领袖公使致领袖领事电(7月2日)

美国总领事将交给您一份有关国外交团的代表通过的决议正文。为了准确起见，文本系用英文。

在向您的同事们传达之后，请将此决议通知工部局。

我们并不怀疑，工部局既然知晓事件的严重性超过了地方事件，一定会方便我们的工作，不会拒不执行决议中规定的条款。

如遇到工部局方面的障碍，我们一定会非常痛心。因为不管怎样，我们的责任心将迫使我们不顾这些，必要时不惜诉诸权力行动，甚至解散工部局，代之以领事管理委员会。

我们认为，领事团如觉得没有必要，就不要同工部局谈及最后一段意思。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

领袖领事致领袖公使复电(7月2日)

七月二日的指示电已在今天下午领事团的会议上传达。

鉴于指示中所设想的情况极为严重，我的几位同事认为，必须有时间来研究各方面的情况。因为在某种情形下，领事团可能要担负重大的责任，而这个责任，不是一接到通知，就负得起来的。由于上述正式电报中没有规定通知的时间，故领事团一致要我请求你们同意，将通知工部局的时间推迟到七月六日上午。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

领袖公使致领袖领事密电(7月4日)

兹答复来电如下：有关公使要我向领事团进一步确认，他们所作出的决定具有约束性，不容再予讨论。

推迟下达通知的要求，只有在考虑到行政安排，保证公务不受到影响的前提下才可允许。此项考虑适逢中国政府在北京推延开展谈判，因此我们同意领事团的请求，把通知推延到本月六日（星期一）上午传达给工部局。同时，有关代表们无疑会毫不拖延将上述决定转告中国政府和报界。代表团希望各领事无论如何要用自己的影响来避免董事会辞职，绝不使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态妨碍上述指示的全面实行。

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

领袖领事致领袖公使电(7月8日)

美国公使将会把工部局的复文交给你，为了准确起见，交给他的英文本。

关于建议以领事委员会代替工部局一事，我的许多同事在研究了该机构怎样才能行使市政职责的问题后，认为只有与中国政府协议取消地皮章程后，该委员会才能起作用。

无论如何，领事团一致认为，如现在就将取代的威胁传达给工部局恐怕会更难于使后者服从外交使团的愿望。

相应地，他们在要求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指示时，请求准许他们提一下董事会希望组织一个调查团之事，认为此举可能找出解决困难的方法。

上海 七月八日

北京公使团调查委员团长特里皮埃 为调查五卅事件致蔡廷干等函

(1925年6月)

致蔡廷干函^①

尊敬的蔡将军：

如您所知，领袖公使和各有关公使团团长委派我及几位同事来沪，调查这令人遗憾的五卅事件及其以后情况。我们的使命与您本人所负之责任密切相关。世界各国，每当警方与群众发生冲突，孰是孰非，各执一理，所以我们的使命是艰难的。而今此案，固然存在一方受指控之倾向，但由于群众一方几乎都是中国人，而警方却部分是外国人，并有一名外国人指挥，故情况显得更为严重。

为了启示自己，我们除向警务处和工部局调查外，还仔细听取了几位中国人士的陈述，他们很愿意将对事件的所见所思告知。

这样，我们对事实真相和发生情况才逐渐有所见解。

五卅事件激起中外之舆论，实在令人痛惜。其反响遍及上海和中国各地，至今犹能感觉。但是，如果忽略五卅事件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虽是小事，但有象征性），就会使人无法理解五卅事件竟会发生在座中外共同利益结合得如此悠久的城市

① 原件为抄件，无日期。据推断此信是在调查团6月9日到达上海后写的。

之中。几个月以来，上海华界一直缺少一位实力人物统治。我们所获的一份有关排外事情之发生与发展的重要材料表明，地方警察局丝毫没有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而恰恰相反，却好几次鼓动工人罢工。况且在中国，罢工即使有理，也被法律视作违法。

凭着这种印象，代表团接到一项来自北京的指令，要求经您同意，来谋求解决上海目前不正常状况之可能性。

特里皮埃

致领袖领事函(6月19日)

意大利总领事兼领袖领事德罗西先生：

谨奉告：鉴于今日会谈中，中国代表团和公使团代表团双方所奉的指示存在差异，故欲迅速和解已告无望。

我们的使命原是，按指令力争解决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二日事件所造成的局势。此指令已正式送达北京外交部，并由我们转交在沪的中国代表团。可是，中国代表已表示，要在解决五卅事件的同时，一并解决与之毫无直接关联的其他问题。

在此情况下，继续谈判已经毫无意义。由于指令要求我们，问题如不能马上解决，即返回。故在今晚启程前，有必要表明我们的立场。望请转告领事团我们返京之原因。不胜感谢。

代调查委员团顺致谢意和崇高敬意

特里皮埃(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上海总商会关于五卅案的议事录

(1925年6月—9月)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日开会员大会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今日因南京路惨杀案，开全体会员大会。此案发生时，余尚在北京，接电后即南旋，连日与各方接洽。前日开会董会后，方拟召集会员大会时，适霍守华君连名来函要求开会，不约而同。吾人与英国向无恶感，此次因其惨杀华人，迫于公愤，毅然罢市，迄今一旬，损失不少。此案与法美等国完全无关。盖学生因日人枪杀工人而赴租界演讲，手无寸铁，捕房不应以盗匪相视，任意开枪，连日被其搜查者达一万余人，无一凶器，足证吾现在对于此案应认定目标。法国与我国素有感情，故法租界前日罢市，余即劝其照常营业。美国与我国亦无恶感，因罢工而牵连，盖工人有团体议决后须奉行，并非与美为难，美领现亦明了。日领近亦表示让步，对于纱厂罢工案，允予圆满解决，故与英亦稍有分别。现罢市多日，损失匪轻，究应如何解决，请诸君从详研究，俾早结束。

席玉书君：全照报载前日提出之条件中先决之四条提前讨论，俾早解决。

穆藕初君：今日之会颇有关系，请主席将本会会员总数及今日出席人数，明白宣布。

霍守华君：今日因救国而开会，时危势急，对于法定数可不拘。

众皆鼓掌。

主席：报告已足法数。

众主可以正式开会。

霍守华君：今日为我国民族存亡关头，我国民族从未受人如是不道德之待遇，人心不死，公理必彰。有人以为此次惨杀者皆学生工人，不知俱是中国人。本会系代表中国人之有名机关，惨杀学生工人，不啻惨杀本会同人，无论如何须出任办理，以达公正之解决，否则虽生犹死，乌能屹立人世。彼小商店小工人以及学生，尚知牺牲血本，牺牲工资，牺牲学业，为国奋斗，我堂堂总商会，义难坐视，无论如何，应负全责，办理此案，应将此次英人残忍行为，通电各国，俾明真相。惟办事须有统一机关，会董会办事，因必须得会员同意确有困难之点，故鄙人主组委员会，专司其事，将提出意见，逐条解释，并以罢工人多，生活维艰，并设法募款俾济其急，以谋持久而免中止。

厉树雄君：霍君所提办法，大致赞同。惟所组之委员会，名额规定二十一人，此二十一人，在会董内推举，抑在会员内互选颇有研究。盖本会本有会董会主持会务，本席主因惨杀案关系重大，由会员内推出委员二十一人，帮同会董会办理，则于法例上不抵触；否则似委员会之职权，反在会董会之上。

霍守华君：因分任事务，便于办事起见，故组委员会，其中员额可随便推举，不限会董与会员。

席玉书君：赞成霍说。

谭海秋君：不限会董会员，有合作精神，甚好。

厉树雄君：前发通告，未将召集开会原由叙入，以致未到诸君，不明情形。本席主由会员内推二十一人为委员。

王显华君：主折衷办法，会董内互选十人，会员内互选十一人。

霍守华君：如是危急，尚有不到会者，太觉放弃责任。

朱燮臣君：赞成委员统由会员内举。

穆藕初君：请注意两点：（一）今日本会开会，已足法定数；（二）被举为委员固应负责，即未被举委员之会员，对于此次交涉案，亦应共负其责。

主席：惨杀案关系甚大，会董因责任太重，主组委员会分任其责。外交主秘密，不应未办以前先发表，鄙人南旋后，不发表意见者，即此故也。现在先将应组委员会否，先表决，赞成组委员会者，请举手。

众皆赞成。

主席：诸君既赞成组织委员会，请决定委员究从会员中选，抑会董与会员互推。

徐春荣君：被举为委员后，须负责到会办事，否则以其放弃责任，应取消其委员资格。

赵南公君：推举方法并无关系，盖委员会议决所办之事，与会董会议决所办之事，皆由会长负责故也。

袁近初君：今日会员中，尚有未到会者，主用通信法推举委员，以期普遍。

沈九成君：主由会董推举会员为委员，以示会董因责重请会员帮忙之意。

主席：委员名额，赞成。除正副会长外再推二十一人者，请举手。

众皆赞成。

主席：将霍守华君所提各案，请逐条表决：

(一)本会对于五卅事件，应正式出面办理，务得公道之解决。

众无异议。

(二)本会为应付严重之时局，特设五卅事件委员会。

(甲)委员名额，定为除正副会长外再推二十一人。

(乙)委员会为办理本案交涉之主体。

(丙)必要时由委员会邀请各界担任干事或顾问。

(三)对外宣传：

(甲)通电各国商会表示五卅事件真相及本会之态度，请其彻底了解，主张公道。

(乙)通电全国商会及各界，请其一致努力。

以上第二案，早经通过。第三案，众无异议。

主席：近来汉口、北京、天津各大商埠来电，愿作后盾者甚众，足征民心一致。

冯少山君：对于筹款接济失业之工人甚紧要，请付表决。

赵南公君：罢工之能持久与否，全赖筹款接济之能办到与否。

主席：俟委员会内议定办法，再行筹募，并将霍君所提之三议案付总表决。

一致赞同。

穆藕初君：时迫势促，如欲由董事会选委员，又欲稽延一日，主由会长指派，较为简捷。

众皆鼓掌。

主席：以下列三办法，请众公决：(一)委员由会员公推；(二)委员由董事会公推；(三)委员由会长指定。

众主由会长指定。

主席指定二十一人如下：

霍守华君、石芝坤君、冯少山君、谢蘅牕君、赵晋卿君、谭海秋君、
许建屏君、袁履登君、顾子槃君、秦润卿君、王晓籁君、倪远甫君、
傅筱庵君、闻兰亭君、王一亭君、韩玉麟君、姚紫若君、穆藕初君、
宋汉章君、叶惠钧君、祝兰舫君。

众皆赞成。

叶惠钧君：请各委员不可放弃责任，须常出席。

陈翊庭君：主委员以后所办事务，皆抱公开主义。

主席：劳敬修会董顷自北京出席全国商联会五届大回，
请其报告北京对于本案之情形。

劳敬修君：报告商联会开会经过情形，及闻惨杀案后，曾推
代表与外交部总长接洽状况。该联会对于此案，曾有鱼电通告
各国，请孙君朗诵。

孙筹成君：宣读全国商联会鱼电通告。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日开第一次五卅委员会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方副会长：请主席报告蔡、曾二专员来沪后接洽情形，以便
着手办理。

主席：五卅案发生后，外人有排外相诬者，现各国均已明了。
工部局极愿本会调解，因赞成罢市未便启齿。外人也有不
满意捕房所为者，碍于情面不肯直说。现美商会允任调停。蔡、
曾、许三君对于前日四团体提出之条件，有过火处，不便照提，故
拟将前提之条件，略加损益，由本会提交许交涉员，请其速提，以
免稽延。

闻兰亭君：本会另提工学方面有异议否？应研究。

主席：四团体所提者，迄今延搁，不若另提，期早结束。

方副会长：报告四团体以前提出条件之经过情形，并外交当局对于该条件迄未提出之用意。

主席：外部与使团皆派员来沪调查真相，此案如在沪办则速了，如由京办必延缓。

穆藕初君：述四团体将提条件时，曾与接洽情形，主现在缩小范围，以期速了，免再迁延。

霍守华君：主对工学方面劝其心平气和，不可过火，推举代表与其接洽。

谭海秋君：四团体所提之条件，内有数条确难办到，应详审查。

谢永森君：时间匆促，进行手续，可分三步：（一）将四团体所提者审查后，酌量损益；（二）再请其举代表与本会开联席会议，讨论审议后之条件；（三）讨论后即提交外交当局。

主席：条件中对于收回公堂一条须加入，因此次罢市损失甚大，不如是不能弥补，难平众愤。

霍守华君：提出之条件，不可太唱高调，吾人之利器，刻下仅罢市罢工耳。

穆藕初君：主今晚各委员回家后，将四团体前日所提之条件，详加研究。明日上午十时开第二次委员会审查后，午正即邀四团体代表来会，开联席会议，定后即提出。

众皆赞成。

傅筱庵君：主将今日开大会后特组委员会专办五卅案等情，通电各省法团，请其查照，并报告执政府暨外交部。

众皆赞成。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开第二次五卅委员会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方副会长读会员大会议决对外宣传案内通电各国商会及本国商会之电稿。

穆藕初君：主审查对于致各国商会之电稿，似太冗长，过激等字可不必说出。

闻兰亭君：主推五人审查。

赵晋卿君：对各国之电，应起英文稿，再译汉文，且须简明，不可太长。

傅筱庵君：外人报纸宣传此次有过激主义，故对外电报，务须辩明，太简难详，如能用华文电请我国公使转更好。

霍守华君：赞成辩明无过激主义。

谢永森君：对外电稿，请将两点决定：（一）简与详；（二）汉文与英文。

主席：以谢说付表决。

众赞成用英文稿，须详。

宋汉章君：推谢永森、许建屏二君起草。

谢永森君：请商会洋文书记起草。

主席：请许君起草后，由谢君会商。

众皆赞同。

主席：请讨论拟提出条件。

闻兰亭君：主席对于此案，奔走多日，谅有成竹，请将拟提各条，提出讨论。

主席：将前日四团体所提之十三条，逐一提出，略将损益。

孙筹成君：将逐条损益后详为报告。（条件录后）

时已午正，乃中膳，膳毕，虞会长因访郑省长，改由方副会长主席。

主席：拟就各条是否分先决后决二层办理。

穆藕初君：应分两段，第一段办到后，即开市，再办第二段。

霍守华君：不主分办，以罢市牺牲究较外交失败小，分办则表示弱点。

傅筱庵君：穆霍二君之主张皆有理由。

谢永森君：主俟办至如何程度，再行召集讨论。

秦润卿君：亦主提出后，察看情形办理。

主席：今晚七时四团体代表来会，开联席会议时再行讨论。

众皆赞同。拟成之条件如下：

(1) 撤销非常戒备。

(2) 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3) 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4) 赔偿，赔偿伤亡及损害之损失。

(5) 道歉。

(6) 收回会审公廨，完全恢复条约上之原状。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须用中华民国名义为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义。

(7) 洋务职工及海员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8) 优待工人。

(9) 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

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享有之。

(10) 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11) 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12) 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13) 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外交部将来对于此案续提之条件，应请保留，合并声明。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下午七时开联席会议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邬志豪君介绍工商学联合会代表。

穆藕初君介绍上海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代表。

袁履登君介绍华人纳税会代表。

主席：述本会拟定之条件原文。

穆藕初君：谓本会所拟之条件，与前日四团体所提出者大同小异及修改之原委。

谢永森君：本会因依据法律上、条约上、外交上各种意思及与蔡、曾、许诸君接洽之结果，故将四团体所提出者删去数条。删去之条件，因沪上无权办理，以备改由外交部提出。

邬志豪君：四团体提出条件时，因时促未得总商会之同意。商联会与总商会同是商界，对于总商会之主张，自当赞同。学工两界如何意见，不得而知。

方副会长：本会所拟之条件，恐有遗漏，故末后又声明外交部将来对于此案续提之条件请保留。

王汉良君：主提出之条件应严厉，则有退步。交涉结果，对方断无全允之理。由严厉而稍让步，则各省气平，而对方愿履行。

林钧君：到会后始知开会宗旨。未经本会许可，无权代表。个人意见，此案是全国问题，主同一步骤。总商会前允精神上协助四团体，且四团体提出之条件，曾请谢永森君审查修改，总商会如有意见，何不于此时加入？现已提出，而又欲重提，似国民方面，已不能一致矣。

谢永森君：林君所说修改一层有误会，在安乐宫时，有三张〔条〕条件，鄙人请其将类似者归并，并未代为修改。

李立三君：事前未悉今日开会意旨，不能代表本会。惟私人意见，市民对外应一致主张，此刻另提条件似不妥，望商会暂照前提条件之主张，俟接到答复后，再行损益，则仍一致。

曹慕管君：教职员联合会盼望各界一致而不分裂，应请各方谅解，牺牲最大者系商界，讨论时应推诚布公，乃有效果。现有二点说明：（一）总商会自开会员大会特组委员会后，主张与以前不同，不能再牵入以前办法如何如何；（二）不问四团体与总商会所提条件之优劣，何者有交涉之可能，即赞成何者。

霍守华君：述因前提之条件，交涉员尚延搁未提之理由，故特修正，拟由本会另提，以期速了。

邬志豪君：主将总商会所拟之条件，由工商学联合会代表携归，详细研究后再答复。

王显华君：请各方抱合作主义，不可坚持己见。官厅与外人对总商会皆重视，如能一致行动，收效较易。

邬志豪君：如急欲解决，则请此刻逐条讨论。

李立三君：有两办法：（一）明日工商学联合会开会后，再来讨论；（二）今日以私人资格讨论，明日报告本会后，正式答复。

林钧君：请总商会推六代表赴工商学联合会共同讨论。对于曹慕管君之意见，有商榷处，未敢赞同。

刘钟鸣君：赞成林君之主张。

谢永森君：时促，主速解决。

王显华君：赞成根据李立三君之主张，择一办理。

谭海秋君：主明日再议。

闻兰亭君：不赞成本会派代表往议。

林钧君：明日工商学联合会二十四代表同至总商会，与全体委员会议亦可。

结果：明日委员会开会后，再定办法。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开第三次委员会

方副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昨晚决定对于所拟之条件，今日开第三次委员会后再定办法，如何办理，请详研究。

霍守华君：主此项条件，既经本委员会详加讨论，且用本会名义提出，无另求他人同意之必要。

董杏生君：因四团体所提之条件，交涉员以太过火，延搁未提，故本会拟修改后另提。现本会所提之条件，交涉员允必提出否。

主席：谢永森君曾与交涉员接洽各务〔条〕，请谢君报告交涉员之意旨。

谢永森君：述交涉员对于四团体所提之条件，拟酌提，四团

体闻之颇愤激之经过情形。昨日散会后，尚未与许交涉员会晤，大约本会提出之条件，总可照提。

秦润卿君：述金融界罢市后应〔影〕响全国商业，不能持久之理由，主将拟就之条件，用本会名义提出，以期从速交涉。

赵晋卿君：既有数人主提，请付表决。

袁履登君：为避免误会起见，议决不可太匆促。

叶惠钧君：工界赞成本会意旨，提出后无人反对最好，倘有人言，则多一破绽，主从详讨论。

虞会长到，由虞君主席。

主席：本会所拟之【条】件，与四团体所提者，大纲无甚出入。今日公宴时，再与接洽一次，如仍不赞同，则亦提出。

叶惠钧君：提出后应另外发表宣言，说明宗旨。

主席：可以不必。

谢蘅牕君：不妨再与四团体一商。

方副会长：可告以并非欲其通过，不过通知性质而已，以另提之用意，请其自行向各人疏通。

霍守华君：本会有自主权，如凡事欲听命于人，则不必组委会矣。

傅筱庵君：主俟工商学联合会代表来后，从长计议，此刻暂不表决，今夜再不就范，则决提。

方副会长：现有两说：（一）主此刻表决；（二）主再与商议。总期迅速妥洽，二者兼顾为是。

袁履登君：视其来后设法对付，今日全浙旅沪同乡会及广肇公所，皆欲开会，可将本会所拟之条件，询其意旨如何，倘渠赞同，亦一后盾。

霍守华君：工商学联合会代表下午来时，不必全体委员出席，可推三四人与其接洽。

傅筱庵君：主将本会所拟之条件分函入会团体，征求意见。

议决：无论如何，明日须将本会所拟之条件十三条，提交许交涉员，请即照提。

下午继续开会。

虞会长：工商学联合会代表顷与袁叶二君接洽结果，主第四条内改为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损害之损失；第七条内加工厂工人等五字，于海员之下；第八条加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句，与本会意旨无甚出入，如何办理，请公决。

议决：照此次修改后，今日下午即行提出。

穆藕初君：主将来结果如何，本会有自主权，不受他界约束，并主此案须在沪办理，不可移京，以免迁延，请电北京留察、曾在沪办理。

众皆赞成。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开第四次委员会

方副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霍守华君：请会长报告最近两天内交涉经过情形。

虞会长：详述北京使团派来六委员之意旨与昨与法领事接洽详情。

主席：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推周佩箴、李征五邀请本会推举代表，出席今日下午四时渠等发起之会议。

谭海秋君：主请周佩箴出席报告开会之意旨。

周佩箴君：因五卅案，外交已开始，非联络民众团体合力监督，势必失败，故邀集各团体代表讨论进行办法。

谢永森君：应决三点：（一）欲派代表否；（二）如派则派几人；（三）派何人前往。

许建屏君：本会组织未完备，办事章程未定，主俟办事章程通过，推定各股委员后再夺。

周佩箴君：时促势危，应请会长指派。

袁履登君：请虞会长以个人资格前往接洽。

谢永森君：此事公共的，不赞成以个人资格前往。

袁履登君：对于五卅案本会已提条件，不必再加入监督团体之内。

许建屏君：请周君退席，容本会讨论办事章程后再夺。

周佩箴君：希望通过章程后，即推代表前往与议。遂退席。

曹慕管君：教职员联合会对于该部来函邀请代表，决定不派。

霍守华君：无加入该会之必要。

袁履登君：个人资格可以前往，以免误会。

结果：曹慕管、袁履登二君以私人资格前往。

主席：兹拟就委员会办事章程，请详讨论。

众主逐条通过。结果如下：

上海总商会五卅委员会办事章程

第一条 本委员会由上海总商会临时会员大会，因办理五卅案所公推之二十一委员暨会长、副会长组织之，专办五卅惨案一切事件。

第二条 本委员会分设经济、交际、调查、文书四股执行会务，各股委员由全体委员互推之。

第三条 各股委员名额，依事务之繁简，由本委员会决定之。

第四条 委员会开会时，由正副会长为主席。

第五条 本委员会一切进行事宜，均公开讨论决定之。

第六条 经济股专任筹划款项及审查账目。

第七条 交际股办理交际事宜，联络各界通力合作。

第八条 调查股办理应行调查事宜，将调查所得报告本会。

第九条 文书股审阅文牍，并注意委员会内案卷之整理及保存。

第十条 各股得邀请各界名人为义务顾问或干事，但须经本委员会通过。

第十二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及各股办事规则，由本委员会随时规定之。

互推各股委员如下：

经济股四人：祝兰舫君、秦润卿君、姚紫若君、倪远甫君。

交际股十人：谢衡臆君、闻兰亭君、许建屏君、冯少山君、宋汉章君、谭海秋君、傅筱庵君、韩玉麟君、赵晋卿君、袁履登君。

调查股五人：霍守华君、石芝坤君、叶惠钧君、顾子槃君、穆藕初君。

文书股三人：王一亭君、王晓籁君、许建屏君。

议决：所邀请之顾问、干事，得出席委员会，报告并陈述意见，但无表决权。

通告各委员，每日下午三时至六时为办事时间，务须到会，如有公暇，上午十时起望随时莅会。邀请谢永森君为法律顾问主任，曹慕管君为五卅事件交际干事。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开第五次委员会

方副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请文书股王晓籁君报告昨今两日各处致本会之文

件。

王晓籁君：将助款各函电报告数目后，并谓工商学联合会来函两件：（一）为中南银行以三十万元接济某外国银行，由安裕、顺康两庄张罗现款，请即制止；（一）为三北、招商两公司将运货接济外人，请劝其顾全大局，切弗装运。

秦润卿君：此事安裕、顺康两庄已登报声明，为郑重起见，可派人调查。

穆藕初君：既经登报声明，不必再查。

议决：请倪远甫君查明后再复，两公司事俟与虞洽卿、傅筱庵晤商后再夺。

主席：嘉谷堂米业公所来函，谓送米进货，时遭抢劫，如停进，必致绝粮，请指示安全方法。

闻兰亭君：殊难答复。

赵晋卿君：请叶惠钧君与其讨论。

议决：约该公所董事明日来会面谈。

主席：欧镜堂等五会员来函，以旧历端阳将届，营业停止，无从收账。拟照去岁年关结账之例，延缓一月，改为旧历六月初五日举行结账，以除困难，免致牵动大局。

闻兰亭君：缓数日再商，如能节期前解决，可免此举。

秦润卿君：赞成。

议决：至旧历月底再夺。

主席：南京总商会来电，主为坚壁清野之长期抵抗，以防进锐退速之普通惯性。

闻兰亭君：用意甚善，暂为保留，俟欲采用时，再行提出。

众皆赞成。

主席：请秦润卿君报告经济股事宜。

秦润卿君：报告昨今两日收付款项数目，并提出三点：（一）

明日起收条应另订格式，并须存根；（二）此种款项，即欲动用，不必存放银行，主暂存本会库内；（三）付款应由委员会通过。

议决：一二两点完全赞成，付款时主由会长或副会长会同经济股内一委员签字。

主席：各处汇来款项，有指用途者，有未指出者，已派人列表详注，以备参考。收款机关，上海甚多，应谋统一办法。又闻总工会代发之款，不入其会者，均不到手，似亦不妥。

霍守华君：主失业工人应俱发。

赵晋卿君：主先派人调查。

穆藕初君：工商学联合会对于收款问题曾登发广告，请询其用意。

议决：调查股全体委员与董杏生、陈翊庭、陆凤竹三君，明日上午十时来会讨论调查办法，并推闻兰亭以后督同付款。

邀工商学联合会、临时济安会以及华大、上海、金城三银行，明日推代表来会讨论收付捐款及救济办法。

请盛竹书为经济顾问，陈翊庭、陆凤竹为调查干事。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开第六次委员会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闻兰亭君：报告今日调查股与工商学联合会会议结果。

冯少山君：述工商学联合会欲登广告，声明对于本会提出之十三条未同意。

闻兰亭君：主请林炎夫君与日报公会接洽外，再请叶惠钧君赴该会作一度之疏通。

曹慕管君：四团体所组工商学联合会时，议定须四团体皆

无异议，乃能通过，不若请邬志豪君表示对于此项广告不赞成。

叶惠钧君：报告逐日发放款项情形。

闻兰亭君：赞成请叶君速往疏通，三团体出面拟登之广告，俟叶君去后，得有回音，再定登否。

众皆赞成。

王晓籁君：报告今日收到之文电。

孙筹成君：读工商学联合会及总工会等来函原文。

主席：读外交部来电，加派和德与蔡、郑、曾三君在沪与使团所派委员，根据事实克日开议，及本人以立于商会会长地位，未便参加，业已电辞等情。

顾子槃君：述嘱查中南银行接济外款意见。

宋汉章君：报告中国银行对于国库款项仍旧收付之原因。

姚紫若君：对于总工会来函，反对本会所提条件，如何办理。

霍守华君：主驳复。

傅筱庵君：主疏通后劝其将原函收回。

赵晋卿君：述商务书馆拟有对外宣传电稿之用意。

冯少山君：主将本会所提之十三条，译成英文向外国宣传，因英人报纸有诬我所提条件为无理要求故也。

众皆赞成。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五卅委员会
调查股与济安会、工商学联合会、华大等
银行开联席会议

闻兰亭君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穆藕初君：工商学联合会登有广告，对于各界捐款，主不令汇交总商会，指定华大等银行代收，事前未通知本会，外界睹此欲启疑窦。今日开会宗旨有二点：一询此项广告何人主登；二讨论付款方法。

邬志豪君：此项广告由大会议决而登，因宁波外交后援会与张效坤捐款纠葛故也。

林钧君：登此广告有二义：一外界来函，询问捐款究归何团体收受；二有人来函，谓款交总商会，而总商会未通知本会，故特另指银行以期简捷。

主席：过去事可不说，未来事应讨论。

李立三君：主交济安会支配款项。

徐乾麟君：述外界径交款项与总商会之心理。

穆藕初君：收款不生问题，付款最为重要，主由本会与济安会、工商学联合会三团体出面登一广告，指定银行代收，将来支取时，规定何人签字。

林钧君：对于三团体出面登广告赞成。动用时本会早已议决，除本会四人签字外，并请总商会亦派一人签字。

众皆赞成功用时签字办法。

叶惠钧君：述发放工人款项详情。

穆藕初君：叶君所述发放款项情形甚详，但某工人在某厂与某厂内有多少工人，如何调查。

李立三君：凭厂内计账折与木牌号数为标准。最困难者码头工人，向无凭证，纷乱不堪，现拟分别办理。

石芝坤君：主请码头发筹者帮忙，则易辨别。

议决：三团体出面，指定上海、华大、金城、中国四行为收款机关，登一广告，支款时由总商会秦润卿及工商学联合会邬志豪、李立三、林钧、刘钟鸣诸君签字，委托济安会发放。

中国〔华〕民国十四年六月
十七日开第七次委员会

方副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请文书股委员报告。

王晓籁君：报告商界联合会来函，请将端节收账期展缓一月。

闻兰亭君：前日本会会员已经提议，曾决定办法，可并案办理。

众皆赞成。

王晓籁君：报告中国银行来函，因小报诬其接济外款，请派员调查，以明真相。

闻兰亭君：小报登载之事，不甚确实，无调查之必要。

穆藕初君：为郑重起见，主派员往查，以免外间无谓之误会。

顾子槃君：如因报载皆欲往查，似觉太烦，不若请其自登广告声明。

王晓籁君：宋君系本会会员，既来函请调查，自应派人往查。

主席：俟与宋君接洽后再定。

众无异议。

王晓籁君：报告执政府来电与三北公司复函，暨各方助款数目。

穆藕初君：自收款日起至今日止，应将详细数目，遍登广告，并声明本会已推定经济委员，专任此项捐款支付全责。

主席：以穆君之主张付表决。

众皆赞成。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夜间十时开紧急会议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报告今日交涉谈判结果，只谈及四条及彼方容纳之程度。

霍守华君：有意延宕，是无诚意，不能常此罢市，徒受损失，应另想对付方法。

谢永森君：名为议四条，实仅允条半，若不坚决表示，必致迁延时日。

许建屏君：照此情形，明日谈判势必决裂，应迅速谋对付方法。

穆藕初君：最要緊者系第六条，主明日谈判时，将前几條未容纳完全者，详为驳诘，议至第六条时，无结果，然后决裂。

霍守华君：惩凶、赔偿两条不能完全办到，无圆满希望，应迅速谋对付方法。

谢永森君：使团委员对五條以外，借口无权办理；蔡、曾之意，以本会之意思为意思，请迅决定转告，以便明日谈判时对付。

赵晋卿君：外人既无诚意，本会今日应讨论准备方法。

傅筱庵君：赔偿与抚恤，名称不同，不在乎钱之多寡；三、四两条有连带关系，应请其确切表示；罢市系自杀政策，应想完善之策。

主席：十三条中收回公堂为最要緊，将来谈判决裂，即

在此条。

傅筱庵君：其实第九条较第六条更重要。

霍守华君：外人之所以延宕者，冀吾国内部分裂耳，应设法力争。

穆藕初君：大约谈判必决裂，以条文次序而论，应在第六条上决裂。

谭海秋君：既知决裂，即应设法以谋对付。

倪远甫君：十三条既提出，无让步，但徒罢市受损太大，应想致其死命之法以抵制之。

谢永森君：不外抵制英国货，并海员全体罢工。

主席：抵制英国贸易，海员罢工欲钱接济较难。经济绝交，钱业最困难。

秦润卿君：只要商家不办英货，钱业仅不收英国钞票亦不难。

祝兰舫君：对于开市问题应研究。

秦润卿君：明日谈判无结果，则夜间邀各团体来会讨论开市问题及对付方法。

穆藕初君：主明日上午再开会，研究办法。

傅筱庵君：与其明日上午开，不若此刻继续讨论。

谢衡臆君：应召集各业共同讨论。

曹慕管君：明日如决裂，则请工商学联合会与蔡、曾同时来会讨论，以免隔阂。

穆藕初君：赞成明晚开会。

王一亭君：报告今日会审时，关会审官与英领各走极端情形。

谢永森君：主将本会意旨，书面答复蔡、曾。

霍守华君：不赞成谢说。

傅筱庵君：如欲书面答复，则仍抄十三条与彼，以示无让步之意。

霍守华君：主复蔡、曾本会所提条件，无让步可能。

傅筱庵君：请会长口头答复蔡、曾。

议决：推虞、方二会长及谢永森、霍守华二君，明日上午往见蔡、曾，声明对于十三条不能让步，仍请根据前意，严重交涉。致对付方法，明日午后九时再开会讨论。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开各帮各业代表会议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报告交涉经过情形后，相继讨论结【果】如下：

(一)由各业各帮假座商会自行组织团体，办理下列事项：

(甲)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英货以十三条圆满解决为止；日货以内外厂问题解决为止。

(乙)筹集款项，维持英日厂停业工人。

(二)开市，准定阴历五月初一日。

(三)合组之团体定名曰“提倡国货会”，今日到会各团体皆为发起人，组织章程公推五卅委员会起草。

(四)推举曹慕管、王显华、冯少山、陈光甫、叶惠钧、陈翊庭、林炎夫诸君与工商学联合会接洽一切。

由到会诸君签字后乃散会。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开委员会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昨日各帮各业议决旧历五月初一日开市，因各方面尚未预备妥贴，恐发生误会，拟展缓时期。工商学联合会主改为初六开市，各业有主初三开市者，请详研究。

闻兰亭君：初六究能确定否？如确定，乃能通告各入会团体。

主席：工商学联合会之意，须俟北京回电到沪乃能确定。

秦润卿君：会长能负责，即发通告。

主席：初四日想京电已到，可以开市。

闻兰亭君：初四如开市，端阳本停业，又有误会，不若初六之为愈。

霍守华君：想一方法，使各帮各业明了展缓开市日期之用意。

袁履登君：述海员今日来会接洽情形，可即用此意告知各帮。

秦润卿君：主再召集各帮各业代表会议，以补救之。

孙景西君：昨日所议决之件，不仅开市日期一项，因开市之前尚有一切应付手续，须布置妥贴，方不负忍辱开市之宗旨，可告以因种种手续筹办不及，故不得不展期。

赵晋卿君：主由委员会决定展缓日期，签字说明，再征求各帮各业之同意。

霍守华君：不赞成。

曹慕管君：主以执行时有窒碍，故交复议，以改正之。

姚紫若君：可以提倡国货【会】名义，通告展缓日期，避免变更议决案之痕迹〔迹〕。

公推陈光甫、曹慕管二君至工商学联合会询问确定日期。

主席：救济罢工人员，须迅筹款项。

众主请经济委员拟筹款接济罢工人员方法，以便讨论进行。

曹慕管君：报告至工商学联合会接洽情形。

议决：改为初六日开市，将原委通知各帮各业。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开委员会

方副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前次开各帮各业代表会议时，议决之提倡国货会章程，由委员中请曹慕管君起草，现已脱稿，请传观后再讨论。又开市前，应与工商学联合会接洽一切手续，以免隔阂。近来外间对于本会责难者甚多，因未悉本会办理五卅案经过情形之故，最好将详情宣布以释群疑。段执政今有电来，已抄交工商学联合会矣。

王晓籁君：读执政府秘书厅之来电原文。

霍守华君：主推举数人与工商学联合会接洽，询其意见若何。

石芝坤君：附议。

主席：以霍说付表决。

众皆赞成。并推曹慕管、霍守华、陈光甫三君前往。

霍守华君：主将本会对于此案经过情形，登报以释群疑，并述前定提倡国货会名称不甚妥洽。

主席：章程初稿已成，如欲改名甚难，不若组织后，再以此

会名义与各界合组一较大之团体，以便共同对外。

陈良玉君：主席之意，双方兼顾，甚善。

曹慕管君：述拟提倡国货会章程，因欲顾虑议决案及各方意旨，甚难落笔之苦衷。

议决：拟就之章程交文书股审查后，再行提出讨论。

主席：读拟就报告经过情形以释群疑稿。

众主一并交与文书股，俟明日上午十时开委员会时，油印分交各委员阅后再夺。

主席：报告各马路商界总联会来函要求拆除电话函及华人纳税会来函，主向该公司询问其何以近来对华人方向不接线，以备扣除费用。

结果：主暂行保留，商议妥洽后，再行核夺。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开委员会

方副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记录

主席：昨有人因外间未悉本会办理五卅案经过情形，主发宣言以释群疑，现稿已拟就，特油印分发，请详研究。

霍守华君：先应决定究欲发表与否？

孙景西君：效力甚微，发不发无甚关系。

袁履登君：既云无关系，不若不发。

陈光甫君：发后恐反多无谓之驳复。

许建屏君：主不登报而仅送会员。

秦润卿君：主不发表。

议决：不必宣言。

主席：各商业团体拟合组之上海提倡国货会，推委员会起

草章程，现已脱稿，请逐条讨论。

孙筹成君：读章程草案，逐条通过，并付总表决，一致赞同。

(章程草案录后)〈略〉

议决：分送各商业团体，请其照章推举代表来会，开成立大会时，再将此项章程草案提出讨论。

霍守华君：述昨日与工商学联合会接洽情形，请决定办法，以便对付。

袁润卿君：主惟力自视，对于能办者与其合作。

陈光甫君：迅定办法，以便下午一时渠等来会时可以答复。

闻兰亭君：主精神上合作，形式上不必强同。

顾子槃君：赞成闻君之主张，因强同后有窒碍故也。

孙景西君：对于忍辱开市后，能将不利英日之办法次第实行，问心无愧足矣。

虞会长到会，改由虞君主席。

主席：述日厂事，可先决，正在进行，外间不明真相，不得不登报声明。对于工商学联合会，主联络。

谢蘅臆君：主每星期与其开联席会议一次。

霍守华君：本会与其地位不同，联席会议有困难情形，今日迅将开市宣言与其同具名于一纸，抑或各自宣言，请公决。

议决：本会拟稿，渠如同意，则同具名于一纸，否则各发宣言。

主席：明日下午各马路总联合会欲借本会开茶话会，请道尹、交涉员等莅会。

议决：准借常会室。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委员会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发拟就之开市宣言，请诸君研究。

曹慕管君：报告昨日与工商学联合会接洽情形。

霍守华君：拟就之宣言稿太含蓄，恐一般人不明了。

冯少山君：赞成霍说。

方副会长：主将此稿请曹慕管修改。

众皆赞成。

孙筹成君：读曹慕管所修正者。

主席：以修正稿付表决。

众皆同意。

主席：提倡国货会亦拟就宣言，欲发表。

曹慕管君：读拟就之提倡国货会旨趣书。

主席：欠明了。

方副会长：推举曹慕管君根据前日之议决案另行起草。

众皆赞同。

主席：述发码头工人维持费，不易整齐之原由。

董杏生君：拟做木牌为领费证。

霍守华君：筹款最重要，应讨论办法。

董杏生君：主由总商会发公债五百万元。

谭海秋君：主与房东设法。

主席：房东华界可设法，租界则难办，主请政府指定担保品，发行公债。

陈光甫君：政府与本会皆不能出面，主联络各团体，另组机

关于华界，向全国劝募。

闻兰亭君：赞成。

主席：各方捐款，除拨去二十万元外，尚存十余万。郑省长临行时，亦捐四千元。

方副会长：提倡国货会应由委员会中推定专员，迅谋成立。

霍守华君：劝捐方法应迅决定。

方副会长：总商会已分电侨埠及各省商会与本会会员劝募矣。

闻兰亭君：劝捐不主用总商会名义。

主席：不用总商会名义，恐外间应募者少。

方副会长：由总商会捐得款后，协助工人，并非由总商会独负劝捐之责。

石芝坤君：述与各团体合组机关募捐不易之原因。

方副会长：读曹慕管君起草之稿。

众皆赞同。

议决：筹款救济工人，本会当竭力协助，即日分电各省，报告由各帮各业合组上海提倡国货会。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开委员会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明日开市，应通电各省，并报告段执政。提倡国货会应从速筹备。各商店所有现存之英日货物，须先注册，以便清查。将来查检之责，应由各帮各业自行组织机关担任，已有报关业为先例，闻甚有效果。总之，以后对于抵制英日货，应各发天良，竭力去做，乃能促其觉悟。

众主推举曹慕管、冯少山、董杏生三君筹办提倡国货会，以期即日成立。

方副会长：提出修改提倡国货会章程草案之意见。

众皆赞同。

主席：明日开市，本会应另发通告及郑省长劝开市之原文。工商学联合会派代表来接洽，欲本会筹款，以救济工人，曾告以本会早有此意，主自动而不受逼迫。工人以后每月拟发八元一人，渠等均已谅解。

王一亭君：报告发款时，工人纷扰情形。

主席：请济安会想一完善方法，如欲人帮助，可以设法。

曹慕管君：报告今日与工商学联合会代表接洽情形，言明六时渠等来讨回音。

主席：先筹半月，约需五十万，总可设法，惟不可以总商会名义担任，请曹、霍二代表与其接洽，表示允筹。

众皆赞成。

闻兰亭君：商界总联会昨派代表来会劝拆电话，如何答复。

方副会长：电话局非英人专有，华股甚多，未便照办。

主席：商议后再行答复。

众皆同意。

秦润卿君：政府允拨之十万元未到，请再电催。

主席：可以照办。

议决：通告及郑省长函，印后即发。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开五卅委员会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现在最要緊者筹款問題。应再切实通告本会会员及各行各业，请其捐助。沪上资本家甚多，亦应劝其出资，以救停业工人。

霍守华君：救济停业工人不可间断，否则罢工不能持久，交涉必致失败，主每天订定时刻，推定数人来会，以佐会长办事。

主席：工会方面请求政府速颁工会法，鄙人已允帮忙，盖工会法颁布后，日本事即可解决。工商学联合会要求贊成修改不平等条约，此事政府已办，鄙人亦表同意。目前沪上苟无款接济，势甚危险。

霍守华君：主总商协会会员每人至少筹五百元，给以捐册，以便劝募。

陈翊庭君：会员至少筹五百元，会董应至少筹一千元。

方副会长：不贊成本会独任筹款之责，主与各团体合组大规模筹款机关，照前年救济日灾时办法办理。

主席：商会募集之款暂留不用，如基金然，倘俟各团体劝募而再开始，恐迫不及待。

霍守华君：主募集后，概交济安会拨用。

王显华君：对于日本事应速了，以备专与英人交涉。

主席：已有人与日人方面交涉，曾提出八条办法。

石芝坤君：发本会会员捐册时，应以时局严重方面立论，不可说会董与委员议决，恐生误会也。

议决：电段执政，请迅颁工会法，并贊同修改不平等条约。发捐册与总商协会会员。会董每人至少筹一千元，会员每人至少筹五百元，自捐与另募听其自便。一日下午请工商学联合会派代表来会接洽筹款事宜，本会请秦润卿、姚紫若、陈光甫、霍守华、曹慕管五君与其会商。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三日
开会董委员联席会议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记录

主席：报告开会宗旨。

王一亭君：报告济安会收支数目及发放工人维持费时之困苦情形，各办事员以精力不济，均已辞职，请另派人接替。

主席：王君所述困难情形，鄙人早已得悉，现与工商学联合会接洽，主以后各处捐款，概交四行代收，业登广告，由该联会四团体中各推二人为代表，本会亦推二人，与其共办济安会一切事宜。

霍守华君：王一亭与叶惠钧二君办理济安会之困苦情形，人所共知，但非此二人，断难办理，主本会推举二人，帮同王叶二君办理，以减其劳。

议决：公推叶惠钧、徐乾麟二君，会同工商学联合会及济安会各代表，共同办理济安会一切事宜。

主席：各业来函，以存栈货物恐霉烂，亟待疏通，现主先从调查注册入手，此项调查机关，设于商会乎？抑由提倡国货会办理，请诸君公决。

霍守华君：报告对于此案，今日曾与工商学联合会接洽之经过情形。

陈良玉君：赞成由本会组织。

议决：组疏通栈货委员会，当即公推顾子槃、顾馨一、谢蘅煦、戴耕莘、荣宗敬、韩玉麟、吴麟书、赵晋卿、石芝坤、姚紫若、宋汉章、秦润卿十二人为委员，每日中午到会，以便分头办事。

主席：工部局通告厂家，谓电汽处因人工与煤之关系，有停止供给厂家马达电力之说；如成事实，殊与工人生计及地方治安有关，应设法维持；如以煤工为借口，因公共关系，当设法接济。

议决：致函交涉署，请其查明，设法维持，以安秩序。

主席：近来会务甚忙，除前推之闻兰亭、陈良玉、戴耕莘、孙梅堂四君常驻帮办外，尚嫌不敷，鄙人与方副会长以终日奔走，不克久驻会内，请再加推常驻办事员数人，以分其劳。

议决：除原推之四名外，加推王晓籁、许建屏、袁履登、谭海秋四君，每日常川到会，襄办会务。

主席：宋汉章、赵晋卿等二十二人联名来函，主办西报，以便宣传，特提出讨论。

许建屏君：述此次五卅案发生后，国内西报所载不实，以致是非莫白。应提倡自办西报，以发扬民意，博外交上之最后胜利等语。

结果：请许君拟定预算后再行讨论。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六日
开会董委员联席会议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今日因济安会事而开会，该会系各慈善团体合组乎？抑本会单独组织耶？昨日该会大门紧闭，门口贴有布告，谓发款事宜，交总商会办理，鄙人恐肇巨祸，即派人撕去。现此项布告在此，诸君以为何如？

叶惠钧君：本席未见此项布告，该会因会所房主不允再借，故遂关门。此项布告并非济安会所贴。

主席：昨日幸尚有款项得以发放，否则群赴本会索款，其害不堪设想。罢工工人以海员与码头工人最有关系。对于日本问题，应先解决，则纱厂开工，可减少罢业〔工〕工人，维持较易。

王显华君：各栈存货，前主疏通，究属能提运否？

主席：工商学联合会亦来函赞成疏通。惟外人方面，恐有主张欲出全出者，因是或有阻碍。

赵晋卿君：今日应从积极方面着想。

闻兰亭君：对于济安会如何改组及以后筹款救济工人方法，皆须注意。

主席：本会始终抱定与各团体合组，不独任筹款事宜。

众皆赞成，并决定明日开疏通栈货委员会，以备积极进行。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四日

开会董委员联席会议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纪录

主席：开市后，表面商家似轻松，但存栈之货，迄今搁置。厂家马达，忽然停送，故为难较前更甚。北京方面，对于本会所提之十三条，主先提前五条，其他各条欲待后决。上海公共租界情形复杂，不易解决。法使业已谢绝调停。于此可见，现拟另辟途径，与各国商会开诚布公，将第六条以下各条，表示最低让度，商议办法以期速了，故特召集会议，请详研究。

劳敬修君：先与何国商会接洽？

主席：与英美日三商会，诸君如以为然，则今日决定后，即可与其接洽，以免转折。

闻兰亭君：请主席将让步程度逐条说出，以便讨论。

主席：第六条主照洋泾浜章程办理，无条件收回。第七条罢工期内之薪资，概发三分之一。第八条照办。第九条先要求工部局应设华董，甲乙两项留后再商。第十条收回越界筑成之路，彼方只允有商量之余地，当从长计议。第十一条不成问题，苟使提出通过，尚有其他手续，我国外交部不允，仍难实施。第十二条外人以为可照中国警章办理，予竟无言以对。第十三条问题极小，彼方已有自辞之意。其余一至五条，由京交涉，业已提出，不必牵及。但苟能依此办理，商界虽愿交涉速了，本会则仍欲受人唾骂。

方副会长：顷聆主席之言，六九两条最关重要，此系另辟途径之法，最好本会不表示让步程度，由三国商会提出意见，以防商议后请求公使或不允许之准备。盖十三条系本会提出，忽然自允退让，似觉不妥；由三国商会将所议意见呈请公使，得其许可，然后本会承认让步，则较完善。

主席：先由三国商会去做，做后询本会满意否，如以为满意，则请其照办。

方副会长：做不到则如何？

主席：做不到当然作罢。

曹慕管君：主英美日三商会，以调停人资格，将调停条件用文字送达本会，开会讨论，苟使认为满意，可答以相对之承认。

主席：外人方面，恐不允如是办理。

项松茂君：英美日三国，如受痛苦深，则肯任调停，否则依旧是单相思。

谢衡臆君：主由会长先与接洽，俟有头绪再召集各业代表会议，以解决之。

曹慕管君：与其接洽时，如先表示让步则不妥。

许建屏君：主认为有接洽之可能，但本会自己地位须站稳。

赵晋卿君：主虚与委蛇，俟有办法，再行开会。

沈联芳君：主听彼方之主张，不作书面交涉。

方副会长：今日应讨论者两点：（一）允会长与英日美三商会接洽，并接受谈判否；（二）请三商会表示意见，抑本会自言让步限度。

许建屏君：主与三商会开联席会议，本会推出同额之代表列席与议。

王显华君：接洽地点，应郑重，不可往就。

议无结果，遂散会。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开会董委员联席会议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记录

主席：述煤斤与原料缺乏困难情形，及英美日三商会现主联合沪上各国商会(连和明商会共十一商会)与本会接洽，以期另辟交涉途径之近况。

邬志豪君：渠等有条件交换否？

主席：主双方接洽妥善后，由渠等请愿公使团批准，然后要求工人上工，并取消抵制货物。

谢永森君：今日应先讨论两点：（一）欲与其接洽否？（二）如欲与其接洽，推何人前往？

董杏生君：先应研究其有无诚意。

霍守华君：先述日本因办取消治外法权时，大隈伯被炸之原委；次言五卅案有关全国，应由政府主持交涉，人民负督促之责，商会无权与其接洽，主郑重考虑。

宋汉章君：述今日与英国银行经理某西人会晤，据云十一商¹会托其代表，且曾有信稿送来，可出示否？

主席：信稿系假定性质，欲俟本会议决与其接洽，然后正式送来。原定星期六与其接洽，现因今日如通过，尚须与各业代表及工学各界接洽，故改为下星期一会晤。

谢永森君：与其接洽时，应注意须做现钱交易，不可赊账，如目的未达，遂允工人上工，并取消抵制，不啻以有用货物，而换一无期债券，殊不合算。

主席：谢君所说甚是，本有俟公使团批准，乃允上工及取消抵制之主张。

徐庆云君：罢工期内照发工资与否？外国向例若何？可调查以备参考。如能照本会所提十三条办理，本会当然认为满意，但此案牵动全局，沙面、汉口等处尚有问题否？亦应顾及。

主席：外埠交涉，政府已主另行办理，可不必顾虑。

曹慕管君：本席以为今日有三点讨论：（一）应与接洽否？（二）如与接洽，由何人前往？（三）与其接洽时，宗旨如何？鄙人主第一点有机可乘，主与接洽；第二点责任重大，应邀同关于本案有力团体同往；第三点先决定本会持何态度。

邬志豪君：本会所持之态度，应以权衡得失轻重为标准。

王显华君：接洽前须对方表示诚意，惩凶等事何以迄未实行？接洽之地点仍须注意，不可迁就。

霍守华君：此案已成政治关系，本会无权让步，主不与接洽。盖不让步，无接洽之必要，允让步，无如是之权力。

主席：询欲与接洽否？如赞成接洽者请举手。

多数举手。

主席：出示彼方所拟之假定信稿。

徐可陞君：朗诵信稿。

谢永森君：将信稿译成华文，口头报告。

王显华君：以此稿用意不妥，似有本会请求之意，不与接洽。

叶惠钧君：主替其另拟一稿。

议决：推谢永森、宋汉章、赵晋卿三君起草，替其另拟一稿，交虞会长带往。仍以私人资格与其接洽，如渠等同意，则本会再开会议，讨论接洽时之宗旨。

主席：现定下星期一实行疏通栈货，此系我国各团体所决定。英日等栈肯仅出华人货物，不加阻挠与否，刻下尚无把握；如渠等之货亦要求同出，则于罢工有关；若因要求不允而阻挠开栈，则商家受损颇巨。

徐庆云君：纱厂因煤斤与原料缺乏，工部局即允送马达电力，亦难工作。

主席：商困如是，请诸君注意，能不走极端最好，倘外强中干，致不得已而自行上工，反于面子有关。

谢蘅臆君：主存栈之英日货在五卅以前所定者，应开放；五卅以后，自当禁止，并详述煤斤缺乏之原由。

主席：现在救济款项，仅半月可支持。如各商家以可止而不止，不愿出款，则工人之生活费无着，殊难维持，非鄙人一人所能担负，不得不预先声明，请诸君注意。

石芝坤君：述栈业工会要求戒严司令不干涉爱国运动，以便提出栈货后仍旧罢工，及与太古公司交涉经过情形。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开会董委员联席会议

方副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记录

主席：今日乘十五期会董常会之便，特邀五卅委员同时出席，借以讨论。虞会长因事未到。前日推举谢永森等代拟之信稿，现已脱稿，乘此请诸君一阅。现闻彼方对于罢工期内工资一层尚未成熟，一时难以进行，故此稿并非即欲需用。如诸君赞成此稿者，现亦暂时保留，俟欲应用时再行送往。

谢永森君：既不需用，应俟用时再议。惟前日彼方所起之稿，确无诚意，现已译成中文，内有数点应注意者，请诸君察阅。

议决：代拟之信稿，俟需用时再提出讨论。

主席：疏通栈货事宜，本会托顾子槃、谢衡臆、戴耕莘三君办理，请将最近情形报告。

顾子槃君：曾赴检查出货委员会，对于国货抽千分之五费用，非国货则抽千分之十。据石芝坤君云，国货下星期即可开栈。

主席：前闻栈业工会欲请求戒严司令不干涉爱国运动，此层现在办到否？

曹慕管君：大约已接洽，昨日有人到提倡国货会，要求出栈后赶办通行手续，以免运至外埠发生阻止问题。该会公推冯少山君至长江一带宣传，最好请总商会亦备介绍函，以便与各该地商会接洽。

主席：宣传未出发前，应先规定办法，否则外埠询问沪上如何办理，反无言以对。

曹慕管君：已拟定六大纲，俟文章做就，明日开会通过后，印成专册，请带往分送。

主席：最好明日开会时，请将详细办法，亦分别规定。

谢衡臆君：主由商会拟定范围送交该会。

主席：前日议决，归提倡国货会办理，诸君如有意见，请径

送该会可也。

谢衡臆君：述煤栈小工做五日，欲停工一日，赴济安会领维持费一元，足证发款时尚未精确；并言煤斤缺乏，有关大局，及船少难运国货煤之苦况。

主席：谢君所提两点：（一）济安会发款问题；（二）煤斤缺乏问题。对于第一点，虞会长以发款时码头工人最难调查，已加派人员前往襄理。第二点确与大局有关，请煤业公会拟就具体办法送会，再行详细讨论。

众皆赞成。

中华民国十四年九月二日
开会董委员联席会议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记录

主席：昨接英商会来函，述英人对于五卅案、我国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并抄该会与英商中国协会开联席会议议决之三要点，原文业交书记处译出，请徐孙二君分别朗诵。

徐可陞君：读英文原函。

孙筹成君：读译成之汉文稿。

主席：英人既有函来，本会不得不复。现已拟就一稿，请详讨论。

孙筹成君：读拟就之复信稿。

项松茂君：意思含混，甚妥善。

主席：现在第一步目的已达，英人既声明对于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则我人希望之第二第三两步，亟待解决，望诸君协力相助，以期成功。五卅案发生时，英领苟能认错，风潮不致如是之

大。兹英商既诚意声明，本会应具函答谢。英之主张司法调查者，欲减轻工部局董事会之罪名耳。交还会审公廨，彼方主重提去年八月九日所提之照会，外部未应允。盖交还会审公廨有三办法：（一）照去年八月九日所提出者；（二）照辛亥革命以前办理者；（三）依据洋泾浜章程所订者。此三种办法，第一点有名无实；第二点仅还一半；第三点缩小其权。总之，将来会审公廨收回后，对于组织一层，极应注意。五卅案牺牲如是之大，苟无条件而劝人上工，事实良心均说不过去。十三条之中，第二、第六、第九各条最重，其他皆易办理。诸君如晤英人，一面谢其能同情于爱国运动，一面劝其赞成无条件收回会审公廨。现在应将复函斟酌妥善，以便照发。

赵晋卿君：详述应酌减数字之理由。

王晓籁君：亦述酌减之意见。

宋汉章君：照此函意旨，仍完全主由政府交涉，请诸君研究，函稿中究笼统答复，抑决定办法。

主席：书面答复，以笼统为是，一切办法仍当接洽，因渠之来函，亦无切实办法之语气故也。

宋汉章君：述接洽情形，并谓使团现亦无权，遇事欲请命于各该国政府，如照此函答复，应加请其另请英国派有负责代表来京等语。

袁履登君：来函既甚笼统，以笼统答复为是。

赵晋卿君：述晤英商劝其从速觉悟，以免各趋极端云云。

霍守华君：赞成赵晋卿君酌减之稿。

孙筹成君：将赵晋卿君酌减之意修正，朗诵函稿。

主席：以修正之稿付表决。

众皆赞成。

主席：报告五卅案发生迄今，接济款项经过情形及现在款

将用罄，如无接济，则前功尽弃等语。

霍守华君：全赖各界努力，外交乃有进步。接济工人生活费，已用去二百余万，现工人减少，每月仅需四十万，若从此中断，未免功亏一篑。捐款沪上甚微，前次本会议决向会董会员劝募之款，迄未收齐。应请会长妥定办法，推举人员专办此事。

主席：劝募时，请其从良心上着想，盖工部局增加华董，以及收回会审公廨等事，将来得益者系商家与资本家。

王一亭君：向本会会董会员劝捐案，早经议决，自应执行。

主席：上海方面统共仅捐过二十余万。

霍守华君：主推举数人分投往劝。

祝兰舫君：主再函催未缴到各会员，请其迅交。

董杏生君：赞成推定人员面劝。

议决：公推祝兰舫、王一亭、劳敬修、宋汉章、董杏生、霍守华、石芝坤、陆维镛、袁履登、韩玉麟、王晓籁、顾子槃、冯少山、谭海秋、项松茂、戴耕莘、沈燮臣、张延钟、徐乾麟、赵晋卿、何积璠、孙梅堂、闻兰亭诸君为募款委员，定明日下午三时开会，讨论办法。

中华民国十四年九月五日 开会董委员联席会议

虞会长主席

孙筹成君记录

主席：前日开会，拟集款项，以助爱国运动，今已撰就组织大纲，定名曰“中华爱国募金大会”，募款五百三十万，分为十期，每期五十三万。盖近来外埠捐款渐稀，推原其故，因日纱厂问题

已解决，工会自身且有争执故也。英人方面方亦有觉悟，不久亦可解决，故不得不预筹款项，以资应付。拟就之大纲，请详讨论。

劳敬修君：请逐条通过。

宋汉章君：对于奖励一层，主建石塔于热闹之处，以表示输款者之热心。

王晓籁君：主奖励仅规定名誉奖，办法另订。

结果通过组织大纲如下：

(一)定名 中华爱国募金大会。

(二)宗旨 协助爱国运动为宗旨。

(三)会址 假上海总商会。

(四)目的 银元五百卅万元，分十期，每期五十三万元。

(五)组织 分一百正队，设总队长一，副总队长八，总参谋假定十五人；每正队设正队长一，副队长二，参谋二，分队长十，每分队队员至少十人。

(说明)总队长以及正队长由各业、各帮、各团体、各行号领袖担任，其队名即由队长自定，愿个人担任者尤为欢迎。

(六)限期 开幕日起以一个月为一期，每期应募五十三万元。

(七)竞争 每星期日为缴分竞争之期，缴洋一元作一分。

(八)用途 专以爱国运动为限，办法另定。

(九)收款 银行、钱庄由会公推。

(十)管理 特设经济管理员五人，监视收支款项，由大会公举金融界中人担任之。

(十一)奖励 名誉奖励，办法另订之。

霍守华君：今日须组织就绪。

宋汉章君：举虞洽卿为总队长。

众皆赞成。

主席：详述办理五卅案经过之困难情形，请另推贤能。

霍守华君：会长如有为难，同人当共负辅助之责，请勿辞。

主席：本不敢辞，恐将来应募者不踊跃，则办理困难。

霍守华君：会长恐捐款不踊跃，不允担任，此系同人应负之责，当竭力向各界劝募，以冀集成巨款，诸君以为何如？

董杏生君：总队长一职，无论如何须请虞会长担任。盖总商会为各业领袖，总商会会长不担任总队长，不足以号召各界。

主席：此次募款济工，并非与外人为难，盖办理国民外交，较政府单独交涉迅速。现英人方面亦已觉悟，曾声明赞同我国此次之爱国运动，若能再进一步，即易解决。须知此次所办之事，非个人与上海一部分事，乃全国之事也。诸君既如是热心，请在座者先行签字，乃定办法。

霍守华君：总队先行组织就绪，然后签字。盖依照组织大纲，款不大而人甚多，容易办理，请会长不必过虑。

主席：此次商会应做之事甚多，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系商家甚巨，将来需用款项甚伙，若能多筹最好。

劳敬修君：请会长弗辞总队长。

主席：诸君既如是热心，鄙人义不容辞，只好应允。

众皆鼓掌赞成。

旋即推举副总队长、参谋、文牍、干事、宣传各职人员。

名单另录，并由到会者依次签字。

赵晋卿君：提议延请青年会办事员充顾问，以便襄助一切。
众皆赞成。

上海外商总会为各外商买办建议
召开华洋商会代表会议事
致领袖领事德罗西函

(1925年6月)

6月15日函

先生：

现将在沪的三十八家主要外商买办致本人来信的译文谨呈阁下，他们建议尽早召开各外国商会和华商总会的代表会议，进行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以便对目前的罢工形势达成进一步的相互谅解。

商会委员会在本月十四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以及晚些时候由商会委员会召集的主要外商会代表会议，请求我询问一下，中国买办建议召开会议是否也是领事团的愿望。

我会委员会致外商买办的复函抄件，以及他们建议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送交大会的另一封信，一并寄上。

恭候阁下和领事们的意见。

总商会会长史密斯(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亲爱的会长先生：

我们(具名者)谨函告，这场前所未有的罢工运动已经十天

了，我们对此深表遗憾。我们中外商人蒙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要是这种严重局势继续下去的话，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我们恳请阁下召开本地各外国商会会议，并要求华商总会一起参加讨论，进行非正式交换意见，以便达成进一步的相互谅解。

期待着早日接到你同意的复函。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上海三十八家主要外商买办(签名)

先生们：

致我总商会长的函件收悉。特此复函谨告，对贵函建议，我会委员会和各外国商会正在进行认真考虑，但愿我能早日将他们的回音转告你们。

总商会长史密斯(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先生们：

继本月十五日给你们的信，现应总商委员会和外国商会的请求，谨告如下：我们十分同情来函所表达的感情。倘使华商总会准备会晤各外国商会的代表，以便对解决目前罢工的局势和恢复在沪外商和华商的友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的话，那么会议可以尽早安排。

顺告，会议要求总商会和九个主要外国商会各派二名代表参加，对华商总会，我考虑建议他们指派十二名关心公共租界商业活动的代表参加。

总商会长史密斯(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6月22日函

领袖领事阁下：

兹送呈与上海各外商企业买办的来往函件副本，供参阅。这些信件是有关各外国商会代表和总商会代表举行的一次拟议中的会议的。

总商会会长史密斯(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会长先生：

本月十七日关于目前总罢工形势的来函收悉。请允许我告诉你，我们已和上海总商会议及此事。他们已仔细地考虑了该建议，并在他们今日写给我们的信中阐明了他们的观点，今也附上此信副本供你参阅。你会从中发现他们认为此时此刻举行联席会议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借此机会对你和贵会在此事中所遭受的麻烦表示衷心感谢和敬意。

上海各外商企业买办(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诸位买办先生：①

随惠书附来外国商会会长六月十七日写给你们一封信的抄件，关于敝会委派代表与各外国商会代表协商非正式讨论罢工局势问题事，收悉。

谨复如下：各位在深厚的中外友谊感召下建议召开此联席

① 原件系英译件。

会议，对此深受荣幸。唯鉴于当前总的形势的新发展以及当地外交谈判陷于僵局的困难情况下，敝意认为此时举行此种会议尚非时机，而以延迟开会为好。不胜遗憾之至，顺致深切之同情。

商会会长虞洽卿(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在沪洋商诸买办先生：

本月二十一日举行的总商会与各外国商会代表会议，要我对你们本月十九日的来信表示感谢，并对中国总商会不愿在现时会晤各外国商会，深表遗憾。

今见你们在中文日报上发表了数份来往信件，各外国商会拟在你们的许可下在外文报上发表这些通信。

总商会会长史密斯(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6月22日函

领袖领事先生：

我很荣幸地告诉你，在本会和各外国商会的代表们本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会议上本人受托把英国商会的信的抄件附上。希望得到您和您的同事们的同情和考虑。

总商会会长史密斯(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外商总会秘书先生们：

本人受托向贵委员会及各外国商会提出以下建议：为促使

完全恢复正常秩序，各商会现要求领事团根据领袖领事六月六日给中国外事交涉员的信，安排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彻底调查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发生的事件之全部情况。

我们确信各外国商会将会赞成该项措施的公正和明智。

英国商会秘书葛尔(Gull)

工部局总裁关于会见邢士廉 情况致警务处报告

(1925年6月20日)

今晨我会见了奉军司令邢士廉将军，看来十分令人满意。

一、据告，几天前张学良将军曾问及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活动的情报，现正通过秘密途径送达有关方面。

二、在凯旋路和白利南路交叉口附近闹事的商团的驻地已在地图上指出并做上记号。邢将军亲自记录下来并说，他要让商团团员撤走。

三、关于浦东的海员工会罢工指挥部，邢将军说已下令叫他们关闭，离开。又说他不想在他的辖区内允许任何罢工指挥部存在；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使情况恢复正常。问起明天游行，他答称，已严令，未经批准不得举行任何游行，也不许任何妨害治安性质的事情发生。

工部局总裁 希尔顿·约翰森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不知您对以下的建议有何看法？

我认为工部局应创办、印刷和出版一份报道当前形势逐日要闻的中文小型日报。这将能在一定程度上抵销目前流行的广泛的排外宣传。

你可记得这儿的英国当局在战时曾采用此法。

今日中午见面时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如果你认为可行，我将在会上提出，或者，最好让这个建议由你提出，那就更具有权威性了。

梯斯台(签名)

1925年6月18日上海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摘要(6月26日)

<略>

接着讨论了宣传委员会正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在日报中附发中文宣传品连同英文译文。莱门先生在答复某董事的询问时说，委员会由于编辑、排版、发行上的困难，对于由工部局发行中文每日新闻一事尚无确切规划。

香港科脱华尔致大英银行经理 向普金密信(6月26日)

机密

亲爱的向普金：

我们在这儿的日子也不好过——象印刷所学徒似地拼命干活，但是这种工作看来我倒很能适应，因为人们都说我气色比以前好了。

不知您对以下的建议有何看法？

我认为工部局应创办、印刷和出版一份报道当前形势逐日要闻的中文小型日报。这将能在一定程度上抵销目前流行的广泛的排外宣传。

你可记得这儿的英国当局在战时曾采用此法。

今日中午见面时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如果你认为可行，我将在会上提出，或者，最好让这个建议由你提出，那就更具有权威性了。

梯斯台(签名)

1925年6月18日上海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摘要(6月26日)

<略>

接着讨论了宣传委员会正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在日报中附发中文宣传品连同英文译文。莱门先生在答复某董事的询问时说，委员会由于编辑、排版、发行上的困难，对于由工部局发行中文每日新闻一事尚无确切规划。

香港科脱华尔致大英银行经理 向普金密信(6月26日)

机密

亲爱的向普金：

我们在这儿的日子也不好过——象印刷所学徒似地拼命干活，但是这种工作看来我倒很能适应，因为人们都说我气色比以前好了。

我们正在华人中间做某种宣传活动，效果很好。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你们那里还没有这样做的话，倒可以仿照我们的做法。代问班尼和工部局的朋友们好。

科脱华尔(签名)

6月26日香港

亲爱的班尼：

我想科脱华尔和他在香港政府中的中国同事们不见得能在宣传活动上对上海有多大帮助，但如果你认为值得向工部局推荐而他们也同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电报请他把他们正在搞的东西寄一整套给我，这些东西他们说效果还是不错的。

向普金(签名)

亲爱的麦赛：①

这张从香港来的短柬是在香港政府工作的科脱华尔所写。你可能认识他或知道他。他是中国和印度血统的混血儿，多年来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名声很好，如果你赞成向普金的建议，请让我知道。

(签名)②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摘要(6月29日)

梯斯台先生联系《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主张工部局开展更多的宣传活动。莱门先生报告说今天下午宣传委员会将开会讨论，现已确定二名专职人员负责工部局的宣传工作，并希望

① 麦赛(P.W.Massey)是工部局董事。

② 签名系草签，未能辨认。

能请到达洛克^① 博士来此工作。

工部局董事麦赛致班尼函(6月30日)

亲爱的班尼：

据来条，我希望你能电报索要一整套他们正在搞的宣传材料的样本。这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好的启示。我们这里也有一定量的宣传工作在进行，但并未(也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有力推动。

麦赛(P.W.签名)

6月30日

向普金致香港科脱华尔电报

大东电报公司上海站

收报人姓名 科脱华尔

地址 香港·起司东(keystone)

请寄宣传样品并概述做法

大英银行经理向普金

6月30日

科脱华尔致向普金密函^② (6月30日)

机密

亲爱的向普金先生：

今天下午我收到你的电报。在收到之前，我一直在想给你

① 约翰·达洛克博士(J.Darroch)是上海伦敦圣教书会牧师。

② 原信无签名，从前后文看应为科脱华尔所写。

送去一些我们的宣传样本，但经重新考虑后，我决定不这样做，因为它们对你没有多大用处。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每天草拟、印刷和广泛散发传单，向华人（特别是下层阶级）解释事情真相和反驳华人盲目轻信的谣传。这些宣传品的主题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事情。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的宣传内容对你没有多大的用处。但为说明这种工作的性质，随函附上几份传单剪辑。这些样品是根据以下几种内容归类的。

1. 如在 A 和 B 里，使人们广泛了解政府所持的态度。A 是香港政府的声明，说明对公民不分种族一律平等对待。B 是复制政府的通知，即对于因执行日常工作而失去生命者的家属将付给抚恤金二千元。
2. 在 C、D 和 E 里是有关沙面枪击事件的宣传。
3. 在 F 里是对谣言的反驳。
4. 在 G、H 和 I 里说明香港的安稳，肉食品市场和某些行业恢复营业的情况。
5. 陈述广州的情况及那里工人的遭遇（J、K、L、M 和 N）。

这些是样品，俾你从中得到有关这项工作的一些概念。

目前我们还有一些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华传播的传单在印刷中，但这些传单由于印刷工人拒绝印刷已耽搁了很久。这里要说明一下大部分印刷品是在维多利亚监狱里搞的，不管愿意不愿意囚犯们就一定得搞这项工作。然而，即使在那儿事情也不是进行得很顺利的。一天早晨，一份总督讲稿的译文（可能你在报上已看到）已经完全排好版了。但不知是偶然的，还是故意的，整版东西都倒翻在地上。由于讲稿比较长，浪费了好多小时的工作，而且版子必须重排。由于维多利亚监狱跟不上工作要求，我就安排在劳勃脱（Robert）神父的印刷所里印刷那些有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单，但当六十个工人一知道要他们印刷

的传单内容，他们立即拒绝工作。现在政府已经征用了这家印刷所，还要处理闹事的首领。这样我就有希望在那里印刷一些东西了。印刷工人曾企图对我们设置障碍，要末出于他们对印刷品性质的害怕，要末出于他们的抵触情绪。然而劳勃脱神父的合作还是非常有价值和应该感谢的。

由于这种宣传是属于秘密性质的，不能让拿到传单的人们产生传单来自官方的暗示，相反有些传单还要带上一些劳工们常说的话。假如人们知道传单来自官方，它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由于这个原因，我要求你在电报上不要提及此事，以便保守秘密。

因为我太忙了。而且还要留一些新闻在下次信中谈，所以此信没有提及其他事情，请你原谅。

1925年6月30日于香港

附件：A→N宣传样品

A. 昨自广州巡游队与沙面发生冲突后，谣言复炽，而本港居民尤欲得知本港政府对于时局之真正态度，故昨日有某报谒见华民政务司，访问消息。司宪言：本港断无战事发生。港政府亦知前日沙面冲突之事，乃系扰乱分子所激成，实与广州平民无关。即万一香港或有事故，本港政府对于安分良民，不分种族，一律切实保护。居港华人愿毋妄自惊扰云。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号

B. 现政府已发出告示。劝我同胞照常执业，安心办事。倘因照常执业，而致丧生者，政府则恤其家属贰千元；或伤残身体者，亦量情补恤等语。凡我同胞，宜安心乐业，力持镇静，幸勿自相惊扰。兹将该告示原文照录如下：

华民政务司卓为示谕事。照得政府对于保护居民，向负完全责任。兹特晓谕阖港人民壹体知悉。仰即照平日所操事业，安心做去，政府担保尔等生命财产之安全。如有因照常执业以致丧生者，政府则恤其家属贰千元；或伤残身体者，政府亦量情给恤，以示优待。切切特示。

C. 香港士蔑西报载，兴盛洋行买办昨于初三搭西安夜船由省来港。今晨士蔑西报访事往见之。据称初三日有省城学生与工人结队巡行，经过沙面英界桥时，巡游者忽先开枪向沙面射击，沙面还火云云。按未肇事之先，省城英领事已于初二日致函省政府，谓闻有学生已予决于初三日巡行时射击沙面。广东大学学生已执得首筹，担任先行开枪，故特函请省政府予为防范，以免肇事云。乃事竟发生，致死伤多人，惜哉。

乙丑五月初四日

D. 日前广州岭南大学有某某教员，于月之初四日发出宣言一张。其中有谓初三日巡游之役，中国学生为兵士枪击云云。昨日该副监督因事来港，士蔑西报访员往见，询问详细，答请该宣言书系全用汉文所写，起草人只向余言其大意。当日余之所以造次签押者，不过偏听学生一面之词而已。当学生收队回校时，余即欲往沙面调查真相，但为时已晚，艇船俱停，只得中止。迨后再为详细调查，并暗目击放枪者，始知实由学生队首先放枪云。又闻该副监督来港之后，已立一誓章，证明初误信学生言为然。今始查得真相，经再为宣言将日前在广州所签押之宣言书取消云。

E. 又闻初三日有女教士数人，目击学生队骤然放枪，向沙面射击。该学生队系由俄国人统带者，而俄人则以假面具蒙蔽其面云，姑存有闻必录之意。特为登出想是非曲直，不久当能水落石出也。

F. 二十三日某省报载，二十日下午，西营盘街口，有华人被英差枪杀，叙明地点时日，一若实有其事。西营盘为本港人烟最稠密之区，耳目昭彰，苟有其事，何能掩饰。今该处居民，皆谓实无其事，全属子虚。此而可伪造，则其他可知矣。

G. 某报访事向本港某高级官员询及香港防守问题。某官微笑，答谓本港现有曾身经欧战之英国防兵及义勇团数千人，印度兵及警察尚不计在内。似此防卫一层，实不成问题，断不虞有意外之事发生云。

H. 自东华广华两医院实行在各街市卖肉后，猪牛肉价已较前为平，且多数杂货店亦兼卖肉，另有小贩等因不用领牌卖物，亦上门发卖，故猪肉牛肉各处皆有贩卖云。

乙丑年五月初九日

I. 自打包木箱两行工人，因省城米贵（每元四斤）且传省城只有十五日粮食，故纷纷转回香港。昨日又有洗衣工人由省返港。又马跑地区域之西人侍役及仆妇，多已返工执业云云。

J. 有由港往省之罢工工人，致函与其留港之伴侣，陈述广州方面对罢工者之情形，略谓招待处隘陋不堪，即坐椅亦无。其有资财者，尚有人略为招待；其贫苦者，则竟置之不理。今由港往省者，只限带伍元。试问此区区之数，能支持几何，则其他日苦况，可不言而喻矣。我们现未上省之工人，当引此为鉴。

工人一分子刊

乙丑五月初五日

K. 近数晚由港上省者固多，而由省来港者亦如上省者之多，且多数携同家眷来港。向之查询，据称省城有不靖之象，深恐乱事发生在即，不若来港居住之平安云。近日我侨港同胞，自相惊扰，深为惋惜。因特将近事真相，印派传单。俾知种种谣言之不足信，而本港治安之异常巩固也。

L. 今早机器工人罢工之说，甚嚣尘上。某君因此事往访其平素相识之工友多人，探候消息，始知全非事实。据该工人等略谓近日生活程度，日高一日，颇形窘苦。自风潮发生，市上百物腾贵，生计更难。再复停工，何堪设想。某君又问闻工人省城部长派员来港，欢迎贵会会友上省，是否属实？答谓须问会中执事诸君，方知实情。但以鄙见及多数工友言论，均以该工人部长不过利用工人以逞其某某政策耳，究竟非真心爱护我工人也。回忆前两个月，省城油榨工人将我等同行工友横加压逼，甚至机器亦为渠等毁坏，工人部长不特不加制止，反而纵其气焰。及后我辈同行工友提出起诉，亦屈于工人部长势力之下，致令我辈同行工人完全失败。可见工人部长实已仇视我行最深。倘我等罢工上省，恐亦不能长久见容。而反一旦失业无依，难免成为饿殍云云。言罢咨嗟不置，今特为录出，俾各侨胞得先睹为快。

M. 前数日因省轮停行，搭客改由火车上省。惟闻连日火车在深圳及石龙之间因车机损坏，不能前进。各搭客进既不能退亦不可遂，不得不下车暂歇。今麇集于路傍之人数，不下七千余人，其中妇孺甚多。日来阴晴无定，此数千人露宿于旷野之间，不独无食，且饱受烈日暴雨之苦，其凄惨情形实不忍睹。咸自怨错离香港云。

N. 又二十三日省城国华时报载，自海员实行罢工后，凡舶来各种物品，莫不价格飞涨。而日用粮食之米面两项，尤飞腾无已。据二十二日调查，中下米每担已涨至十二元零；面粉每包已涨至十一元五毫。其增涨之速，殊骇人听闻。因是影响所及，一般营业米面之商人，又复乘机操纵，贫民莫不疾首蹙额。其余营业食品之商店及茶居茶室等，亦多以面粉价格飞腾，叫苦不迭云。观此可见省城粮食及其他舶来品之短欠，将来更不知伊于胡底，实为可危。而本港居民，乃竟反有上省城自取忧虑，殊

可悯也。

科脱华尔致向普金函(7月7日)^①

亲爱的向普金先生：

作为我六月三十日去信的补充。兹再函奉告有关宣传工作上的进展情况。想必你会感兴趣。

除分发小册子外，几天前我们与某华文报社接洽拟印一些反对罢工的报道，遗憾的是当上述新闻目录一交给排字工人，他们就掉头不干了。然而我已立刻着手筹办一个我们自己的华文报刊，并希望明晨看到它的首次出版，我相信这个报刊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不会制造障碍，并会根据我们的要求印出反对罢工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来。

最近几天，我已将大号的手写标语贴在各处显眼的地方，作为宣传工作的一个部分。同时，我正把十个大的招贴板布置在界内各处和本港的对面。一俟这些招贴板准备就绪，就把大型手写的反罢工标语贴上去，以吸引广大公众的注意。这样连同散发的宣传品，我希望能在华人居民中产生稳定的作用。

我很愿意从你处听到有关上海形势的任何进展情况。至于香港，我认为情况已经到了不会再坏的阶段。我可以说我们正在采取的措施，不久就可把煽动分子和威胁分子控制住。

1925年7月7日于香港

① 原信无签名，从前后文看应为科脱华尔所写。

工部局董事贝克^① 致总董
费信惇函(7月7日)

亲爱的费信惇：

据晚报今日登载的陶适案件之报道，工部局真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虽然再抱怨已无济于事了。但我还是要说，我曾不止一次，而且仅在最近还劝告你，工部局应对报纸，不管外文或中文的，实行检查制度。现在塞尔维亚(奥地利报纸名)的报道表明工部局什么都没做，我不明白为何在“紧急状态”下，你却一无所为，也不去阻止中外文报纸登载那些无疑是煽动罢工风潮的宣传文章，对他们简直是放任不管。由于我没在董事会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承认也应该同样承担责任——如果能够做些什么的话。我确实认为工部局布告的措辞给了工部局必要的权力，因此我仅想问问，上述观点工部局是否考虑过，能否付诸实施？

贝克(A. E. Baker签名)

1925年7月7日晚

工部局总裁约翰逊致向普金函(7月7日)

大英银行经理

向普金先生：

上星期五会晤后，今再奉告，董事会非常赞赏你对宣传工作的协助。海军上校爱斯勒的名字也提到了，他也告诉我他很乐意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们的设想是要对上海和外地的华人进行宣传，主要以明

① 贝克(A. E. BaKer)是汇丰银行副经理。

白易懂的文字形式报道当前一些主要事件的真相。它当然是西侨和工部局的宣传，但务必不使带有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宣传色彩。除了报道主要事件外，建议可利用某些工部局的新闻报道或中国式的说教，可能的话可使用一些笑料进行宣传。

西童公学校长别林斯先生和总办处的弗雷泽先生已动手收集适当的材料，并把它们写成文章，然后拿给约翰达洛克博士去翻译，最后由密令顿(Millington)^①先生安排印刷。

特别是在分发工作上，董事会非常希望得到你和爱斯勒上校的帮助。密令顿先生和英国商会的秘书格尔先生可以在这方面帮忙。

原宣传委员会主席莱门先生热诚地赞同邀请你协助宣传工作，并且对这项工作将如何进行，我也向他作了说明。

希尔顿·约翰逊

1925年7月7日于工部局大楼123室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摘要(7月8日)

宣传：总裁详述了与各方面接洽的结果，并强调所有出版物均代表工部局，与任何个别的国家无关。总裁关于设立永久性宣传机构的建议将于以后再行审议，但董事们核准了拨付宣传运动的临时费用，拨支手续照常规办理。

沛登·格利芬^②致向普金函(7月9日)

亲爱的向普金：

① 密令顿是工部局育才公学副校长。

② 沛登·格利芬(R.T.Peyton-Griffin)是美国按察使衙门书记官。

自从星期二下午与你会晤以来，我一直在考虑宣传问题，我在看到已做的工作时，更坚信了我当时所奉告的看法。我认为迄今所发的材料都不合当前宣传方式的需要。在安定时期，这类材料无疑是有价值的，因为可以在华人面前保持外国的观点；比起现在来，他们在安定时期也许更愿意阅读明显来自外国的书刊。再说，如果那些比较稳健的华人原已和煽动分子意见不一，那末再发行我所见过的这类宣传品，其中除了关于滥发罢工基金的材料外，对那些已经信服我们的人，就起不到进一步的作用了。

对于宣传品的“装订”问题，还有几点技术方面的意见。它们印刷精美，纸质讲究，这是印刷者的功劳，可是它们恰恰不是华人习惯阅读的东西，正由于形式上的“洋化”这个明显的缺点，宣传效果打了折扣。

我个人意见认为要更狡黠些——也许可称做马基雅维里^①式的权谋吧。我所设想的宣传目的，是要在煽动分子与其盲从者之间造成分裂。达到此目的的最好办法是在煽动分子身上蒙上一层令人不信任和猜疑的迷雾。这一点，我相信，只要利用当前的新闻即能达到。例如，利用每日向罢工者发放救济金问题，谴责的目标对准学生，说他们贪污罢工基金。我建议的方案大体上是这样：一宣布向某些产业工人发放罢工救济金，就马上使该地区传单满天飞或到处贴满传单，散布以下言论：

“昨天学生领袖发给我们三毛钱，如果他们不用那些捐来支援我们的钱去吃喝玩乐，我们本可领到四毛钱！！”

或者：“学生用我们的钱肥己作乐，而我们却挨饿。”

或者：“三十五所院校已经脱离学生联合会，他们都是诚实的学生，其余的却在侵吞我们的罢工基金。”

①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是意大利惯用权谋的政治家。

或者：“北京的学生正以六万元钱购买枪枝。这笔钱本是给我们维持生活的。为什么我们该挨饿，而学生却用我们的钱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我举上述例子为了说明我的用意。从表面看，这些宣传品一点看不出与外国利益有关，其真实意图是要在罢工华人中纯粹在内部问题上制造纠纷，从而松弛学生对其它阶级的控制。

此外，再可以通过普通的日常事件，向华人社会中较有地位的人——如小业主之类的人——发另一种宣传品。例如，昨夜我在中央捕房等待去上班的时候，看到九名华人因杀人和持械抢劫罪被拘。这就可借题发挥宣传说，现在租界即使秩序混乱，当局仍竭尽全力保护中国公民，要是没有捕房保护，在目前情况下，华人在租界连生命安全恐也难保。这样的宣传可能有良好效果。

上述两个例子可阐明我的意图，照我第一项建议的方式进行宣传，可能在中国都合适。

至于“排印”问题，显然必须纯粹按照中国式，即采用中国廉价刊物大量使用的粗铅字，印在中国人常用的普通廉价纸上。用语必须为下层阶级所懂得，简单、不讲究文采，只要求语言表达有力。

由于我正在做一项秘密性的工作，我稍微仔细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我上面所提的建议正是从中得来的启发。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正在全亚洲忙于搞宣传，手段始终是阴险的，宣传的首要目的是在敌对的阵营中制造不信任和猜疑的气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干的。他们并不象毁谤他们正在攻击的制度那样着重正面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好处，为了对付这种宣传战，我们必须采用同样策略。

我对你说过了那么一大堆话，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请不要以

为我太放肆了。我唯一的愿望是想有所帮助，如果我所写的意见有助于你，那将使我感到莫大高兴。

沛登·格利芬(签名)

1925年7月9日于上海黄浦路11号

亚细亚火油公司致《字林西报》函(7月15日)

上海《字林西报》和《字林周刊》

亲爱的先生：

在最近两期《字林西报》内附有两份华文版的传单，对广州事件和五卅事件作了正确的报道。在此以前贵报还刊登了张伯伦先生演讲稿汉译件。

为了宣传的目的，希望能获得这些以小册子形式发表的反映华人看法的宣传品，以便向内地分发。兹特函索上述三种小册子各一千份。

费用由我们负担。今后贵报如再有用华文刊印，叙述其他任何事件作为宣传之用的传单，我们也希每种提供一千份为荷。

亚细亚火油公司(华北)

1925年7月15日于南京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摘要(7月16日)

宣传：总裁提出，宣传运动支出费用已达每月银四千三百两，而运动所取得的效果与如此浩大的费用是不相称的，他要求各董事将上项支出削减到每月不超过二千两。他说外界对这项工作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意见是不一致的。然而董事会决定继续按照目前的规模进行到底，届时将再讨论这个问题。

上海车夫福音会麦梯逊致工部局
总办鲁和函(7月17日)

上海工部局总办
鲁和先生：

最近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和下议院工党成员就上海形势和西人对待中国劳工阶级之轻率态度发表了声明。鉴于此声明，并鉴于车夫福音会为造福于劳工阶级而进行的义务工作，有人建议福音会对过去十二年的工作作一简略报道，以示公众。

福音会自一九一三年创办迄今，估计包括儿童在内，共联系了四百万人。

兹送上关于福音会工作报告，供工部局参考。此报告系由居住上海达四十年的创办者兼名誉会长根据事实记录所汇编的。上述报告之副本亦经英驻沪总领事巴顿先生转交下议院，以示下院之质询者及国内公众。《泰晤士报》及上海报界均有副本送去。此文实为驳斥工党经常在下议院内毫无根据之指责，所谓当前之危机实为上海受压迫劳工反抗西人之残忍待遇所致。此项简报现已译成中文，正与工部局宣传处的其它宣传材料一起散发。福音会职工目前正以大量类似的反宣传传单在全上海散发。

许多英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们非常赞同福音会就此事采取的行动，我希望也能获得工部局的赞同。

上海车夫福音会创建人兼名誉会长
乔治·麦梯逊(George Matheson)(签名)

1925年7月17日

工部局总办致麦梯逊函(7月20日)

上海车夫福音会创建者兼名誉会长
乔治·麦梯逊先生：

七月十七日之来函及所附车夫福音会所准备的供公布之用的工作简况已收悉。该简况之目的尤在于反击英工党所掀起的上海西人压迫劳工的谰言。

感谢来函及您就上海劳工之条件向当地及海外澄清事实所作之努力。请允许我转达工部局的赞赏和感谢。我们认为，这份车夫福音会的工作报告将证明是很有价值的贡献。

总办
1925年7月20日

商务广告公司柯克致密令顿函 (7月22日)

外滩6号大英银行
海尔姆^①先生转交
密令顿先生：

关于宣传品的散发问题，兹报告如下：本月21日我们发送一万份《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演讲稿》，分发地区如下：

从爱多亚路起沿浙江路
从爱多亚路起沿福建路
从爱多亚路起沿江西路
从爱多亚路起沿山西路

① 海尔姆(Helm)是宣传处办公室工作人员。

从爱多亚路起沿河南路
去江西路的“苦力”在去了半小时左右后，仍把二千份传单
带了回来。

由于下雨，这天下午我们没有再派人出去。

今天我们按照你转来中国肥皂公司的单子，寄出邮包，但由于我们尚缺《顾正红的死因》三千二百份，《苏维埃赤化有害于中华》二千二百份，因此就不可能每篇送足二十五份。然而我们将尽可能凑齐。

根据上述情况，现在每种传单只留下不多几份了。对这些传单除非另有指示，将以原来方式向各马路继续发送。

商务广告公司柯克 (Jas.E.Cooke签名)

1925年7月22日于上海

商务广告公司柯克致密令顿函
(7月23日)

外滩6号大英银行

海尔姆先生转交

密令顿先生

亲爱的先生：

兹报告，我们正把一万份传单沿着以下路线分发：

余杭路

虹口三角地菜场

汉璧礼路

熙华德路

百老汇路

上述传单是本月二十二日收到的四万份传单中剩下的。现

在我们手头已没有存货了。

商务广告公司柯克(签名)

1925年7月23日

上海英商会格尔致向普金函

(7月24日)

大英银行

向普金先生:

我刚收到汉口商会的来电，并已把内容报告希尔顿·约翰逊。他认为可行，但要我向你联系，因为你是主管分发工作的。

电文如下：

“关于宣传运动，兹悉工部局在上海出版《诚言》，凡宜于在我们这里分发的，希望能邮寄每种二万五千份，或可寄我纸型，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担。”

如能及早通知，不胜感谢。

上海英商会格尔(E. M. Gull签名)

1925年7月24日

商务广告公司账单(7月29日)

外滩6号大英银行

海尔姆先生转交

密令顿先生：

兹附上按尊嘱分发和邮寄传单账目，请查收为荷。

商务广告公司柯克(签名)

1925年7月25日

附件：上海四川路96号商务广告公司

外滩6号大英银行

上海 1925年7月29日

密令顿先生：

日期	项目	元
七月十八日	第一批宣传品按每一千份十三元计，一万五千份。	195元
七月十九日	第二批宣传品按每包五角计(每包邮费一角五分) 共188包，三万七千份传单。	94元
七月二十二日	第三批宣传品按每一千份七元计，四万五千份。	315元
总计		604元

别林斯致海尔姆函(7月29日)

亲爱的海尔姆先生：

送来有关分发宣传品的详细报告已收悉，谢谢，并希及时续报为荷。

现依照你对宣传品所规定的编号，我理解它是分发的先后次序。

兹附上我给卡尔·克劳^①先生信的抄件，供参考。如需要的数量有变动请随时通知，以便在发往监狱的订货单上作必要

① 卡尔·克劳(Carl Crow)是克劳广告公司经理。

的调整。

七月三十一日以后，我必须尽速写出本处的工作报告，作为向总裁和董事会的汇报。报告已开始写，如能将你处有关工作情况告我，并把截止到七月三十一日的账单送来，我将不胜感谢。

随信附上有关供应亚细亚火油公司和英商会宣传品的信件抄件，请查阅。阅后请即退还为盼。

利华肥皂公司可能准备为他们的宣传品付钱，如果我们把目前情况告诉他们。

我准备去见奎因先生^①，如你同意请告知。

我们现在的标准费用是每一千份三元。

别林斯(签名)

1925年7月29日

别林斯致海尔姆函(7月30日)

亲爱的海尔姆先生：

这十八张电影幻灯片在上海起了一定的作用，你想有人会需要它们吗？每套实价一元多，但我们可以降价供应。

别林斯(签名)

1925年7月30日

工部局宣传处会见商务广告公司

埃文思备忘录(7月28日)

商务广告公司暨英法贸易公司的埃文思(H. G. Evans)先生

① 奎因(Quin)是利华肥皂公司经理。

来访，声称他们协助“宣传处”做了一些工作，从而招来很多麻烦，学生组织威胁他们说要实行抵制。

埃文思先生说明他们原由新华储蓄银行和中孚银行贷款，但该两银行现在拒绝贷款，致使其营业陷于瘫痪(他们与内地做生意，过去华商银行按惯例给予六十一——九十天的信用贷款)。因此他们求助于外商银行，拟借银六千两，这将大大有助于公司事业。但银行要取保，埃文思先生声明其商品之价值为八千——九千两，而外商银行又拒绝接受这种保证。

埃文思先生声称该商号纯系其个人资产，其中百分之三十的资本属法国人。四名职工已辞职，一名姓马的学生尚在服刑期内。

宣传处志

经密令顿先生安排，商业广告公司曾为宣传处散发《诚言》传单。

他们于七月十八日开始工作，为时仅一个星期。

我们免除了他们的服务，因为：

(1)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并没有令人满意地执行这项工作。

(2) 他们索取过高的费用。

(3) 克劳广告公司可以低得多的代价完成同样的工作。

对该公司提交的工作帐单，我提出质疑。

宣传处负责人别林斯(签名)

工部局宣传处散发宣传品工作 报告(7月31日)

成立及人员：

宣传处由董事会批准成立。秘书处职员弗雷泽从七月二十七日起开始工作。同他合作的达洛克牧师担任翻译工作，密令顿先生负责散发工作，由派克博士推荐的戴先生担任广播工作。

别林斯先生七月一日开始到宣传处工作，三天后由总裁正式任命为负责人。此时，宣传处办公室即从总办处工务间搬入现址，迄今一直为其总部。同时，向普金先生在大英银行设立一临时办公地点，协助散发工作。每天早晨海尔姆先生到这里办公，有一小队童子军帮他一起活动。

编辑室和管理科：

所有稿子在付印和散发前，须经负责人的批准，他现在签发一种固定表格，对印刷者和散发人员作有关数量和散发方式等的指示。

起初并没有使用这种固定表格，因此，宣传处办公室就不可能知道某一特定时期内的确切情况。那时（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情况逼人，印刷和散发工作必须立刻抓紧进行，仅有的几名能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全都上阵了，而且几乎所有指示都来不及书面通知，只口头关照一下就去做了。

只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才有可能把所有已完成和尚在进行的工作集中到手里，进行一次审核。到七月底办公室的工作才整顿就绪，得以起草这个财务报告并附上了预算。

早在七月初宣传处即通知本市中外报馆、路透社及美联社，派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本处领取有关工部局情况之情报，供各报发表。原来希望在工部局各处和各报馆的相应合作下，此举对工部局，亦对社会上均会有所裨益。

报界响应了，每日派人来，包括申报的华人代表，直至我们奉命停止这一计划为止。此项活动曾受本市报界热烈支持，它们对中断计划之失望表明，如恢复此项计划将会受到欢迎。

翻译：

翻译工作由达洛克牧师承担，他把编辑室提供的英文稿译成中文，付印前校对中文样稿。达劳克先生的帮助是十分有价值的，他全力以赴地用他的经验，持续地为我们服务，只有为陪同家眷去天津曾缺席了一、二天。

印刷——监狱：

若没有工部局监狱印刷所迅速而有效的服务，我处的工作显然是无法进行的，甚至不能好好起步。从七月初开始，监狱一直是我们唯一的印刷处，尽管它是临时性的安排，我们都对它很满意，即使有其他印刷所可供使用，也不会比它效率更高，更经济的了，或者可以说别处也不会有这样又快又乐意地满足我们需要的印刷所了。监狱印了十四种传单，总数六十二万一千多份，按每一份四元付费，加上所需新铅字和要到别处制铅版的昂贵费用共七百一十元四角五分。

监狱现已能自己制版，很少需要增添铅字，因此今后印刷费将降到每一份二元五角多一些。

与此相比，其他印刷商承印的三种传单共十一万份要七百三十三元，要合到每一份六元五角多一些。此项收费标准，几乎不可能再望减低了。

印刷组的工作概况如下：

监狱印刷传单十二种	531, 200 份
监狱印刷漫画二种	90, 000 份
字林西报馆印刷传单一种	50, 000 份
克劳广告公司印刷传单一种	50, 000 份
字林西报馆印刷漫画一种	10, 000 份
	共计 731, 200 份
克劳广告公司印刷黑黄色汉字招贴三种	13, 000 份

克劳广告公司印刷黑黄色汉字招贴三种	13, 000 份
	共计 26, 000 份
克劳广告公司印刷大招贴画	740 份
电影院幻灯片	115 张
	共计 757, 940 份

传单的英译件已存档。

散发：

下面为按指定办法的分发方式：

(1) 装信封邮寄一万封，每封装二至五份不同的传单，每次新传单印好写上地址，贴上邮票即寄给本市收信人。七月份，用此法寄了 5 次。共五万封，包括十六种不同的传单，总数为十五万九千张，共花费九百一十四元，平均每一千张约六元。

(2) 张贴在电线杆、墙上和其他地方的传单共四万七千张，共花费一百八十八元，平均每一千张为四元。

(3) 张贴于电车和汽车上的黑黄色汉字《诚言》招贴共二万张，每一千张为四元，共计八十元。六月份为七月份租用的一块大布告栏和九百四十块小布告牌付租费五百二十元。七月三十一日后再租用。

(4) 大招贴画七百四十张，共计二十五元。

上述的所有工作都是克劳广告公司所承担。克劳先生给予我们的帮助是使宣传处初期工作能够继续下去的重要条件。只要“紧急状态”继续存在，这些援助仍是事实上必不可少的。克劳先生不是以做生意的立场对待此事，而是十分热诚地以他的经验指点我们所有的工作。

(5) 贴上邮票，不写地址，由投递员分发的传单三万七千份，费用九十四元。此法后因邮局提了意见未再使用。

(6) 夹在下列报纸中散发的传单	118, 500 份
------------------	------------

《字林西报》	60,000 份
《文汇报》	21,000 份
《泰晤士报》	37,500 份

此项费用大约八百七十元，其中《泰晤士报》索取六百元。对这笔过高的取费还在争论，现不再送传单去《泰晤士报》了。

(7) 雇人散发的传单六万份，此项工作由商务广告公司承担，该公司的账单按削减后的开价是四百二十元，合每一千张七元。现在克劳广告公司接替此项工作，每一千张只收四元。

(8) 插载在本市报纸中的文章八篇，外文报纸六篇，中文报纸二篇。广告费共四百五十二元九角二分。另在中文报纸中免费插载了三篇文章。

(9) 制幻灯片一百一十五张，供电影院放映。内容是估计会受华人欢迎的标语和谚语。制作幻灯片费用是一百一十九元二角，放映不收费。密令顿先生为找寻合适的分发方法，保证传单的宣传效果，竭尽了全力。他提供了大量有关广告方式和本市广告工具的知识，联系了许多广告商。

密令顿先生除每日一清早即来宣传处办公外，还检查各处的印刷和散发工作，这些占用他的时间是相当可观的。

广播：

戴先生广播过数篇宣传处准备的文章，后由于北京之行而中止了，戴先生答应待他归来即行恢复。

此项工作至今尚无支出。

财务：

六月份和七月份的支出总数是八千一百一十五元八角，其中六千八百五十一元八角由宣传处预支款中支出，余下一千二百六十四元是付给监狱的。

仔细考虑了六、七月份的开支以及可删减的一些项目及其

他可精简的部分，八月份的预算定为四千一百八十四元。此数表明八月份的印发份数略有压缩，但假如形势需要，则在总开支四千两的范围内，印数可以适当增加。

综合：

目前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华人中没有造好舆论。

我们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即外国人，尤其是行政当局，严重地缺乏远见，甚至缺乏起码的深谋远虑。

中国有广阔的天地为宣传工作提供场所，但在布尔什维克出现以前，这儿一直是块处女地。哪儿下了种哪儿就会有丰硕的收获。现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毒草蔓延的速度和影响，是今日中国一项最惊人的发展。

宣传处的主要工作是将华人和西人间有争论的事件的真相公诸于本地居民，而工部局是以西人的名义进行工作的。

诚然，许多我们目前仅限于上海的工作，应该跳出邻近区域的范围，而达到中国更远的地区，以至外国。当然，这项工作应由各个国家团体单独或集体进行。

宣传处已通知这些团体，一旦需要，我们将乐意给他们以任何帮助。他们可以指望我们提供传单等，价格不超出印刷的成本费，还可提供可以由我们处理的情报，以及在宣传处范围内的全面合作。

在回顾已做的工作，并对其效果进行估价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宣传处尚处于萌芽状态。因经费所限，每份传单印数四万张，其中多半可能是由于抵制活动而遗失了，或遭撕毁，在一百万华人中每次散发的效果不可能很大或马上看得出来。

然而，无疑此项工作是有成效的，目前来自中国边远地区直接或通过在上海代理人间接地索取传单的数目在日益增加。

应该把宣传处视为本市宣传中心，为适应本市需要而大规模予以扩展，同时使它能促进其他更远地区的类似组织的活动。

在结束此报告时，我要感谢弗雷泽先生的帮助，他和我一起在编辑总部工作。没有弗雷泽先生长期的新闻和秘书工作的经验以及他的配合和指点，我将很难取得任何成就。

别林斯(签名)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摘要(8月4日)

宣传：关于上次会议上讨论的工部局要不要按现在规模继续开展宣传活动的问题，总裁报告说，据悉这一活动正在收到很好效果，表现在各省地方政府纷纷电告北京，建议外交团设法制止这一活动。据此，会议决定按照现在办法继续开展宣传活动。

别林斯致海尔姆函(8月7日)

亲爱的海尔姆先生：

感谢你今晨的来信。

随函附上宣传品的正式编号单，请把你处理有存货数量填上，并寄回给我。

关于分发问题，请通知你所发送的对象，今后可直接向我处提出申请。这样我们可以汇总所有申请，通知监狱把所需宣传品数量送你处，并把分发清单交你处执行。这样在我们的帐面上就可以及时反映印制和分发的确切情况了。

对外埠长期订户来说，请把客户名及编码告我，我处即将分发清单送上，不必再通知客户了。但对那些已经停止供应的客户，应尽快通知他们。(参看你们今天来信第三、七部分)

感谢你对幻灯片的处理。

谨悉你和你的手下每星期一、三、五上午按时执行任务。

别林斯(签名)

1925年8月7日

天津英商会致向普金函(8月11日)

上海外滩6号

大英银行

向普金先生：

收到你本月五日来函及附来幻灯片六张，谢谢。

本埠的反宣传工作是由中华协会(China Association)主持的，我已把幻灯片交给该会。

天津英商会秘书汤姆司(J. T. Thomas)(签名)

1925年8月11日

向普金致达洛克函(8月12日)

教会大楼

达洛克博士：

送上《诚言》宣传品十份，请查收。

《工部局电气处声明》

《在布尔什维克之下的情况》

《致上海之安分良民》

《上海自来水公司给各报函》

《修改税率》

《上海车夫福音会致人力车夫和工人阶级函》

《七月三十一日的南京事件》

《戒严司令部之布告》新民报副刊 1925年8月12日

《工人抛弃了学生》

《煽动者》

外滩 6 号大英银行向普金条

1925 年 8 月 12 日

批：收到，谢谢。

达洛克（签名）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摘要 (8 月)^①

宣传：宣传问题又引起很大议论，没有提出合适的建议。有人建议散发的传单应该不具名，但又指出“苦力”们可能会泄漏秘密。B·S·说本地人的愚昧是惊人的。曼力门 (Merriman) 转移了话题，他怒气冲冲地说《大陆报》社论竟然指责工部局搞这种宣传是不体面的事。

潘菊轩致工部局函 (7 月 14 日)

亲爱的先生：

我很乐意把你那些可恶的、毫无根据的谣言，包括荒谬的、无价值的、帝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偏面性的宣传品归还给你，让你保存起来。这些宣传品以及炮舰政策，不是为了求得文明的中国人民的好意，而是说明混血的英国人和工部局董事会的阴险手法。

潘菊轩

1925 年 7 月 14 日

^① 原件无日期，从前后文看，应为八月。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摘要(8月27日)

宣传处：总裁宣布工部局受权进行的宣传活动于本月底终止。别林斯先生已表示目前并无明显的理由需要延长这种宣传活动。另外亦缺乏适合于宣传的题材。由于学校即将开学，别林斯先生将辞去宣传处长之职。会议采纳总裁之建议，由总董写信感谢别林斯先生二个月来的服务。总裁认为规模缩小后的宣传活动可由自己和弗雷泽先生负担起来，其主要任务是反击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会议还批准了总裁的另一建议，即表彰达洛克牧师在宣传处的翻译工作，并致酬银三百两。

工部局总董费信惇致别林斯函(8月27日)

亲爱的别林斯先生：

今日董事会会议决定本月底结束工部局宣传处工作。董事会谨悉你不得不结束七月一日以来由你经管的临时宣传处。

我愿借此机会表达董事会对你的衷心感谢，感谢你在繁琐的宣传处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有效的服务精神。

董事们极感兴趣地阅读了你到七月底止的工作报告，他们认为你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毫无疑问为你和你的同事们赢得了极大的荣誉。

总董 费信惇(签名)

1925年8月27日

工部局宣传处八月份工作报告

人员：人员无增加或变动。密令顿先生短期请假。

印刷：该项工作仍由工部局监狱承担。

完成工作：下列传单按七月份报告所述方法散发：

15、《上海车夫福音会致人力车夫和工人阶级函》

16、《复申报“对〈诚言〉批评”的函件》

17、《南京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事件》

18、《戒严司令部之布告》

19—22、漫画四幅

23、《陶造案件》

24、《维护治安之重要性》

25、《张謇宣言》

26、《劳工神圣与共产主义之灾难》

27、《租界之来源》

数量：每种数量各不相等，从二万张起到五万张（如二幅漫画），平均每种约四万张。

广播：业已停止。

一般宣传：本市影院放映标语仍继续。

财务：宣传工作总支出估计约为九千元。此数不包括帐目上登记的监狱职工的支出二千五百元，亦不包括在内地所售传单收入约一千元。

综合：已决定至八月份底停止传单散发。尚在印刷的三份新传单在九月份分发^①。设在大英银行承担散发传单的办公室于八月初已关闭。余下之传单均移交给克劳广告公司，由该公

^① 三份新传单即《张謇宣言》、《劳工神圣与共产主义灾难》、《租界之来源》。

司继续散发。手头仍有传单约十三万张，但索取者持续不断，故不难将所有传单处理完毕。

工部局宣传工作总结报告(11月11日)

兹将别林斯先生关于工部局宣传工作的最后总结报告传阅，仰各董事知照。

分别以书面或其他形式印发的宣传品篇目计：二十七篇。

印刷之宣传品一百一十三万二千二百份。其分发方式：

通过大英银行向普金先生散发	371,700
通过报馆散发	278,000
由克劳广告公司邮寄	369,000
通过卫生处散发	65,000
通过车夫福音会散发	18,000
用其他方式散发	34,500

除别林斯先生和弗雷泽先生外，还有二名华人帮助搞编辑和翻译工作。大部分翻译工作是由达洛克牧师承担的。

印刷工作全部由工部局监狱承担。除通过邮局及报馆分发者外，大量宣传品是贴在电线杆、广告牌和电车上的。电影银幕也被大量利用了。

在上海港口停泊的约三十艘轮船上也分发了很多宣传品。汉口英国商会曾电索大量宣传品单，共寄去二十五万份。汇丰银行、太古洋行及其他大企业也提出类似要求。分发外埠，特别是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分发工作对宣传处价值更大。对全国各级中国政府及所有道尹以上中国官员亦发送了宣传品。四百多个中国同业公会也收到了传单。除上述大量的分发外，全国还有好多地方来索取小量的宣传品。其中很多来自教会和私人。为了

宣传工部局平时的活动，我们仍应考虑设立一个象美国许多城市所有的那种宣传机构。

总裁 希尔顿·约翰逊(签名)

1925年11月11日

工部局宣传处1925年7月至9月印发《诚言》宣传品统计表

宣传品 编号	印刷数	分发机构及数字					内容	出版日期	印刷费用	大英银行发放剩余数
		大英银行	克劳广播馆	克劳广告公司	卫生处	车童夫福会				
1	50,000	34,000	9,000	—	5,000	—	2,000张伯伦演讲	7月4日	325.45	—
2	50,000	21,000	16,500	10,000	—	—	2,500沙面酿祸之真相	7月9日	315	6,000
3	40,000	21,000	9,000	10,000	—	—	—亦化之有害于中华	7月7日	82	—
4	50,000	23,000	12,000	10,000	5,000	—	美国女教士梅沱斯及英总领事经过之证实	7月9日	100	10,000
5	50,000	13,000	12,000	20,000	5,000	—	英商致华人函云	7月11日	154	1,000
6	44,200	15,700	12,500	11,000	5,000	—	上海五卅之事实	7月13日	98	—
7	30,000	5,000	9,000	11,000	5,000	—	顾正红之死因	7月16日	60	—
8	50,000	27,000	12,000	11,000	—	—	汉口暴动	7月17日	100	1,000
9	50,000	22,000	17,000	11,000	—	—	工部局停电之原因	7月20日	95	7,000
10	50,000	25,000	14,000	11,000	—	—	在布尔什维克之下的情况	7月20日	85	—
11	35,000	12,000	12,000	11,000	—	—	上海之安分良民望勿附和不安分之暴徒	7月20日	70	5,000
12	50,000	23,000	15,000	12,000	—	—	自来水公司给各报函	7月22日	70	20,000
13	50,000	17,000	11,000	17,000	—	—	西侨华友磋商取消不平等条约之谈话	7月28日	180	3,000
14	45,000	15,000	8,000	17,000	—	—	5,000修改税率	8月5日	90	10,000
15	40,000	8,000	9,900	15,000	5,000	3,000	—上海车夫福音会致人力车夫和工人阶级函	8月11日	105	3,000
16	40,000	11,000	9,000	15,000	5,000	—	复申报对《诚言》批评的函件	8月14日	74	6,000
17	50,000	21,000	9,000	15,000	5,000	—	南京7月31日、8月1日事件	8月7日	100	13,000
18	32,000	6,000	15,000	11,000	—	—	戒严司令部之布告	7月20日	50	1,000

续上表

宣传品 编号	印 刷 数	分发机构及数字						内 容	出版日期	印 刷 费用	大英 银行 发放 剩余数
		大英 银行	报 馆	克劳 广告 公 司	卫 生 处	车 大 桶 音	其 他				
19	45,000	12,000	11,000	17,000	—	—	6,000	工人抛弃了学生 }	7月28日	60	7,000
20	45,000	12,000	11,000	17,000	—	—	5,000	煽动者	8月17日	60	7,000
21	20,000	5,000	—	15,000	—	—	—	公正解决	8月18日	40	4,000
22	20,000	5,000	—	15,000	—	—	—	罢工救济金何处去	8月25日	104	7,000
23	40,000	8,000	9,000	15,000	1,000	3,000	—	陶适案件	8月26日	72	4,000
24	40,000	5,000	9,000	18,000	5,000	3,000	—	治安要言及阅忧患生要言之感想	9月4日	90	5,000
25	40,000	5,000	9,000	18,000	5,000	3,000	—	张謇宣言	9月3日	72	5,000
26	40,000	—	9,000	18,000	5,000	3,000	5,000	劳工神圣与共产主义之灾难	9月7日	105	5,000
27	40,000	—	9,000	18,000	5,000	3,000	5,000	租界之来源	—	—	131,000
	1,136,200	371,700	278,000	369,000	65,000	18,000	34,500				

工部局电气委员会关于讨论应付工人 罢工及停止大宗供电的会议录(摘译)

(1925年6月—8月)

开会日期：1925年6月22日

出席者：主席 斯科特(F·R·Scott)

委员 贝尔(A·D·Bell)

麦赛(P·W·Massey)

奎因(J·Quin)

赖德(C·H·Ryde)

总工程师兼经理

总办①

雇用俄籍工人问题

主席说，委员会知道，杨树浦发电厂华工罢工期间已雇用一批俄人在厂从事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如长期雇用一批俄人以备再有罢工是否适当。主席请总工程师兼经理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总工程师兼经理说，他原先不赞成留用俄人，因为他觉得俄人与华人是不会融洽地并肩工作的。但他对这个问题已作进一步考虑，现在他建议煤炭处理车间全由俄人操作，因为经过这么安排，俄人可自成一个独立单位。操作该车间需要三十个俄人

① 历次会议出席者均与此件同，以下从略。

以代替四十六个华人。他提到目前俄人的日工资为一元五角，如果工作出色，每天另加五角。厂方还供应伙食，来回接送到发电厂。如果委员会同意长期雇用三十人，他建议不供给伙食和交通，日工资二元五角。华工改为俄工每月工资支出要增加一千六百五十元。

委员会一致同意留用俄人，批准总工程师兼经理的建议。他们还表示，如有适当工作，可留用更多的人数。

罢工工资

主席提出工人罢工期间不发工资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总工程师兼经理的意见已向委员会传达。委员会重申，罢工期间不发工资。

总工程师兼经理说，总办致工部局董事会的一封信已经收到了，董事会赞同他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罢工期间不发工资的意见。董事会并指示，对于工部局其余部门的职工在这方面要采取一致的政策。

中午十二时闭会。

开会日期：1925年6月30日下午四时

罢工

贝尔先生说，工部局董事会在当天上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要求电气委员会在下午召开会议，讨论一下据他们了解由总工程师兼经理发给大宗用电户的信。这封信通知他们，要是情况不早日恢复正常，也许不得不停止供电，而不再另行通知。贝尔说，有人认为这封信在签发之前应提交委员会讨论。他又说，董事会很想知道，那封信是不是已经发送给所有的电力用户。

总工程师兼经理答称，除了公用事业单位外（不管他们的厂

和公司当时是否开工), 已给所有的大宗用电户都发了信。这封信未先经电气委员会批准就发了出去, 他表示遗憾, 并同意发信之前应该同委员会商量。他说当他从杨树浦发电厂驻厂工程师那里得知大批俄人没有来上班的消息时, 他非常担心电力供应能否满足全部需要, 为了避免未经通知各厂和公司即行断电, 就急急忙忙发了那封信。

总工程师兼经理回答贝尔先生说, 发电厂现有存煤足敷六个星期之用, 现在俄人负责运煤船只的管理工作虽然不十分令人满意, 但仍有煤源源而来。

委员会对发信给大宗用电户一事表示满意。

会议同意, 万一必须停电, 仍要尽一切努力继续供应面粉厂和碾米厂的电力, 以免影响粮食供应。

经进一步讨论后, 决定待形势进一步发展后, 即再次召开会议。

下午四时半散会。

开会日期: 1925年7月3日下午三时半

大宗用电供应问题

主席说, 今天会议在于讨论是否可能维持大宗用户的电力供应, 而不使外籍职工过度劳累。

查罢工初期, 每日最高发电量为二万二千千瓦, 现已增加到四万千瓦。经详细讨论后, 会议认为增加的发电量使外籍职工的压力太重了, 一致同意自本月六日下星期一起, 对非主要的大宗用电户不再供电, 使发电量减少, 并应尽快发信通知有关客户。

又决定, 可以照常对闸北的照明供电, 条件是要闸北水电公司同意除面粉厂、碾米厂外, 对所有大宗用电户一律停止供电。

罢工工人问题

委员会决定，整个罢工局面未接近恢复正常前，不让罢工工人回厂。

下午四时一刻散会。

开会日期：1925年8月11日（星期二）

恢复大宗用电户的供电

总工程师兼经理提交一份报告，就恢复大宗用电户供电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主席建议如电气处各用户都能接受供电时，就应该恢复供电，当然首先要届时工人都回厂上班。

麦赛先生认为须待情况恢复正常后才能恢复供电。

经详细讨论后，决定向董事会建议，待事态恢复正常后才能恢复大宗用电供应，并决定授权总工程师向大宗用电户解释正常情况的含义，即电气处的用户全能接受电力供应，本处的工人全部复工。

开会日期：1925年8月26日

（星期三）下午三时半

雇用俄人问题

总工程师兼经理说，关于杨树浦发电厂雇用俄籍工人问题，他认为在中国职工复工后，留用一百十名左右俄人是合适的。他解释道，假如华人突然罢工，有了这批俄人，就可能保持基本供电，如果没有他们，骤然罢工很可能使电力供应停顿，一时间还要危及照明电的供应。他建议，俄籍工人工资每天二元五角，另

加奖金每天二角五分。奖金要积储满一年后才发六个月的奖金，此后每半年发一次，这样总有六个月的奖金留存在电气处手里。

用俄人代替一百十名华人，每年增加额外支出八万三千元。

委员会批准总工程师兼经理的建议，但决定俄籍工人的工资每月发放一次。

恢复大宗供电问题

总工程师兼经理说，当天早上总董唤他去，告诉他中国交涉员通知总董，他准备根据电气处提出的条件安排电气处全体职工复工，只要电气处恢复各厂的电力供应。

经讨论后，委员会决定建议董事会按下开条件答复交涉员：

“关于电气处工人复工事，电气处同意重新雇用原有职工，但必须作某些裁减，包括不再需要的约两百名杨树浦发电厂的职工；

原有职工的工资付至停工时为止；

停工期间不付工资；

停工的职工已丧失要求职工储金的一切权利。

董事会认为，由于阁下的大力斡旋，促使电气处的职工复工，所以也希望您促使所有使用电气处电力的各企业罢工工人复工，使电气处能对全体用户同时恢复电力供应。”

下午五点零五分散会。

工部局总董费信惇为五卅事件调查 问题与领袖领事德罗西往来函

(1925年6月—7月)

工部局总董致领袖领事函(6月30日)

总领事阁下：

阁下六月六日致中国外事交涉员关于五卅、六一、六二事件的函称：“有关当局对有关巡捕的行为进行调查乃理所当然之事。”

谨问，外交团的代表于六月十二日至六月十八日在本市进行的调查是否作为已完成了上述任务。如果没有完成，领事团是否认为，现在应由工部局来进行调查。

此致

工部局总董费信惇(签名)

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工部局总董致领袖领事函(7月6日)

意大利总领事兼领袖领事阁下：

七月六日来函以及转来的北京外交代表团的公函收悉，函内有关国代表提出了关于解决沪案的意见。

外交团代表表达了如下基本精神：(1)工部局总董不是没有

责任的；（2）警务处总巡表现为玩忽职守，缺乏判断力和业务能力，所以对五卅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建议撤销他的职务。

工部局在充分重视中国当前的紧急局势的同时，一贯是，现在更是真诚地愿同外交团代表和上海领事团充分合作，但现在觉得不得不宣布绝对不能同意北京外交团代表所表示的意见。

很明显，外交团代表把五卅事件的个别责任归咎于工部局总董，这是缺乏对上海工部局情况和章程的正确了解。工部局在一切行政工作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行使职权的，其成员对所有活动负集体责任，而不是个人责任。

尽管工部局确实准备郑重地考虑外交团代表的意见，但必须指出，工部局首先对上海全体选民负责。

至于外交团代表建议撤换警务处总巡，工部局不得不声明无法遵照执行。

五卅事件一发生，工部局即报告领事团成员，我们一致主张组成一个独立的法庭，对五卅事件进行司法调查。工部局还向领事团代表表示，对委任这样一个法庭已主动作好了准备，也准备同领事团，或任何其它主管当局一起合作，委任这样一个法庭，并且将坚决接受或执行该法庭在一定时间内作出的决定。

六月六日，领事团在递交中国外事交涉员的一份照会中说：“有关当局当然将对当事警官的行为进行调查。除此之外，主管法庭还将受理任何申诉。”鉴于这份照会，工部局一直认为会进行这种调查的，但现在，我们极为诧异地注意到，这种独立调查不进行了。

现在，工部局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即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它必须免去一个它所最器重的、资格最老的公务员，作为牺牲品。而且既不给他本人，又不给工部局在调查委员团面前辩护。所以，对上项建议，工部局不能同意。最后，我只能声明，工部

局对有关重要问题的各方面都经过郑重考虑，并抱着对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居民和外侨纳税人的充分责任感作出上述决定的。

此致

工部局总董费信惇(签名)

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

领袖领事致工部局总董复函(7月7日)

总董阁下：

上月卅日来函已于本月三日收悉。关于委任一个委员会调查五卅南京路事件一事，敬复如下：据外交团通知，有关国的代表已作充分调查，并收集了审判所必需的所有材料，包括验尸和证人的证词。而且中国代表团也已代表中国政府收集了类似的有用资料。因此，现在似乎没有理由再委任一个新的委员会。

此致

领袖领事德罗西(签名)

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

工部局为破坏工人继续 罢工的悬赏布告

(1925年7月)

总办致警务处处长函(7月6日)

警务处处长:

工部局已同意悬赏五十元作为提供情报导致拿获罢工煽动分子并确证其有罪者的赏金,现授权你处照此办理。

总办 鲁和(签字)

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

旁批:

刑事稽查处处长:

请照此准备悬赏告示。

处长 麦高云(签字)

七月六日

工部局赏格布告(7月7日)

工部局之赏格 赏格洋五十元

兹本工部局愿出赏洋五十元,如有人通风报信,因而将煽惑工人罢工者拿获并讯实者,本工部局即行给予此项赏格。须至

賞格者。

西历一千九百零五年七月七号

告示分发如下：

中央区	一百张
老闸区	二百张
虹口区	三百张
静安寺区	一百张
普渡路	一百张
戈登路	一百张
新闻区	二百张
西虹口区	二百张
汇山区	二百张
哈尔滨路	二百张
北四川路	一百张
杨树浦	二百张
	共计 二千张

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答谢处理黄浦 滩码头纷扰事致法代总领事梅里埃函

(1925年7月10日)

总领事先生：

径启者：八日法租界黄浦滩码头因工人阻止运货，双方发生纷扰一案。是日，承费总巡^①亲自到场调度，一以和平镇静为宗旨，其后不得已，阻止开枪，更开放水管，卒将群众安然解散，益以见贵国之尊重人道，爱好和平，令敝会等感铭心曲。一面又令人联想起五卅之后，假使以费总巡处之，必不致酿成空前之惨剧与此后罢工罢市，中外无限之损失。嗣后，敝会因此事曾托江政卿君为代表，晋谒费总巡奉商一切，均蒙照办。尤征贵国官吏能以友谊谅解之精神应付困难之局势。用特肃诚郑重道谢，请转达费总巡是荷。此致

驻沪法国代理总领事梅

虞和德(签名)

七月十日

① 指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总巡费奥利(Fiori)。

工部局警务处总巡为建议散发中文传单诱骗海员和纱厂复工致总裁函

(1925年7月28日)

总裁希尔顿·约翰森少校：

我建议，如将下列内容译成简单中文，用传单形式广泛流传，也许有利于加快罢工的结束：

“注意啦，纱厂工人和海员们，读一读下面的事实：

津、汉、青岛等地的中国人已复工。沪上有文化的人也都了解此实况。故商人、脑力劳动者、学生、印刷工人、西崽等无不复工、复业。他们皆知本身之安逸和家庭妻女之生计全赖他们的劳动，所以对煽动分子不理不睬。鉴于这一切，海员和纱厂工人又为何仍要罢工呢？其它各业工人正在很好挣钱，过正常生活，海员和纱厂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何必备尝困苦呢？这是因为纱厂工人和海员比津、汉、青岛等地的人，比沪上挣高工资的人更爱国吗？不，这是因为纱厂工人和海员听任自己受煽动分子巧鼓舌簧之骗，而煽动分子他们自己贪污罢工维持费，以罢工工人之不幸肥私。”

总巡 麦高云(签名)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租界防卫司令为解除界内紧急 状态事与警务处总巡往来函

(1925年8月)

租界防卫司令函(8月3日)

警务处总巡：

据目前情况，若解除紧急状态，撤退海军陆战队，使商团团员复员，你能否保证仅赖捕房力量能维持公共租界秩序，同时保卫一切基本设施。我说的维持秩序是指防止扰乱，而不是指对暴动和越轨暴徒的事后镇压。

租界防卫司令

戈登上校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

警务处总巡复函(8月5日)

万国商团团长：

谨复八月三日尊函如下：本处认为目前形势尚未达安全阶段，故仅赖捕房之力，尚不能保证维持秩序。目前罢工人数约十万，煽动分子在华人中挑起之排外情绪尚未平息。界外中国当局近来之态度无多大改变，因此我认为一件微小事件稍不注意有酿成大乱之可能。无论何地发生此类骚乱，以捕房巡捕人数

不多而论，只能使用火器给予镇压。这么一来，恐怖分子、煽动分子即有借口重新发起运动。使电气处职员回去工作，并使因断电而停工的纱厂复工，这一交涉的成功或许能使情况趋于正常。此时结束紧急状态，由捕房承担完全责任才是充分有理的。

警务处总巡 麦高云(签字)

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

工部局警备委员会关于听取总巡麦高 云和捕头爱活生等人陈述五卅事件 经过的会议录

(1925年8月—12月)

按：五卅惨案发生后，工部局董事会为推卸巡捕枪杀学生的罪责，授权警备委员会对五卅事件进行所谓部门调查。这是警备委员会几次特别会议记录，专门听取并收集警务处总巡麦高云、代副总巡马丁、刑事稽查处处长阿姆斯特朗、老闸捕房捕头爱活生等人陈述五卅事件经过的证词和证据。

开会日期：1925年8月14日
(星期五)下午四时

出席者：V·G·莱门(主席)

J·H·梯斯台

助理总办

缺席者：J·J·柏德生

主席说，工部局董事会最近决定对五卅事件进行调查，授权警备委员会负责此事。已请警务处总巡在首次会议上到会陈述造成骚动和五卅事件的经过。

接着，主席宣读下列各点，作为进行调查的基础：五卅事件发生以前，警务处曾否采取一切合理的防范措施；在五卅事件

中，捕房人员在执行任务上对发生的事有否可以指责之处，是否可认为超过了职责范围。

警务处总巡和爱活生捕头作了概述，答复委员们就有关五卅事件的提问，并附上他们的证据细目表。

传阅了给委员们作参考的文件与报告，并放置桌上供参阅。

一、会审公廨审讯暴徒的报告。

二、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月的警务报告。

三、五月三十一日的警务日报，包括警务处总巡关于五月三十日骚动的报告。

四、“捕房人员守则与规章”。

五、动员令(绝密)。

六、五月三十日下午十二时十五分给所有各捕房的电话通知的抄件(证据“A”)。

七、五月三十日前发出的几份备忘录的副本。

八、爱活生捕头关于五卅事件的报告。

九、警务处电话记录簿两册(B、49)。

开会日期：1925年8月18日
(星期二)下午四时

出席者：V·G·莱门(主席)

J·J·柏德生

J·H·梯斯台

助理总办

会议开始由警务处代副总巡马丁上尉和刑事稽查处处长阿姆斯特朗作陈述并由委员们提出关于五卅事件的问题。他们两人的证词附入会议记录。

会议在晚上六时结束。

警备委员会特别会议录附件 I

(1925 年 8 月 18 日)

总巡 K·J·麦高云之证词

总巡说，他想委员会特别想了解他本人在五月三十日所做的事情。没有必要采取任何特别措施以预防五卅事件的发生，根本不可能预见到需要采取什么不寻常的预防措施。当然，关于骚乱，正象他的月度报告中指出的早在二月份就已开始了。当时，采取的措施是设置了一个一百二十名华捕的特别紧急队，派遣在戈登路捕房值班，以处理该地区纱厂发生的骚乱。关于学生在租界的示威活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原因是学生向来服从警方命令，从未闹过事。

五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他接到刑事稽查处长阿姆斯特朗的报告，为此他向所有各捕房发了通知。此文件(证据“A”)已包括在他的报告内了。

那时，租界内并没有任何将发生骚乱的迹象。这以前曾有很多谣传——劳动节、五月十日等等，——但均平安无事。他向各捕房发了通知后，即出发去上海总会，约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到达。他在万国跑马总会江湾跑马厅有一个午餐约会，于是在下午一时十五分左右离开上海总会去那儿。由于要车去那儿碰到了麻烦，所以延误了到达的时间。他是和两个朋友一起去万国跑马总会的。他必须从租界的最南面穿过租界至最北面，沿途经过外滩、北京路、四川路和北四川路，有很多人去看跑马，路上约花了三十五分钟左右。他不知道到达那儿的确切时间，然而

午餐在等着他们，由于他们没有兴趣赛马，就立即用午餐了。他觉得应回租界去看看纱厂的骚乱情况如何了，此外他在草地滚球总会(Lawn Bowls Club)还有另一个约会，他为那天下午的比赛捐赠了四份奖品，他想去看比赛进行的情况。因此他直接回到租界，他想他到达租界边沿大约应是下午二时五十分或二时五十五分。他经北四川路、海宁路和北河南路慢慢地向租界行进。在北河南路天潼路一带他第一次看到租界内有学生活动的征兆。那儿有三、四十人，不会更多了，他们秩序井然。有些人举着小白旗。对此他并不太注意，但感到他们不应该在那儿。他决定尽快弄清他们在干什么。他经过河南路桥进入南京路，然后折向西去，经过老闸捕房门口时，约在下午三时十分。人们三五成群地站着，但看来并不异乎寻常，因为那是星期六下午，第二天是假日。捕房大门外面有一、二百人的人群。凡因武装抢劫，或运鸦片或诸如此类的案件捕人时，通常总有这么一群好奇的围观者。他有两个朋友同行，他们对人群也并不特别关注，他继续径去体育场。他在抛球总会下了车。因他想打电话了解一下在北河南路看到的那些学生的情况。他向中央捕房审案间询问，回答说各区均平安无事，但下午二时五十分爱活生捕头曾来电找过总巡。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有确切时间的记录。他给中央捕房审案间去电被记录在电话记录本上，时间是下午三时十八分。他认为他的电话比记录的可能要早几分钟，因为电话本上的时间是在电话交谈结束以后记的。他直接挂电话给老闸捕房，询问爱活生找他何事，爱活生告诉他学生在闹事，有一批学生在审案间。现在他记不得交谈的原话，但他知道爱活生说他们不肯离开审案间，他想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这是爱活生来电的要点。他对爱活生说如果学生没犯法最好收掉他们的旗子，并警告他们回家去做个好学生。于是爱活生告诉他一些学

生殴打了巡捕，他（总巡）告诉爱活生把那些人拘留起来，把其余的赶出捕房。然后他明确地对爱活生说：“你需要的人都在身边吗？还要不要更多的人？”他说他不需要，他有足够的人员。这使他（总巡）很满意。然后他想最好知道总的情况，他决定首先找到马丁上尉。这时巡捕滚球比赛正在进行，他知道马丁在参加比赛。到体育场只要走二、三分钟，他马上找到了马丁。马丁告诉他爱活生同他也联系过了。他们也进行了相同的交谈，他推想爱活生非常高兴，因为他要的人都在。

马丁上尉要他半小时后再打电话来说明事态进展情况。那次对话大约是在三点钟。他（总巡）然后又对马丁上尉说：“我将打电话给刑事稽查处长询问租界内总的情况”。他打了电话，但未打通。估计打电话用了五分钟或更多一些。最后他感到电话不会通了，于是就走出了电话间（电话间在体育会楼上），靠在栏杆上与马丁上尉议论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这时佩普探目来了，他是爱活生派来的，他报告说情况比他们原先想象的更糟，并请他们中的一个下楼去。他（总巡）立刻指示马丁上尉到老闸捕房去（马丁毫不延迟地照办）。他（总巡）告诉马丁上尉他将即刻到上海抛球总会去，那里将设立他的指挥部，并且将在那里指挥这个局面。他要保持有电话联系。当他走向上海抛球总会，在滚球总会的转弯处，一个坐在汽车里面孔很白的人（此人当然知道他就是警务处总巡）告诉他南京路上发生开枪事件，并有六人死亡。整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他（总巡）转身回到体育会，召集了所有在那里打板球的巡捕。他还有另外两名军官在他身边，他派沃尔上尉给戈登路打电话调集紧急队。沃尔上尉说他宁愿亲自乘车前往。他去了并效率很高地在二十五分钟之内在老闸捕房集合了紧急队。温赖特少校也在场，他指定温赖特跟着他自己，当他经过滚球草坪时遇到一名特别巡捕的捕头，捕头问他是

否需要帮忙。总巡说，“要的，所有能集合起来的都要”。这样在十分钟内一支相当可观的外国人队伍在老闸捕房集合起来了。然后他直接去上海抛球总会，他的两个朋友在那里等他。其中一人为特别巡捕。他叫他们直接去老闸，并尽速给他来报告。然后他用电话向所有捕房发布总动员令，并电告万国商团司令及总董，然后去老闸捕房。

他一九〇五年在警务处任副督察长，他记得那年在老闸捕房的骚乱。捕房里面都被烧毁了。人们冲进审案间，进到房里到处点火，整个捕房的下面都着火了。捕房的上部却遭到水的损坏。那时有规定，没有警备委员会允许巡捕不得开枪。弹药原先已发给了巡捕，但后来又下了取消前令的收回弹药的命令，结果巡捕就束手无策了。在那种情况下巡捕们的处境恰恰与爱活生现在的相同，人群直冲进来。他虽不很肯定，但他认为捕房的武器会被抢，捕房会被洗劫一空。如果暴徒们已经冲了进去，就根本没有理由认为这次他们不会抢捕房内的武器。这次也有同样危险。一旦爱活生表现一丝畏惧，或转身跑到通往老闸捕房的马路上的话，人群也会赶上他，去抢巡捕们带的武器。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想释放捕房内的学生，他们就会很容易地闯进去。捕房内有相当数量的武器。他讲不出确切的数字，但大约有三、四十支手枪，及大量的卡宾枪(大约一百多)，及大量的弹药。他认为除实际在场者外，别人很难决断该怎么办。他与爱活生谈论过此事，爱活生讲当他开枪时，暴徒实际上已经在能接触到他的距离之内了。他们可以猛扑过来并夺去巡捕们手里的枪，巡捕们没有了枪就无能为力。毫无疑问，这是巡捕们的职责，不能跑下通道向捕房内退，他们必须对付这次在南京路上所发生的情况。他毫不怀疑如果爱活生退却的话，他将被打倒在地。当时的人群好象不只是学生，也包括那些就是为了厮杀而出来的人

们。如果爱活生退回来了，他必然会把大门锁上，但总巡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人群将会完全控制捕房，其结果将是他们开始在南京路上大肆抢劫。他并不认为学生那天下午是故意闹事，但老闹区到处都是坏分子。他认为，要不是巡捕开了枪，必将重现一九〇五年发生的严重的危险局面。

二月份在戈登路区纱厂的麻烦导致了五卅事件，而在苏州河北岸有煽动者们的指挥部。他的报告中说，他已再三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他是通过他的部下用各种形式提出的。（证据“B”、“C”及“D”）这些都是他在日报中所报告的。他确信，有大量的抄件可以提供。他还向董事会作过陈述。

五卅事件以前，戈登路地区的工人和纱厂的局势是严重的，大批工人已停工，他们大都住在闸北地区。他们有时复工，但经常受到威胁又只好停工。纱厂财产损失相当严重，为此他派了一个紧急队前往戈登路捕房并随时准备保护这些纱厂。这一特别紧急队是由别的捕房抽调来的，每处抽若干。严格地说，戈登路捕房和虹口捕房应各有六十名，但是从保护纱厂来看，情况显得如此严重，结果整个队都派往了戈登路。该队由华捕组成，由一名外国班长率领，他确信如五月二十四日闸北召开约五千人大会时，只要该队在场就足以对付骚乱，并阻止他们进入租界。当时对局势估计得不太严重。由于麦根路桥离戈登路捕房很近，如人群企图进入租界的话，警方会马上知晓。

他（总巡）就有关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的问题曾与总董谈了几次话，并请求允许他带巡捕去闸北捣毁煽动分子的总部。当然总董没有同意，因这样做租界当局就完全错了。同时还由阿姆斯特朗先生向中国警察当局提出了抗议。要说出五月三十日在南京路上坏分子的比重是多少，那是不可能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租界中心，在听到他们的同学们被捕后就开始煽动

街上的人群，爱活生就是这样被弄得惊慌失措的。当爱活生在对付纯是学生时，他完全相信自己能控制住局势，但当他把他们赶向市政厅时，突然出现了新的情况。如果巡捕光是对付学生的话，他认为并没有什么困难。他当时认为学生们可能想闹点小麻烦，也可能想到会遭逮捕，从而博得牺牲者的荣誉。他还认为他们想影响租界居民，因为纳税人会议下周开会，特别是讨论印刷附律。印刷附律对国民党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国民党控制了租界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华文报纸。事实上，所有被捕学生都来自一所布尔什维克大学——上海大学。紧急队是在纱厂闹工潮期间组成的，以前曾出动过，但当形势安定后它又恢复正常。后来纱厂形势再度恶化，他们又回到特别应急岗位。他想那是在五月十五日左右。他并不认为形势已严重到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只认为组成这个紧急队和保持一般警戒就行了，其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要知租界各捕房是各自独立的单位，是能够对付任何平常的乱子的。如果事先知道哪个地区会发生严重的纠纷，该地区可以请求支援并且能得到援助，那完全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对象这一次的事件，世界上所有的警察也不能阻止他们闯入。他们有的是乘电车来的，有的是三三两两步行来的。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大模大样的寻衅者，但那天下午并没有什么反对他们的。不可能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他不承认有人能预见那天下午将会发生的事情。如果象这样一类的骚乱能预见到，那租界上就永远不会有什麻烦了。

可能那天早晨在西虹口区出现了一群拿着旗子和小册子的学生，但这并不能认为是越出日常治安的范围。爱活生捕头会告诉他们老闹捕房的人力。那天下午总共有十一名巡捕包括三名巡官在打板球，他的特别警戒的命令涉及不到这些人。他们在跑马厅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人。要是他们在静安寺、杨树浦，或汇

山捕房的话，发生了骚乱他们就不能很快到达老闸。当然，他并不认为各捕房捕头在接到了他的通知后会把所属人员都召到捕房里。如果他这样想了，他一定会动员所有巡捕，而那也不是为了对付进入租界的一批学生。老闸确实是一个管理得较好的地区，但租界最主要的道路横贯该地，有成千上万的人逛这里的茶馆、商店。甚至他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打电话给爱活生捕头时也并不认为有必要下动员令。他得知其他捕房均很平静。老闸地区的马路拐角处已有几次冲突，但无迹象表示需要增援，捕头自己也说无需增援。前几次当巡捕命令学生们走开时，他们都安安静静地离去。他本人那天下午路过北河南路时，看见那里的一群学生很有秩序。他在江湾时没有接到任何信息。他在那里没呆多久，因他用过午餐后马上就回去了。他认为没有可能预见到这次事故。对巡捕来说，学生的示威游行先前只是空谈而已。他们特别注视的倒是纱厂失业工人的情况。这些人受到非常小心的注视。总之，根据巡捕获得的情报，戈登路地区的纱厂风潮是毫无理由发展成南京路事件的。那是第一阶段。接着就是五月三十日本身。那一日，捕房获情报称，学生要集会。那不能说是不正常，的确可以说那时没有理由预料那些集会结果会酿成南京路上的暴动。那是第二阶段。如果任学生们去集会不加干涉，是不会造成暴动的。那是第三阶段。真正的麻烦是无业流氓和坏分子造成的骚乱。丝毫没有无业流氓进行联合袭击的迹象。他们是一见有机可乘，就紧紧不放。有证据表明，许多学生来自一所布尔什维克大学。布尔什维克代理人要是知道有这种集会，这正好是他们激起群众情绪的好场合。他们很容易集合在一起，支配一群群的中国人，他们完全了解中国群众的心理状态。他们往往非常安静，又守秩序，一到某个激发点，就会非常突然地激起杀心。五月三十日的群众手无寸铁这是事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捕房人员在保卫捕房时就不可能被杀。群众可随便地从邻近的店铺中拿来棍棒或椅子，也可夺去巡捕手中的武器。群众自己要武装起来本来并不难。那就是一九〇五年的暴动中发生过的事。总巡完全赞同爱活生捕头所采取的行动，正如在爱活生的报告中和他在会审公廨上的证词中说明的一样。他是按照极其清楚明了的动员令行动的。

当事态发展到最后结果时，象这次事件引起的局面必须由负责警官自行处理。爱活生在本租界当警官已有将近二十年的警务经验，而且可证明是一个极其可靠的人。委员会见到他，就会相信这一点。他是个军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曾经历过不少危急的局面。他知道如何对付中国群众。从爱活生打电话给他（总巡），到他下令开枪射击这段时间里的事态发展，谁都不能预见。他（总巡）约在下午三点十分经过捕房，那时除了在捕房人员拘人后通常有一些群众跟随后，没有发现任何反常的迹象。他（总巡）认为在危险情况出现后，爱活生是没有机会回来打电话的。当爱活生把学生推回到市政厅那面去时，一群含有敌意的群众从各条小路会集拢来。他只能派一个探目去通报他（总巡），而且他很快就明白，他不可能得到增援。因此他不得不自己承担责任，应付这个局面。从那时至下令开枪，大概只有五分钟左右时间。他不可能通电话，所以派一个探目给他（总巡）报信。他完全肯定不该归咎爱活生。他认为除此之外，爱活生别无他法。

如果要增援，他（总巡）随时准备派遣，但爱活生刚才告诉他十分满意，开枪的消息传来令人震惊。

总巡离开租界时指挥权落在副总巡肩上，他认为没有必要通知副总巡他去江湾了。总巡不在时，要不是直接要找他，就不送任何信息。倘遇严重动乱，他就立即设立指挥部，可通过电话

找到他。他不会去出事的特定地点。他认为采取这么个步骤是错的，因为各地区可能同时有动乱发生。他派了马丁上尉去出事现场，然后自去设指挥部，以便发出指令。星期六下午总巡捕房例假不办公，而通讯联络指挥部是通过日夜可通的 C·56 电话线，由一个电话员和一个审案间值班的巡长负责。刑事稽查处处长的总部在中央捕房，一通知就可找到他。C·56 是保密线，可与所有捕房通话而不通过电话局。刑事稽查处处长常在周末时间被派往租界边沿区值班。

各捕房捕头都有一份“动员令”，掌握在各地区捕头的手中。开枪射击的规则全体捕探大家知道，是为了对付来自持械强盗等的危险。开枪事件发生后他才认为“捕房动员令”第二条应该实施，此时他明白必然会有反应。他自一九一三年就当总巡。

总巡的陈述至此结束。

警备委员会特别会议录附件Ⅱ

(1925 年 8 月 18 日)

老闸捕房爱活生捕头之证词

爱活生捕头回答委员会询问说，他对提交给总巡的报告没有什么要更改。他也坚持在会审公廨上的陈述。他是在下午十二时四十分接到总巡的通知。他忘了原话，但通知的大意是：学生和其他人准备在界外闸北地区发表演讲和散发传单，负责该地区的捕头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他们扩散到租界来。那就意味着作为负责老闸捕房的捕头必须整个下午待在捕房内。他通知审案间人员如果发生非常事件就必须向他报告。五月三十日捕房能够出动的总人力是二百八十九人。事件发生时，在外值勤有

七十人。捕房内有三十六人：外籍巡捕八名、印捕十六名、华捕十二名。日班有七十人值勤可算是适中的。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这样总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不在班上。那天，老闸捕房只有一人去打板球，但其他人在体育场观看球赛。当通知送达时，他自己正在向华捕和印捕发工资。在他看到通知时刚过下午一时。他认为通知上并不规定要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捕房内。

他说不准这伙人中坏人的比例多少。他只能看到前面的八、九排，但他根据他们的外表可以判定，的确有好多坏人在里面。无疑，这是一伙任何越规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一九〇五年他不在上海，但他在这里也有十九年了。他于下午二时四十分先试图用电话与总巡取得联系。那时集会已在该区开始；大约有四十名学生被逮捕。他认为在下午二时四十分时，事态还不是太坏。他自认为可以应付这个局面，但希望告诉总巡事态的发展情况。他与总巡通过电话后，在返回岗位时，发现事态显得难以对付了。而事件真正严重的一段持续不到三分钟。他想象不出局势怎样会急转直下的，直到韦斯特里奇在会审公廨作证时，他才明白过来。他说他看到人们在南京路上跑来跑去大喊大叫时，他综合这些事情，他认为这些传送消息的人是受人指使在煽动群众，并参加这次动乱的。在打电话给总巡时他认为支援还没有必要。他第一次意识到有顶不住之危险是在开枪前三分钟。他跳上一辆汽车，看见人群已完全无法控制，那天下午他与总巡只通了一次电话，大约在三时十五分或三时四十分，此后，他即返回南京路，一直逗留到开枪以后。当下午三时二十分钟左右总巡打电话给他时，他对于局势是毫无理由要担心的。当时看来没有异常现象，以他所支配的人力，他认为不存在不能控制的局势。大约十五分钟后，情况发展得完全出乎意外。他一看到巡捕被人群从市政厅赶回，就马上派人到跑马厅去报告，但没等到

此人到达跑马厅，事态已结束了。

在东边从贵州路到老闸捕房有一入口处。下午三时二十分他派了一名警卫并把铁门关上。

他有一份动员令。他确信他是根据这些指示办事的。他没有在任何方面背离这些指示。他有对付中国老百姓的经验。他能够相当容易地驱散一般群众不用额外支援。

老闸捕房有供印捕和华捕用的卡宾枪、0.45自动手枪、0.45左轮手枪和少量的0.32手枪。共有五十多支卡宾枪，七十二支手枪和一万发子弹。一旦人群强行闯进捕房，他们就会抢走这些武器。假如他从南京路退走，即就意味着把整个捕房交给暴徒。他考虑到如果他这样做了，第二天他就会被撤职。他认为假如他撤回的话，他不会有时间去关闭铁门。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一群手无寸铁的激怒了的华人暴徒。在他脑子里想到的最大危险是这群人会冲入武装的巡捕中间，并抢走他们的武器。一旦这样做了，就再也无法阻止这群人了。他不得不留在出事地点，控制局面。

爱活生捕头的陈述完毕。

附上面提到的证件“A”、“B”、“C”和“D”。

证据“A”

五月三十日下午十二时十五分给所有各捕房的电话通知的抄件。

学生等人正在计划散发反日传单，发表反日演说。总巡指示，各捕房负责警官必须采取特别预防措施，保证这些活动不扩展到公共租界上来。

证据“B”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七日工部局警务处总巡致淞沪警察厅厅长函的副本。

关于罢工鼓动者在麦根路西、苏州河北岸华界进行各种活动之事，迭经本人向阁下提出抗议，兹复提请阁下注意：据报二月十六日鼓动者的示威行动，其情况之恶劣如不比以前更甚，也至少相同。据报告称，当天下午大批鼓动者手持有字旗子，在苏州河码头集合，检查每个来往行人。麦根路六十号九厂对岸的一些码头以及大丰纱厂附近渡口一带的人群似乎最为活跃。工部局警务处相信，这种胁迫运动就是罢工风潮经久不息的主要原因，希望采取有效措施，结束这种运动。兹附上罢工鼓动领袖人物名单一纸，可能对阁下有用。顺颂公绥。此致
淞沪警察厅厅长

工部局警务处总巡 麦高云启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据“B”附件

鼓动内外棉等纱厂罢工的嫌疑人名单：

一、李成 负责工人俱乐部的国民党鼓动分子。工人俱乐部在闸北大丰纱厂附近三德里一号。

二、孙良惠 李启汉的党羽。住闸北潭子湾三德里一号。

三、顾秀 闸北市民协会主要成员。

四、刘一清 上海学联代表，二月十五日在城内勤业女校主持会议。

五、蔡之华 学校教师，湖南人，二月十三日前一直住在眉州路六〇三号。（杨树浦捕房申请拘票）

六、周三子 (Tseu San Tsz) 大康纱厂工人。（由杨树浦捕房申请拘票）

七、张子孝 (Tsang Tsz Siau) 大康纱厂。(由杨树浦捕房申请拘票)

八、刘清扬女士 上海大学。

九、杨之华女士 上海大学。

十、芮女士 上海大学。

十一、吴光新 (Woo Kwong Tshing)。(杨树浦捕房申请拘票)

十二、戴孝先 (Tai Siau Sien)。(戈登路捕房申请拘票)

十三、戴林生 (Tai Ling Sung)。(戈登路捕房申请拘票)

证据“C”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警务处总巡致淞沪警察厅厅长函。

兹寄奉纱厂罢工工人于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至四时在闸北潭子湾大丰纱厂后面三德里开会时散发的传单一纸，敬希注意为荷。此致

淞沪警察厅厅长

警务处总巡 麦高云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附件：传单①

“日本资本家昨天违反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对调解人(溥益纱厂)说，在下星期二以前，他们不会讨论条件。他们侮辱了我们，他们毫无诚意，这是因为他们有钱，可以依靠走狗——租界巡捕和中国警察——来压制罢工工人。我们无财无势，只能依靠我们坚决的态度。我们的运动如果失败，我们一定要报仇。推

① 所附传单非中文原件，系由英文件回译的。

翻日本资本主义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证据“D”

警务处总巡致工部局总办函

总办：

今送上会审公廨会审官转给我的一封交涉员来函，内称关于丰田纱厂罢工期间，某某日本人被殴打致伤一节，交涉员曾接到日本领事函，要求逮捕肇事者。经交涉员与淞沪警察厅联系后，据答复称，此等人犯大多潜匿在公共租界，应请租界捕房调查，予以逮捕。

除了提请董事会注意交涉员写该信给会审官本非适当外，本人必须指出下列一些事实：领导和控制最近纱厂罢工的那些人（丰田就是罢工纱厂之一，一个日本人被打死，另一些日本人严重致伤时，有一支警察驻在厂内），其总部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在闸北潭子湾三德里三十七至四十号，他们经常在那里开会，不断进行煽动，暴徒们从那里接到指示，他们聚众滋事，沿路布置纠察，威胁恫吓，抢劫钱财，粗暴对待愿意继续上班的男女工人，虽然如此，中国警察局却从不干涉。在肇事的开头几天，我们即向主管罢工工人总部所在地——第四区的警官指出，并不止一次向淞沪警察厅厅长指出。二月十九日曾将人犯之一孙良惠逮捕，可是警察厅长又将他放了。尽管我们再三提出请求，并出示传孙良惠到庭的符合正式手续的会审公廨传票，警察厅长还是违反先例，不顾先前原有的商定，拒不引渡该犯。同一天，另一人犯宋阿四原住中国辖区周家桥，在丰田纱厂附近被捕，但在押送去北新泾警察所的途中，不是被放走了，就是逃跑了。

在骚乱持续的这几天时间中，淞沪警察厅厅长所称的潜匿在租界内的那种人，同另一些人群集在租界线外各处，挥舞旗

子，进行威胁性的、侮辱性的示威，中间还夹着几名闸北警察署的警察四处走动。此情此景，工部局巡捕有时看得一清二楚，但不能采取行动，因为要追捕的人犯在工部局控制地区以外。鉴于以上事实，可见淞沪警察厅厅长之言更是令人惊奇。

本人建议就此事提请领事团注意，并请对煽动分子作温床的闸北三德里三十七至四十号总部的存在向中国当局提出强硬抗议。自最近发生的二、三月份的纱厂风潮以来，这帮煽动分子曾煽起各种动乱，但闸北警察署并不去动他们一根毫毛。大半是由于警察署的漠然态度，才使戈登路地区的各日商纱厂一直不得安宁，直至昨晚（五月十五日）发生了不幸事件使动乱达到了顶点。

警务处总巡 麦高云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江苏交涉员函①

谨启者：丰田纱厂日前曾发生罢工，殴伤日本人的人犯至今仍逍遥法外。日本领事来函要求逮捕人犯后，本人即与淞沪警察厅联系。

顷接该厅复函，内称该厅已发出通令，查缉人犯。又称由于大多数人犯已潜逃至租界藏匿，故应通知租界捕房严密侦查，逮捕归案等云。专此函达，祈请转饬捕房严查缉捕为荷。

陈世光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

① 所附函件非中文原件，系由英文件回译的。

警备委员会特别会议录附件Ⅲ

(1925年8月18日)

警务处代副总巡 R·M·J·马丁上尉之证词

马丁说，五月三十日他第一次知道学生可能闹事是在下午一点十五分，他接到西虹口捕房来电说一些学生聚集在租界外界路沪宁铁路车站的空地上。他们的示威已有一定规模，且嘲笑了在他们附近值勤的西捕。西虹口捕房捕头请他查阅午后十二时十五分的电话通知（那时他才知道有该电话），并问他如果学生进入租界该怎么办。证人^①告诉他如果可能就阻止他们，如果已进入租界就收掉他们的旗子和横幅。证人在跑马厅参加板球赛，下午三时，当他正在打球时，一便衣巡长带着爱活生捕头的信在球场找到了他，说有相当数量的学生闹事，他们在街上演讲，拘捕他们后其他一些人都跟在后面说要关一起关。证人问爱活生是否有足够的兵力，是否掌握局势，回答说他有足够的力量，情况也可以。那时大约下午三时左右，他不记得确切时间了。他对巡长说，有关事态的发展在半小时内再通知他。几分钟后他穿上外套正要亲自去老闸捕房时遇见来球场找他的麦高云先生，那时是下午三点十五分至三点二十分间。证人告诉麦高云他所得到的信息，说他想给阿姆斯特朗先生打电话，了解租界内总的情况，他等了会儿没能接通，电话没人接。后来正当他们在商量最好怎么办时，来了一探捕要求证人去老闸捕房。那时该探捕不知总巡也在那里，他说情况变糟了。证人把这些告诉总巡，总巡要去老闸捕房，他就径直去了。正当他要离开之际，

① 即马丁自称，下同。

一人骑着摩托车前来说南京路上开枪了。麦高云先生也同时得到消息，他即在高尔夫总会着手设立临时指挥部。当证人到达老闸捕房，一些印捕和华捕站在捕房外面，第一批受伤者已移走。爱活生对他说：“我只能这样做，不然他们就占领我的捕房了。”于是证人开始负责现场并尽快把受伤者弄走。当时只有一辆救护车可供使用。他命令尽快地清除混乱以恢复交通，他去电戈登路调来三十名紧急队员，戈登路收到此电是下午三点五十分。麦高云已经着沃尔上尉去戈登路带紧急队来，他到达那里的同时证人的电话也到了。小队抵达的时间约下午四点十五分。他在老闸捕房逗留到下午五点三十分至五点四十五分间。他在警务处的服务到十二月就是二十年了，他的职位是助理总巡——现在是代副总巡。他看了警务日报和月报，如同报告所示，从五月十五日至五月三十日的情况显示了界外的中国当局方面严重的缺乏合作精神。

证人宣读了五月三十日之前的日报中关于排外会议的报道，证人说他认为严重的事态与日本纱厂的罢工有关。如果参加这些集会的人企图冲入租界，紧急队是能够对付他们的。他认为引起这场抗议的缘由之一是逮捕了参加某一个集会的一些学生。就他而论，他并未担心在租界内会发生任何骚乱。紧急队是一个常备小队，可以随时调动，他的膳宿在戈登路。五月十五日深夜动员过紧急小队，那是当日下午纱厂发生骚动以后，并于六月十一日复员（证据“E”）。通常这些人是不允许离开营房的，他们日夜听候调遣。如果警务处下了总动员令，所有人员都须限定在营房内，但如果所有人员都限定在营房内并不意味着是动员了。如果有五千名华人在闸北参加某个集会，他们企图进入租界，一百二十人的紧急小队足够能阻止他们了。一点五十分他在家中接到西虹口捕房的电话，那儿的捕头告诉他没有

办法找到总巡，证人了解总巡去江湾了。按规定如果总巡找不到必须通知第二长官。总巡照例并不通知证人，说自己去江湾后，全由他指挥。根据法律，那天在麦高云从江湾回来之前，证人负责警务处，但这点他没想到。大家知道下午他要比赛板球，在通常情况下周末不会有特别安排。各区主管捕头完全能处理各该区事务。这是动员令的原则。要是下午一点十五分就下动员令的话，对后来发生的事情会产生什么影响是非常难说的。那时没有迹象表明需要动员。如果动员结果可能是老闸捕房会有更多的人，但不会是很大数量。营房里只有很少几个人。老闸捕房只有一人去打板球。在动员时凡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人是不会叫走的。参加平息骚乱的探捕中有许多从法律上说当时都不当班。如果情况需要，完全可以下令，使全体人员不出营房，包括巡逻值勤人员，但这样一个命令很可能导致混乱。他记不起曾发生过这种情况。总巡的通知在中午十二时一刻记入电话记录簿。证人没有接到那个通知，因证人就在那时离开了办公处。刑事稽查处的吉文斯送来一份书面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才派他发这份通知。

当证人到老闸捕房时，捕房大门对面云南路口还有几个群众站着，离得比较远，他无法看出这些人是不是坏家伙。他认为爱活生捕头肯定按照上级工作指示执行任务，作了正确判断，处理骚乱。他使用的方法无可批评。在紧接着的星期一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当时能制止群众的唯一办法就是开枪。

星期六大约到下午四时十五分巡捕们才设法恢复了交通。

证人读了警务处电话记录簿上在五月三十日发出和收到的各次通知的性质和时间的摘录。

如果采取特别预防措施设法阻止学生进入公共租界，那当然必须在几个边界区采取这些措施。他认为许多学生是从徐家

汇乘法界电车来的，从不同地点进入公共租界。这是一场和在会审公廨及上午在西虹口进行的完全不相关的运动。如果北面边界地区派去了紧急队，他认为也不致于影响南京路发生的事情。来自后面的危险与前面发生的危险不相上下。他们悄悄地乘电车来或三五成群地步行而来就无法防止。爱活生捕头说，他在下午二时四十分设法打电话给总巡，但很可能是二时五十分，因为他是在这以后才派人去找证人。如果他当时打电话给证人，也许会更快些。

马丁的证词至此结束。

警备委员会特别会议录附件 IV

(1925 年 8 月 18 日)

刑事稽查处处长阿姆斯特朗之证词

阿姆斯特朗先生说，他在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服务了近三十二年了。罢工风潮是二月初在内外棉各纱厂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大约三月一日，嗣后平息了一段时间。自那以后，断断续续地发生过一些罢工。罢工的第一阶段对租界来说未造成什么特别的危险。所有罢工运动尽在苏州河彼岸闸北地区一边，那时租界捕房曾请求中国警方制止这些运动。麦高云先生两次致函中国警察厅厅长，还派证人①于二月十一日和二月十二日两次去淞沪警察厅。他未见到厅长，但见到了当时负责该厅的第二号人物。二月十一日证人向他们介绍了整个形势，他们说，他们将通知纱厂对面的闸北第四区警察署。给警察厅厅长的信是在二月十七日和二十六日发出的。它们是除口头介绍以外，单独以书

① 即阿姆斯特朗自称，下同。

面形式发的。由助理秘书宣读了该两封信（即证据“B”和“C”）。

证人继续说，中国警察最后确实逮捕了孙良惠，但他们不愿将他引渡给租界捕房。我们也未收到这两封信的回信。

内外棉纱厂似乎一直在发生骚乱。证人认为可能是他们在悄悄地去掉那些罢工中的显赫人物，当他们这样做时，那些人就利用别人来帮着闹乱子。在五月十五日那个华人被枪杀前，这样的乱子已闹了三、四起。自那以后工人们变得很冲动。那人二、三天后死了，为了开追悼会，他们安排了许多次会议，开追悼会只是个借口，其实想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些会议上，上海大学及其他大学的学生向工人们发表了演讲。他认为从工潮一开始就有学生们的份。他们不太显眼，但始终参与其间。开枪事件以后他们似乎突然出现了，并指挥工人们应该怎样行动。他说不出那时纱厂的警卫力量如何。他与这类机构并无关系。他确实感觉到工部局捕房会与纱厂鼓动者之间发生纠葛，但不会发生严重问题。他有一个专门情报组，它向稽查处的祁文斯负责汇报。祁文斯把这些报告转给证人，证人是兼管情报和刑事稽查的。从二月十五日至五月三十日之间送来的报告中，他知道租界另一边的形势是非常糟糕的，他没有认识到纠纷会升级到五卅事件。由于坏人总参与制造纠纷，所以只要存在罢工或罢工的威胁，人们总会感到存在麻烦。他预计纱厂附近会发生这种纠纷，但在闸北集会的人群会进入租界其可能性是极小的。情报组曾报告说他们无意进入租界，虽然，就他所知他们在任何预备会议上都未公开这样说过。密探一直混在人群中与人们交谈，并在交谈中偷听到了这些计划。他从这些密探的情报中得知大多数学生是来自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南洋大学。就他所知闸北纱厂地区是没有大学的。在麦伦书院附近有一所教会学校。

五月三十日下午他不在办公室里，也不知道总巡在江湾。没人想到那天下午会发生严重事件。从刑事稽查处祁文斯那里送来的报告中他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麻烦。没有什么可显示那天下午学生们在租界某个地点组织了攻击。他想他们只是决定去租界热闹地区，向那里的群众发表演说。

上海大学曾在会审公廨受到了起诉。他对这学校一直有所监视，但要知道它内部的情况却很困难。去年十二月搜查了上海大学并搜得共产主义书籍约三百册。只是在罢工开始后巡捕才注意到学生们。他知道苏联领事馆某官员的妻子哈雪斯夫人在该大学教俄语，还知道中国教师中有一人曾去过苏联。他企图得到一名上海大学的学生（作为内线），但在学校被搜查后他们变得多猜疑，小心翼翼，并且不愿意接受新学生。

至此阿姆斯特朗先生的证词结束。

开会日期：1925年9月15日（星期二）

下午四时

出席者：V·G·莱门（主席）

J·H·梯斯台

警务处总巡

总办

缺席者：J·J·柏德生

鉴于司法调查即将开始，所以主席认为，对本委员会调查结果，此时不宜作结论，应予暂搁。

总巡指出，对这个问题，捕房有捕房的观点。巡捕是工部局按民间契约雇用的雇员，只听命于警备委员会和工部局，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他认为，司法调查完全是多此一举，部门调查若

不作出结论，是充分显示调查部门的软弱。全体巡捕都持这个意见，他感到满意。工部局正在使自己为今后的大量外来干涉敞开大门。此次举行司法调查只是为北京外交家们挽回面子，是一种政治手段罢了。

会议决定，在司法调查审讯之前，部门调查不作结论。总巡的意见待提出研究本案时再提交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还通过在下次董事会议上提出向工部局律师作指示的问题。

开会日期：1925年9月29日（星期二）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

出席者：V·G·莱门（主席）

J·J·柏德生

J·H·梯斯台

总办

爱活生捕头对五卅事件作进一步陈述（附件V）。

会议至下午十二时十五分结束。

警备委员会特别会议录附件V

（1925年9月29日）

爱活生捕头补充证词

爱活生捕头说，五月三十日射击队的总数是二十二人，印捕十一人，华捕十一人。当人群相距约四十码时，他叫他们装上子弹。他一下令“预备”，每个队员就把弹夹推入枪闩。然后他就下令“瞄准”，射击队举起枪瞄准了半分或半分钟多一点。当人

群向他们走近时，他们正站着“瞄准”。当他下令“瞄准”时，人们只相距二十码。当他下令“开枪”时，人群相距不到六呎。在他下令“开枪”时，人声很嘈杂，他想射击队中有两人没有听到这命令。排枪射击是非常不齐的。他自己开了第一枪，射击队看到他开枪，他们才跟着开枪的。在他下令前没有人开枪。他不能确切地讲出第一排枪多少发，但总共开了四十四枪。在开枪前，每人有十发子弹。在开枪结束后，证人①检查了弹夹，有一人开了三枪。在两个排射间有三秒钟的间隙。他再次下令“举枪”、“瞄准”和“开枪”。第一次排射没有阻住群众。在前面一排的人的确停止了，但从后面人群来的冲力很大，这一排射不可能把他们阻住，那就是他下达第二次命令的原因。第二排射后，人群转身奔逃。当证人开第一排射的第一枪时，人群中最近的（看来他是个领头的）已很近，到了证人的枪口。其余的人，一个密集的人群，相距不超过六呎。开第一排枪时，证人看见有两个人当即倒下，而人群仍在继续过来。证人当时以为射击队中的华捕是在人群头顶之上开枪。每个人都在叫喊，声音大得惊人，二十码以外的人不可能听到枪声。在第二排射中每个队员都开枪了。他之所以看到这一切是由于在第一排射后，在人群中有一人带了一根棍子奔向证人，企图打他。证人从射击队旁边很快转到射击队的后面，开第二排枪时，他正注视着。这个在第一排射后从人群里冲出来的人，确实用木棍打了证人。证人完全相信放第二次排射是有必要的。

爱活生捕头的证词到此结束。

① 即爱活生自称，下同。】

开会日期：1925年12月14日
(星期一)下午六时

出席者：V·G·莱门(主席)
J·J·柏德生
J·H·梯斯台
助理总办

五卅事件：委员们审议部门调查委员会对五卅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

梯斯台先生宣读了他的报告草稿，他在报告中认为，总巡在事前未作一切合理的防范，对此应该负责。

主席和柏德生不同意这个结论，坚决认为对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警务处无可责备。经反复讨论后，梯斯台同意晚上进一步考虑主席和柏德生的意见，在次日董事会开特别会议前，本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时报告考虑的结果。

下午七时一刻散会。

开会日期：1925年12月15日
(星期二)下午四时四十分

出席者：V·G·莱门(主席)
J·J·柏德生
J·H·梯斯台
助理总办

五卅事件：梯斯台说，他进一步考虑后，会议同意部门调查委员会作出的如下结论。

董事会前曾要求警备委员会调查五卅事件，以明确事件发生前，警务处是否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防范措施；事件发生期间，捕房人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是否有人应对发生的事情负责，或者是否可认为是越权。警备委员会曾听取了警务处总巡、马丁上尉、刑事稽查处主任阿姆斯特朗、爱活生巡官的证词，考虑了目击开枪事件的证人在会审公廨庭审时所作的陈述，并研究了在调查过程中出示的和正式提交的各种信件、文件和报告。

一、一致认为，五月三十日下午情况极为危急，维持治安严重受到威胁，爱活生巡官或其他警官下令开枪，无可责备。因此认为，当时捕房并未越权，也未失职。

二、而且，多数委员认为，捕房曾采取了一切通常合理的防范措施，直至开枪时为止。这起遗憾事件的发生只能归因于混在一群示威学生中的一部分暴徒出人意外地突然爆发的暴力行为。从捕房在五月三十日以前所掌握的一切情报来看，直至那天下令开枪时止，突然爆发事件是捕房警官无法预见或防备的，因此他们当时的行为无可非议。

然而梯斯台先生提出了一个少数人意见的报告，内容如下：位于公共租界边界的一些日本纱厂的动乱早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已开始，连续不断，直至五月三十日，其间有时竟捣毁财产，闹出人命，性质极为严重。学生经常在纱厂内出现，挑起骚动，而华界警察局始终袖手旁观。租界捕房曾多次向中国当局提出口头和书面抗议（证据“B”和“C”），但都无结果。在租界北面界外充满排外气氛，各种示威和集会不断举行，从未加以制止。

在此期间有学生因印发共产主义宣传品在会审公廨被提起公诉；无庸置疑，动乱的后面有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

据五月三十日的警务日报和五卅事件的警务报告说明，当

天早晨，在会审公廨、西虹口和克能海路都可见到示威的学生，这显然是由于工部局捕房逮捕了在纱厂的一些学生煽动分子而组织起来的。

下午十二时一刻，总巡通知各捕房说，据接到的情报，学生们正在计划散发反日传单，发表反日演说，各捕房必须采取特别预防措施，保证这些活动不扩大到租界来（证据“A”的大概意思）。

下午一时后不久，总巡去江湾用膳。他后即回来——二时五十分到达租界边界，沿着南京路去高尔夫俱乐部，在那里他恰当地设立了他的总指挥所。开枪事件约在三时四十分发生。

鉴于五月三十日前不安定的局面，那天早晨总巡捕房已接到警报，而且正如总巡在他的证词中强调指出的，他没有忘记华人由微小事件开始发展成严重骚乱的速度。因此：

一、总巡不该离开租界，应留在总巡捕房，与当时局势保持接触。既然南京路和西藏路上少数几个巡捕在开枪事件发生之前与群众发生纠纷两个小时，总巡如果在总巡捕房就有充分时间从其他捕房召集后备队或将他设在戈登路捕房的一百二十人的队伍调往现场。老闸捕房有了这股增援力量，控制住群众，避免流血事件是完全可能的。

二、去江湾之前，他无论如何应该把指挥权交给副总巡马丁上尉，并说明自己要去那儿，他还应给马丁全面指示，如发生骚乱应如何处理。

三、根据本人所听取的证言，爱活生及其下属对开枪事件不负有责任，因为他当时没有其他选择，要是他不下令开枪，毫无疑问，老闸捕房早被捣毁（如一九〇五年发生的情形一样），武器弹药势必落入暴徒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总巡任职已十二年，为工部局服务总共二十年。在此期间，他忠于职守，工作热诚，众所公认的。

可是他在证词中却说：

“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他不相信有谁能预见那天下午会发生的事。这样的骚动如果能预见到的话，租界就永远不会发生什么骚动了。”他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因为，如果说那是租界治安正常状况的正确描写，那么我们显然是居住在愚人的天堂里，正坐在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火山顶上，几乎在我们得知它爆发之前已经全部覆没了。

他在我们面前所作的证词中说：

“真正的麻烦是无业流氓和坏分子造成的骚乱。丝毫没有无业流氓进行联合袭击的迹象，他们是一见有机可乘便紧紧抓住。有证据表明，许多学生来自一所布尔什维克大学。如果布尔什维克代理人知道有这样的集会，那正是他们激起群众情绪的好场合。他们很容易集合在一起，支配一群群的中国人，他们完全懂得中国群众的心理。他们往往十分安静，守纪律，但一到某个激发点，会非常突然地激起杀心。”

既然他心头上记着这一切，并注意到所接到的警报，理应预见到会发生事件（这事件果然不幸发生了），而采取上述的防范措施。

我认为，警务处总巡的职位如同战时的指挥员一样。如果指挥员在晚上因疏忽而没有在阵地四周布置岗哨，翌晨发现他已完全被包围，除了一决死战、全军被歼或无耻投降外，别无选择余地，在此情况下，这个指挥员无疑要受军事法庭审判了。

因此，我认为责任在总巡，不在捕房其他人员身上。

下午四时五十分散会。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上海档案史料丛编 五卅运动 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555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